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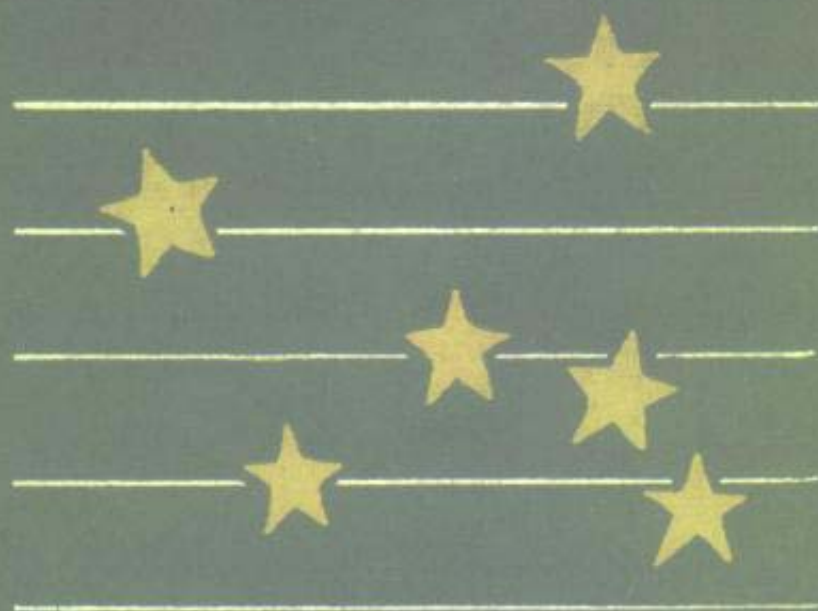
AMERICAN  
ASSESSMENT

美国的绥靖政策

1933—1938年

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

[美]阿诺德·A·奥夫纳 著



商务印书馆

# 美国的绥靖政策

1933—193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

〔美〕阿诺德·A. 奥夫纳 著

陈思民 余昌楷 译

丁 钟 华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7年·北京

*Arnold A. Offner*  
**AMERICAN APPEASEMENT**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GERMANY,**  
**1933—1938**

根据美国纽约 W·W· 诺顿出版公司 1976 年版本翻译

MĚIGUÓ DE SUÍJÌNG ZHÈNGCÈ

**美国的绥靖政策**

1933—193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

[美] 阿诺德·A. 奥夫纳 著

陈思民 余昌楷 译

丁 钟 华 校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755

---

1987年3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50 千
印数 2,300 册	印张 12 1/4

定价：1.80 元

## 译者前言

希特勒 1933 年 1 月 30 日上台后,便实行扩军备战政策。从 1936 年德国进军莱茵兰时,英法政府就步步退让,后来以张伯伦为首相的英国政府和以达拉第为总理的法国政府,推行了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1938 年 9 月 29 日他们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上签字,就是一个铁证。在英法政府的纵容下,希特勒欲壑难填,终于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从而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对于英法两国从 1933 年至 1938 年对希特勒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这一见解,国内外史学界并无多大分歧。但是,这一时期美国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史学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根据近几年来已发表的部分文章来看,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美国的政策与英法两国的不同,英法是把绥靖政策作为欧洲的政策纲领去推行的,因而直接地鼓励了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美国则是以“中立法”作为它外交政策的纲领的,罗斯福与张伯伦不同,他是为“中立法”所制约的,但他又同中立主义进行了斗争。罗斯福在判断三十年代的国际形势上是有远见的,他是确立美国反法西斯政策的旗手。另一种意见认为,美国在“中立”的旗帜下执行了绥靖政策,美国的绥靖政策从表现到后果同英法的并无二致。罗斯福是美国绥靖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其目的是要推

动欧洲的政治、军事形势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迫使美国的各个对手卷入战争并在战争中削弱,从而确立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立论,其所根据的史料都显得不够充分。

在美国,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都采取回避态度。例如,1963年纽约出版的A·迪康德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在谈到三十年代美国的欧洲政策时,只是轻描淡写地把它说成是避免美国“同欧洲发生政治纠葛”的“孤立主义信念”,缄口不谈美国执行了绥靖政策。又如,1969年出版的H·B·帕克斯的《美国通史》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则称,“在战争实际爆发前近两年的时间里,罗斯福和赫尔一直在寻求遏制战争趋势的办法,他们认识到绥靖政策是徒劳无益的。”

本书作者奥夫纳大量地引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缴获的、现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德国外交部文件、美国国务院档案以及美国外交官和政府官员的私人函件,特别是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戴维斯、美国驻柏林大使多德以及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菲利普斯、梅塞史密斯、莫法特等人的私人信件、日记,得出结论说:1933—1938年美国对欧洲事态发展的态度,“站到了领导失误的绥靖政策一边”。美国的立场是:“如果能避免战争,付出任何代价几乎都不算太高。”作者认为,在德国退出国联时,美国本来可以敦促英法两国采取更为谨慎的政策,而不应该退缩并发表一项不卷入欧洲政治问题的公开声明;在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期间,美国没有采取敢作敢为的立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表现了难以置信的政治盲目性,走得比它的中立法

法律要求还远；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美国虽然感到它的重大利益受到了威胁，但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个问题；1938年美国在承认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而这种承认正是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核心；在慕尼黑危机期间，美国的外交家们的表现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具有洞察力和远见。罗斯福也认为应“把原则上同意给希特勒的东西奉送给希特勒”，赞成“和平地移交苏台德”。没有任何外交文献表明，罗斯福的助手们不同意慕尼黑的解决办法。从罗斯福到赫尔和韦尔斯，一直到国务院、国会和各阶层的人士，除极少数例外，一直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即欧洲的问题是欧洲的；把欧洲出现的危机看作是遥远的国家和他们所不了解的人民之间的事情。当战争在欧洲开始时，美国人天真地声称：他们置身事外。

奥夫纳的书出版后，在美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评价颇高。《美国历史杂志》认为，奥夫纳的作品“是目前大量问世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德关系的同类书中较受欢迎的一本，……是一部扎扎实实地经过创造性研究的作品，它填补了现有文献的一大空白。”《美国政治科学院年刊》评论说，“奥夫纳先生对1933—1938年欧洲危机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第一次作了全面的研究。他的书以极为广泛的资料作基础，详尽地描写了在绥靖德国的过程中美国所起的作用以及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事件，该书在这个方面堪称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书刊对这本书的这些评论不算过分。但必须指出，作者在书中只是列举了美国推行绥靖政策的一系列事实，却没有揭示出美国推行这一政策的经济、社会原因，而只是把

它归结为少数政策制订者的政治素质和个人修养，因而往往不能说明问题的本质。

作者阿诺德·A·奥夫纳生于1937年，195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64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63年至1968年在锡拉丘兹大学任历史讲师，1968年以后在波士顿大学任历史教授。著有《美国和英联邦》（1966年）、《战争的教训》（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17—1941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世界政治》（1975年）、《绥靖政策的再探讨：1933—1940年的美国、英国和德国》（1977年）等书。

本书所引资料非常丰富，并附有资料短论，篇幅甚长，自原书第283至309页，中译本未予译载。原书脚注均照译，不注“著者”字样；译者所加脚注，均说明是“译者”所加。

罗凤礼同志发现并向我们推荐了这本书的原著，朱贵生同志为本书的译者前言提了宝贵的意见，李国麟同志帮助翻译了部分德文名词，在此均表谢忱。

译者

1984年5月6日

##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好景不长	4
第二章 裁军失败	25
第三章 关系日益恶化	71
第四章 已清与未清的帐目	100
第五章 侵略来临	138
第六章 好邻人和坏邻人	172
第七章 拒绝邀请	224
第八章 最后的机会	273
第九章 走向慕尼黑和战争	312
索 引	359



## 序 言

内外危机四伏,似乎是近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尤其是三十年代的特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政府从就职的那个时刻起,就面对着大萧条带来的种种后果以及德国和日本向世界安定所提出的挑战。研究这个时代的史学家们往往首先把他们的兴趣集中在1933年至1938年的国内改革上,只是到了后来才把全部注意力转向外交问题方面,尤其是转向那些促使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事件。

但是,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并没有坐等其他国家缓和它们的国内问题。因此,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至1938年间,不得不去应付接二连三发生的危机;这些危机先是破坏了欧洲的安全,最后终于又破坏了美国的安全,并且对造成不久即席卷世界的那场灾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美国来说,“德国问题”既是棘手的,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在二十年代,美国人曾经不遗余力地利用外交手段和美元把德国重新纳入西方政治和经济的大家庭,而德国的外交家们则强调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乃是修改凡尔赛和约和改变欧洲均势的一种手段。

我们从历史的记载——还有大量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希特勒的上台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得势,很快地使人们对新老问题的许多传统的看法变得不伦不类和风马牛不相及了。

当时，正直之士对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和需要的解决办法，能够提出而且也确实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历史的记载也表明，某些人比其他的人有先见之明，而美国和欧洲的外交家们，由于种种原因，却坐失时机，未能扭转事态使之朝着有利于他们的一代和后代的方面发展。本书就是叙述 1933 年至 1938 年的欧洲危机期间，美国在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中起了作用的这段历史。

许多人士和机构对于我的研究工作和写作给予帮助，谨此致谢。海德公园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我研究这位总统的以及 R·沃尔顿·穆尔的文件提供了方便；引用穆尔的文件是得到费尔法克斯·S·麦坎德利什夫人的许可的。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帮助我查阅国务院的档案；国会图书馆手稿部的工作人员协助我，让我使用了大量的藏稿。玛萨·多德慷慨地让我引用她的父亲威廉·E·多德的文件，哈佛学院图书馆也准许我引用杰伊·皮尔庞特·莫法特和威廉·菲利普斯的文件。特拉华大学图书馆允许我引用乔治·S·梅塞史密斯的文件，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允许我引用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的文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允许我使用西奥多·J·马里纳的文件，还有口述历史资料馆允许我使用克劳德·鲍尔斯、威廉·菲利普斯以及约翰·C·怀特的资料，我均在此表示谢意。纽约大学图书馆的塔米门特图书馆让我随便使用巴鲁克·查内·弗拉德克的文件，并承蒙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和阿斯特、莱诺克斯和蒂尔登各基金会允许我引用联合抵制委员会的文件。老巴里·宾厄姆还允许我引述罗伯特·W·宾厄姆的话；帕特丽夏·鲍尔斯允

许我引述克劳德·鲍尔斯的话；杰克·I·斯特劳斯允许我引述杰西·斯特劳斯的话；以及小休·R·威尔逊允许我引述休·R·威尔逊的话。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他们的一个邻居提供了许多有时很难找到的书籍，而锡拉丘兹大学图书馆则购买了很多盘缩微胶卷供我特殊需用。

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笔夏季补助金。此外，锡拉丘兹大学的马克斯韦尔研究生院和保罗·H·阿普尔比研究基金会也给予资助。锡拉丘兹大学还慷慨地给我一学期的假期让我完成我的写作。

哈佛大学的欧内斯特·R·梅对我的原稿提出了有创见的、令人深思的评论；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社会科学编辑马克斯·霍尔几年来提出过明确的意见，鼓励我坚持到底。

印第安纳大学的罗伯特·H·弗雷尔对我的帮助是无法估计的，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从他的渊博的知识和他的语言才能中受教匪浅；我能够跻身于这些学者之中，殊感荣幸。他审阅并修改了我的书稿，所花费的精力，比我原先希望麻烦他的要多得多。而且他的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良师益友的情谊，使我无限珍惜。

我还要感谢我的女儿德博拉，她的到来使我在完成这部著作时要比我原来预料的困难多得多，但是这完全是值得的。如果没有我的妻子艾伦的帮助，我简直难以想象我是否能够写下去，她的编辑才能和从未稍减的兴致，在本书的每一章节中都有所体现。

书中的事实如有出入，观点如有错误，概由我负责。

## 第一章 好景不长

1 这封信确是不易下笔，特别是对于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从事本国外交工作的人来说，更是难事。然而没有回旋的余地。弗里德里希·冯·普里特维茨·翁德·加弗伦任德国驻美国大使已经五年多了，正如他向他的上级所表白的那样，他代表德国事业可谓鞠躬尽瘁、问心无愧了。到了1933年3月，世界正跨入一个新时代。普里特维茨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变化，并且认识到他不能再起什么作用了。他通知德国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说，他在美国已不能再顺利地发挥作用，因而要求解除他的职务。他提醒牛赖特说，一个人“写这样一封信时的心情是不会轻松的”。<sup>①</sup>私下里，他希望德国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他的同僚利奥波德·冯·霍施和罗兰·科斯特也能够步他的后尘，作为对纳粹政权的一种谴责。<sup>②</sup>

外交界中对于普里特维茨的离去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纽约时报》3月20日就他的辞职发表了几段平淡的报

---

① 普里特维茨1933年3月11日致牛赖特信，美国国务院：《1918—1945年德国对外政策文件汇编》，C编《第三帝国：第一阶段》，五卷本，（华盛顿，1957），第1卷，第147—148页。

② 弗里德里希·冯·普里特维茨·翁德·加弗伦：《彼得堡与华盛顿之间的外交活动》（慕尼黑，1952），第228页。

道；编辑们感到高兴的是，汉斯·路德这位出任新大使的德国前总理、最近才辞职的帝国银行董事长，主张采用以黄金为后盾的稳固通货。他们说，任命这样的人出任大使，“有力地说明了德国的新政权并不打算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任何惊人之举或做出轻率的行动。”<sup>2</sup>

阿道夫·希特勒任命路德出任大使，在某些方面的确预示着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变化。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九年，希特勒在他的一次夸夸其谈的谈话中声称，在他担任总理后不久和路德的一次谈话时，这位当时的帝国银行的董事长为德国加速重整军备而愿意拿出来钱为数之少，使他大为吃惊。他警告路德说，由于他们显然不能合作，他决不能容忍反对派，必要时，他将把他“革职”。希特勒回忆说，此后不久，他采纳了帝国总理府国务秘书奥托·梅斯纳的建议，向路德提出要他出任这个大使职务；他接受了这个职务，另外还拿到了一笔退职津贴。<sup>①</sup>路德本人后来说，他在1933年就认识到，他在国内已经不起什么作用，因此，希望在华盛顿能够有所作为。梅斯纳回忆说，路德放弃了他在帝国银行中的权势显赫的职位是“完全违背他的意愿的”。<sup>②</sup>不管怎样，希特勒任命希尔马·H·G·沙赫特这个对德国重整军备费用非常赞同的生财有道的人物出任帝国银行董事长的道路，业已扫

---

① 《希特勒秘密谈话录》，1942年4月22日的谈话内容（纽约，1953），第349—350页。

② 汉斯·路德：《无党派政客：回忆录》（斯图加特，1960），第420—421页；奥托·梅斯纳：《艾伯特—兴登堡—希特勒手下的国务秘书：1918—1945年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路》（汉堡，1950），第270页。

清。<sup>①</sup>

美国人觉得很难相信 1933 年初发生的种种变化,甚至包括希特勒的上台在内,能够具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美国德国的关系在整个二十年代期间一直是友好的,在寻求解决棘手的国际问题的办法方面往往是富有成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激起的反德的歇斯底里,在战后不久便消停下去了。

3 关于凡尔赛和约的争论刚停止,美国人就开始怀疑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负的责任了。不久,象艾伯特·杰伊·诺克的关于《一个民族有罪的神话》(1922 年)这样的一些著作便问世了。该书把战争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法国和俄国;而约翰·肯尼思·特纳的《会重蹈覆辙吗?》(1922 年)一书则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了保护华尔街而把美国引向战争。1923 年 12 月,一位俄克拉何马州的自由派的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欧文,发表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演说,它就象诺克的著作一样,指责法国和俄国是造成 1914 年那次灾难的罪魁祸首。<sup>②</sup>

哈里·埃尔默·巴恩斯的《世界大战的起源》(1926 年),更是超过其他著作,它坚持认为战前的德国不象三个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国那样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或帝国主义的国

---

① 实际上美国官员对于这次变动并不感到意外。希特勒上台三天后,美国驻柏林临时代办阿尔弗雷德·克利福思就报告说,沙赫特曾对他说:他要出任帝国银行的董事长,路德将被迫让位。克利福思 1933 年 2 月 2 日致赫尔的信件,国务院档案,第 862 .00 /2894 号,国家档案馆,华盛顿;此后国务院未发表的记录,简称为“国档”,后接档案号。

② 《国会记录》,第 68 届国会,第 1 次会议,第 65 卷,第 1 部,第 355—399 页,如塞利格·艾德勒引文“战争罪过问题与美国人的幻灭,1918—1928 年”,《近代史杂志》,第 23 卷,(1951 年 3 月),第 9 页 61 注,第 15 页。

家。西德尼·B·费伊的两卷本《世界大战的根源》(1928年)的说法比较公允,但总的说来还是对德国有所偏颇。<sup>①</sup>到了二十年代末,德国在美国的声誉还是比较好的。

在对战争情况以及巴黎和会的一片怀疑声中,许多德籍美国人充分地利用了时机。在美国人数最多的外国出生的这个民族,由于在战争期间受到粗暴的对待,现在组织了象“美国斯托本协会”这样一些团体。这个协会发展很快,它强调德国移民对于美国制度所作的贡献,并且散发文献。该协会重新出版了艾伯特·B·福斯特的《美国的德意志成分:专论其在政治、道德、社会和教育中的影响》(1927年)。这是一部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两卷本著作,吹捧德意志人对于美国的许多事业所作的贡献,如废除奴隶制、文官制度的改革、稳定货币、举行和平会议和争取个人的自由等。

这个时期从德国送回的外交报告令人非常鼓舞。早在1919年1月,国务院派往柏林的一个特别使团的团长报告说,德国人诚恳地想要恢复战前的关系,并且希望美国人能够捐弃战争的前嫌,为德国提供足够的经济援助以进行建设。<sup>②</sup>1922年2月(这是1921年8月21日美国和德国谈判柏林条约之后,该条约使美国人获得了凡尔赛和约的全部好处但不承担任何义务),美国任命阿兰森·B·霍顿为驻德大使,这

---

① 费伊的著作主要以德国的外交档案为根据,《欧洲内阁的伟大政治》,四十卷本(柏林,1922—1927)。英国人和法国人当时均不曾发表过任何与之相当的文献;费伊在1930年的修订版的序言中说,他们最近的出版物对于他的叙述或结论并没有作重大的改动。

② 美国国务院的埃利斯·洛林·德莱赛尔的报告《1919年美国的外交关系文件:巴黎和会》,十三卷本(华盛顿,1942—47),第2卷,第132—170页。

就意味着对德国重新发生兴趣。霍顿是科宁玻璃厂的董事长和共和党竞选运动财源的重要捐助者，曾在哥廷根大学当过研究生。他对德国人的观点寄予同情，对恢复贸易感到兴趣。<sup>①</sup>实际上，英国这个时期驻柏林大使在他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美国在德国的商人是“亲德的”，他们对于德国应承担这次战争的责任一事表示怀疑，实际上，不赞成德国必须偿付即便是减少了的赔款。<sup>②</sup>霍顿到任大约六个月后确实担心，因为激进团体煽起人民反对赔款、反对西方国家的情绪已经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这个国家在走向独裁，而且“我看人民在逐渐变得疯狂起来。”<sup>③</sup>但是，到1925年他离开柏林去伦敦担任新职时，他却深信军国主义在德国已经不复存在，德国只是寻求经济复兴，以便成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sup>④</sup>

继霍顿之后，于1925年至1929年担任驻德大使的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发回热情洋溢的报告说，德国已从独裁变为民主。舒尔曼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近三十年，对德国的学术问题非常感兴趣。前不久，他在被内战弄得四分五裂的中国当公使。对比之下，魏玛共和国——他在这个共和国的

---

① 罗伯特·戈特瓦尔德：《施特莱斯曼时期的德美关系》（柏林—达莱姆，1965），第12—13页。另见戈登·A·克雷格和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合编的《1919—1939年的外交家们》（普林斯顿，1953）第305页中的德克斯特·珀金斯的《国务院与美国舆论》一文。

② 达伯农子爵：《一个大使的日记：拉巴洛致道威斯》，三卷本（纽约州加登城，1929—1931），第2卷，第75页。

③ 霍顿1922年11月21日致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的信件，引自默洛·J·普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二卷本（纽约，1951），第2卷，第580—581页。

④ 塞利格·艾德勒：《孤立主义者的推动：它在二十世纪的反应》（纽约，1957），第176页。



政界领袖和工业巨头中间都能应付裕如——显然具有吸引力。1925年9月，舒尔曼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和其他重要的官员们曾热情地接见他；双方关系“极为亲密和友好。我对德国人极表同情，对他们的成就深为钦佩。”<sup>①</sup>德国的作法“甚为得体”。官员们和公民们都在为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工作着，“整个国家今天看起来就象一座花园。”<sup>②</sup>1926年3月，舒尔曼向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报告说，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不仅是国务活动家，而且也是有远见的政治家、有作为的政党领袖。”<sup>③</sup>舒尔曼不遗余力地把美国的学者和德国各大学重新拉在一起，并劝说美国的金融家们对德国的企业进行投资。1928年11月，他对纽约商会说，鼓吹德国实行社会主义化或恢复原来的帝国，注定是要成为“荒野里孤独的呼声”。他坚持认为激进主义决成不了什么气候。<sup>④</sup>

在整个二十年代期间，德国人一直在寻求美国的友谊；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他们作为挫败法国人进行报复的一种手段。早在1921年春天，德国政府就建议由美国来确定赔偿的款项，但是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拒绝了，尽管他在找

---

① 舒尔曼1925年9月16日致卢斯·米尔黑德牧师的信，《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书信集》，《地方历史文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纽约伊萨卡。

② 舒尔曼1925年9月16日致弗兰克·西里的信，同上出处。

③ 舒尔曼1926年3月9日致柯立芝的信（副本），同上出处。另见戈特瓦尔德：《施特莱斯曼时期》，第105页。

④ 1928年11月1日演说词；《舒尔曼文集》；另见艾德勒：《孤立主义者的冲动》第，177页—179页。

出德国和欧洲大国之间举行会谈的基础方面确实作了一点点也许是不成功的努力。<sup>①</sup> 1922年任命克虏伯工厂董事会成员奥托·维特费尔特为驻美大使，这就表明德国想要选派一个能够和美国商人融洽相处的代表。维特费尔特不久便提醒他的上级说，尽管美国的新闻界和舆论一般说来是对德国表示支持的，但倘若柏林政府不去积极地寻求美国的善意，那么美国就可能很快地变得不大愿意为了德国的利益而去干预欧洲的政治。<sup>②</sup>

德国需要而且也希望美国对欧洲进行干预，尤其是在巴黎和会产生的赔款委员会（美国因为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因而未参加）宣布德国拖延没有偿付估计为33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后、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于1923年1月占领了鲁尔区的时候，更是如此。

鲁尔的被占领，给美国的外交家们提供了机会，可以利用扩大美元的和平影响来反对法国的武力政策。国务卿休斯有一段时间一直在为组成一个新的委员会来修订德国的赔偿义务而向欧洲各国的外交家们进行试探；而且，1922年12月他在美国历史协会的一次讲话中曾许诺说，美国知名人士可以以个人的资格在该委员会中担任工作。<sup>③</sup> 当他获悉法国对鲁尔采取的行动后，便立即宣布，美国留驻德国的为数不多的占领军将撤离德国，而且在三个星期内，最后一批美国士兵便

---

① 克雷格和吉尔伯特合编的《外交家们》第304页中珀金斯所作《国务院》一文；戈特瓦尔德：《施特莱斯曼时期》，第12页。

② 戈特瓦尔德：《施特莱斯曼时期》，第13页。

③ 美国国务院：《1922年美国的对外关系》，两卷本（华盛顿，1938），第2卷，第199—202页；另见普西：《休斯传》，第2卷，第581—582页。

离开了德国。英国人也拒绝支持法、比两国的行动。德国人充分地利用时机，通过消极对抗和不顾后果地让通货膨胀的办法使法比的做法不能得逞。最后，赔款委员会于1923年11月建议成立两个新的委员会：第一个解决预算和货币的问题，第二个则寻求办法，把资本归还德国。维特费尔特对休斯说，只有由美国人担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工作，才可能取得进展；于是休斯便提出邀请查尔斯·G·道威斯陆军准将。<sup>①</sup> 1923—1924年冬天，神采奕奕、带点滑稽幽默感、现时已被人们忘却（但却是他活动的那十年陈腐而繁荣现象的象征）的保守派银行家道威斯，便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欧文·D·杨格前往欧洲。

在伦敦的谈判者们经过几个月功夫的商谈后，终于制订了道威斯计划，欧洲的大国都同意实行这个计划。<sup>②</sup> 道威斯计划并不是最后解决赔款的方案，而是一个根据德国的偿付能力使赔款具有伸缩余地的为期五年的初步方案。其中包括向德国提供二亿美元的贷款，贷款的一半稍多一点由美国提供。虽然有些银行家们犹豫不决，但休斯向他们保证说，德国的政治情况是好的；于是，在短期内便出现了贷款热，愿意提供的贷款成十倍地超过所需要的数目，因此各家银行不得不将贷款数在急切的申请者中间进行分配。<sup>③</sup> 在以后的几年中，美元

---

① 1923年12月7日致休斯的信，休斯1923年12月11日致休斯的信，《1923—1924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104页—105页。

② 道威斯计划和委员会关于恢复德国资本的简短报告，均见哈罗德·G·史密斯：《赔款问题》（纽约，1924），第139—308页。

③ 赫伯特·菲舍尔：《美元外交：第一阶段，1919—1932》（巴尔的摩，1950），第49—50页。

外交进行得非常顺利。美国人愿意向德国倾注的金钱，似乎源源不断；德国的恢复、组织和生产的能力，似乎也是永无止境。<sup>①</sup>

经济上的繁荣似乎带来了1925年以后政治上的稳定；这时，舒尔曼大使从柏林寄回了热情洋溢的报告，而德国的外交家们也竭尽全力地博取美国人的好感。1925年2月，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弗雷德里希·艾伯特逝世，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继任；这时美国对于德国未来的对外政策表示担心。阿戈·冯·马尔赞大使奉命展开了一个消除美国人疑虑的运动。不久，他就向柏林报告说，华盛顿人士都在满怀感情地谈论“亲爱的老兴迪”。<sup>②</sup>

1925年10月签订的洛迦诺公约对法德边界和比德边界作出了保证；它确认了德波和德捷之间的仲裁条约，以及一旦德国发动侵略时法波和法捷之间进行互相援助的条约；并且为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作了准备。美国的外交家们对于这些进展表示高兴；霍顿大使甚至认为，由此产生的政治安定将会给法国带来财政稳定所需要的形势。<sup>③</sup>“洛迦诺精神”尽管是一

---

① 对美国从1924年至1931年7月1日在德国的投资总额无法提出确切的数字，但肯定不少于二十六亿美元。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和理查德·B·莫里斯合编的《新编美国国家丛书》（纽约，1960）第143页中约翰·D·希克斯的《共和国的上升时期，1921—1933年》一文。国务院对于美国在德国的投资，没有采取一种官方政策，尽管它有时过问一些短期贷款和其它投资的效益。见《192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05—210页和《192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728—730页。

② 戈特瓦尔德：《施特莱斯曼时期》，第40—45页。

③ 《施特莱斯曼时期》，第48—49页，第59页，第106页；霍顿1925年8月24日致舒尔曼的信，《舒尔曼文件集》。

种幻想,却深深地渗透了西方世界,以致于又出现了1928年8月签订的同样是一种幻想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这个公约堂皇地规定不得以战争作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工具。之后,于1929年2月,由于道威斯计划即将期满,欧文·D·杨格又再次前往欧洲,召集专家们开会,为最后解决赔款问题准备了一个方案:八十亿美元的赔款,按5.5%的利息,于59年内还清。1930年3月,德国国会通过了实行这一计划的必要的法律;6月,法国的最后一批占领军撤离莱茵兰。<sup>①</sup>

德国从与美国的合作中获得了资金,因此,外交家们如冯·普里特维茨大使等人,都希望继续执行这种政策。最典型的事例是,他在1930年底就告诫政府不要偏离最近几年实行的魏玛路线,否则对外政策将会受到损害。<sup>②</sup>1932年2月,奥托·基普总领事不仅称赞曾经帮助重建德国的美国信用贷款,而且,对于为了确定由美国公民补偿的战争赔偿金而成立的混合权利要求委员会(他认为这是国际仲裁的首创之举),也备加赞扬。<sup>③</sup>而且,这年年底,奥托·沃尔贝尔总领事也提醒本国外交部说,美国“不仅是帝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最好的朋

9

---

<sup>①</sup> 安德烈斯·多尔帕伦:《兴登堡与魏玛共和国》(普林斯顿,1964年),第156—161页。另见哈罗德·G·莫尔顿和利奥·帕斯沃尔斯基:《战争债务与世界繁荣》(纽约,1932),第71—108页,和爱德华·W·贝内特:《1931年德国与财政危机的外交》(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2),第6—8页。

<sup>②</sup> 普里特维茨1930年12月(无日期)致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信,载于普里特维茨:《彼得堡与华盛顿之间》,第219—221页。

<sup>③</sup> 基普在1932年2月18日欢迎诺曼·安吉尔爵士的午宴上的讲话全文,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编号5747/帧号HO33841—HO33845,国家档案馆。

友,实际上也是唯一的朋友。”<sup>①</sup>

然而,在1930至1933年间,美德关系起了变化。1929年10月,德国的外交部长施特莱斯曼逝世,美国的华尔街陷于崩溃。接踵而至的大萧条,使得外交活动几乎无法进行。对于德国来说,证券市场的崩溃,意味着外国贷款主要是美国贷款已告枯竭。1930年3月,天主教中央党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海因里希·勃鲁宁当上了总理。在萧条不断加深中,在一些极为荒唐的空谈家们蛊惑人心的极不负责任的奢谈影响下,勃鲁宁的居于少数的政府面临的任务是极端艰难的。不论勃鲁宁的意图如何高尚,还是看不出他在国内外所奉行的是最明智的政策。他通过颁布法令并由兴登堡总统授权等办法来实施新的税收措施,在国会对他的这种作法投了不信任票后,他便在7月中旬解散国会。使人人都感到惊讶的是,在9月4日投票选举新的国会时,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国社党)获得了近六百五十万张选票,议员席位从十二席增加到一百零七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人。正如美国驻柏林的代办乔治·A·戈登的报告所说,德国现时出现了一种曾给共和国以“重大打击”的“危险心理”。对于德国在走下坡路的情况,不能“等闲视之或轻易地解释为某些分子——包括某些官方人士在内——似乎是在显示出一种并非反常的发展趋势。”戈登写道,过了不久,介乎极右和极左两派之间的一些政党,看来从这些选举中毫无觉察,他们依然故我地仍在“玩

---

<sup>①</sup> 沃尔贝尔1932年12月30日致外交部的信,编号330,引自约瑟夫·恩格尔贝特·海因德尔:《1933至1939年间德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博士论文,维尔茨堡大学,1963年[内部印刷,1964?]),第41页。

弄花招,争吵不休,讨价还价”。<sup>①</sup>

在很大的也许是极大的程度上,勃鲁宁是设法利用国内的危险形势来说服其他国家取消德国的战争赔款的。他希望外交政策上取得的这一成功能够缓和人民经济上的悲惨处境,而与此同时,他在并非出自本意的情况下,也想通过执行 10 传统的紧缩通货的方针来摆脱这种困境。在 1930 年 9 月最近举行的选举中,德国政府没有为杨格的解决方案进行辩护,没有欢呼莱茵兰的撤军,而是要求进一步修改凡尔赛和约,归还萨尔和波兰走廊。勃鲁宁显然设法要求终止战争赔款,虽然他曾经承认过杨格计划中所规定的义务,而他的外交部长朱利亚斯·居尔蒂亚斯在国会中也曾是这个计划的主要拥护者。<sup>②</sup> 赔款无疑地加剧了德国的财政困境,但是政府强调赔款问题只是帮助了它的疯狂的对手,尤其是帮助了纳粹党人去摧毁魏玛共和国的民主。<sup>③</sup>

勃鲁宁锐意地执行他的政策。1930 年 12 月,他向舒尔曼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M·萨克特·大使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考虑整个战争债务和赔款问题。萨克特是一个富有的商人,是勃鲁宁一手栽培起来的前共和党参议员。他同意在新年过后向赫伯特·胡佛总统提出这个问题。胡佛对这个建议

---

<sup>①</sup> 戈登 1930 年 9 月 15 日和 9 月 30 日致史汀生的信,《1930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3 卷,第 77—79 页,第 85—86 页。

<sup>②</sup> 沃尔夫冈·S·赫尔比希的“施特莱斯曼与希特勒之间:勃鲁宁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载于《世界政治》,第 12 卷(1959 年 10 月),第 27 页,第 32—33 页;多尔帕伦:《兴登堡》,第 214 页;参见贝内特:《德国的外交》,第 9—11 页,第 123 页,第 331 页。

<sup>③</sup> 沃尔夫冈·S·赫尔比希:《勃鲁宁时期的赔款:1930—1932 年杨格计划对德国政治的意义》(柏林—达莱姆,1962),第 92—93 页。

不予理睬。<sup>①</sup> 德国人继续向英国人施加压力,并且不打算制止从德国抽走资本,而一直多疑的法国人于1931年3月宣布反对拟议中的德奥海关联盟。5月,德国人向美国外交家们表明,他们打算停止偿付某些赔款;在勃鲁宁动身前往契克斯<sup>②</sup>于6月5日与英国人会谈的前夕,他的内阁发表了一项准备了一个月的声明,宣称德国已经受尽了它所能忍受的一切强加于它的苦难,杨格计划的先决条件已不复存在。这个声明对于国际信贷只能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它也激怒了美国的官员。<sup>③</sup> 胡佛总统在6月20—21日的周末,倡议政府间的贷款、救济债款和战争赔款的偿还延缓一年。一个星期之内,各国政府均表示同意胡佛的建议,只有法国除外。但是美国的压力起了作用,法国于7月6日作了让步,让财政部次长奥德冈·米尔斯出来说,美国现在已经使德国觉得世界是可靠的了。<sup>④</sup>

胡佛的延缓偿付办法,只是给德国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而勃鲁宁需要的却是永远终止偿付赔款。他设法使德国的债权国同意于1932年1月在洛桑举行会议,重新考虑德国的债务问题;但是,当关于他的最终目标的消息透露给报界以后,法国人便强行使这次会议延期。<sup>⑤</sup> 洛桑会议终于在1932年的

---

① 贝内特:《德国的外交》,第33页,第39页。

② 英国首相的郊外别墅。——译者

③ 《德国的外交》,第118页,第128—130页。

④ 米尔斯1931年7月7日致罗伯特·麦凯的信,罗伯特·H·费雷尔:《大萧条中的美国外交:1929—1933年,胡佛—史汀生的对外政策》(纽黑文,1957),第115页注14中引文。

⑤ 赫尔比希:《战争赔偿》,第89—90页;多尔帕伦:《兴登堡》,第252页。



6、7月间召开，并且实际上把德国的战争赔款削减到名存实亡的程度，只要美国同样地把战争债务也削减到这种程度，可是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sup>①</sup> 1934年，德国人拒绝偿还赔款，而除芬兰以外的各国也无限期地把战争债务拖欠下去，因而美国国会一怒之下通过了一项由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提出的债务拖欠法，禁止向拖欠国购买公债或证券或贷款。在某些方面，时间证明勃鲁宁的带有风险的赔款政策是行得通的，但是，突然发生了一连串的不祥事件，使这个政策无法进行下去；而日益加剧的经济上的动荡不定和政治上的阴谋诡计，终于迫使他于1932年5月辞职。

德国的事态发展急转直下，美国的外交家们开始对德国民主的前途感到怀疑，对于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能否上台感到担心。萨克特大使则认为不可能。这一年年初，他坚持认为，尽管经济萧条，失业日增，而且纳粹党人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但是他们取得的胜利毕竟是有限的。他认为，希特勒在“国际问题具有爆炸性、国民收入不断减少、国家财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无意夺取政权。在1932年3月举行的德国总统选举中，在职的兴登堡获得的选票比他的主要对手希特勒获得的为多，这时萨克特就更加自信，并且感到高兴。萨克特写道，希特勒在竞选中的做法“很不明智”。<sup>②</sup> 但 12

---

<sup>①</sup> 详见小阿瑟·M·施莱辛格：《罗斯福时代：旧秩序的危机，1919—1933年》（波士顿，1957），第442—443页；参见费雷尔：《美国的外交》，第232页—233页，第236页，第238—246页。

<sup>②</sup> 萨克特1932年1月5日、2月1日和3月16日致史汀生的信，《1932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77—281页，第287—288页；美国国务院国家档案，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862.00/2670。

是，兴登堡未能取得绝对的多数，这种情况迫使他必须在4月份的决定性竞选中取得胜利，那时希特勒和他的得票差距缩小了。

由于德国政府日益动荡不定，美国的政府官员也就愈来愈举棋不定了，特别是当诡计多端的弗朗茨·冯·巴本继勃鲁宁出任总理时更是如此。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任驻华盛顿武官的巴本，曾因策划炸毁铁路和桥梁而被驱逐出境。萨克特把他列为一个“桀骜不驯的”人物，他的政府（其中由牛赖特任外交部长、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任国防部长）“是一个十足的军事独裁政权”。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对这位大使说，新政府不会长久，他应当对巴本“以礼”相待，但要“有所疏远”。国务院的西方司司长皮埃尔·德尔·博尔告诫说，德国等待“在有利的时机推翻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或整个条约”。<sup>①</sup>巴本于1932年6月解散了国会，并定于7月底进行新的选举，同时还为纳粹冲锋队组织的游行开禁，从而导致他们在各城市中举行示威。他撤换了由社会党人执政的普鲁士省政府。1932年7月，国社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取得了二百三十个席位，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党。萨克特希望纳粹的势力就此达到它的顶峰。<sup>②</sup>

对于德国发生的所有这些政治动荡感到兴趣的美国人寥寥无几。他们1932年也在进行选举。在这次总统竞选中，没有人谈到什么外交问题。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主张采取一种

<sup>①</sup> 1932年6月1日萨克特致史汀生和史汀生致萨克特的信，博尔1932年6月4日致史汀生的信，《1932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93—296页。

<sup>②</sup> 萨克特1932年8月1日致史汀生的信，同《1932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02—303页。

“坚定的”对外政策，不干涉他国的内政，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国际协议，以及收回战争债款；共和党纲领则赞扬胡佛在远东所作的努力，并且指责“在中欧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把 1931 年春天出现的大好形势搞糟了。

1932 年底，正当胡佛政府准备向富兰克林·D·罗斯福 13 政府移交时，发生了在德国的全部历史中——从野蛮部落在古代条顿森林中的最初聚会，到中世纪以及现代的各个时代的全部发展中——也许是最重大的事件。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担任了总理。德国人民把这一天当作喜庆的节日。当晚，有二万五千名冲锋队员穿着游行制服，高举火炬和卐字旗，神气活现地在总理府前面走过。八十四岁高龄的兴登堡在一旁观看，不时地试图用他那弯柄手杖和着军队进行曲轻轻地打着拍子。不远之外，希特勒在他得胜之时，高兴得手舞足蹈，无法控制自己。

德国未来事态的不祥之兆，现在开始显露端倪了。在希特勒解散国会并要求举行新的选举之后，于 2 月 27 日发生了著名的国会纵火案。次日，年迈的兴登堡签署了一项削减公民权的法令，从而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借口。纳粹党在 3 月 5 日的选举中获得了 43.9% 的选票和 288 个议席；阿尔弗雷德·休根堡的民族党人把他们获得的占 8% 的选票和 52 个席位交给了希特勒，从而使他获得了决定性的多数。3 月 23 日，国会投票通过了授权法，该法将立法权交给了内阁，使希特勒有权实现他的更大的图谋。萨克特在准备回美国的时候得出结论说，这个“先兆甚多的第三帝国”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但是，它最终将会成为什么样子，“还看不清

楚”。<sup>①</sup>

德国新上台的领袖们对于美国人又有何看法呢？德国的职业外交家们，从前希特勒核心集团的成员以及历史学家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都认为，希特勒在很长的时期内，对美国的估价根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而且，由于他的种族上和政治上的偏见，这种估价大大地失真了，尽管他在二十年代中期对美国的经济实力勉强有点钦佩。1919年，希特勒在他最早的政治评论中，很少提到美国，他只看到二百万犹太人控制了纽约的  
14 银行、工业以及报刊；正是由于这个事实，美国在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纯粹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sup>②</sup>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就是这些犹太人，已经变成了美国权力泉源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的太上皇；而且，只有“一位伟大的人物福特”，反对这些犹太人逐渐控制一亿二千万名劳工。<sup>③</sup>可以算得上是希特勒的密友和导师的恩斯特·“普齐”·汉夫施丹格尔，曾在1925年打算说服希特勒去美国作一次旅行，开开眼界。但是，希特勒想象中的美国不过是“百万富翁、美女皇后、天大蠢事和好莱坞”的国家，因此没有接受这个意见；美国人在欧洲或亚洲的冲突中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你只要把巴拿马运河搞掉，他们就哪一头也使不上劲了”。当普里特维茨大使1933年春离职回国时，希特勒只向他问了几个有关美国国内的问题。大约过了一个月后，希特勒对但泽的纳粹党头目赫尔曼·劳施宁说，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中打了败仗以后，尽管

---

① 萨克特 1933年3月3日和3月9日致史汀生的信，《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01—204页，第204—209页。

② 君特·舒伯特：《国家社会党对外政策的开端》，（科隆，1963），第65页。

③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二卷本，第1卷（纽约，1939），第930页。

后来“腐败的商人阶层”给美国带来了“虚假的”繁荣，但美国已失去了成为伟大国家的时机。美国正处在“一个腐败制度垂死前”的痛苦挣扎之中，只有“真正的主宰阶级”，即“美国人民中的德裔部分”才能拯救这个国家。这个新世界低人一等和每况愈下的情况，从它在军事上无能这一点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sup>①</sup>

希特勒的观点在1933年至1938年间没有明显的改变。1938年春天，有人提醒他美国的势力正在插手远东时，他回答说，美国无力在军事上起领导作用，它对中日战争的干预只能限于空洞的警告；他的这番话不无道理。<sup>②</sup>希特勒1939年对于美国的和平呼吁会加以嘲笑，而且他显然从来不把美国对他的敌手的援助看成有什么实际意义。在1939年至1941年间，虽然他试图避免发生挑衅性事件，但他没有把和美国作战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他的确在寻求与日本结盟以阻止美国参战。<sup>③</sup>就接受别人的意见而言，希特勒往往只接受 15 那些作家和军事分析家的意见，特别是1933—1941年他的驻华盛顿武官弗雷德里希·冯·波提彻尔将军的意见；此人认

---

① 引自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没有陈述的证词》（费城，1957），第234页，第141页；普里特维茨：《彼得堡与华盛顿之间》，第228页；引自赫尔曼·劳施宁：《毁灭的声音》（纽约，1940），第68—71页。

② 埃里希·科尔特《幻想与现实：试论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斯图加特，1948），第142页。

③ 绍尔·弗里德兰德：《希特勒与国际联盟，1939—1941年》（日内瓦，1963），第273—276页；詹姆斯·V·康普顿：《卅字与鹰：希特勒、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波士顿，1967），第31—34页，第128页，第136页和第186—201页；格哈特·L·温伯格：《希特勒心目中的美国形象》，《美国历史评论》，第69卷，（1964年7月），第1013—1015页，第1020页。

为美国由于种族太低劣，政治太腐败，对于德国不足为害。<sup>①</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喜欢以各种理由谴责美国，当事态的发展与他的计划和意愿相违背时，更是如此。他在1942年说，他对美国人“深恶痛绝，极为反感”，美国已经“一半犹太化，一半黑人化”，由于它本性唯利是图以及社会和种族都已不纯，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1945年希特勒坚持认为，美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是一个悲剧，“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现实”；这场战争是犹太人以及新政失败而挑起的；而“这个被犹太人驾驭的罗斯福”，美国人还没有认清他是一个“泥足偶像”。<sup>②</sup>“罗斯福这个疯子”把英国人和“这个被犹太人驾驭的、半个美国人<sup>③</sup>的醉鬼”丘吉尔骗入了战争。<sup>④</sup>德国移民这个主宰阶级已经不再能够挽救美国了：“把一个德国人移居到基辅，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德国人。但是如果把他移居到迈阿密，那他可就要退化了，换句话说，成为一个美国人了。”<sup>⑤</sup>

希特勒对于美国也曾说过一些好话。他在《我的奋斗》中称这个“拥有处女地的巨大财富的美洲国家巨人”在与大不列颠为争夺世界的支配权而一较短长。<sup>⑥</sup>事实上，美国的广阔的

---

① 康普顿：《卐字与鹰》，第11—14页、第53—54页，第105—124页；温伯格：《希特勒心目中的美国形象》，《美国历史评论》，第1012—1013页。

② 《希特勒的秘密谈话录》，第155页，1942年1月7日条；弗朗索瓦·热努编：《阿道夫·希特勒的遗言：希特勒—鲍曼文件汇编，1945年2月至4月》（伦敦，1961），第87—90页，1945年2月24日条。

③ 丘吉利的母亲是美国人，希特勒以此来嘲笑他。——译者

④ 热努编：《希特勒的遗言》，第29页，第32页，和第35页中1945年2月4日条。

⑤ 《希特勒的遗言》，第46页中1945年1月7日条。

⑥ 《我的奋斗》，第929页。

生活空间,说明它拥有“前所未闻的内在力量”,而且也表明何以德国不得不在欧洲本土觅取新的领土。<sup>①</sup>

希特勒 1928 年在他写的第二本也是未曾发表过的书中 16  
详尽地阐述了他对美国的这一看法。美国人是一个由欧洲的最优秀的移民组成的“年青的、属于优等种族的”人民,他们作出过惊天动地的发明,他们的政府巧妙地利用了限制性的移民法规来确保美国的前途。<sup>②</sup>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成了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sup>③</sup> 美国庞大的生产和消费能力,能够在一场争夺市场的斗争中打败欧洲,美国的汽车甚至打入了德国市场就是一个例子。<sup>④</sup> 美国树立了一种“典型的生活标准”,德国要想与美国的这种生活标准相匹敌,只有大大地扩张它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土,采取一种不再威胁英国领海或贸易利益的政治方针,然后,再领导一个反对美国世界霸权的“新的国家联盟”才能做到。<sup>⑤</sup> 希特勒在 1930 年的各次演说中,一再重复他的关于美国的种族优等、经济发达以及需要动员欧洲起来反对美国的屠杀等论点。<sup>⑥</sup> 1933 年夏天,有人指责希特勒低估美国时,他回答说,恰恰相反,他敢肯定,“在我们作好准备迈入海外空间时,一个新生的美国就会在适当

---

① 《我的奋斗》,第 180—181 页。

② 《希特勒未出版的书》,萨尔瓦多·阿塔纳西奥译本(纽约,1961),第 11 页,第 102—103 页。原稿由格哈特·温伯格首次编辑出版,书名为:《希特勒的第二本书:1928 年的文献》(斯图加特,1961)。

③ 《希特勒未出版的书》,第 117—118 页。

④ 《希特勒未出版的书》,第 98 页。

⑤ 《希特勒未出版的书》,第 95—96 页,第 156—158 页,第 209 页。

⑥ 康拉德·海登:《元首:希特勒的上台》,拉尔夫·曼海姆的译本(波士顿,1944),第 322—325 页。

的时刻作为我们最强大的支持者而出现。我们有办法使这个国家及时地醒悟过来。不会再出现一个什么威尔逊来鼓动美国反对我们。”<sup>①</sup>事态当然朝着另一面发展，因此，1945年希特勒就痛苦地抱怨说，“正当整个欧洲——他们自己的母亲——在拚命地为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危险而奋斗时，美国……居然认为他们所该做的却是把他们巨大的物力供给这些亚洲野蛮人使用。”<sup>②</sup>

17 正如一位职业外交家埃里希·科尔特所指出，希特勒对美国的误解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重。<sup>③</sup>根据情理判断，希特勒对美国的看法如果说不是混乱，至少也是自相矛盾。但是，希特勒非常明白，要达到目的，既要利用权力，也要兼用极权主义的以及传统的外交手段。<sup>④</sup>他对美国的作法的反应，不仅取决于他对美国的看法，而且也取决于美国的外交家们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德国、对即将来临的欧洲危机作出什么反应。

---

① 引自劳施宁：《毁灭的声音》，第71—72页。

② 努热编：《希特勒的遗言》，第45页，1945年2月7日条。

③ 科尔特：《幻想与现实》，第141页。

④ 戈登·A·克雷格：《从极权主义观点到外交谈判》见A·O·萨尔基西安编：《为纪念G·P·古奇而进行的外交史和编史工作的研究》（伦敦，1961），第113—115页；E·M·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与军事计划，1933—1939年》（伦敦，1963），第7—8页。关于外交部人事的变动，见保罗·西伯里：《外交部：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德国外交活动的研究》（伯克利，1954），第26—30页；和D·C·瓦特：《德国外交家和纳粹领袖，1933—1939年》，《中欧问题杂志》，第15卷，（1955年7月），第154页。



## 第二章 裁军失败

总统对于外交政策谈得极少。也许，在聚集在国会大厦 18 前面的几达十万的人群中，或者在收听广播的几百万人中间，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在 1933 年 3 月 4 日那个阴云密布的这一天，外交问题似乎重要性不大。绝大多数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国内危机问题打算怎么办。因此，他谈到对外关系问题时非常简短，只是说美国要奉行一种意义不大明确的睦邻政策。<sup>①</sup>

但是，罗斯福的经历使他不会在对世界承担责任问题上采取消极的态度。他那贵族的传统是国际性的，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学生时代就开始到巴特瑙海姆游历并骑着自行车在黑森林<sup>②</sup>旅行，他效法他的堂兄西奥多的榜样充当“世界仲裁人”。罗斯福在念完了格罗顿、哈佛和哥伦比亚法学院并在纽约搞了一阵政治活动以后，在担任助理海军部长的八年期间，对于威尔逊主义的重要意义深有领悟。1920 年作为副总统提名人，他开展了加入国际联盟的运动，然而在二十年代中，他在这个问题上却偃旗息鼓；<sup>③</sup>而在 1932 年，为了安抚

<sup>①</sup> 塞缪尔·I·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开的书信和讲话稿汇编》，十三卷本（纽约，1938—1950），第 2 卷，第 14 页；此后简称为《罗书话汇编》。

<sup>②</sup> 巴特瑙海姆及黑森林均是德国地名。——译者

<sup>③</sup> 罗斯福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一个民主党人的所见”（《外交事务》，1928 年 7 月，第 6 卷，第 576—586 页）一文中说，要求美国加入国联未免离题太远，不过他建议要全心全意地与国联合作。

民主党内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派，他又反对加入国联。<sup>19</sup>但是，在就任总统之前的两个月，他似乎支持胡佛和史汀生1932年1月针对日本突然袭击满洲时使用过的不承认主义；到他就任总统职务的时候，他似乎又成了一名“审慎的集体安全的鼓吹者”。<sup>①</sup>罗斯福对于自己和他的国家充满信心，在领悟思想和掌握时机方面非常敏捷，希望这样一个人物能够抓住时机领导他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是大有指望的。

新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六十一岁，头发斑白，仪表堂堂，说话时语调坚定，略带南方人的特色：声调柔和，慢条斯理，在坎伯兰山脉丘陵地带的田纳西州的奥林匹斯崭露头角后，一跃而成了全国性的人物。在州的立法和司法机构工作之后，他于1906年在国会取得了一个席位，其间除了一届以外，他一直担任众议员直到1930年进入参院。赫尔由于支持所得税，支持国际联盟，尤其是支持低关税，因此出了名。他从1921年至1924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32年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大多出诸他的手笔，并且在芝加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协助使加利福尼亚代表团投罗斯福的票。赫尔的土气与罗斯福的文雅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两人从来不是亲密无间的。毫无疑问，罗斯福所以挑选赫尔，主要原因是新政的立法需要保证取得南部的支持。这位新国务卿有点守旧，也许过于相信空洞的词藻并且相信增加贸易是取得国际和平的手段。他们两人尽管有着种种分歧，但是由于他们都继承了威尔逊的信念，因此他们在重大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所以，当罗斯福的“智囊”之一、不久即担任助理国务卿的雷蒙德·

<sup>①</sup> 罗伯特·A·迪万：《中立的幻想》（芝加哥，1962）第42页。

莫利报告说,有些政界人士反对任命赫尔,因为他对关税问题的看法太理想主义了。罗斯福反驳说:“你去对参议员们说,国务院有点理想主义,我将感到高兴。”<sup>①</sup>

在1933年,世界上就是缺少点国际理想主义。甚至就在罗斯福和他的内阁就职之时,日本军队占领了满洲的热河城<sup>②</sup>,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对有价值的大查科发生争执,而哥伦比亚和秘鲁也在为一个小小的、有人认为是亚马孙河要冲的村庄莱蒂西亚而斗争。在日内瓦,1932年2月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代表们时谈时停,进行得令人很不满意。美国在1932年2月提出了一个九点方案,同年6月胡佛总统建议所有国家裁减军备三分之一。这些建议没有带来什么进展。德国代表团团长鲁道夫·纳多尔尼是一个职业外交家,曾担任过艾伯特总统治下的德国总理府秘书长,后任驻土耳其大使;他发现美国代表团对德国的愿望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代表团都更多地抱有同情心,但是它却无法弥补法国要求安全和德国要求军备平等之间正在扩大的裂痕。<sup>③</sup>胡佛的建议提出后不久,德国9月复会时宣布,它将不参加会议。11月间,法国提出了它的裁军计划,英国接着也发表了长篇的政策声明。但是德国人拒绝重新回到会议中来,一直到12月11日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共同答应根据条约被解除武装的德国和所有其他国家“可以在为所有其他国家提供安全的体系中享有平等的地

---

① 引自雷蒙德·莫利:《七年之后》(纽约,1939),第114页。

② 原文为 Jehol City in Manchuria,不确切。——译者

③ 鲁道夫·纳多尔尼:《自选集》(威斯巴登,1955),第117—119页。

位”。<sup>①</sup>

1933年初的裁军谈判毫无成就。3月间，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休·吉布森告诫赫尔说，德国人可能拒绝任何条约，除非很快缔结一个废除凡尔赛和约的军事限制条款、给予德国以完全平等的条约。法国在没有得到政治保证以前，不愿考虑作这样的修改。吉布森写道，缔约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找出一个能够解决法德之间难题的办法。一个星期以后，他报告说，裁军会议“处于危险状态”，休会即意味着“明显的破裂”。届时德国就会毫无顾忌地重整军备，后果不堪设想。

- 21 重整军备至少会加剧欧洲的紧张局势；“不能忽视最近的将来在最坏的情况下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在日内瓦讨论的问题“牵涉到欧洲各国的全部的关系问题”。<sup>②</sup>纳多尔尼证实了这些忧虑。当吉布森和美国驻瑞士公使休·威尔逊3月12日会见他时，纳多尔尼说，德国将“无限期地”进行努力，以求通过条约取得平等的地位。但是，如果条约不能给予平等的地位，那么德国“能够自行取得”。<sup>③</sup>

当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德国驻英大使利奥波德·冯·霍施对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说、与英国人的希望相反、德国不打算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到日内瓦去时，英国人听了

---

① 法国的计划、英国的声明以及联合声明的全文见约翰·W·惠勒-贝内特编：《1932年国际问题文件汇编》，（伦敦，1933），第217—234页。

② 吉布森1933年3月5日和3月12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24—25页，第31—32页。

③ 吉布森1933年3月12日致赫尔的函电，同前引书，第34—37页。德国方面对于会议的叙述，见纳多尔尼1933年3月13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152—154页。

甚为不安。西蒙感到慌乱，这不仅是因为德国的政权似乎对裁军的建议越来越不感兴趣，而且也因为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和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不久即将前往日内瓦。西蒙说，这样一个没有德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是英法串通一气，而不是英国目前所希望的那个样子。<sup>①</sup>

麦克唐纳和西蒙在3月的第二个星期里抵达日内瓦。他们花了几天的时间与各国代表团进行磋商，表示他们将要提出一个他们独自拟订的裁军方案。在华盛顿，国务院的官员们感到不安。罗斯福刚刚任命美国代表团的成员诺曼·戴维斯为美国代表团的大使级团长。戴维斯和赫尔一样，都是田纳西人，他是赫尔的密友（他可以不经通报就出席国务院绝大多数的会议），1933年曾是国务卿一职的竞争者。戴维斯有一段时间在古巴从事商业，于1917年进入财政部，在巴黎和会上担任威尔逊的首席财政顾问。他于1919年担任助理国务卿，1920年任副国务卿，在二十年代中他是民主党外交政策的非正式的发言人。现任副国务卿威廉·菲利普斯把戴维斯叫作“乐观大王”，休·威尔逊称之为“马贩子”，他认识很多欧洲的外交家并且享有声誉，尽管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英国代表团首席顾问亚历山大·贾德干曾经有一次确实说他是“继承了斗牛场把头的精神衣钵”。<sup>②</sup>

22

---

① 霍施 1933年3月7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121页。

② 威廉·菲利普斯日记，第1卷，第33页，1933年11月4日一节，《菲利普斯文集》，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休·威尔逊，《两次大战之间的外交家》（纽约，1941），第270页；贾德干引自《阿冯伯爵安东尼·艾登回

戴维斯和赫尔担心,不做好准备工作,新的裁军计划势必要失败。他们希望吉布森最好能把会议推迟五、六个星期,让新政府能够有时间考虑一下战略部署。两人都认为裁军只有通过英美两国的紧密合作才能实现,因此要戴维斯在英国人提出他们的计划之前与麦克唐纳在伦敦进行会谈。在吉布森开始向麦克唐纳和西蒙阐明美国的立场时,英国人已经决定自己先干起来。吉布森说,美国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否认拟议中的英国计划是英美两国合作的任何指责,并且等着法国人“去逐项粉碎它”。<sup>①</sup>

1933年3月16日,麦克唐纳对裁军会议作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充满激情的讲话。他又恳求,又哄骗,坚持认为代表们能够避免会议的失败,制止军备竞赛,避免战争并拯救人类的进步。他的国家行将提出的裁军数字是不完善的;这些数字不是要成为不可更改的法律。他嘲弄说,不愿以国家荣誉的名义来进行谈判是“女人弱点”的表现。他希望代表们的子孙后代想起他们时,不是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而是他们经过努力取得的成就以及这次会议当之无愧的那种荣耀。代表们报之以有礼貌的掌声。<sup>②</sup>

麦克唐纳以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作为它的起点;这个计划的第一项规定,这个计划以及凯洛格公约的任何签字国,在

---

忆录:面对独裁者》,(波士顿,1962),第31—32页。在《在迷雾中行进的队伍:凡西塔特勋爵自传》(伦敦,1958),第404页中,外交部常务次官说,英国称戴维斯为“逍遥学派的讨厌鬼”。

① 1933年3月14日戴维斯致吉布森和赫尔致吉布森的信,和吉布森3月15日致赫尔的信,《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40—42页。

② 1933年3月17日的《纽约时报》。

凯洛格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或被破坏的威胁时，可以要求召开会议。<sup>①</sup>磋商各国——在它们所作的决议中，美国、联合王国、<sup>23</sup>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必须表示同意——要尽量避免违约事件的发生，如果发生违约事件，则要确定责任的所在。计划的第二项对军队作出规定，这是关键的问题，因为法国人坚决主张德国的党卫队和冲锋队应该视为正规军，并且限制欧洲各个国家允许拥有的战斗部队的人数。德国由于没有殖民地，本土可以拥有二十万军队；法国可以在国内保持二十万，在海外保持二十万。欧洲大陆的军队只能服役八个月，这样就把德国的国防军变成了一支短期服役的军队，从而有利于法国建立一支长期服役的海外部队。最重要的是，裁减军队要在五年内实现。其时，法国将比德国强大，世界各国也将会知道希特勒政府是否打算安分守己了。第三项是关于交换情报问题；第四项涉及禁止化学战、细菌战和使用燃烧弹的问题；第五项要成立一个常设裁军委员会，每年至少要递交一份报告，并且根据要求或主动调查所谓的违约事件。国联行政院会要审议常设委员会的报告。

麦克唐纳计划很少包括谈判代表以前所没有讨论过的问题，但是关于一旦出现违反凯洛格公约的事件便进行磋商的意见，以及规定军队和军备的数字，则是其突出的特色。在国联倡导下开始讨论裁军以来，还从未有提出过这样具体的建议。<sup>②</sup>法国人对于军队在后备队基础上标准化的前景感到高

<sup>①</sup> 计划全文，包括后来修订的地方，见约翰·W·惠勒-贝内特编的《1933年国际问题文件汇编》，（伦敦，1934），第151—194页。

<sup>②</sup> 阿诺德·J·汤因比编：《1933年国际事务概览》（伦敦，1934），第257页。

兴,但是觉得建议中关于政治的保证太含糊,并且对于规定德国的军队——即使是短期服役的也罢——将是法国目前规模的两倍这样的主张表示不在意。德国人也觉得这个条约草案需要修改,但似乎愿意接受它作为谈判的基础,即使只是因为他们重整军备的秘密计划并没有过多地超出麦克唐纳计划规定的数字。<sup>①</sup>此外,冯·普里特维茨大使还在华盛顿等待路德大使的到来,并在麦克唐纳发表讲话之后与罗斯福会商。他  
24 报告说,罗斯福充分地理解德国的观点,虽然他对法国人关于安全的要求表示欣赏,但是他不能向他们提出进一步的保证。<sup>②</sup>

美国政府,由于忙于国内问题,不准备支持麦克唐纳计划。赫尔指示吉布森在发言时要“态度友好,却是泛泛而谈”。他担心计划的第一项似乎已超出了单纯的磋商,而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事先表示同意确定哪一方破坏了和平。那样做就会使美国不是作为一个非正式成员,而成为“维护和平机构中的一个正式成员。”<sup>③</sup>会议休会,使国务院有一个月的时间去考虑计划。

3月22日,戴维斯乘船前往欧洲。他首先去伦敦,然后去巴黎,就裁军问题和世界经济会议事宜进行商谈。他是否应接受冯·牛赖特外长的邀请前去柏林讨论裁军问题,这件

<sup>①</sup> 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121页;格哈特·迈因克:《希特勒与德国的军备,1933—1937年》(威斯巴登,1959),第86—87页。

<sup>②</sup> 普里特维茨1933年3月16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173—175页,和克普克1933年3月17日致日内瓦代表团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K 1868/K471929。格哈特·克普克是德国外交部第二司司长。

<sup>③</sup> 赫尔1933年3月20日致吉布森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6页。



事使得美国的外交官们感到为难。副国务卿菲利普斯反对这次访问。他承认德国是裁军的关键，但他认为总统的代表这个时候进行访问，看起来似乎是要压迫德国政府，缓和它对犹太人的日益增多的袭击，这个问题都是国务院最不愿意卷入的。不仅如此，牛赖特是否会坚持他的立场，现在也是一个疑问。<sup>①</sup>

戴维斯想去柏林，他向赫尔坚持说，要“估计”裁军的形势，不掌握德国政府态度“第一手的”情况是不可能作出的。他说，会谈对于确定世界经济会议的方针可能证明会有帮助。赫尔请示罗斯福，罗斯福批准戴维斯去柏林，只要他的谈话内容仅限于裁军和经济问题。赫尔就这样通知当时正在巴黎与达拉第会谈的戴维斯。达拉第同意美国的决定，认为戴维斯的访问是支持裁军，不是支持希特勒。此外，他还同意戴维斯的估计：如果德国人能够“冷静六个月，用脑子思考一下问题”，法国就将很难发现自己拥有庞大的军备还有什么道理。戴维斯说，法国人长期以来过分地相信“德国人的愚蠢”，以致在患难时得不到朋友。<sup>②</sup>

戴维斯于4月8日与希特勒会晤。多年之后，希特勒还会嘲笑他是一个“小投机商”。<sup>③</sup>这一天，总理的态度十分亲

---

① 菲利普斯 1933 年 4 月 4 日备忘录，〈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80—81 页。牛赖特原来邀请戴维斯于 1932 年 12 日前去德国，戴维斯答复说，他愿意去，但何时为宜不敢肯定。戴维斯 1932 年 1 月 4 日致牛赖特的函电，德国外交部微缩档案 K1868/K471927—K471928。

② 艾瑟顿致赫尔的函电（包括戴维斯给赫尔的信），罗斯福备忘录，赫尔 4 月 4 日致马里纳（转戴维斯）的函电，和戴维斯 1933 年 4 月 5 日备忘录，〈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79—83 页。

③ 1942 年 5 月 17 日日记，亨利·皮克尔编：《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席间谈话录，1941—1942 年》（波恩，1951），第 87 页。

切,但却是坚定的。寒暄之后,他照例对凡尔赛和约进行一通他那典型的攻击。谈话涉及其他的几次战争和和约,两个人都尽力地要列举一些事实来印证自己的理论。当他们的话题回到当前的问题时,戴维斯试图使希特勒相信,法国现在比最近的十五年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愿意和解;如果每个人说话都是心平气和的,那么凡尔赛和约是可以在和平的气氛中进行修改的。希特勒又重复他的老一套说法:德国毫无防御能力,法国没有理由害怕德国,而德国必须马上取得平等权利。总理说,既然已经看到了一场战争的可怕的情景,他不愿发动另一场战争,但是德国不会改变它争取平等权利的根本要求。<sup>①</sup>正如戴维斯向他的朋友、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代办西奥多·马里纳报告所说,希特勒的温和态度有点令人鼓舞。<sup>②</sup>

然而,到了4月中旬,裁军会议显然需要得到外交上的支援。欧洲各国代表团,尤其是英国代表团希望知道,如果欧洲国家按照麦克唐纳计划第一项对违反凯洛格公约的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实行制裁时,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美国会干预制裁吗?还是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要求享有中立国的贸易权利呢?

威尔逊、吉布森和美国驻日内瓦公使馆参赞费迪南德·L·迈耶,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和裁军会议主席阿瑟·汉德逊讨论这一个既是复杂又是关键的问题。他们大体上是按照汉德逊的意见行动,对赫尔说美国应当宣布:如果欧洲各国

<sup>①</sup> 1933年4月8日戴维斯—希特勒会谈备忘录,《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85—89页。

<sup>②</sup> 西奥多·J·马里纳1933年4月10日的日记,马里纳书信集,手稿部分。纽约州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决定对欧洲的一个侵略国家采取集体行动,美国如赞同,则将不阻挠集体安全的措施。赫尔回答说,美国走得“这样远、这样快”是不可取的。<sup>①</sup>戴维斯抵达日内瓦后不久,他成了这个计划的支持者,并给赫尔发了两封电报,坚持认为这样一宣布将有助于裁军。他知道拟议中的这一宣布是美国的“一种新的保证形式”,但是美国先前提出的中立国的权利问题就“变得有点过时了”。<sup>②</sup>

在国务院研究这个问题时,罗斯福由于陷于国内问题而有所耽搁。到了4月23日麦克唐纳抵达华盛顿商讨世界经济会议问题的时候,罗斯福已经作出决定。他向麦克唐纳保证,他同意他的计划的第一部分,但是美国的舆论对于一个会限制美国中立权利的多边协定条约是不会赞同的。他还说,一项声明或单方面的照会,不象条约那样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它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罗斯福向这位首相扼要地说明,这项声明和戴维斯—威尔逊—迈耶计划相类似。总统说他要宣布,如果美国赞同欧洲各国的决定,认定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由于违反凯洛格公约而为侵略者,它将不采取任何可能阻碍集体安全措施的行动,包括不保护其活动破坏了集体努力的

---

<sup>①</sup> 吉布森 1933年3月8日致赫尔函电,和赫尔3月10日致吉布森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25—27页,第29—30页;威尔逊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外交家》一书的第285—286页中,可能由于疏忽,没有提到汉德逊的贡献,但是很明显,从吉布森1933年3月8日的电报来看,汉德逊起了关键作用。另见朱丽叶斯·W·普拉特:《科德尔·赫尔,1933—1945年》第12卷和第13卷,载于罗伯特·H·费雷尔和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编:《美国历届国务卿及其外交》,两卷本,(纽约,1964),第1卷,第22页,第402—403页注3。

<sup>②</sup> 戴维斯 1933年4月10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89—97页。

那些公民。罗斯福对麦克唐纳说，这项拟议中的声明，将象门罗主义一样地有效。<sup>①</sup>

27 赫尔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戴维斯，说明美国不能在麦克唐纳计划的第一项上签字，因为这样美国就将卷入，参与会议关于确定侵略者以及用来对付侵略者办法的行动。作为罗斯福向麦克唐纳提出的他要发表声明一事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必须在裁军问题上达成一项“实质性的”协议。赫尔还准许戴维斯声明，美国认为麦克唐纳计划是一个了不起的第一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将要求对于进攻性和突然袭击性的武器再加限制，“作为对德国现时增加军备所作任何努力的回敬，因为实际上我们要求他们保持现状，”而别的国家正在逐步消减到允许他们保持的水平。<sup>②</sup>几天以后，罗斯福会见了当时正在华盛顿商讨经济会议事宜的法国反对党激进社会党领袖爱德华·埃里奥，把给戴维斯的秘密指示告诉他。埃里奥表示同意，但他说，他感到裁军协定很可能会由于德国要求制造标准大炮和坦克而搁浅，这种大炮和坦克是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但是麦克唐纳计划却没有提到。罗斯福答应，美国将在日内瓦支持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sup>③</sup>美国、法国和英国在裁军的程序问题上似乎取得了一致意见。美国的外交家们必须找个适当的时机来宣布美国政府的新方针。

裁军谈判于4月26日复会，戴维斯宣布美国还不准备明

---

① 罗斯福—麦克唐纳 1933年4月23日会谈的备忘录，前引书，第103—104页。

② 赫尔 1933年4月25日致戴维斯的函电，同前引书，第106—107页。

③ 1933年4月26日罗斯福—埃里奥会谈备忘录，同前引书，第109—111页。

确同意麦克唐纳计划的第一项，但是也许可以转而讨论其他各项。纳多尔尼立即提出了德国对计划的第二项的新的、颇有说服力的修正案，以便削弱法国获准建立一支海外的，尤其是北非的军队的优势。德国人坚持每个国家获准保持的总兵力应该包括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力和驻扎在邻近本国各殖民地的兵力。德国人说，党卫队和冲锋队不应看作是正规的战斗部队，欧洲各国军队应在四、五年后召开第二次裁军会议时才可实行标准化。纳多尔尼下结论说，在此期间，德国必须拥有 28 其他国家拥有的任何防御性武器。<sup>①</sup>

麦克唐纳计划和裁军会议均处于危险之中。戴维斯曾经提出意见，不要给法国人“无条件的支持”，以免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一支持提出德国人永远不会接受的要求，从而使裁军受到阻碍。<sup>②</sup> 现在法国人发现德国人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因此说，如果德国人坚持，那么会议开下去便是毫无意义的了。年青的英国外交部次官安东尼·艾登，为了设法弥合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分歧，说服纳多尔尼不妨用含糊的口气说，德国的要求并不是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意见。戴维斯仍然发现日内瓦的形势“不妙”。<sup>③</sup> 艾登发现德国人“令人可气”。他回忆说，会议的进行情况使他想起了1917年的佛兰德<sup>④</sup>战役：只能在碉堡之间的泥淖中前进，只能到最后对坚固的据点发起攻击——“就象在佛兰德一样，这些碉堡现在又被德国人占据

---

① 汤因比编：《1933年概览》，第262页。

② 戴维斯1933年4月28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17页。

③ 戴维斯1933年4月28日致赫尔的函电，同前引书，第121—122页。

④ 欧洲古国名，包括现今的比利时、荷兰、法国的一部分。——译者

了。”<sup>①</sup>

希特勒拒绝了访问华盛顿的邀请，改派不大稳重的德国银行总裁希尔马·沙赫特前往。<sup>②</sup>罗斯福不喜欢沙赫特，私下里却喜欢学他的样子嘲笑他；把两只手扶着前额大声说道：“啊，你必须帮助我那可怜的国家。”<sup>③</sup>但是，总统还是在5月6日用恰当的礼仪欢迎他，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演奏着“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并且为希特勒的健康干杯（用白开水，因为禁酒令未解除）。沙赫特和罗斯福以及国务院的各级官员进行了一周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sup>④</sup>在他们第一轮会谈时，罗斯福原则上支持麦克唐纳计划，同意其他国家必须按比  
29 例减少它们的进攻性武器，但又说，德国坚持重新军备是在日内瓦达成协议的真正障碍。沙赫特回答说，他对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问题一无所知，但是，他坚决表示，他的国家仍在听凭波兰的摆布——这是指波兰在3月间增加了它在但泽港内的韦斯特普拉特半岛上的一支人数很少的驻军的兵力和1933年春谣传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正计划对德国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sup>⑤</sup>在5月8日举行第二轮会谈时，沙赫特采取了

---

① 《面对独裁者》，第42—43页。

② 普里特维茨1933年4月7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和牛赖特4月25日致普里特维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263—264页，第344页。

③ 小亨利·摩根索：“摩根索日记—第3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怎样与轴心国作斗争”，《柯里尔》，第120期（1947年10月11日），第72页。

④ 关于此行的总的估价，见格哈特·温伯格“沙赫特1933年访美记”，载于《现代史季刊》，第11卷（1963年4月），第165—180页。

⑤ 沙赫特1933年5月6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390—393页；赫尔1933年5月8日致宾厄姆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31页。罗伯特·W·宾厄姆是美国驻英大使。关于毕苏斯基先发制人的战争问题，参看瓦茨拉夫·耶杰耶维奇的“关于1933年对德国发

更为强硬的立场。他说，德国已经在不断的失望中生活了十五年，现在看来，谈判各国正在又一次地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德国，它们要求按照麦克唐纳计划第二部分的规定，对德国军队加以限制。<sup>①</sup>路德大使三天之后在与赫尔和菲利普斯的一次会谈时陈述德国的意见时，态度比较温和。他说，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他的政府需要获准“稍稍增加”进攻性的武器，并且他希望美国人向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明这一点。<sup>②</sup>但是，沙赫特在5月12日发表告别谈话时，他的爱发脾气的毛病发作了。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面红耳赤，咒骂美国人支持法国人的过分要求，而置六千五百万德国人的愿望于不顾；他还警告说，除非让德国去自行解决它和法国的的问题，否则就“吹台”。<sup>③</sup>

与此同时，欧洲的紧张局势加剧了。希特勒的上台引起人们的惊恐，但是，许多外交家们希望牛赖特遵照兴登堡的意愿留任外交部长，这将起着一种约束的作用。牛赖特1901年 30  
进入外交界，1922年至1930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930年至

---

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波兰计划”一文，载于《波兰评论》，第11期（1966年冬），第62—91页。另见齐格蒙特·J·加西奥罗夫斯基的“毕苏斯基是要在1933年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吗？”一文，载于《现代史杂志》，第27期，（1955年6月），第135—151页，以及亚历山大·布雷格曼的“德国害怕1933年先发制人的战争，”一文，载于《波兰与德国》，第2卷，（1958年3月），第5—14页。

① 比洛1933年5月9日致日内瓦代表团的函电（路德1933年5月8日致外交部函电的副本），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K1868/K471941—K471942。

② 赫尔1933年5月11日的备忘录（副本附在赫尔1933年5月20日致戴维斯的函电中），诺曼·H·戴维斯书信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手稿部第21箱。

③ 1933年5月12日日记一节，南希·哈维森·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杰伊·皮尔庞特·莫法特外交日记选编，1919—1943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6），第96页。

1932年即在他于1932年6月出任巴本政府的外长之前任驻英大使。<sup>①</sup>牛赖特不是纳粹党人，却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自私自利，没有什么主动精神。即便是德国外交使团中那些喜欢他的人也发现，他除了有当官的本领外，没有什么其它可以称道之处。<sup>②</sup>巴本说他“从来不干任何事情”，而未来的美国大使在1937年将会注意到，虽然牛赖特本人反对希特勒的行径，但他“总是屈服于希特勒。”<sup>③</sup>希特勒发现他“缺乏想象力”，“象农民那样精明，但是没有主意”，1933年甚至喜欢让他留在身边，因为“他的那副慈祥的面孔对我极为有用。你不能设想象他那样的人会赞成一项彻底变革的政策。”<sup>④</sup>戴维斯4月间向国务院报告说，甚至达拉第也同意牛赖特是一位将在柏林设法造成一种通情达理心理的“通情达理的人物”。<sup>⑤</sup>

后来，5月11日的《莱比锡画报》登载了牛赖特的一篇文章，声称不管日内瓦会谈的结果如何，德国必须在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基础上重整军备。这就使人感到意外，而且也令人担

---

① 当勃鲁宁政府下台时，他与纳多尔尼接触，要他出任巴本的外长，但是兴登堡却挑选了牛赖特。纳多尔尼：《我的贡献》，第121页。

② 可见《恩斯特·冯·威兹萨克回忆录》，约翰·安德鲁斯译本（芝加哥，1951），第109—110页。

③ 巴本语引自1934年7月15日的日记，多德语引自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载于小威廉·E·多德和玛萨·多德编：《多德大使日记，1933—1938年》（纽约，1941），第129页，第424页。威廉·E·多德大使的女儿玛萨回忆说，在社交聚会上，牛赖特“通常一动不动地站着，面孔象只大猫头鹰，形体象只企鹅”，当他起劲时，“摆出一副威严、自大的派头，活象狮身人面像决心摇头一样”！《使馆见闻》（纽约，1939），第248页。

④ 希特勒语引自劳希宁：《毁灭的声音》，第275页。

⑤ 戴维斯1933年4月5日的备忘录，《戴维斯书信集》，第9箱。



心。牛赖特的声明，目的在于迫使英法对德国的要求作出让步，结果却是适得其反。<sup>①</sup> 英国陆军大臣道格拉斯·黑尔什姆勋爵声称，如果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英国将进行军事制裁。法国外长约瑟夫·保罗-邦戈支持英国的立场。<sup>②</sup> 31 希特勒5月12日乘机对他的部长们说，裁军谈判继续进行下去，只能导致德国军队的毁灭，或者，如果谈判失败，就要归咎德国。牛赖特和陆军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都支持这一论点：会谈不再会有什么成效，因此内阁宣布说，总理将在5月17日国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对最近的一些声明和事态的发展作出反应。<sup>③</sup> 在日内瓦，纳多尔尼预料希特勒要发表一番粗暴的言论，因而极为不安，他便赶忙去见希特勒，要他采取和英国人妥协的办法，接受麦克唐纳计划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是，希特勒只是用拳头捶着桌子，大骂法国人，甚至在纳多尔尼还在向他进言时便结束了会见。<sup>④</sup>

美国的外交家们认为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美国驻柏林的代办乔治·A·戈登在答复赫尔的询问时推测说，希特勒将要宣布，各大国未能给予德国以军事上平等的地位，已使麦克唐纳计划失去了作用。与此同时，戴维斯发出两份言辞忿激的电报，一个极力主张罗斯福要在希特勒之前明确表态，另一个建议罗斯福把路德大使召至白宫，要他敦促德国同

---

① 迈因克：《希特勒与德国的扩充军备》，第27页。

② 1933年5月12日和5月13日《纽约时报》。另见约翰·W·惠勒-贝内特：《和平的美梦：裁军失败始末记》（纽约，1935年），第115—117页。

③ 1933年5月12日部长会议记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409—412页；1933年5月14日《纽约时报》。

④ 纳多尔尼：《我的贡献》，第133—134页。

美国、英国以及意大利站在一起，支持麦克唐纳计划。<sup>①</sup> 罗斯福这时召集了他的顾问们——赫尔、菲利普斯、赫尔的特别助理威廉·C·布立特以及罗斯福的随从秘书路易斯·豪——他们草拟了一份给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五十四国代表团团长的电报。然后，他们把电报稿交给助理国务卿莫利，据他回忆，要他“润色文字”，并且“填上原来的机构名单”。<sup>②</sup>

32 罗斯福总统 5 月 16 日的电文着重指出了庞大的军备给各国带来的经济负担。他说，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保持着过多的军备，因为他们害怕在一个现代进攻性武器要远比防御性武器强大的时代会遭到进攻。为了销毁进攻性武器，从而摆脱这种悲剧性的进退维谷的境地，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分四步实行的方案：接受麦克唐纳计划，在执行该计划的时间和步骤上达成协议，在保持目前水平军备的同时，实行第一步以及其后的各个步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警告说，如果任何强国拒绝在争取政治和经济和平的努力中进行合作，那么，全世界人民就将明白责任究竟由谁承担。<sup>③</sup> 各家大报都对总统的这番讲话大加赞扬。最典型的是 5 月 17 日的《纽约时报》称道说，总统的讲话甚至比伍德罗·威尔逊的任何建议还要大胆；该报还指出，世界各国都在迫切地等待德国的答复。牛

---

① 赫尔 1933 年 5 月 14 日致戈登的函电，1933 年 5 月 15 日戈登致赫尔和戴维斯致赫尔的函电，《1933 年美国的对外政策》，第 1 卷，第 139—142 页。

② 《七年以后》，第 214 页。

③ 《罗书话汇编》，第 2 卷，第 185—188 页。戴维斯曾认为罗斯福的讲话主要指欧洲而言或者具体地指德国，但是罗斯福却说这番话应适用于全世界。见赫尔 1933 年 5 月 16 日致戴维斯的函电，《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145—146 页。

赖特立即向希特勒建议说，他在他的预定5月17日发表的讲话中不能不对罗斯福的电文作出审慎的反应，但是同意美国的原则是可以的，不过要回避德国不得开始重整军备这个要求。5月17日晨，他把这样一个答复的草稿交给了希特勒。<sup>①</sup>

希特勒象大多数听众那样，身着全副纳粹制服，向座无虚席的国会会场中兴奋的人群发表了演讲。他讲话时语气温和但滔滔不绝，开头照例对1919年蒙蔽了判别能力和智慧的民族感情抨击一番，并把纳粹的革命说成是对经济条件的一种反应，是反对“可能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中流砥柱。希特勒坚持说，凡尔赛和约，不但给征服者以权利，而且也给被征服者以权利；因此，德国要求平等权利是“天经地义的”。第三帝国愿意对目前的裁军争执作出什么贡献呢？德国可以解散它的全部军事体制，销毁它的为数不多的残存的武器，只要它的邻近国家也能这样做并且接受麦克唐纳计划。只要其他国家保留防御力量，德国也将不得不保留，而且党卫队和冲锋队 33  
不包括在允许拥有的总兵力之内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希特勒代表德国对罗斯福的函电表示谢意，而且在十年中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欢迎他提出的“使美国作为和平的保证人进入欧洲的关系之中的崇高建议”。<sup>②</sup> 德国驻芝加哥领事雨

<sup>①</sup> 牛赖特5月16日致希特勒的信，和1933年5月17日未经签署的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447页，第451页。希特勒的讲话确实采纳了牛赖特的意见，外交官们一般都公认这个讲话是为希特勒准备的。参见戈登5月17日致赫尔的函电，和艾瑟顿1933年5月18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49—151页。

<sup>②</sup> 诺曼·H·贝恩斯编：《1922年4月至1939年8月的希特勒演讲集》，两卷本，（伦敦，1942），第2卷，第1041—1058页。希特勒显然对他不得不采取

果·西蒙报告说，希特勒的讲话给每个人都留下了异乎寻常的印象。两天后，纳多尔尼声明，他的政府接受麦克唐纳计划，不但作为计划的起点，而且作为将来达成协议的基础，他还撤回德国针对欧洲大陆军队标准化的各项条款所提出的修正案。<sup>①</sup>

法国人深感怀疑和不安。据驻巴黎代办马里纳说，精明的法国外交部秘书长亚历克西·圣-莱热·莱热认为罗斯福的电文是英国人策划的诡计，其目的在于使法国在日内瓦的处境变得困难起来，又说马里纳不得不努力工作以减少他的担心。<sup>②</sup>受人欢迎的政治记者安德烈-热罗(佩蒂纳克斯)在5月27日的《巴黎回声报》上登载文章，认为罗斯福的意见是天真的，并且论证说，战争的发生与其说是由于维护条约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于不维护条约造成的。在英国，用雷·艾瑟顿代办的话说，英国“官方的心理”是，除非德国不再进一步推迟它的军队的标准化工作，否则，它将不会同意将希特勒的讲话看作是一个政策声明。在柏林，戈登代办认识到希特勒采取的是一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和解姿态，因此，怀疑这很可能是一种诡计，为的是赢得时间巩固国内的控制，然后全世界的人就会看出纳粹党人私下里向戈登所描绘的“希特勒的真面目

---

的那种和解的立场不高兴。当纳多尔尼在他讲完话之后走上前去向他道贺时，希特勒只是轻轻说了声“谢谢”，便转过脸去。纳多尔尼：《我的贡献》，第134页。罗斯福与莫利以及秘书斯蒂芬·J·厄尔利及马文·H·麦金太尔一道在收音机旁听希特勒的讲话。1933年5月18日《纽约时报》。

① 西蒙 1933年5月20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胶卷》，5747/HO 34698—HO 34700；惠勒-贝内特：《和平的美梦》，第120页。

② 马里纳日记，1933年5月16日和5月17日，《马里纳书信集》；马里纳1933年5月18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48页。

是武力论的鼓吹者——正如他的《我的奋斗》一书所说的那样”。<sup>①</sup>

戴维斯并不象他的同行们那样怀疑或担心。他认为，希特勒和德国的态度比过去和解多了，并且相信罗斯福的讲话 34 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已经促使德国“从几乎使人很难对付的立场”后退了。他说，现在正是美国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或许可以和欧洲各大国的首脑举行会晤了。罗斯福和赫尔表示同意，并指示戴维斯借对汉德逊自3月份以来在日内瓦一直与美国外交家们进行谈判的那些建议作出公开反应的机会，详细阐明罗斯福5月16日的电文。<sup>②</sup>

戴维斯5月22日在裁军会议上说，尽管他的政府反对重整军备，但是，一些国家要永远忍受特殊的军备限制，这是既不公平也不明智的。其他国家有责任把军备降到防御的水平。美国愿意这样做，而且支持麦克唐纳计划。于是，戴维斯的发言深深地吸引住欧洲外交官们的注意力。他说，如果欧洲各国在裁军问题上达成普遍的协议，美国将愿意在和平一旦受到威胁时与其他国家磋商，如果磋商国家肯定一国违背了它的国际义务，并提出反对侵略者的措施，又如果美国同意了这一判断，它将不会做出任何可能妨碍集体为恢复和平所作的努力的事情。<sup>③</sup>

<sup>①</sup> 艾瑟顿 1933年5月18日致赫尔的函电和戈登 1933年5月20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51页，第159—164页。

<sup>②</sup> 戴维斯 1933年5月21日致赫尔的函电，和赫尔 1933年5月22日致戴维斯的函电，前引书，第165—166页；另见马里纳日记，1933年5月18日一节，《马里纳书信集》和《科德尔·赫尔回忆录》，两卷本，（纽约，1948），第1卷，第227—228页。

<sup>③</sup> 美国国务院：《和平与战争：1931—1941年美国的对外政策》，（华盛顿，1943），第186—191页。

正如赫尔后来回忆所说,戴维斯的建议标志着美国“根本改变了”它对中立和海上自由问题持有的传统态度。<sup>①</sup>虽然各国在裁军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必不可少的一致意见,而且也各自独立地表示同意,但是美国答应不干扰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规定可能采取的制裁,这就意味着要与集体安全进行合作(因而也就不给英国借口美国的中立权利破坏了制裁而拒绝合作的机会),并且表示了美国比192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愿意为国际和平而承担责任。<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斯讲话两天以后,英国对麦克唐纳计划的第一项作了修改,在美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规定,任何签字国在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一旦实际受到或可能受到破坏时有要求进行磋商的权利。<sup>③</sup>裁军似乎比以往更加靠近了。

接着便发生了使美国援助集体安全所作的努力受到破坏并导致日内瓦会议失败的第一个悲剧性事件。罗斯福就职后不久,赫尔和戴维斯劝说他支持国会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原来是由史汀生部长要求提出的,并且得到胡佛的支持,但是国会从来没有按照这个决议办事。这项决议准许行政首脑可以对任何威胁或进行侵略的国家禁运武器和弹药。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众议员塞缪尔·D·麦克雷诺兹,于1933年3月16日在众议院提出这一决议案。在赫尔、麦克雷诺兹

---

① 《回忆录》,第1卷,第228页。

② 迪万:《中立的幻想》,第51页。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国际法主要权威约翰·巴西特·穆尔在一篇夸张的反应文章中称这种拟议中美国所要承担的义务是“美国曾经面临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危险,一次涉及我国本身的独立的危险”。“要用理智”,载于《外交事务》,第11卷,(1933年7月),第571页。

③ 1933年5月25日《纽约时报》。

和他们的支持者向国会和国务院中反对这一决议案的人施加压力后，该决议案于4月17日以多数票获得通过。<sup>①</sup> 赫尔在5月17日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长篇声明中为这项决议案辩护。他坚持说，行政首脑只是在维护世界和平时才行使这一新的权力，而且必须要考虑美国的政策和利益。他指出，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大多数大国的政府部门都拥有类似的权力，美国必须在制止或结束冲突的努力中跟上。赫尔承认，要预见到总统可以实行禁运的所有的各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反对争端中的一个国家、几个国家或每个国家，或者究竟是否实行禁运。重要的问题是，决议案是“一项和平措施，它将是用来促进和平的”。<sup>②</sup>

一周后，加利福尼亚州的老牌孤立主义者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对政府重新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努力提出异议。他坚持说，拟议中的禁运适用于争端中的所有各方，不仅是侵略者。<sup>③</sup> 在这个关键时刻，焦虑的参院外委会主席，那位酗酒成性、爱骂人并且喜欢别着一支银光闪闪的手枪出入他那心爱的酒吧间的基·皮特曼，赶忙去见罗斯福。<sup>④</sup> 皮特曼对于对外

---

① 1933年4月18日《纽约时报》。另见迪万：《中立的幻想》，第32—33页，第43—47页。

② 赫尔1933年5月17日致参院外交委员会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369—378页。

③ 1933年5月25日《纽约时报》。

④ 关于对皮特曼工作的批评性的评价，见弗雷德·L·伊斯雷尔：《内华达的基·皮特曼》（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1963年），特别是第131—133页；对皮特曼比较肯定的评价见韦恩·S·科尔的“参议员基·皮特曼与美国的中立政策，1933—1940年”一文，载于《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第46期，（1960年3月），第444—662页。

政策毫无定见,又喜欢和解(几乎成了毛病)而不爱斗争,他对总统说,如果不把约翰逊的修正意见包括进去,外委会就不会通过禁运措施。罗斯福也许由于没有领会到约翰逊的要求在做法上进行重大的改变,因此,他对赫尔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对拟议中的经过修改了的禁运做法表示同意。<sup>①</sup>在赫尔从皮特曼那里获悉这次谈话的内容以后,立即写了一封短信,指出这个修正与戴维斯在日内瓦所采取的立场是矛盾的,并强烈地暗示,罗斯福应该对企图阻挠和平立法的“参议员中的某些极端主义分子”采取一些措施。<sup>②</sup>罗斯福不愿意进行干预,于是5月27日消息传来说,参院外委会赞成修正的决议案。<sup>③</sup>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赫尔才能够与总统取得进展。罗斯福由于不愿意完全改变自己的看法,同意把禁运问题搁一搁,因此立法的行动也就暂时停止下来。<sup>④</sup>约翰逊修正案有其消极的作用。赫尔在5月2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政府在集体反对侵略者方面的努力遭到了失败。<sup>⑤</sup>裁军会议现在遇到

---

① 杰伊·皮尔庞特·莫法特日记,1934年1月2日一节,《莫法特书信集》,哈佛大学豪顿图书馆。莫法特当时任国务院西欧司司长,他向戴维斯解释这个问题时说,皮特曼是“暗示支持赫尔的”,罗斯福“勉强地同意了”约翰逊的修正案,但没有完全领会到这会对戴维斯在日内瓦的工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罗伯特·A·迪万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集体安全,1933年”一文,载于《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第48期(1961年6月),第57—58页,这篇文章还说,罗斯福不想让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辩论妨碍全国复兴法的通过和格拉斯—斯蒂高尔的金融改组方案的实施。此外,罗斯福正在表现他自己的孤立主义的信念,这种信念他在几年之后才放弃。

② 赫尔1933年5月27日为罗斯福起草的备忘录,科德尔·赫尔书信集,国会图书馆手稿部第34箱。另见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229—230页。

③ 1933年5月28日《纽约时报》。

④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230页;迪万:《中立的幻想》,第54页。

⑤ 1933年5月30日《纽约时报》。



了困难。

1933年6月人们的注意力从日内瓦转向了伦敦，这时有六十六个国家的代表行将在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美国会前与德国的会谈是友好的，这是例行公事，谈的是一些表面的问题。赫尔和冯·普里特维茨大使3月份一致同意，欧洲在农业方面实行的保护关税不能有大幅度的降低，4月间德国人向戴维斯表示，赫尔关于把关税普遍降低百分之十的建议是不恰当的。<sup>①</sup>沙赫特5月间与罗斯福的会谈，其后又与国务院和农业部的主管官员以及私人银行家们的会谈，在使国际货币走向稳定方面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对于使国际货币走向稳定沙赫特是赞成的（尽管并不一定要以金本位为基础），而罗斯福在5月7日的“炉边谈话”中也是这样要求的。<sup>②</sup>事实上，德国官员们认为稳定货币只是“次要的”，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大幅度降低他们外债的利率，而美国官员是反对这一方针的。因此，罗斯福与沙赫特5月12日发表的联合声明除了表示良好的愿望以外，没有其他的東西。<sup>③</sup>在赫尔前往伦敦的头一天，罗斯福曾对他说，不管是他还是他率领的代表团的任何成员，均不得讨论战争债务或裁军问题，从而就把这两个主

---

① 普里特维茨1933年3月8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和里特4月13日的笔记，《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125—126页，第273—276页。卡尔·里特是外交部经济司司长。

② 沙赫特的主张，在1933年4月24日德国政府经济政策委员会的会议录中有所阐述，《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334—342页；炉边谈话，见《罗书话汇编》，第2卷，第165—167页。

③ 1933年4月7日的经签署的备忘录（为牛赖特与戴维斯会谈草拟的），《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264—266页；联合声明载于《罗书话汇编》，第2卷，第174—175页。

要问题冻结起来。<sup>①</sup>对于赫尔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带了一份可以同凡是愿意的国家签订互惠贸易协定这个有吸引力的并且具有立法作用的建议的副本。但是在赫尔在飞抵伦敦之前,罗斯福就打电报说,他不准备把这个建议送交国会,他希望国会在纸币通货膨胀政策的支持者和热衷于政府进行补贴者的人得手之前就休会。赫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无疑是夸大其词),他去欧洲时“满怀希望,但到达时却是两手空空”。<sup>②</sup>

世界经济会议于6月12日正式开幕。乔治五世向代表们致欢迎词后,麦克唐纳声称战时的债务问题必须毫不迟延地立即加以讨论。这就破坏了会前所作的关于将不讨论这个问题的安排,使美国人乱了阵脚。<sup>③</sup>赫尔的首次发言,原定在第二天,不得不推迟了二十四小时,其时罗斯福发现发言稿过长,而且口气太武断,因而拍发修定稿电文的时间推迟了。英国人误解了推迟的原因,以为是对麦克唐纳的评论生气了。赫尔后来发言时,他只能把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说成是一种“丧失信誉的政策”,并且呼吁各国降低关税作为走向繁荣与和平的途径。<sup>④</sup>因为美国象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对于构成过去十五年特色的经济民族主义也负有责任,而且由于赫尔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因而他的讲话并没有激起什么热情。

---

① 罗斯福 1933 年 5 月 30 日致赫尔的信,《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20—621 页。

② 《回忆录》,第 1 卷,第 250—251 页,第 255 页;参看赫伯特·菲斯:《1933 年:危机的特征》(波士顿,1966),第 174—175 页。

③ 1933 年 6 月 13 日《纽约时报》;赫尔:《回忆录》,第 1 卷,第 256 页。

④ 莫利:《七年之后》,第 226—227 页;赫尔讲话的全文载于《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36—640 页。

使英国人和法国人可能最感兴趣的是在国际间稳定美元、英镑和法郎的黄金兑换率。罗斯福在这年春天与麦克唐纳和埃里奥举行会谈时,显然已经使他们相信,正象他在5月7日的“炉边谈话”和5月16日致日内瓦裁军会议各国的电文中所表示的,他也赞成稳定这种兑换率。但是罗斯福日益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行事比较谨慎了,因此,如果稳定兑换率而把美元与英镑的比值定的太高,那么他提高国内商品价格的可能性就会受到损害。所以,6月中旬,当法国人拖延不偿还美国的债款、而英国人偿还的债款只是象征性的时候,他反对稳定兑换率的决心可能也增强了。<sup>①</sup> 6月15日,罗斯福听到了从伦敦传来的关于稳定兑换率的“无稽之谈”后,很不高兴;可是,过了一天,他就收到两位美国财政顾问送回的消息说,他们支持一项拟议中的关于稳定兑换率的协议。<sup>②</sup> 39 总统否决了这项建议。尽管他仍然把将来达成协议的大门敞开着,但是他提醒说,对现存的和暂时的货币波动强调得太多,而对平衡预算后和永久的国家通货则又强调的不够。<sup>③</sup> 他还决定不久即派助理国务卿莫利去欧洲。<sup>④</sup>

罗斯福派遣并不是赫尔的朋友的莫利去伦敦,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无疑地,围绕着

---

① 菲斯:《1933年》,第182页。

② 罗斯福1933年6月15日致赫尔的函电和6月16日斯普拉格致罗斯福和瓦尔堡致罗斯福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41—645页。哈佛大学的O·M·W·斯普拉格教授是财政部的顾问;詹姆斯·P·瓦尔堡是纽约的年青银行家,莫利的朋友,他担任代表团的财政顾问。

③ 罗斯福1933年6月17日致赫尔的函电,同上引书,第645—646页;菲斯:《1933年》,第185—186页。

④ 莫利:《七年之后》,第231页。

莫利的出使这一戏剧性事件，使得欧洲的外交家们感到困惑不解：他匆忙地从华盛顿乘海军飞机，然后又乘驱逐舰赶去和正在楠塔基特岛一带海面上的“安伯杰克号”纵帆船上的罗斯福磋商，次日又乘“曼哈顿号”船前往欧洲，然后又派出专机（他没有乘坐）去加快他从科布到伦敦的一段行程。莫利于6月27日抵达伦敦，与几个主要国家的代表会商了几天。然后他请求罗斯福同意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表示将来在各国认为适当的时候把兑换率固定下来。使莫利感到失望的是，罗斯福当即拒绝了 this 建议。<sup>①</sup> 罗斯福在发给赫尔的拒绝这项建议的电报中指出，英国人取消金本位差不多两年了，法国人也有三年多了；美国人在出售黄金之前就计划要举行这个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办法，并不只是讨论美国的国内政策问题。他也不同意任何强制美国政府出口黄金的安排。<sup>②</sup> 正如当时担任国务院的经济顾问而这时正在出席伦敦会议的赫伯特·菲斯所指出，总统的答复是“谨慎的，而且有预见性”，拟议中的固定兑换率的问题可能对他提高国内物价的努力没有太大的妨碍，尽管这样他就不能实行他的使美元贬值的政策了。然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美国黄金储备的外流，可能会导致保守的银行家和商人声称他们害怕对美元不利的通货膨胀和投机。因此，即便是罗斯福也不相信已经过时的金本位，但是他还是在利用美国的黄金来保护金本位制使之不致受命运和其他国家种种做法的影

① 莫利：《七年之后》，第255—256页；拟议中的联合声明全文见《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70—671页。

② 罗斯福1933年6月30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99—700页。

响。<sup>①</sup>

莫利按照赫尔的意见，只告诉其他国家的代表下列情况：罗斯福已拒绝接受拟议中的以目前这种形式固定兑换率的办法，并且在等待新的消息。<sup>②</sup>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罗斯福7月2日晚发给赫尔、次日发表的那个著名的“出人意料之外的”电报。电报说，由于会议用固定兑换率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来哄骗自己，因此，“采取一种临时性的、很可能是人为的措施，就会是一场“无异于世界悲剧的大灾难”。罗斯福还对那些国际银行家盲目崇拜的“陈旧偶像”加以嘲笑，他们不了解，确立一种具有稳定购买力的美元是必要的。<sup>③</sup>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总统的电文比历史学家对这个会议所作的论断也许并不怎么过分，虽然从整个实际效果来说，罗斯福的电报却把这次会议破坏了，美国代表团使会议休会一直到7月27日。<sup>④</sup>在7月4日伦敦的《每日邮报》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称罗斯福为“极其不正确”的大字标题下的一篇文章中，告诫政治家们要开始考虑管理通货。同时，美国和欧洲的许

---

① 菲斯：《1933年》，第223—225页。稍后，罗斯福对莫利说他有“一条非常好的消息”，就是美国可能有五亿美元可供外流。同上，第245页。

② 前引书，第228页。

③ 罗斯福1933年7月2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73—674页。

④ 关于对罗斯福复电的评价问题，见小阿瑟·M·施莱辛格：《罗斯福的时代：新政的到来》（波士顿，1959），第222—223页；费雷尔：《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外交》，第273—277页；威廉·E·洛伊希滕堡：《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年》，载于康马杰和莫里斯合编的：《美洲新国家丛书》，（纽约，1963），第202—203页；普拉特：《赫尔传》，第1卷，第59页；菲斯：《1933年》第232—233页。关于会议的细节，见威廉·坎曼：“美国与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印第安纳大学，硕士论文，1956）。

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热烈拥护罗斯福的主张。<sup>①</sup>但是,正如美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所记载的,麦克唐纳“心情十分低沉”,情绪极度沮丧,而英国的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用他自己的话说,却跑去钓鱼,“以便忘却美国总统和法国代表团的行径”,这种做法不过是出于气愤但却是无可奈何地试图让其他国家的代表团谴责美国的行动。<sup>②</sup>

德国外交官对于英法美之间的不和感到高兴。德国代表团的成员有牛赖特、沙赫特、经济部长阿尔弗雷德·休根堡和外交部的官员以及各色纳粹党人。他们争吵不休,四分五裂。休根堡曾经在德国政府内领导一个运动,反对赫尔在降低关税方面所作的努力。他也曾与内阁成员和外交部的官员发生过争执,争执的问题是,他在4、5月间曾试图要德国组织一个欧洲集团,对来自美国、法国和苏联的货物征收特别进口税,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sup>③</sup>在这次会议上,休根堡打算在6月14日发表一个挑起争论的讲话,实际上是要求采取一种“正确的债务清偿办法”,要求德国在非洲拥有一个殖民帝国,要求德国的人口和经济势力可以向苏联境内伸展,而且与赫尔的努力显然不同的是,他着重提出德国有着绝对主权。德

---

① 施莱辛格:《新政的到来》,第223—224页;坎曼:“美国与伦敦经济会议”,第87—88页。

② 对于麦克唐纳的评论,引自未发表的詹姆斯·P·瓦尔堡的日记中1933年7月3日一节,见菲斯:《1933年》中的第235页引文;张伯伦的话引自凯思·法伊林的《尼维尔·张伯伦的生平》(伦敦,1946),第224页。

③ 休根堡对于美国关税建议的意见,见1933年5月5日和12日内阁会议记录节选,《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380—381页,第406—408页;关于休根堡建议的细节见休根堡4月16日给希特勒的信,和比洛1933年5月13日的备忘录,同上,第293—297页,第411—412页。

国代表团在缓和休根堡所造成的强烈影响方面只做了一点点的努力,对某些段落进行修改,拿出了—个经过修改的文本,供发布新闻用。<sup>①</sup>但是,果然不出所料,休根堡的不得体做法,引起苏联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两个星期以后,他本人也辞职了<sup>②</sup>。

牛赖特也有他的难处。他回到德国后强烈抱怨说——沙赫特支持他的看法——德国代表团连最悲观的希望也“毫无指望了”,德国在经济方面没有成功的希望,其他国家的态度“再坏也不过了”。<sup>③</sup>德国对稳定黄金兑换率的斗争不感兴趣, 42 因此没有参与其事。<sup>④</sup>但是,既然德国的官员们未能说服任何国家相信德国的困难处境和方针的正确性,他们对于本国的经济困难只能自行忍受,因此他们就幸灾乐祸地盼望其他国家在经济方面不能取得协议,从而导致会议失败。因此,在会议终于休会后,德国代表团副团长卡尔·克罗格曼沾沾自喜地报告说,外交部对于这次会议“不会取得什么积极成果”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他补充说,德国同美国增加贸易是

---

① 1933年6月14日发表的一份未经签署的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562—567页;另见保罗·施密特:《1923—1945年外交舞台上的演员:外交部与欧洲政治家的首席翻译的活动经历》(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波恩,1964),第266—267页。

② 1933年6月27日部长和内阁会议记录摘要,《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607—608页;关于苏联的抗议,见前引书,第581—582页,第584—585页,第603—604页,第640—642页。

③ 1933年6月23日部长会议记录摘要,同上,第598—603页。牛赖特实际上非常不得人心,因此,当他和他的助手们离开英国时,英国的群众竟向他们发出嘘声。见1935年6月22日的《纽约时报》和西伯里:《威廉书信集》,第27页。

④ 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演员》,第274页。

大有希望的，因为美国和美国总统明显地想要“摆脱”“英国的监护”，并且“显然是在寻找朋友。”<sup>①</sup>

那么在这个时期，在裁军问题上争吵的又是什么呢？6月初，戴维斯前往巴黎与艾登、达拉第和保罗-邦戈私下进行会谈。法国人坚持说麦克唐纳计划是不充分的。他们说，只有经过大约三年的考验阶段以后，才可以开始裁军，在这期间监督的效果和希特勒政府的诚意就可以得到检验。戴维斯和艾登极力劝说达拉第，坚决认为除非法国立即实行某种程度的裁军，否则就不可能指望德国会签订条约。达拉第作了让步，表示法国可以同意停止建造各种重型大炮和坦克，分阶段裁减武装部队，然后逐步销毁作战物资。会谈没有取得什么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一周之后，戴维斯发回电报报告说，他对裁军“比任何时候都更抱希望了”。<sup>②</sup>

43 此后不久，裁军会议主席阿瑟·汉德逊兴致勃勃地回到伦敦，表示希望在世界经济会议举行会谈期间，进一步推动裁军向前进展。但实际上各国代表对于他的意见不予理睬。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记述的，再也没有比汉德逊更“可怜”的人了，他“不无羡慕地注视着那些三五成群的代表，他们熙来攘往，

---

① 克罗格曼 1933 年 8 月 1 日致牛赖特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 编，第 1 卷，第 712—714 页。

② 戴维斯 1933 年 6 月 8 日和 15 日致赫尔的电报，见《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190—192 页；1933 年 6 月 8 日法国外交部会议记录的英文本，载于 E·L·伍德沃德和罗汉·巴特勒合编的《1919—1939 年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共三辑，三十二卷，伦敦，1946 年——），第 2 辑，第 5 卷，第 336—348 页；此后引用为“英外交文编”。另见艾登：《面对独裁者》，第 47 页。



但谁也不对这位面色红润、和蔼可亲、独居一隅的人物瞧上一眼。”7月中旬，他离开伦敦去欧洲各国首都作几个星期的旅行，就象“提奥奇尼斯<sup>①</sup>寻找正人君子”那样。<sup>②</sup>7月22日希特勒对他说，德国坚决反对在法国裁军之前要有一个试验性的监督期。<sup>③</sup>

在汉德逊周游欧洲期间，戴维斯回到美国与路德大使举行会谈，路德向柏林报告说，戴维斯对德国的态度并不是不同情的，他完全理解德国对权利平等的要求。但是，当戴维斯提出试验性的监督期问题并说无法再把法国向前推进一步时，路德大使也坚持法国应立即裁军。<sup>④</sup>但是，美国人还是坚持为达成裁军协定而努力，尽管到了9月罗斯福认为（正如他对美国驻罗马大使布雷肯里奇·朗所说），能对裁军起着最大作用的人莫过于意大利的本尼托·墨索里尼，他正建议在斯特雷扎举行一次外长会议——这是德国人正在仔细考虑的一个建议。<sup>⑤</sup>然而，尽管罗斯福幽默地答应说，如果戴维斯能够“努力实现”裁军，死后就可葬于阿林顿公墓，但总统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和法国之间，戴维斯或许能够在希特勒、达拉第、麦克唐纳和墨索里尼之间安排一次会见，这将会加快得

---

① 提奥奇尼斯 (Diogenes)，古代希腊哲学家，轻视安乐，常住在桶中。他白昼点灯，寻找正人君子。——译者

② 惠勒-贝内特：《和平的美梦》，第164—165页。

③ 牛赖特 1933年7月22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686—687页。

④ 路德 1933年8月26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K 18 68 /K 471980。

⑤ 罗斯福 1933年9月11日致朗的函电，《布雷肯里奇·朗书信集》，第105箱，国会图书馆手稿部。

出“唯一答案”的过程：有限裁军和国际监督。与此同时，罗斯福在致麦克唐纳的信中说，他对“德国的事态表示关切”，并担心欧洲正在出现进一步扩充军备的“狂热”。<sup>①</sup>

44 9月初，戴维斯仍然十分乐观。在前往日内瓦的途中，他对西蒙说，他只担心目前人们对希特勒政权的恐惧心理会使英国人和历来多疑的法国人过于紧密地站在一起，因而使英国人无法对法国人施加压力。西蒙向他保证说，英国施加的压力将是“有力而持久的”。<sup>②</sup>于是，西蒙、艾登和戴维斯便动身前往巴黎。他们于9月22日在巴黎和法国人达成一个初步协议。这时，法国人坚持在他们真正地裁减军队和军备之前，要有一个为期四年的考验时期。但是，法国除了同意德国军队的兵力可以翻一番，从十万人增加到二十万人以外，还作出让步，允许德国生产一些根据凡尔赛和约目前禁止生产的中等武器。同时也制订了一旦出现违反将来的协定的事件时，有关监督和可能的保证的细节。<sup>③</sup>然而，两天之后，当时已抵日内瓦的牛赖特对西蒙说，德国不会接受考验时期，除非法国人立即并且“非常明确地”同意确定法国销毁一定类型和数量的武器的日期。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牛赖特在他给柏林的报告中还说到，他认为没有任何人会同意允许德国要求得到其他国家这时拥有的武器的“样品”，“因而此间的会谈也许会

---

① 罗斯福 1933 年 8 月 30 日致戴维斯函（计两封），和罗斯福致麦克唐纳函，《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208—210 页。

② 戴维斯 1933 年 9 月 6 日的备忘录，《戴维斯书信集》，第 9 箱。

③ 戴维斯 1933 年 9 月 23 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224—226 页。1933 年 9 月 22 日法国外交部会议记录英文本，《英外交文编》，第 2 辑，第 5 卷，第 621—624 页。

在这个问题上破裂。”<sup>①</sup> 在进一步的会谈中，尽管外交上作了调停，法国已经作了重大的让步，同意扩充德国的军队并在几年之内销毁法国的某些军备。<sup>②</sup> 牛赖特还坚持德国有权获得凡尔赛和约目前禁止德国拥有的武器，尤其是飞机。然而，戴维斯仍然“谨慎地抱有希望”，认为可以达成协定。<sup>③</sup>

牛赖特于9月30日返回柏林，对其他国家对德国的要求拒不让步显然表示极为不满，因此他立即提出了会谈是否应中断或推迟的问题。希特勒回答说，达成一项协议仍然是可取的，“即使它不能实现我们的全部愿望”；此外，关于在军备方面权利平等的问题，要求生产超过德国今后几年中技术、财力和政治方面所能负担的更多的东西，则是错误的。他希望在今后的会谈中能够贯彻这一观点。<sup>④</sup>

为什么这时希特勒看起来比他的外交部长和他的一些外交官们表现的还要和解，其原因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有几个重要线索可以探寻。首先，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麦克唐纳计划原来提出时的内容几乎与德国打算秘密重整军备计划的内容和所要达到的能力不相上下。其次，德国驻意大利大使乌里希·冯·哈塞尔刚刚从罗马报告说，墨索里尼在一次长

---

① 牛赖特 1933 年 9 月 24 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 编，第 1 卷，第 836—838 页；西蒙 1933 年 9 月 27 日致外交部函电的英文本，《英外交文编》，第 2 辑，第 5 卷，第 632—635 页。

② 牛赖特 1933 年 9 月 26 日、28 日和 29 日的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 编，第 1 卷，第 844—849 页，第 871—872 页，第 874—875 页。

③ 戴维斯 1933 年 9 月 28 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232—235 页。

④ 牛赖特 1933 年 9 月 30 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 编，第 1 卷，第 882 页。

时间的会见中，证实了他希望签订一个条约，他对德国的立场表示极大的同情，并且认为法国人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仍然迫切地建议德国把德国所要求的各类武器的确切数字提供给他，以便使试验期也许能缩减到两年。<sup>①</sup>再者，有一个时期德国驻华盛顿的代办鲁道夫·莱特纳向国内提交一些冗长的报告，谈到美国的舆论愤激，对德国的政策进行猛烈的抨击。莱特纳是一位极为能干的职业外交家，他同美国的新闻记者有着良好的关系，以能为外交部编写准确而可靠的报告出名。<sup>②</sup>8月，他注意到美国报纸正强调德国在外交上的孤立。9月，他报告说，记者们在评论德国的外交政策时，总是带着一种“近乎令人厌恶的、直言不讳的不友好态度”；他们鼓励欧洲各国结成联盟以孤立德国。9月25日莱特纳又报告说，美国的报纸已经给人造成“一个包围德国的铁圈已经形成”的印象，而且某些法国记者甚至说，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是有可能的。<sup>③</sup>希特勒当然不大注意传统的外交估价，但是他却是十分敏感的，他认识到各种迹象的含义。因此，他在9月30日对牛赖特的谈话，从表面来说，也许可以看作是对当前可能发生的事态和德国外交成就的极限所作的一种现实的估价。

然而，希特勒并不打算使自己受制于任何人在外交上的先发制人，当10月4日德国驻伦敦代办奥托·冯·俾斯麦报

---

① 哈塞尔 1933年9月30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同前引书，第879—882页。

② 普里特维茨：《彼得堡与华盛顿之间》，第117页。

③ 莱特纳 1933年8月14日、9月8日和9月25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 34959—HO 3497 1，5741/HO 35022—HO 35025，5747/HO 35039—HO 35045。

告说,英国人和美国人正起草一个经过修订的协定草案,规定德国可以拥有的武器的种类和数量时,希特勒感到心神不安。他在牛赖特、陆军部长冯·勃洛姆堡以及外交部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冯·比洛等人的支持下,立即于10月6日给在伦敦的西蒙和在日内瓦的戴维斯各发去一份备忘录,表示接受麦克唐纳计划作为会谈的基础,但不接受一个试验期,并坚持认为,只要其他国家的武器不受限制,那么允许德国拥有的武器也不应受到限制。<sup>①</sup>

世界各国的外交官们对于德国函电的反应很坏。赫尔对路德说,美国决不会参与一个扩充军备的协定,而这种协定却是德国人所要求的。路德对于这种不利的反应似乎困惑不解,于是就去会见西欧司司长杰伊·皮尔庞特·莫法特。莫法特也着重指出,美国不会“用任何改头换面的形式”对德国的扩充军备实行制裁,而且坚持说,法国已作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让步。但是路德“却把这些言论当作空话,不屑一顾。”<sup>②</sup> 在英国,德国人也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西蒙对霍施说,没有获得安全的保障,就要德国的邻国裁减军备,那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谁也不会同意立即增加德国的军备。在日内瓦,纳多尔尼独自分别与汉德逊、戴维斯举行会谈,后来又与

---

<sup>①</sup> 1933年10月4日俾斯麦致外交部的函电、比洛备忘录和比洛致威兹萨克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885—899页。恩斯特·冯·威兹萨克是驻瑞士公使。备忘录全文见惠勒-贝内特编《1933年文件汇编》,第279—281页。

<sup>②</sup>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230页;莫法特1933年10月9日备忘录,《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243—245页;另见1933年10月9日的日记,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第100—104页。

西蒙举行会谈,但谁都不愿意让步。<sup>①</sup>可是戴维斯却依然出人意外地充满信心。他说,纳多尔尼显然是心烦意乱,“终于把他看作是一位忏悔神父”,向他寻求忠告。他得出结论说,德国人将会“取得他们所能得到的东西”,一个协定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符合他们的心意。<sup>②</sup>

然而,时间在流逝,也许任何人都不如纳多尔尼对这一点感受良深。即使在他按照指示坚持本国的立场时,他也显然念念不忘谋求和解和达成协议。10月7日,他接到一份电报,通知他被调往莫斯科。这就预示裁军会谈行将结束。<sup>③</sup>五天以后,他从牛赖特那里获悉,希特勒正在下令把他调回柏林。纳多尔尼回答说,他得到可靠情报表明,戴维斯正在设法拟订一个妥协的协议,因此,他请求允许他留下。但是,牛赖特坚持要他回国。<sup>④</sup>

这时希特勒正在推行他的政策。他偕同牛赖特和巴本去见兴登堡总统,劝说他支持他们关于同时退出日内瓦会谈和国际联盟的计划——为了清除他对脱离国际联盟的疑虑,他们坚持说,国联不过是凡尔赛和约的延伸,而且德国不会在两年内最后退出,以便给予各国以时间来考虑和德国签订一个

---

① 霍施 1933 年 10 月 10 日致外交部的函电,纳多尔尼 1933 年 10 月 12 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 编,第 1 卷,第 898—900 页,第 912—913 页。

② 戴维斯 1933 年 10 月 10 日致莫法特的函电,《戴维斯书信集》,第 41 箱。

③ 纳多尔尼:《我的贡献》,第 138 页。

④ 1933 年 10 月 12 日牛赖特致纳多尔尼的函电(计两封),纳多尔尼致牛赖特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 编,第 1 卷,第 915—916 页,第 915 页脚注 1,第 915 页脚注 3。

新的协议。1945年牛赖特在纽伦堡供认说，他在1933年9月从日内瓦回国后，曾怂恿希特勒采取这一步骤，因为他认为裁军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而且由于美国和苏联不参加国联，而日本又已退出，“国联已不复存在了”。根据兴登堡的秘书梅斯纳的说法，巴本也是支持希特勒的论点的，虽然他后来坚持说，他曾“最强烈地”反对退出国联，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得到牛赖特的帮助。<sup>①</sup>

希特勒在获得了这些支持以后，便于10月13日傍晚召集内阁宣布说，“摧毁裁军会议”的时刻已经来到，“谈判的途径现已经行不通了。”这位总理宣布，他打算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并且要求德国人民通过公民投票来确认对“德国政府的和平政策”的信任。至于可能对德国实行的制裁，“这只是一个保持冷静并且坚持忠于自己原则的问题。”根据会议的正式记录，与会的每个人都表示同意。<sup>②</sup>但是，纳多尔尼这时显然已经抵达柏林，参加了会议，并且就牛赖特关于英国对试验期条件的解释提出了问题——在试验期这个问题上，牛赖特和德国空军部长赫尔曼·戈林对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然而，在1933年2月出任陆军部长之前曾在日内瓦纳多尔尼领导的代表团中工作过的勃洛姆堡，却认为形势不一定就与想

---

<sup>①</sup> 梅斯纳：《国务秘书》，第347—348页；牛赖特在美国国务院的证词，“纳粹的阴谋与侵略”，八卷本，外加附件A和B（华盛顿，1946—1948）；附件B，第1504页；弗朗茨·冯·巴本：《回忆录》，布赖恩·康内尔译（纽约，1953），第297—298页。巴本为他公开支持希特勒的政策辩解说，因为兴登堡已经表示同意，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他仍然希望使纳粹的过激分子不起作用。

<sup>②</sup> 1933年10月13日和14日的内阁会议记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922—926页。

象的有所不同。这就显然促使希特勒中断了会议，并在第二天才做出最后的决定。<sup>①</sup>

希特勒和牛赖特都知道他们可以得遂其愿，因为那天晚上他们通知德国驻各国的大使说，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提出的并得到美国人支持的要求无法接受，因此，德国正准备退出裁军会议。<sup>②</sup>第二天早晨，纳多尔尼显然不知道这些电报的内容，他前去晋见兴登堡，说明内阁会议上发生的情况并寻求支持。但是，据他回忆，他得到的只是辛辣的嘲笑——根据希特勒后来兴高采烈地回忆说，兴登堡实际上把纳多尔尼撵了出去，粗暴地命令他前往莫斯科去担任新职。<sup>③</sup>不管情形究竟如何，纳多尔尼从兴登堡那里回来后十分惊愕地发现，内阁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已经开会批准了先前拟议的行动，他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只有向巴本表示惋惜。<sup>④</sup>10月14日下午两三点钟，汉德逊收到牛赖特的一封电报，要他告知德国采取行动的通知。同时，德国政府正式宣布了它的决定，希特勒又在晚间的广播中对这一天的活动作了一番润色，攻击有人“故意贬低”德国，并且号召他的人民在即将到来的11月12日的选举和公民投票中作出“历史性的宣告”。<sup>⑤</sup>

---

① 纳多尔尼：《我的贡献》，第140页。

② 牛赖特1933年10月13日致德国驻意、英、法、美国大使馆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921页。

③ 纳多尔尼：《我的贡献》，第140页；希特勒1942年5月21日的谈话，《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406页。

④ 纳多尔尼：《我的贡献》，第140—141页。

⑤ 电报全文，见《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265页；宣言的全文，见《德外交文编》，C编，第2卷，第1—2页；讲话全文，见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讲集》，第2辑，第1092—1104页。



戴维斯在计划遭到失败之余，仍然镇定自若。他打电话给罗斯福和赫尔说，他的想法被“打乱了”，但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他掌握的情报使他相信，“希特勒是那一批人物中的佼佼者，这次选举将把他那一伙中某些最坏的人清除出去。他无疑想要和法国言归于好。”两天之后戴维斯写道，希特勒让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只是出于“国内的政治原因”；几天之后他又写道，德国的行动不如说是对以后更为坚定的裁军会谈起到了“使人头脑清醒的作用”。<sup>①</sup> 罗斯福坚持他在电话中对戴维斯所作的指示：戴维斯要公开宣布，美国在日内瓦的唯一目的是裁军，它对于“政治因素或任何纯属欧洲的问题”不感兴趣，欧洲各国必须确定裁军会谈是否继续进行下去。<sup>②</sup>

欧洲对德国行动的反应如果说不是软弱，也是听之任之。汉德逊在对牛赖特的电报所作的答复中只是说，他不能同意电报中为德国的重大决定提出的辩解的理由是正当的。<sup>③</sup> 英国人对于他们所作的努力宣告失败感到遗憾，并且希望，正如西蒙对英国驻柏林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所说，此后德国人应避免采取严厉的态度，并要学会“促进睦邻的关系”。马里纳在与莱热谈话之后写道，法国的反应是“非常稳健的”。<sup>④</sup>

---

① 1933年10月16日罗斯福—赫尔—戴维斯谈话备忘录，《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273—276页；1933年10月18日和20日戴维斯致莫法特的函电，《戴维斯书信集》，第41箱。

② 1933年10月15日戴维斯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277页；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230—231页。

③ 1933年10月16日汉德逊致牛赖特的函电，惠勒—贝内特编：《1933年文件汇编》，第286页。

④ 1933年10月23日西蒙致菲普斯的函电，《英外交文编》，第2辑，第5卷，第706页；马里纳1933年10月15日日记，《马里纳书信集》。

50 墨索里尼曾在 10 月 14 日的广播中敦促希特勒要采取稳健的态度,不要和美国人作对;他认为在德国人“烧他们的房子煮鸡蛋”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保持冷静。<sup>①</sup>

希特勒决没有烧毁他的房子。相反,他在国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在外交上也大获成功。首先,经过 1933 年 10 月 14 日发生的那些事件之后,裁军会议一再拖延,到了 1934 年的春天,正如赫尔后来所写的,“裁军已名存实亡”。<sup>②</sup>希特勒深知这一点。三天之后他可以沾沾自喜地对他的部长们说“政治局势正象预料的那样发展着。”没有一个国家有所动作,德国也无须做什么。这位总理说,“关键时刻差不多已经过去。愤激情绪大概将在一个短时期内自行平息。”<sup>③</sup>以后不久,当赫尔曼·劳施宁谈到他担心会对德国实行制裁或者甚至进行战争时,希特勒咆哮道:“这些人要打仗,那就让他们打吧!——不过,只能在对我合适的时候打。……他们不会梦想打仗的。……他们是一帮机灵家伙,他们决不会采取行动的,他们只会提出抗议。而且他们总是为时过晚。”<sup>④</sup>

希特勒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有其种种理由。后来他对劳施宁说,这是一种人们会“普遍理解的”“解放行为”。在短期内困难可能会增加,但是这种行为是“唯一可采取的行动,不

---

①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劝告,见哈塞尔 1933 年 10 月 14 日致希特勒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 编,第 1 卷,第 929 页;墨索里尼的话引自 R·格雷厄姆爵士 1933 年 10 月 15 日致 V·韦尔斯利的函电,《英外交文编》,第 2 辑,第 5 卷,第 684—685 页。

② 《回忆录》,第 1 卷,第 231 页。

③ 1933 年 10 月 17 日内阁会议记录,《德外交文编》,C 编,第 2 卷,第 12 页。

④ 引自劳施宁:《毁灭的声音》,第 104 页。

管它是否明智”，人民是会理解的。过去毫无结果的争论已经结束，现在人民对于他们的总理将具有信心，并且相信他们的政府已经恢复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行动自由。<sup>①</sup> 历史分析的结果表明，希特勒的估价是正确的。他要向全世界表明，他是真正的“元首”，同时他要对日内瓦体系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他认为这个体系一直是针对德国的。<sup>②</sup> 此外，由于在极权主义世界中，国内外的政策特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这种情况既能使希特勒在外交上取得胜利，这个胜利使纳粹早些时候在伦敦等地所遇到的那样的外交困境算不了一回事，同时也加强和巩固了国内的政权。<sup>③</sup> 因此，11月12日举行公民的投票和选举，便以压倒的优势认可了希特勒的方针。兴登堡也愿意在头一天晚上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对于使德意志民族荣誉得以恢复的英勇行为备加赞扬，并对那个他曾一度鄙视的人物表示真诚的敬意。<sup>④</sup> 51

最后，希特勒所选择的神秘的政治时机表明他意识到英法并无诚意团结在一起，他的这一行动也避免使纳粹的“新秩序”服从于强加给德国的任何军事限制（这是魏玛政府缔造者的耻辱）；同时，德国的一些比较因循守旧的外交家们也助他

---

① 引自劳施宁：《毁灭的声音》，第106页。

② 迈因克：《希特勒与德国重整军备》，第47—49页。

③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尔：《处于保护与扩张之间的“第三帝国”》，见布拉赫尔、沃尔夫冈·索尔和格哈德·舒尔茨著：《纳粹夺权：关于在德国建立极权统治体系的研究，1933—1934年》（科隆和奥普拉登，1960），第220页，243页。关于1933年纳粹在外交上的挫折，见西伯里：《威廉书信集》，第26—27页，33—37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演员》，第262—263页，和埃里希·科尔特：《回忆散记》……（斯图加特，1950），第55页。

④ 多尔帕伦：《兴登堡》，第474—475页。

一臂之力,促使他下定了决心。亲自目睹希特勒在9月30日举棋不定情景的牛赖特显然起了主要作用,他甚至怂恿希特勒采取比他本来可能采取的行动更快的步骤。没有花费多大气力就把兴登堡说服了;而勃洛姆堡和巴本,尽管稍有犹豫,还是赞同了这一政策。国务秘书比洛也赞成这个政策。比洛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前任宰相的侄子,即便是德国新政权最刻薄的批评家也认为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sup>①</sup>可是,当一些美国报纸怀疑德国10月6日的备忘录是否违背了1921年柏林条约对美国所作的保证时,比洛却草拟了一篇很长的辩护词,其主要内容为,德国有权重整军备,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裁减军备。他写道,在德国退出国联之后,无疑地有许多欧洲国家和“所谓的中立国家”将会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他还鼓励德国驻美国的外交官们挑选出一些美国的知名人士把凯洛格公约政治上的纯洁性和对国联起阻碍作用的凡尔赛和约作一番对比。<sup>②</sup>至于恩斯特·冯·威兹萨克的态度也是很清楚的。他这时任驻瑞士公使,1938年至1943年曾任国务秘书;他甚至在他的回忆录里谴责日内瓦会议对德国重整军备采取“单方面的强制做法”和“反动的”政策。因此,只有纳多尔尼独自一人反对1933年10月14日的决定了。

当时(当然以后也是如此),德国的外交家们都要坚持说,问题在于“平等”;德国人在忍受了十五年的歧视之后,再也不

---

① 参看 M·多德:《使馆见闻》,第249—250页。

② 比洛1933年10月14日致日内瓦的德国代表团的函电,和比洛1933年10月24日致华盛顿德国大使馆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 K 18 68/ K 471951—K 471956, 5747/HO 35038。

③ 威兹萨克:《回忆录》,第100页。

能等待了。有人作过这样的设想，即便是希特勒的顾问们表示反对，希特勒也会作出他的决定的，这种设想也许颇有些道理。<sup>①</sup>但是，他的顾问们实际却是支持他的立场的；他们这样做，不仅增加了人们对德国政策的怀疑和恐惧的根据，而且意味深长的是，这样做也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影响，并推进了希特勒反对谈判和妥协的论断和手段。<sup>②</sup>

德国所以能够在外交上取得巨大的胜利，美国是负有一部分责任的。虽然公正地说，我们必须承认，裁军会谈似乎接近于达成协议，是得力于美国人的艰苦工作。然而，约翰逊提出的对麦克雷诺兹决议案的修正案，却保证了不得以即使是最消极的方法与集体安全进行合作。罗斯福屈服于参院外委会，这就为招致更重大的后果大开方便之门，从而使他和他的政府参与世界事务的决心无法实现。美国在10月16日宣布说，它关心的只是裁军，而不是“有关和平的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个声明，菲斯在当时和后来都认为“关系重大”——欧洲人势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欧洲大陆的现实。尼维尔·张伯伦因而写道：“这些美国人主要急于让美国的人民相信，他们将不会被拉去做任何对世界其他各国有益的事情。”<sup>③</sup>最后，戴维斯并没有起到他本来可能起到的作用。不可否认，他和纳多尔尼相处得很好，正如莫法

---

① 戈登·A·克雷格：“从牛赖特到里宾特洛甫的德国外交部”，见克雷格和吉尔伯特合编：《外交家》，第415页。

② 布拉赫尔：“第三帝国”，见布拉赫尔等著：《国家社会党的权力》，第245页。

③ 菲斯：《1933年》，第305页；张伯伦语引自法伊林：《张伯伦》，第226页。

特所写的,即使有时候他与他的这位谈判对手出现分歧,他也错误地认为问题已获得了解决。但是,他把希特勒看作是“那伙人中的佼佼者”。这种估价说明他缺乏洞察力,而且有时他也不赞成法国人硬是要求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安全。<sup>①</sup>在德国退出日内瓦会议后不久,戴维斯用他那种显然满意的语调写道,他最近已说服西蒙不要对德国采取强硬的立场,也许很可能西蒙还要把一个条约强加给他们,戴维斯这样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sup>②</sup>

裁军会议失败了。1932年以来历尽艰难而取得的进展就此付诸东流了。外交家们感到心灰意冷,也感到愤慨。就在希特勒向他的部长们发表演讲的当天,美国驻柏林的大使在与希特勒及其外交部长会谈之后,还给国务院写信说,“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观点看,这次会谈总的结果比我原来预料的要好。”<sup>③</sup>这位大使也许能探索出一条通向取得谅解的途径。

---

① 1934年12月8日和9日的日记,见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第121页。

② 戴维斯1933年10月8日致莫法特的函电,见《戴维斯书信集》,第41箱。

③ 多德1933年10月18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97页。

### 第三章 关系日益恶化

美国在 1933 年要选派一名驻德国的大使是困难的,罗斯福 54 就职三个月后仍然没有人去接替驻在柏林的萨克特。其他的职位都已有人承担了。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发行人、赫尔的朋友罗伯特·W·宾厄姆,商务部长丹尼尔·C·罗珀和年迈的爱德华 M·豪斯上校,都同意去伦敦工作。纽约的 R·H·梅西公司总经理杰西·斯特劳斯接受了驻巴黎大使的职务。威尔逊时代曾在海军部担任罗斯福的上司的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准备去墨西哥城任职。职业外交家约瑟夫·C·格鲁将留任东京。历史学家克劳德·鲍尔斯选择了马德里。1917 年至 1920 年曾任助理国务卿、1932 年作为罗斯福的助选人、富有的布雷肯里奇·朗前往罗马。<sup>①</sup>然而,通常用于挑选大使的标准——与总统的友谊,对党的忠诚或对党的资助,具有充当外交官的非凡才能——都不完全地适用于担任驻柏林大使的职务。4 月 9 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罗斯福之所以在人选问题上迟迟不决,是因为他想对德国新政府的活动作一番更密切的观察。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他认为当时驻

---

<sup>①</sup> 格雷厄姆·H·斯图尔特:《国务院:它的组织、工作程序和人员的史实》(纽约,1949),第 315—316 页;罗伯特·本迪纳:《国务院之谜》(纽约,1942),第 176—177 页。

柏林的大使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sup>①</sup>德国的形势使得向德  
55 国派遣一名外交使团团团长一事不具有什么吸引力；要物色一  
位合适的而且使人感兴趣的人选，并不那么容易。

罗斯福的最初人选詹姆斯·M·考克斯谢绝了。<sup>②</sup>前陆军  
部长牛顿·D·贝克以及欧文·D·杨格也敬谢不敏。其他几  
个人选都不成功。纽约的民主党领袖们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  
论，也没有在确定人选上取得一致的意见。<sup>③</sup>最后，在6月的  
第一个星期里，罗珀部长提出了一个虽然有点勉强但却愿意  
前往的人选，就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E·多德。<sup>④</sup>

罗珀与多德是老朋友，1916年一起为威尔逊从事竞选活  
动。罗珀深知这位教授是一位具有杰弗逊—威尔逊的民主与  
政治思想的热心党人，而他认为这种思想对他在柏林的工作  
将有所帮助。赫尔也非常熟悉多德，并且“非常喜欢”他；但是  
对他能否胜任表示怀疑。他回忆道，多德讲话时滔滔不绝，使  
他马上想起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讲话时喜欢“离题”。<sup>⑤</sup>  
罗斯福与多德交识不深，但是，他通过多德的著作和书信对他

---

① 罗斯福 1933 年 3 月 9 日致考克斯的函电，见埃利奥特·罗斯福编：《富  
兰克林·罗斯福：1928—1945 年他的私人书信集》，二卷本（纽约，1950），第 1  
卷，第 337 页；下略写为《罗书信集》。

② 前引书，第 338 页。

③ 爱德华·J·弗林：《你是上司》（纽约，1947），第 146—148 页；另见罗  
伯特·达莱克：《罗斯福的大使：威廉·E·多德的公务生涯》（哥伦比亚大学博  
士论文，1964），第 179—181 页。

④ 罗珀 1933 年 6 月 8 日致多德的函电，《威廉·E·多德书信集》，第 41  
箱，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根据豪斯的说法，他在几周前就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多  
德的名字，但却没有下文。豪斯 1933 年 6 月 10 日致多德的函电，前引书。

⑤ 丹尼尔·C·罗珀：《担任公职五十年》（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1941），  
第 334—335 页；赫尔：《回忆录》，第 1 卷，第 182 页。



有所了解，这些书信是多德 1932 年写给他的，信中提出过各种忠告。6 月 8 日，罗斯福打电话给多德，多德经过几小时的考虑之后，同意担任这个职务。四天以后，参议院批准了这项提名。<sup>①</sup>

1869 年多德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克莱顿的一个小农场。他 56 进入弗吉尼亚综合工艺学院学习。在 19 世纪最后的几年中，就象美国的许多未来的学者那样，他出国深造，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00 年回国后，他开始了漫长的而富有成果的写作和教学生涯。关于他最热爱的土地——古老的南方，以及南方的缔造者们：杰弗逊、梅肯、卡尔霍恩、李和戴维斯等，他写了大量的作品。多德不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学者。不切实际的见解使他分析问题不够清晰。但是，由于他在写作和教学中富有同情心，而且具有真知灼见，又由于他在南北两方，从不谋取私利，因此他为他身后几十年间更为伟大的一代学者成长和学术成就的发展做了许多铺路的工作。

多德和赫尔两人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观点极为相似，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不密切，有时还相当紧张。虽然所受的正规教育不同，但是同是出身于农村这个相似之点却是主要的。因此，这两个人都是人们所说的典型的南方自由派民主

---

<sup>①</sup> 多德：《日记》，1933 年 6 月 8 日一节，第 3—4 页。弗林：《你是上司》，第 148 页，认为对多德的任命是由于阴差阳错，罗斯福本想任命芝加哥的律师沃尔特·F·多德，他曾在伊利诺伊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弗林在他的书出版之后不久收回这个意见，见 1947 年 11 月 2 日《纽约时报》。在赫尔或罗珀的回忆中都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弗林的见解。再者，当时任驻柏林总领事的乔治·梅塞史密斯留下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显然驳斥了这一点，见“关于任命威廉·多德为驻柏林大使的一些看法”一文，《梅塞史密斯书信集》，第 7 箱，特拉华州纽瓦克·特拉华大学图书馆手稿部。

党人。他们心目中的二十世纪英雄是伍德罗·威尔逊，他鼓吹的征收所得税，实行低关税和反对托拉斯以及参加国联等主张，赫尔在国会中表示支持，多德在课堂上以及在他所写的《伍德罗·威尔逊及其事业》(纽约，1920年)一书中，也大加赞扬。两人一致认为，通向成功的对外政策的道路，在于缔结自由主义的贸易协议；而一切可行的关税中最好的关税则是最低的关税。多德和赫尔公开发表意见时明辨是非。他们要让节俭的财务习惯和状况发挥效能，他们对于商业界和学术界那些出身于东部的“常青藤联合会”<sup>①</sup>的那些比较富有的成员表示怀疑，而总统则往往对他们言听计从。多德与赫尔总是不能够一致，这也许正好说明他们何以不能相处共事的缘故——因为赫尔是一个有阅历的、谨慎而又精明的政治家，而多德在面临着政治和外交上棘手而微妙的问题时，却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抑制思想上和感情上的本能。正如当时的一位颇有经历的外交家所说，首先是因为多德“非常有主见，而且说话直言不讳，从不含糊。”<sup>②</sup>

57 关于多德即将取得外交任命的头一个暗示，并不是罗斯福的电话。几个月以来，多德一直就在政府中担任一项职务的问题与罗珀和豪斯书信往来，尽管他不愿意抛弃他的学术工作。最初，他宁愿非正式地担任总统的顾问或无任所部长。<sup>③</sup>他知道这是没有先例的，可是又没有其他什么现成的职

---

① “常青藤联合会”系美国东部的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八所大学的学生和校友的组织，其成员以富有和保守著称。——译者

② 莫法特 1933年6月21日致戈登的信，见《莫法特书信集》。

③ 多德 1933年2月25日和3月4日致豪斯的信，多德 1933年3月4日和15日致罗珀的信，见《多德书信集》，第41箱。

务可以使他消除这样的顾虑：他的脾气十分讨厌希特勒政府，于是，他才逐渐地对这项新的任务激起热情。他总是回顾过去，留恋他在大学研究院度过的那些日子；而且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一直相信德国人民“从天性来说，比欧洲任何其他伟大的民族都要更讲民主”。正如他的女儿将要解释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那里有这位杰出的教师实现年青时所梦想的机会：回到“他所热爱的德国……去代表自己的国家。”<sup>①</sup>

6月中旬，多德前往白宫，向罗斯福了解他希望他在柏林做些什么，查阅国务院的档案并使自己熟悉一下本国政府对于德国的这个新政权打算采取的方针。

在1933年的春天要对希特勒的政府作一番估计颇为困难。因为这位总理1月30日开始掌权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德国显然正处在一场重大变革的阵痛之中，这场变革的最终极限和方向究竟是什么，无人知晓。美国外交官发回国内的报告是肯定与猜测、希望与失望、切实中肯与莫名其妙的大杂烩。因此，美国所采取的政策也相应地有时看起来具有主动精神和策略，例如罗斯福5月16日发出的裁军呼吁；但是，更多的情况表现为漠不关心，缺乏章法。

外交界对于新的德国的看法众说纷纭。美国驻斯图加特总领事莱昂·多米尼安认为，德国新的统治者们代表着某种陈旧的事物，“具有魏玛时期以前的他们先辈们的、但为自己不顾别人死活的军国主义精神”。因此，他认为，美国应当与此 58

---

<sup>①</sup> 1938年9月20日的多德日记，见多德：《日记》，第447页；M·多德：《使馆见闻》，第12页。

相应地对付他们。美国驻柏林的商务参赞道格拉斯·米勒则认为，普通的纳粹党人实际上是一些“年轻无知而又富于幻想的”不逞之徒，他们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不知成功为何物，却要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失败，却投票赞成“回到个人不必进行独立思考的中世纪状态中去。”米勒认为，纳粹的变革是一小撮“狂热分子和冒险家的作品，他们在萧条和使人失去信心的时期，懂得如何求助于无知的多数”。<sup>①</sup>然而，米勒和许多其他的美国人都还不相信纳粹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象裁军和修改凡尔赛和约这样关键的问题上，国社党代表了德国“几乎是举国一致的”意见。再者，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既坚持德国拥有不受他国侵犯的权利，同时也是调整德国的阶级关系和解决职业问题的一种努力。<sup>②</sup>到了1933年的夏天，米勒还把希特勒及其亲信的助手看作是拼命阻止第二次革命的稳健势力。德国退出裁军会议，这个事件几乎也没有使米勒感到有所不安，他仍然坚不相信德国的新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会构成任何威胁。他认真地阅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后，得出结论说，希特勒主张在外交中搞欺骗，他发表的“有关对外政策和德国在东方扩张的使命的带有煽动性的声明”，都不过是宣传。因此，没有理由为之担心：“纳粹分子关于战争的谈论，那种超人的讲话和架势，只不过是给纳粹的党徒灌输一

---

① 多米尼安 1933年4月4日致赫尔的信，《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16页；米勒 1933年5月10日给国内外商业局的报告，道格拉斯·米勒：《通过外交邮袋》（纽约，1944），第40页。

② 米勒 1933年5月19日，给国内外商业局的报告，《通过外交邮袋》，第47页。

种思想,不必认真对待。”<sup>①</sup>

美国的裁军谈判代表戴维斯作出的结论大致相同。不是亲身在德国,谁也无法理解那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1933年初春,他从柏林报告说,德国正处在一次“真正的革命”之中。人们势必会预料到“有点过火”,不过,美国的新闻界也许宣传得太过分了。他无法确定这次革命的进程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将取决于希特勒是否有能力抗得住纳粹党内激进分子的压力,并且约束住他为了革命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半军事化力量。希特勒政府作出保证要尽早地修改凡尔赛和约,然而究竟要采取什么确切的方式则不清楚。<sup>②</sup>

希特勒政府的长远目标在当前看来并不是使人感到忧虑的事情。美国的外交家们知道德国在1933年决不是一个威胁。德国在政治上孤立,它深陷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的泥淖之中,德国有六百多万人失业;它有十万军队,在人数上和拥有的枪炮数量上都大大地少于法国。因此,德国人不论在哪个方向采取行动,都必然要和法国的同盟体系发生冲突。<sup>③</sup>然而,德国影响了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政府势必要对那里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

迫害犹太人的事态在发展,但在1933年还没有形成一套模式。从1月底到3月5日的国会选举,政府和国社党在推

---

① 米勒 1933年11月29日,给国内外商业局的报告,前引书,第80—81页。

② 戴维斯 1933年4月16日给赫尔的信,《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16页—220页。

③ 阿兰·布洛克:《希特勒:暴政的研究》,修订版(纽约,1962),第320页。

行反犹太人政策时是谨慎从事的，他们攻击的只是那些由于是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因而反对国社党的犹太人。3月5日以后，纳粹党人由于获得了民族党人的支持，在国会中第一次拥有多数，于是他们对犹太人的袭击便更加频繁、更加猖狂、更加残忍了。政府表示遗憾，指责那些以党员身分而不是以政府官员的身分采取行动的国社党员目无法纪。由于对犹太人的袭击缓和了，大家都在等着瞧政府正式定于4月1日对全部犹太人的商业发动为期一天的抵制的结果究竟如何。<sup>①</sup>

萨克特大使3月初报告说，在柏林有四名美籍犹太人遭毒打，其中一人被迫取消了对一名拖欠了一年房租的纳粹房东的收回租房通知。赫尔没有提出抗议。当希特勒于3月11日60日上午向他的党徒们公开呼吁要保持法律和秩序时，萨克特便乐观地声称，反犹示威运动已告结束。<sup>②</sup>可是，暴力行为却在加剧。不久，一个代表美国犹太人组织的代表团会见赫尔，强烈地要求他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赫尔拒绝了，他在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仍在“尽力”收集有关德国情况的消息。<sup>③</sup>

正当赫尔和国务院犹豫不决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大会以及布奈·布里思<sup>④</sup>决定于3月27日在纽约麦

<sup>①</sup> 哈里·施奈德曼编：《美国犹太人年鉴》，5694（费城，1933），第26—27页。

<sup>②</sup> 萨克特1933年3月8日和11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21—322页。

<sup>③</sup> 赫尔1933年3月22日记者招待会的备忘录，前引书，第327—328页。

<sup>④</sup> 布奈·布里思(B'nai B'rith)，是德国犹太人亨利·琼斯1843年在美国纽约市建立的一个犹太人国际组织，以促进犹太人及一般民众的社会、教育及文化福利为宗旨。——译者

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群众抗议大会。赫尔感到很不高兴，深信外部进行调解在德国是不会起作用的，因此他便询问驻柏林代办戈登，在这次“异乎寻常的群众大会”举行之前，有何办法可以使大西洋两岸的情绪平静下来。戈登由于相信希特勒代表了应予加强的稳健派，因而建议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对希特勒恢复和平和正常局势的决心具有信心。”这时，冯·普里特维茨大使也向他的上级示意，他们可对这整个事件不予理睬。<sup>①</sup>

同时，赫尔也在设法使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群众大会缓和或推迟。他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赛勒斯·艾德勒和布奈·布里思的主席艾尔弗雷德·M·科恩发去一份公开电报，声称，根据他所获得的情报，对犹太人的肉体虐待，目前“实际上已停止”。他说，在经过一个阶段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重新调整之后，恢复平静需要时间；而且美国驻德国的大使馆认为，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正得到改善。<sup>②</sup>

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群众集会如期举行。面对着座无虚席的与会者们，各界知名人士如纽约市长约翰·P·奥布赖恩、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美国劳联主席威廉·格林以及威廉·T·曼宁主教（罗马天主教会）和弗朗西斯·J·麦康内尔 61 主教（美以美主教派教会）都呼吁结束在德国发生的野蛮行

---

<sup>①</sup> 赫尔 1933 年 3 月 24 日致戈登的函电，戈登 1933 年 3 月 23 日致赫尔的函电，前引书，第 330—332 页。普里特维茨 1933 年 3 月 21 日和 23 日致德国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 34081，5747/HO 34084—HO 34085。

<sup>②</sup> 赛勒斯·艾德勒和艾伦·M·马加利思：《1840—1938 年美国通过外交函电为犹太人进行的调解》（纽约，1943），第 365 页。

径。赫尔不知所措。他决不赞成对德国犹太人的袭击，然而他又认为不可能由美国政府进行干预。毫不表态无异于听凭事态恶化下去，因为，德国定4月1日为全面抵制犹太商业日一事，已经引起美国的犹太人发言人威胁要对德国货进行全面的抵制。在赫尔看来，和睦的国际关系的基础在于有良好的经济关系；因此，他把这一切做法看作是毫无意义的破坏行为。在最后的时刻，副国务卿菲利普斯给在柏林的戈登打电话，指示他对德国外长牛赖特说，如果德国取消抵制，美国政府则将发表声明说，关于在德国发生暴行的报道是过甚其词。<sup>①</sup>3月31日戈登会见牛赖特时，牛赖特对他说，要阻止这次抵制已为时太晚。戈登是愿意给柏林政府以一切机会来充分地表白自己的，但几天后却得出结论说，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德国就其现政权的表现来说，都是“怙恶不悛和贪得无厌的”。<sup>②</sup>

在以后的几周内，德国人对犹太人加紧了压迫，把他们从大学、文职机关和司法机构以及其他行业中赶了出去。在美国，公开提出的抗议增多了，州长和立法机构以及商业和专业团体不断地向柏林或华盛顿递交请愿书。各个组织团体作出了决议案，艾德勒和科恩还三番两次地亲自上访，都没有推动国务院。赫尔至多只会公开说，他将继续注视局势的发展。<sup>③</sup>

---

① 1933年3月31日，菲利普斯—戈登谈话备忘录，《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42页。

② 1933年3月31日菲利普斯—戈登谈话备忘录，和1933年4月2日戈登致赫尔的函电，前引书，第344页，第349—350页。

③ 国务院1933年4月28日发布的新闻稿，见1933年4月29日《纽约时报》。



8月间，菲利普斯通知犹太人各组织的领导人说，从即时起，美国驻欧洲各国的领事馆对申请美国签证的犹太人将予“最大的照顾”。<sup>①</sup>

犹太人的领袖们在1933年组织了抵制德国货的运动。到了这年年底，他们建立起两个大的组织：拥护人权非宗派反纳粹联盟和美国犹太人大会抵制委员会，这两个组织1936年成为美国犹太人大会和犹太劳工委员会联合抵制委员会。祖先为德国犹太人、生于弗吉尼亚的纽约律师塞缪尔·安特迈尔担任反纳粹联盟的主席；约瑟夫·坦南鲍姆博士任联合抵制委员会的主席，巴鲁克·查尼·弗拉德克任副主席。坦南鲍姆博士是泌尿学家，1920年从奥地利移居美国；巴鲁克·查尼·弗拉德克是来自俄国的移民，《犹太前锋日报》的总经理。<sup>②</sup>

抵制运动组织在纽约取得了进展，这是因为在那里人员和基金的获得都比较方便，这些组织准备在其他大城市建立基地。但是正如坦南鲍姆在1935年抱怨时所说，其他地方的抵制运动则完全处于涣散的状态。<sup>③</sup>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各个组织和各领导人之间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当坦南鲍姆要求担任犹太劳工委员会主席的弗拉德克让该组织支持有关关税的立法，以便限制德国货物进口时，弗拉德克解释说，对阻碍

---

① 艾德勒和马格利思合著：《美国的调解》，第366页。

② 谢尔登·斯皮尔：“美国与德国迫害犹太人，1933—1939年”（锡拉丘兹大学硕士论文，1965），第4—6页。

③ 坦南鲍姆1935年7月2日给安特迈尔的信，见美国犹太人大会和美国犹太劳工委员会联合抵制委员会文件，非宗派反纳粹联盟书信信箱，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手稿部。

已经发展的国际贸易的任何做法表示支持，都不符合他的组织的方针。<sup>①</sup>坦南鲍姆宁愿使他的组织保持纯粹犹太性质，他认为安特迈尔是“宣传狂”。安特迈尔则坚持要强调他的组织的非宗派的一些方面，坚持采用激烈的公开声明和行动。他毫不迟疑地批评赫尔和国务院，甚至因为他们接受路德为大使（他说路德“名为大使，实是宣传家”），而且还指责他们没有支持作为“整个文明反对中世纪野蛮行径复活的自发义举”的抵制运动。<sup>②</sup>也许这两个组织及其领导人对于未能做到联合起来以加强抵制运动都负有责任。<sup>③</sup>

63 抵制运动并未达到它的目标。坦南鲍姆在其组织的刊物上所声称的希望，显然是言过其实。他说，抵制运动将遏止纳粹的独裁行径，从而将做出“英国的强大海军和法国的最强大的陆军所未能或不敢做的事情”。<sup>④</sup>抵制运动在1933—1939年也许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当时德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率超过了它对世界其他国家下降率的两倍。<sup>⑤</sup>此后，德国似乎善于发现新的市场，尤其是拉丁美洲。美国进口的德国货物，与德国在世界范围的销售额相比稍有下降，而美国进口德国货物的

---

① 坦南鲍姆 1936年3月9日致弗拉德克的信，弗拉德克 1936年3月10日致坦南鲍姆的信，见巴鲁克·查尔纳·弗拉德克书信集，A箱，美国犹太人大会议文件卷，纽约大学图书馆，纽约市塔米曼特图书馆。

② 坦南鲍姆 1937年6月2日致弗拉德克的信，联合抵制委员会文件，非宗派反纳粹联盟箱；1934年9月1日和10月19日《纽约时报》，引用的安特迈尔语。

③ 斯皮尔：“美国与德国迫害犹太人”，第17页。

④ 《抵制：纳粹货物与劳务》（1937年1月），第6页。

⑤ 艾伦·托马斯·邦内尔：《德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控制，1939—1940年》（伊利诺伊州厄巴纳，1940），第139页，表17。

美元价值却从 1934 年的约六千九百万美元增加到 1937 年的九千一百万美元。只是随着 1938 年危机的发生和 1939 年战争的爆发,才出现了显著下降,首先降到六千三百万美元,接着降到五千二百万美元。<sup>①</sup>美国政府对抵制运动采取一种冷淡的态度,既不支持也不谴责。这个运动是同赫尔所强调的进行更多的和更自由的贸易的主张背道而驰的。德国驻美国的代表让柏林的政府官员们充分了解关于抗议和抵制运动的情况,不断地送回愿意与德国进行合作的公司与组织的一大串名单。然而,人们并不把这种抵制运动看得太认真。说来意味深长,但正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下列说法却是正确的:1933 年曾任德国的领事官员、后任德国外交部美国事务顾问的莱因霍尔德·弗雷塔格得出结论说,什么地方货物最便宜,美国人就在什么地买;而抵制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一事无成”。<sup>②</sup>但是,德国人继续向赫尔发牢骚。赫尔回答说,只有在德国停止袭击犹太人之后,他才会使用强制的办法制止抵制运动。<sup>③</sup>

当然,纳粹袭击犹太人只不过是向以任何方式反对新秩序的所有政治、经济以及宗教的团体发动进攻的一个方面。64

---

① 美国关税委员会:《德国的对外贸易与出口控制》(华盛顿,1942),第 150—151 页。

② 关于抵制运动的报告,参看莱特纳 1933 年 4 月 13 日致外交部的函电,普里特维茨 1933 年 4 月 25 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 34564—HO 34570,5747/HO 34537—HO 34539;弗雷塔格 1933 年 4 月 20 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 34618—HO34622 等文件。

③ 1933 年 8 月 11 日、9 月 14 日和 9 月 21 日的赫尔备忘录,《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357—359 页。

工会和各政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党——必须加以消灭而且已经被消灭。德国的各州必须放弃自立，新教徒必须服从德国的主教，而天主教的教士，根据7月20日与梵蒂冈达成的政教协议，不得涉足政治。纳粹党这个使全国一统的压路机把一切反对派都碾得粉碎了。

当多德的提名送交参院批准时，德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已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参议院来自阿肯色的民主党多数领袖约瑟夫·T·鲁宾逊列举事实说明了国会的看法一致。他称德国的最近的行径是“令人作呕和十分可怕的”，他对于德国对“残酷而野蛮的冲动所作出的反应表示遗憾，认为这只能使国际关系恶化。但是，鲁宾逊同国务院一样，坚持认为美国不能进行干预或企图决定德国的国内政策。路德大使对于这个讲话感到不安，经过很大的努力才弄清楚这个讲话既不是白宫也不是国务院授意的。菲利普斯实际上还向路德大使保证，他对这个讲话事前“一无所知”。于是，路德便欣然地报告说，报纸对于此事报道甚少。<sup>①</sup>

国家主权当然不允许美国对德国进行干涉。但是德国的政治发展情况却影响着美国的利益和条约权利，而且，只要对德国的行为反对不强烈，这些利益和权利就将受到损害，一直到那些条约变成一张张废纸时为止。美国的商人早在1933年4月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当时，德国的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屈从于纳粹党的要求，非要他们购买德国商号的货

<sup>①</sup> 讲话全文见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第27届年度报告》(纽约，1934年)，第59—60页。路德1933年6月11日和15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34706—HO34707(和讲话副本，5747/HO34708—HO34712)，5747/HO34737。

物不可，美国商人那时便初次体验到德国的歧视。任何外国商号要取得德国商号的资格，就必须签署一份宣誓书，保证该商号主要不归外国人或犹太人所有或管理，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的。美国驻柏林的极有才干而且具有献身精神的总领事乔治·梅塞史密斯报告说，象雷明顿打字机公司、新巴勒斯计算机公司、全国现金收纳机公司以及华生电器有限公司就不可能符合这些要求。这些公司为美国的母公司所有，股券拥有者主要是美国人，其中有些人无疑是犹太人。梅塞史密斯挖苦地评论道，这些公司都能够证实自己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他还坚持认为，德国的这些新条件违反了1933年签订的德美友好、和睦和通商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八条。这些条款保证美国人或美国人所有的德国商号在德国经营商业时，享有完全归德国人所有的商号所享有的同等权利。在梅塞史密斯看来，正如他在几周以后所说的，忍耐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务院提出“最强硬”抗议的时代已经来到了。<sup>①</sup>

国务院又迟疑不决了。一个月后，菲利普斯通知梅塞史密斯说，除非他感到局势紧急，否则不必急于报告。与此同时，梅塞史密斯和戈登可以向德国高级官员阐明美国反对新规定的理由。到了6月中旬这种歧视的做法便停止了。梅塞史密斯对德国事件很少表示出乐观情绪，这次却大胆断言，纳粹党的领袖们已经看到必须“履行全部的条约和国际义务，并

---

<sup>①</sup> 梅塞史密斯1933年4月8日和5月2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22—423页，第426页。

且维护某些公认的国际惯例”。<sup>①</sup> 这个希望落空了，因为如果纳粹政府不能以一种合法的根据打开缺口，就会以另一种合法的根据打开缺口。

给外国制造商们制造的困难虽然暂时地——而且只是暂时地——减少了，但是他们在另一个方面又制造了更多的困难，这就是外国在德国的美元债券投资方面。在 1933 年，谁也不能否认，国际货币和贸易的形势是一片混乱。英镑和美元不稳定；马克由于德国试图通过坚持金本位而维持其稳定性；因而价值提高了达 40%。这一形势使德国的制造商们出口困难了，因为在世界市场上他们收进的马克太少，不能补偿国内生产的成本。<sup>②</sup> 关税和其他片面采取的经济政策又造成了更多的麻烦。规章制度层出不穷，它们开始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基础。原先由于实行关税限制而出现贸易普遍自由进行的地方，这时除非经特别许可，几乎都被禁止了。<sup>③</sup> 造成德国经济灾难的是它的巨额外债。由于向国外借款（利息往往过高），二十年代后期德国的经济繁荣才成为可能。但是，国际贸易的衰退意味着，德国不能提供足够的出口来增加剩余资本，以便继续偿还债务的利息和分期偿还债款。1933 年 2 月，德国的债务接近二百四十亿德国马克。<sup>④</sup>

胡佛 1931—1932 年的延期付款方案原是一种权宜之计。

---

① 菲利普斯 1933 年 6 月 2 日致梅塞史密斯，梅塞史密斯 6 月 15 日致菲利普斯的函电，《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432—438 页。

② 爱德华·诺曼·彼得森：《希马尔·沙赫特：赞成和反对希特勒，德国政治经济的研究，1923—1945 年》，（波士顿，1954），第 202 页。

③ 国际联盟：《1932—1933 年世界经济概览》（日内瓦，1939），第 199 页。

④ 彼得森：《沙赫特》，第 206 页。

现在沙赫特已经取代了比较守旧的路德任德国银行总裁的职位；他决定降低德国外债利息的6%和7%。然而沙赫特5月间在华盛顿时曾对罗斯福和赫尔说，他打算减少偿还德国1931年7月15日以前欠下的长期债务。沙赫特最初过于乐观地报告说，美国人的反应“非常平静，没有提出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sup>①</sup>但是，第二天赫尔召见沙赫特，交给他一份罗斯福的短信，对德国打算采取的行动表示遗憾，这就使得怒气冲冲的沙赫特不得不推迟宣布德国最新的财政措施。<sup>②</sup>

5月底，沙赫特召集各国驻柏林的代表，谋求延期偿付债务。这一做法失败后，德国政府便着手实行早先的计划，并在6月9日单方面宣布，7月1日生效的各债权国——那些拥有道威斯计划或杨格计划的贷款和1931年7月15日以后达成的协议的债权国除外——只可获得以可转换的外国货币支付的到期利息的50%。其余的50%，德国将以特别债权国的名义偿付，存入外债兑换储蓄所。这样，债权国将得到应得金额的临时通货，这些货币只能用来购买德国货物，或按50%的折扣把这些临时通货卖给黄金贴现银行兑换成可转换的货币。这些规定意味着各债权国——美国人占有这些债务的将近十二亿美元——总计可获得应付利息的75%。就这些贷款所规定的高利率而论，这是一个不错的结算办法。然而，沙赫特和德国并没有把这个结算办法提出与各债权国商谈（他<sup>67</sup>

---

① 沙赫特1933年5月8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394页。

② 参见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237—238页，和《我的第一个七十六年：希尔马·沙赫特自传》，黛安娜·派克译（波士顿，1955），第309—310页；另见外交部1933年5月5日通告，《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381—385页。

们本来是可以谈妥的)就贸然地予以宣布了。<sup>①</sup>

对赫尔来说,甚至更感不安的是,沙赫特威胁说要开始根据债权国与德国之间的贸易平衡才能给债权国偿付利息。因为美国在与德国的贸易中拥有最大的顺差——出口多于进口——美国债权人得到的将是最低的利率。在赫尔看来,这不仅仅是个美元、美分的问题,而且是对他的传统的自由经济最惠国基础提出的挑战。

德国可能采取的歧视做法使美国的银行家们深为不安。驻在柏林充当美国债权人代理人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亲自写信给沙赫特,要求不要实行这种办法。“这种办法,”杜勒斯写道,“缺乏道德的基础;它树立了强权的标准,实际上是打一场经济战的做法。”最明智的办法是,德国银行应继续尽力给予所有有偿付能力的债务人的债权人以同等的兑换机会。<sup>②</sup>

国务院本来不想插手这一争论的,这时不得不采取行动了。菲利普斯指示戈登向德国外交部提交一份备忘录,抗议沙赫特打算采取的行动。国务院经济顾问赫伯特·菲斯在伦敦与沙赫特会谈时,对于德国经济上的歧视做法提出警告。沙赫特答应菲斯说,他将不会实行这一方针。此外,国务秘书冯·比洛也向戈登保证说,关于沙赫特的政策的传闻是不真实的;比洛说,沙赫特的本意是要向世界各国指出,只有世界

---

<sup>①</sup> 彼得森:《沙赫特》,第210页。1933年7月3日在与国家城市银行和蔡斯国家银行职员谈话时,多德获悉美国银行界愿意放弃他们的7%的利率,如果他们能保证得到4%的话。多德:《日记》,第8—9页。

<sup>②</sup> 杜勒斯1933年6月3日致沙赫特的信件,《德外交文编》,C编,第1卷,第538—539页。



各国给予德国向海外销售货物更多的机会，德国才能够偿付国际债务。<sup>①</sup>

威廉·E·多德所遇到的经济、宗教和政治的局面是一片混乱。他于6月16日前去白宫时，谁也不知道德国进行的革命将往何处去。谁也说不清楚德国国内的动乱将会怎样影响德国的对外政策，以及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是如何影响美国的。68

罗斯福也帮不了忙。他向多德指出，犹太人问题不是“一个政府的事务”，美国对此“无能为力”，尽管美国的代表可以利用个人的和非官方的影响使情况有所缓和。在贸易方面作出让步，增加美国对德国货物的进口，从而帮助德国筹措资金以偿付债务，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趋势会向经济国家主义方面发展，美国可能不得不与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作出特别的安排。罗斯福只是在唯一的一个问题上没有表现出什么乐观情绪。他说，美国的银行家们在二十年代从卖出的德国各城市和公司的债券中以6%和7%的利率获得了过分的利润。延期偿还债款，可能妨碍美国的恢复，就象沙赫特蛮不讲理地威胁说要停止付息和停止偿付8月到期应支付美国债权人达十亿多美元的债款一样，都是不可接受的。或许可以达成一个妥协方案。<sup>②</sup>

以后几天，多德处理了一些琐碎事务，在一些欢送宴会上

---

① 菲利普斯 1933 年 6 月 13 日致戈登的信和菲斯备忘录，戈登 1933 年 6 月 15 日致菲利普斯的信，《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441—444 页。

② 多德：《日记》，1933 年 6 月 16 日一节，第 4—6 页。

应酬一番——他不喜欢这样应酬，往往感到不痛快。如果说不是怪癖的话——听听各方面意见，而且还到弗吉尼亚州蓝岭山区他的一个小小农场去看看。然后回到芝加哥，又是宴会和送别会，应付他的老朋友卡尔·桑德伯格的劝告，“弄清希特勒这个家伙是用什么东西造成的，他的脑袋是怎么转的，他的骨头和血液是用什么东西做的”，但是首要的是要在研究和剖析欧洲人民时，“要大胆和诚实，保持你的诗意和本色。”最后，多德一家人终于在朋友们挥舞着鲜花和惜别声中离开了芝加哥。他们是在他们认为无法忍受的紧张不安的心情下离开的。这种心情正如他的女儿玛萨后来黯然地回忆时所说的，“仅仅是我们将要经受的令人揪心的紧张、使人感到忧心忡忡和惶惑不安的这类心情的开端。”<sup>①</sup>

多德和他的家人——他的妻子玛萨、儿子小威廉和女儿玛萨——于1933年7月5日起程了。新闻记者把他包围了，<sup>69</sup>多德十分乐观地谈到他即将从事的事业，他说，德国必须认识到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正如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与“路德、斯坦因和俾斯麦的故国”进行经济合作和社会合作的重要性一样。其间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但是“一个诚实而坦率的、出使柏林的使团”是不会没有结果的。<sup>②</sup>

他一到柏林便被问题包围了，例如怎样处理埃德加·安塞尔·莫勒的问题。总的说来，美国的新闻记者对德国的政权的批评一直不断，而且越来越多。德国政府对外国的舆论非常敏感，它指责记者们歪曲新闻、恶化国际关系。1933年

---

① M·多德：《使馆见闻》，第16—17页。

② 1933年7月6日《纽约时报》。

夏，造成德国政府与美国新闻界之间疏远的原因主要是莫勒问题。莫勒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也是外国报刊协会的主席。他在希特勒正式取得权力一个月以前发表的《德国在倒拨时钟》(纽约，1933年)一书中，把纳粹运动描绘成一种肆无忌惮地蛊惑人心的主义。莫勒在以后的六个月中的报道是不妥协的。德国人坚持要求他辞去外国报刊协会主席的职务；他的同行记者们，几乎一致投票拒绝所提出的辞职要求。<sup>①</sup> 德国政府坚决要求国务院一定要把他调回国去，但是华盛顿的外交官们避而不谈这个问题。<sup>②</sup> 之后，于8月20日，《每日新闻报》的发行人弗朗克·诺克斯指派莫勒去东京，要他“立即”离开柏林。<sup>③</sup> 这位记者定于9月初的第一周的周末离开，也许希望能呆得长一点，以便报道在9月的头几天里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集会的消息。

多德进行了干预。他对莫勒的感情是复杂的，认为他的报道太激烈，即便是报道中有关反纳粹的部分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正如多德对国务院所说，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利用从柏林发回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会使那里的其他记者失去报道的机会。<sup>④</sup> 这时，莫勒的生命受到威胁。莫勒遂向多德寻求支持。多德爽快地对他说，他必须在纽伦堡集会之前离开，以

---

① 莉莲·T·莫勒：《记者的妻子》(纽约，1937)，第297页。

② 赫尔和莫法特1933年8月11日和19日的备忘录。《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03—404页。

③ 莫勒：《记者的妻子》，第307页。

④ 1933年8月16日的日记，多德：《日记》，第24页；多德1933年8月22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05页。

免造成外交事件。莫勒心怀忿恨地屈服了。<sup>①</sup>美国外交使团中只有梅塞史密斯独自一人前往车站，意味深长地为他送行。<sup>②</sup>

多德在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指示下处理了一个外交问题之后，又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希特勒以国社党党魁的身分，邀请所有驻柏林的外交使团团长作为他的客人参加9月2日和3日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集会。这次邀请是前所未有的；国社党不是德国的合法政府，多德可能发现驻柏林的外交官中没有一个人记起过去曾经发出过这样的邀请，更不用说接受这种邀请了。他“紧急”请求华盛顿给予指示；在对这个问题经过一天的考虑后他建议说，因为英国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不在柏林，国务院可否与在华盛顿或通过驻伦敦的大使馆同英国人磋商。<sup>③</sup>驻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官们不愿对这个决定承担责任。副国务卿菲利普斯对多德说，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将不采取主动或直接行动；如果他愿意，可以同英国大使馆或法国大使馆进行磋商。

由于就任新职不久，对于如何采取英美联合行动当然没有把握（但是各民主大国的代表均不会参加，这一点是绝对有把握的），——于是多德一再要求给予指示。这时，他已经获悉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的意见，庞赛“强烈反对接受邀请”，但他担心外交使团有可能“被迫”前往，从而树立了

---

① M·多德：《使馆见闻》，第39页。

② 莫勒：《记者的妻子》，第308页。

③ 多德1933年8月19日和20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55—257页。

“错误的先例”。<sup>①</sup>

多德一再提出的请求显然激怒了国务院的官员。国务院西欧司司长莫法特接到多德的请求后，马上前往菲利普斯的住处，他们在那里与助理国务卿杰斐逊·卡弗里一道考虑这个问题。这三位外交官都肯定认为，政府本身既不宜卷入，也不宜与英国人和法国人接触。他们担心英国或法国可能会把作出联合决定的责任归咎于美国，这种联合决定后来是不得人心的。他们三个人谁也不认为如果多德接受邀请是错误的。卡弗里认为，多德必须与纳粹党人建立关系。菲利普斯和莫法特认为英国人和法国人“比我们有更多的不利的方面”，如果他们可以前往纽伦堡，美国的代表也可以去。倘若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愿去，那么英法美的共同立场“将不会受到非难”。当天很晚的时候菲利普斯就把这些意见打电报告诉多德，并保证，他无论采取何种立场都会得到支持。<sup>②</sup>在还未获悉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意向的情况下，多德拒绝了邀请，告诉德国人他因工作不能离开柏林；他的真正理由是“不同意由政府出面邀请参加党的集会”，并相信纳粹党在纽伦堡的行为将会证明使人难堪。<sup>③</sup>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拒绝了邀请，从而至少在表面上维护了英法美的团结。但是国务院由于没有采取主

---

① 菲利普斯 1933 年 8 月 19 日致多德的函电，多德 8 月 20 日致赫尔的函电，同上书，第 257—258 页。

② 1933 年 8 月 20 日的日记，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第 97—98 页；菲利普斯 1933 年 8 月 20 日致多德的函电，《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258 页。

③ 多德 1933 年 8 月 23 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259 页；1933 年 8 月 26 日的日记，多德：《日记》，第 28 页。

动或正式的行动，就为四年后的一种混乱局势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局势将证明对于多德和美国政府都是十分棘手的，而且将表明主要大国甚至在外交礼仪问题上也不能协调行动。

贸易是多德在 1933 年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德国政府为了鼓励国内的制造商们，从 6 月 1 日起允许他们把从德国公司购买的全部更新机器费用作为计算所得税时可以扣除的部分予以一笔勾销。戈登坚决认为这一新政策是为了对付美国制造商而给德国人的一种差别对待的恩惠，违背了 1923 年的德美贸易协议。多德一到柏林，就针对这个问题与德国外交部进行交涉，但是毫无结果。德国人坚持说，美国机器的扣除税额——在若干年内——仍可按通常办法处理，在德国购买 72 德国机器的美国商号可使用新的规定。<sup>①</sup> 赫尔提出的抗议证明毫无用处，迟至 1933 年 12 月梅塞史密斯才建议政府不要进行报复。他认为（多德支持这种看法），德国的“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仍然在进行争夺优势的微妙斗争……，美国最好不要做对极端派可能有利的东西。”<sup>②</sup>

税收方面的歧视是德国新经济的一个方面。多德在 9 月中旬报告说，德国已经规定来年从美国和南斯拉夫各进口八千吨梅干的限额。赫尔怒不可遏。南斯拉夫的限额是它通常对德国出口额的两倍；而美国的限额只占通常对德国出口额的

---

① 戈登 1933 年 6 月 17 日致赫尔的函电，德国外交部 1933 年 8 月 30 日致美国使馆，多德 1933 年 9 月 7 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460—461 页，第 464—467 页。

② 赫尔 1933 年 9 月 21 日致多德的函电，多德 1933 年 12 月 5 日致菲利普斯的函电，前引书，第 468—469 页。

三分之一。“这一事例所涉及的若干原则，”赫尔国务卿怒气冲冲地写道，“远远超过了只是向德国出口梅干的问题。”他警告说，与德国的贸易关系可能受到危害，如果德国采取一条海关限额政策的话；他还指示多德要向德国人“有力地”说明这一点。<sup>①</sup>

国务秘书冯·比洛说，德国不得不采取一种“勉强糊口的经济政策”，因此，他明确地对多德说，德国不能考虑改变梅干的限额。大使灰心丧气，当时向国务院报告说，只有“通过报复性措施的威力，而不是通过争论（无论多么有理、有力）”，才能使德国作出让步。赫尔认为德国人已经关闭了“友好协商”的大门，便指示多德提出抗议，但也要声明美国的限额梅干要象以往那样经由汉堡和不来梅结关。<sup>②</sup>

如果说，德国人对美国的梅干已经失去爱好，那么，他们希望增加的是飞机的进口。8月间，柏林政府与英国人进行接触，要求购买二十五架飞机“作警察巡逻用”。英国人担心这种买卖可能对裁军产生影响，因而指望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坚持他们在1926年签订的不把警察巡逻飞机卖给德国的条约，并且非正式地询问美国是否会同意或默认不把警察巡逻飞机卖给德国。过了一些时日后，菲利普 73  
斯对英国人说，尽管没有法律禁止美国的制造商向德国出售武器或弹药，但国务院将继续劝阻美国的制造商们不要把这类货物卖给德国，他们主要依靠政府购买他们的货物。莫法

① 多德 1933 年 9 月 18 日致赫尔的函电和赫尔 1933 年 9 月 28 日致多德的函电，前引书，第 478、480 页。

② 多德 1933 年 9 月 30 日致赫尔的函电，赫尔 1933 年 10 月 9 日致多德的函电，前引书，第 481—483 页。

特也向意大利人重复了这一说明。<sup>①</sup>

英国人这时认定美国关于出口飞机的政策包括的范围太广了。外交大臣西蒙说，他不愿给德国人以口实认为他们受到歧视。英国外交部在德国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谈五天后向美国人发表声明说，“英王陛下政府不曾设想过要采取完全禁止向德国出售飞机这样严厉的措施。”1926年条约的签字国这时已取得一致意见，各国可以把飞机卖给德国，只要德国作出“明确的书面保证”不把这些飞机用于非法的目的。<sup>②</sup>

美国不是凡尔赛和约签字国，可是比签字国还爱挑剔。赫尔通知英国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说，美国国务院从来没有不同意出售民用飞机，但是德国人使用警察巡逻飞机或军用飞机既违反凡尔赛和约（该和约禁止德国进口或保持军用飞机），同时也违反了1921年美国与德国签订的和平协定；因此，美国不能赞同英国的建议。<sup>③</sup>

1933年冬季迫近时，不管美国外交官们对于未来抱有何种希望，都未能使第三帝国的各项政策有所缓和。对犹太人的袭击继续进行，而且甚至在一些涉及美国公民的事件中，赫尔均认为美国政府应当避免发表声明。<sup>④</sup>德国的财政状况尤其令人不安。尽管沙赫特作过许诺，德国还是与瑞士和荷兰通过谈判分别达成了协议，同意这两国的债券持有者获得德国

---

① 菲利普斯 1933年8月4日和10日的备忘录，莫法特 1933年9月8日的备忘录，前引书，第486—488页。

② 英国大使馆 1933年10月19日致美国国务院的信件，前引书，第489—490页。

③ 赫尔 1933年10月27日致林赛的信，前引书，第490—491页。

④ 赫尔 1933年10月12日致多德的函电，前引书，第392—393页。



债务百分之百的利息,只是由于一再提出抗议后,德国人才准许美国人看到这两个协定的文本。<sup>①</sup>12月间,德国银行宣布将对长期债务实行区别付息的新政策再延续六个月,还威胁说将债券的偿付率从75%降到65%,而对瑞士和荷兰的债务却照付不误。多德和国务院提出抗议,毫无结果。最后,罗斯福于1934年1月进行了干预,他起草了国务院照会的最后一段,宣称尽管美国政府甚至不愿提到采取报复性措施的可能性,但是,必须“非正式地指出,如果德国政府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那么无疑地在美国会提出一种严正要求采取实际行动的意见,对此美国政府不能充耳不闻。”<sup>②</sup>德国人在这个月底同意按比往常稍高的价值还清应支付的临时通贷款项,实际上付给美国人的利息从75%增加到76.9%;并同意到1934年6月逐步结束差别支付债款的做法。<sup>③</sup>

多德大使日益感到不满。他先前对牛赖特、比洛和沙赫特等人表示的好意,并没有在外交上得到报答,因此他要改变德国历史进程的宿愿正在化为泡影。10月12日多德对柏林的美国商会发表了讲话,沙赫特、宣传部长戈培尔、纳粹党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以及纳粹党外事机构的头头们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位大使猛烈地抨击经济国家主义,痛斥“今天一些未经全面教育的政治家们,完全背离了格拉古兄

① 多德 1933 年 11 月 16 日致赫尔的函电,前引书,第 458 页。

② 国务院 1934 年 1 月 19 日致德国大使馆的信,《1934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339—340 页。

③ 多德 1934 年 1 月 31 日致赫尔的函电,前引书,第 346 页;里特 1934 年 1 月 31 日致美国大使馆的信,《德国外交文编》,C 编,第 2 卷,第 438—440 页;另见彼得森:《沙赫特》,第 212 页。

弟<sup>①</sup>的理想目标，并且认为他们从那个俯首贴耳地拜倒在淫荡的克列奥帕特拉<sup>②</sup>卑鄙谋略前的那个人的专横跋扈中，为他们备受苦难的同胞寻求解救之法。他们忘记了格拉古民主的失败在于它的范围无比狭窄，而凯撒的成功用历史的检验标准来衡量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牛赖特第二天作为对多德的回敬，直到这天的夜间才接见他。多德在他的日记中写  
75 道：“很明显，此间官方人士对我产生了某种厌恶情绪。”但是，他很乐观地把这归之于“只不过是纳粹的对立情绪”。10月17日与希特勒所作的四十五分钟的会谈，几乎涉及了最近九个月来的全部问题，但始终没有获得要改变德国政策的诺言。这次会见表明了希特勒的“好战和自信”。<sup>③</sup>

德国人民无疑地是支持这种好战和自信的，在11月12日投票人中就有95%的人赞成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有92%的人支持纳粹党提出的竞选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名单。在多德看来，甚至只要考虑一下德国人民投票的具体情况，就可看出这些事实表现得十分突出：德国人民赞同希特勒的对外政策，纳粹党只要能够“实行一套成功的对外政策，

---

① 格拉古兄弟是指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62—133年)和盖约·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53—121年)兄弟二人，均为古罗马杰出的政治家，曾被选为保民官，大力推行民主改革、“土地法”(规定每人占有公地最多不超过五百犹格)和“粮食法”(贱价售粮给城市平民)，这些改革打击了豪门贵族，反映了破产农民的要求。兄弟俩都死于与贵族派的武装冲突中。  
——译者

② 克列奥帕特拉(Cleopatra)，即克列奥帕特拉七世(公元前69—30)，埃及女王，以才貌出众、擅长玩弄权谋著称。——译者

③ 1933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1933年10月13日、15日和17日的日记，多德：《日记》，第46—50页。

从而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经济问题转移开去”，它就能继续当权。<sup>①</sup>

罗斯福对这些事态发展并不是漫不经心的。在新年的前几天，他对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发表讲话说，占世界人口10%的人寻求领土扩张，拒绝裁减军备或停止重整军备，甚至置互不侵犯协议和削减武器协定于不顾，从而威胁着另外90%的人的和平。尽管总统说美国现在正在与国联进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合作，但他又坚持说：“我们不是会员国，我们也不打算取得会员国资格。”<sup>②</sup>莫法特沾沾自喜地记述道，国务院起草的这个讲话是“一篇极其机敏的杰作”。菲利普斯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讲话，措词用语极有分寸”。<sup>③</sup>

在纳粹政权的头一年里，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严重地恶化了。国务院犹豫不决，在劝说德国对美国的利益和美国公民采取一种合理的态度方面证明是无能的，而且它也没有打算在促使纳粹党缓和犹太人的袭击方面助一臂之力。美国在裁军方面所作的努力失败了，英美两国在裁军、国际金融 76 以及向德国出售飞机等方面的政策继续存在着分歧。法国大使在回顾时称之为“关键”年的1934年开始了，<sup>④</sup>时间是在和平的方面。

---

① 多德 1933 年 11 月 15 日致赫尔的函电，《1933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264—267 页。

② 《罗书话汇编》，第 2 编，第 544—549 页。

③ 1933 年 12 月 28 日的日记，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第 108—109 页，《菲利普斯日记》，第 1 集，第 117 页，《菲利普斯书信集》。

④ 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命运攸关的年代：法国驻柏林大使的回忆录，1931—1938 年》，雅克·勒克莱尔译（纽约，1949），第 109 页。

## 第四章 已清与未清的帐目

77 1934年1月3日，罗斯福在向国会发表的一年一度的演说中，谈到外交问题时指出：对当前或将来出现的侵略所产生的恐惧，为了军备而花费的巨额款项，以及继续设置贸易障碍，这种种都有碍于持久和平。<sup>①</sup>这种国际前景明显地反映在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之中。1933年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种种问题——偿付债务，迫害犹太人，恼人的贸易谈判，为恢复裁军谈判所作的毫无成果的努力——全都带进了新的一年中来。但是，最初，时间、耐心和精力似乎有助于解决困难，现在情况已全然不同了。整个1934年美德两国的关系恶化了。

1934年1月31日的债务清偿办法，充其量不过是暂时性的；而且，与公众的看法相反，它无论对美国还是对德国来说，都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协议签订前两周，菲利普斯曾告诫说，接受区别对待的条款，可能为其他债权国开了先例。国务院向德国政府抱怨说，债权国在直接的双边贸易平衡的基础上接受差别对待，只会引起新的争议。多德大使报告说，德  
78 国人告诉他，他们已经把美国债权人的利率稍加提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偿付能力的估计有所改变，而只是“为了

---

<sup>①</sup> 《罗书话汇编》，第3集，第8—14页。

建设性的和谐一致”。<sup>①</sup>

1934年的头几个月里，沙赫特和德国银行的其他职员会见了德国的债权国的代表，试图就长、短期债务和道威斯计划与杨格计划贷款达成协议。到4月的第二周，沙赫特告诫说，完全延期偿付看来“在所难免”；而国务院却仍然坚决主张，只有象对待其他国家债权人那样一视同仁地对待美国的债权人，这样的解决办法才是可接受的。<sup>②</sup>之后，在谈判愈来愈困难的情势下，德国于6月14日宣布，它要延期偿付全部外债。<sup>③</sup>

债权国提出抗议。赫尔指示多德要“强有力地”通知德国政府，美国不喜欢目前这种“简单的任性的行为”。当然，多德对于银行家和金融家们非常谨慎，也许做得过了头。“我不愿意坐下来和一个摩根一类的人物共进午餐——除非有可能了解到他的一些动机，”在出现这些困难之前仅仅一个月，他在日记里流露了这种思想。他在私下里对赫尔说，虽然没有把这群统治德国的人物的本质认错了，但是回顾一下美国过去十年来的关税政策以及其他的经济政策，他就不得不这样说，他“一刻也不能宽容我们自己在造成现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

---

① 菲利普斯 1934 年 1 月 18 日致罗斯福的信，国务院 1 月 19 日致德国大使馆的信，多德 1 月 31 日致赫尔的函电，《1934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336—337 页，第 339—340 页，第 346 页。

② 1934 年 4 月 10 日《纽约时报》；国务院 1934 年 5 月 5 日，新闻稿，《1934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354 页。

③ 1934 年 6 月 15 日《纽约时报》。另见经济部部长 1934 年 6 月 8 日的通告，《德外交文编》，C 编，第 1 卷，第 884—885 页。

界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sup>①</sup>

然而，这位大使尽可能清楚地向德国国务秘书比洛陈述了美国方面的意见。比洛却坚持说，德国并不认为它的行动是带有歧视性的或片面的；他还说，由于谈判旷日持久，而且使人筋疲力尽，因而延期偿付成为不可避免。当多德指责德国正在花费大笔款项购买外国的飞机和引擎时，比洛否认他知道这些事情。然而 1934 年 9 月 21 日德国空军部的一份备忘录却表明德国曾向英美两国的制造商们购买了十架民用飞机和二百六十台引擎；这个备忘录可以证实这一猜测。多德显然感到很烦恼，他在会见德国人后在日记中颇有道理地写道，“德国人所谓的财政衰竭，看来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真实或紧迫。”<sup>②</sup>

从德国买进的货物多于卖出的货物的其他债权国，可以更有效地应付这个局面。英国设立了一个债务清算局，把支付德国货物的款项扣押，并用这笔款项清偿德国的债务。不出一个星期，德国人便认识到，他们不能失掉与英国的贸易顺差，遂同意全部偿付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贷款到期应偿付的款项。德国还表示愿意对所有其他私人的、非政府债务偿付 40% 的现金或带 3% 利息的十年债券；并且向英国保证，在债务问题上给予英国以最惠国待遇。英国于是撤销了债务

---

① 赫尔 1934 年 6 月 16 日致多德的函电，《1934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364 页；1934 年 5 月 8 日的日记，多德：《日记》，第 100 页；多德 1934 年 6 月 19 日致赫尔的函电，《赫尔书信集》，第 36 箱。

② 比洛 1934 年 6 月 18 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 编，第 3 卷，第 36—39 页和第 39 页注 11；1934 年 6 月 18 日一节日记，多德：《日记》，第 112 页。

清算局。<sup>①</sup>

美国对德国的贸易是顺差，因而无法扣下美国从德国进口货物所支付的款项。美国的外交官只能对德国同英国和其他债权国所作的安排提出抗议，而且还要接受德国最后提出的片面的债务清算条件。德国在同意偿付道威斯和杨格贷款的所有其他债权国(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和瑞士)的全部款项之后，于1934年10月同意偿付道威斯计划贷款美国债权人到期应付款项的75%，一年以后作最后结算；道威斯贷款的利息从7%降为5%，杨格贷款的利息从5.5%降为4%；其他非政府贷款的利息从平均为7%左右，降到3%，而给予其他债权人的利息为4%，适成对照。这些安排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直有效。<sup>②</sup>

债务问题引起的反响很坏。美国的舆论表示愤慨，首先是对德国不偿还债款，接着又对对于美国的债权人区别对待<sup>80</sup>而愤慨，特别是因为区别对待的做法违背了德国的条约义务。德国人感到气愤的是，象奥地利、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拖欠债款不还或者大幅度地降低利息，人们认为这是经济上所不得而巳的，而德国的行动却受到指责。无疑地，正如某些明智的美国外交官所认识到的，德国大量负债

---

① 阿诺德·J·汤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4年》（伦敦，1935），第40—41页。

② 舍恩菲尔德1934年10月26日备忘录，《1934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86—396页；路德1935年9月16日致赫尔的函电，赫尔1935年10月1日致路德的函电，《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37—438页；另见乔基姆·雷马克：“德国与美国，1933—1939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56），第139页。

的情况必须作某些调整，但是正如一位德国史学家兼沙赫特的经济学家所说的，德国开始是秘密地、后来就公开地把巨额款项用于重整军备，是它所以不能履行其财政义务的主要原因所在；对于这一事实，希特勒也是直认不讳的。<sup>①</sup>

此外，这件事为解决国际问题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英国人通过他们的债务清算局迫使德国偿付债款，但是因此又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德国只是向那些能够迫使它偿还债款的国家偿还债务。<sup>②</sup> 甚至英国驻德大使埃里克·菲普斯也向多德承认说，英国人一向自私自利，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尽到自己可能尽到的力量。<sup>③</sup>

这种双边谈判着重说明，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中缺乏团结一致，即便是各国利害攸关时也是如此；而德国便利用这种局面，无视条约的义务，片面地迫使美国接受区别对待的偿还办法。这个教训不久又将应用于军事和政治的问题。

1934年德国人继续反犹的暴行，激起了公众的反对和抗议；对此，华盛顿的外交官们却极力加以制止或使之缓和下来，同时使政府与之不发生任何牵连。国会1月间举行会议之后不久，纽约市的众议员塞缪尔·迪克斯坦正式要求调查纳粹在美国进行宣传活动的性质和范围。众议院通过了3月20日的决议案。<sup>④</sup> 国务院拒绝了迪克斯坦要求给予支持的请

---

① 彼得森：《沙赫特》，第214—215页；1942年4月22日日记，《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350—351页。

② 彼得森：《沙赫特》，第215页。

③ 1934年7月13日日记，多德：《日记》，第126页。

④ 《国会记录》，第73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68期，第5部分，第4934—4949页。



求。莫法特把这次初步意见听取会看作是一场滑稽歌剧；在这次听取会上有形形色色化名的德国人、轮船上的侍役和职员提供的证词，他惊奇地记述道，只有菲利普斯似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尔极力阻止迪克斯坦决议案的通过。<sup>①</sup>然而，国会在3月底第一次给众议院非美活动特别委员会拨款。该委员会自7月份开始在这一年中一直举行公众意见听取会。<sup>②</sup> 国务院拒绝了该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的约翰·W·麦科马克提出的要国务院派观察员参加的邀请，这不仅是因为全部调查材料将要予以发表，而且，正如莫法特所记述的，也是因为没有必要给人以一种“虚假的印象”。<sup>③</sup>

德国人对这次调查的反应则不相同。路德第一次报告时，调查即将进行。比洛嘲笑这种调查，嘲笑美国“同莫斯科关系暧昧。”德国外交部在与其他的官员磋商之后，决定采纳它的美国问题顾问汉斯·狄克霍夫的意见，用十分温和的、不致引起更多怀疑的语言表示抗议（他写道，“自我辩解，不打自招。”）。路德执行了这一指示<sup>④</sup>。

第二个决议案，是马里兰州参议员米勒德·E·泰丁斯于

① 1934年1月18日日记，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第109页；赫尔1934年3月23日备忘录，《1934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516—520页。

② 美国国会：《对纳粹宣传活动的调查及对某些其他宣传活动的调查》，众议院非美活动特别委员会意见听取会，第73届国会，第2次会议，关于第198项众议院决议案（华盛顿，1934—1935）。

③ 麦科马克1934年5月30日致赫尔的信，附莫法特1934年6月1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811.00纳粹/126。

④ 路德1934年3月22日致外交部的函电、比洛和狄克霍夫备忘录，路德1934年3月24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2卷，第653—655页，第655页注9，第672—673页。

1934年1月8日提出的。这个决议案要求参议院和总统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作法表示“惊异和痛心”，并要求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sup>①</sup> 国务院设法使这个决议案在委员会中搁置起来。赫尔后来解释说，泰丁斯决议案可能会剥夺宪法赋予总统的主动权。实际上，正如助理国务卿R·沃尔顿·穆尔当时所指出的，国会曾在1867年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克里特人民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案；但是他说，目前的这个决议案虽然对总统没有约束力，不过倘若总统照此行事，就可能在美国黑人问题上引起十分麻烦的相互指责。如果他不照此行事，就会在国内引起互相指责。<sup>②</sup> 最后，各犹太人组织成功地使这个决议案作了修改，使它只是表达一下参议院的意见而已。于是，总统的朋友、纽约的塞缪尔·罗森曼法官敦促总统支持这个措施。罗斯福确曾指示过他的一位秘书，对这个问题作了一番调查。不过，这个决议案仍然留在参议员皮特曼的外交委员会中。<sup>③</sup>

1934年3月7日美国劳联和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了一次模拟审讯——“文明指控希特勒主义案”，吸引了两万人参加。这时，国务院又一次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地位。出席的知名人士为数甚多而且代表着各个方面，有艾尔·史密斯，雷蒙德·莫利，塞缪尔·西伯里法官，

---

① 《国会记录》，第13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68期，第1部分，第176页。

②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214页；穆尔1934年1月19日备忘录，《1934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93—294页。

③ 罗森曼1934年3月18日致罗斯福的信（附罗斯福给麦金泰尔的备忘录），《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献集》，官方档案，198 A，德国，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

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市长,纽约大学校长哈里·W·蔡斯,美国军团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爱德华·麦克尼里;伍德罗·威尔逊的最后一任国务卿班布里奇·科尔比主持了这次会议。<sup>①</sup>

德国官员们见到了这个审讯的公告后,立即要求国务院撤销这项活动。礼宾司在查阅了法律汇编后认定,按惯例政府应采取“不干涉”的政策。<sup>②</sup>赫尔向路德承认说,根据法律,不允许联邦政府进行干涉,对此他感到“失望”。路德向柏林报告时,不仅解释说,这一事件使赫尔感到“沮丧和担忧”;而且还说,赫尔对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向德国大使馆请求为被告提供律师这一做法也不赞成。德国人还通过罗斯福的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与白宫接触,但厄尔利断言,罗斯福如向那些和他本人所熟识的预定发言人说项,甚至可能招致更为不利的传扬。在柏林,外交部长冯·牛赖特召见多德大使时,故意地让他久等,然后徒劳地表示希望能够避免这次集会。<sup>③</sup> 83

事情过去后,菲利普斯拒绝发表评论,只说,政府无人出席这次集会。<sup>④</sup>路德报告说,美国外交官员们已竭尽全力去阻止这次集会;他把这一事件归咎于“自由主义的、和平主义的、

---

① 1934年3月8日《纽约时报》。

② 索思盖特1934年2月25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2,希特勒,阿道夫/12。理查德·索思盖特是国际会议和礼宾司副司长。

③ 赫尔1934年3月2日备忘录,《1934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510—511页;路德1934年3月3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2卷,第552—554页;厄尔利1934年3月5日为赫尔写的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2 希特勒,阿道夫/26;牛赖特1934年3月5日备忘录,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 35381,1934年3月5日日记,多德:《日记》,第86—87页。

④ 1934年3月9日《纽约时报》。

犹太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界人士”。希特勒没有发表公开讲话,然而正如多德3月7日会见他后所记述的,他咒骂犹太人,并且威胁说如果外界的宣传鼓动不停止的话,他就要把德国的犹太人消灭干净。<sup>①</sup>

国务院在德国问题上发表的声明,保持着适当的自我克制精神和审慎的态度。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1日那次著名的血腥清洗之后不久,国家复兴局局长、脾气暴躁的休·约翰逊宣称,在德国发生的事件“使我感到厌恶——不是比喻所说的厌恶,而是实实在在生理上感到的厌恶。”莱特纳根据柏林的指示,提出了抗议并且报告说,赫尔曾对他说,事情难办,因为约翰逊是一个“任性的人”。<sup>②</sup>然而,赫尔公开解释说,约翰逊不是代表政府发言。<sup>③</sup>1935年7月,国务院拒绝了犹太人组织提出的对德国迫害犹太人事件提出抗议的要求。<sup>④</sup>两个月后,纽约法官路易斯·布罗德斯基把德国纳粹党徽与比作是“海盗的黑旗”,拉瓜迪亚在1937年3月间曾两次诋毁希特勒;一次说他是“穿褐衫的幻想狂”。<sup>⑤</sup>德国人坚决要

---

① 路德1934年3月8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2卷,第574—575页;1934年3月1日日记,多德:《日记》,第89页。另见多德备忘录(未署日期,可能是1934年3月7日),《1934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18—221页。

② 1934年7月13日《纽约时报》;牛赖特1934年7月13日致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函电,莱特纳1934年7月14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 35633,5747/HO 37635—HO 37636。

③ 赫尔1934年7月13日致罗斯福的信,《1934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39—240页。

④ 艾德勒和马加利思合著:《美国的说项》,第367页。

⑤ 1935年9月7日,和1937年3月4日与16日《纽约时报》。

求道歉。赫尔在讲了一通言论自由因而联邦政府缺乏权限的道理后，向德国人表示了歉意。<sup>①</sup> 罗斯福坚持一条类似的方针。他走得最近的一件事就是，他在1935年10月宣称，美国人民对其他国家人民遭受的苦难在精神上不能漠不关心。他是在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通过之后讲这番话的。这个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其他特权，使他们沦为德国的臣民而不是公民。其后，他又于1936年5月，指示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巴勒斯坦联合请愿团的一次宴会上，代表他通过全国广播表示：他对世界上某些地区倒退到文明人民曾经希望永远不会再出现的那种岁月和那种行为感到痛心。<sup>②</sup>

当然，德国人对有利于他们的合法宣传总是感到兴趣的。<sup>③</sup> 例如，1934年1月26日在与波兰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们很快地得到允许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当时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主席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的对他们有利的声明。<sup>④</sup> 1936年夏，德国外交官们很快地邀请前大使舒尔

---

① 关于布罗德斯基事件，见莱特纳1935年9月14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 36016—HO 36017；关于拉瓜迪亚，见邓恩1937年3月4日备忘录，《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68—369页；1937年3月4日和18日《纽约时报》，和牛赖特给路德的信与路德给牛赖特的信，1937年3月17日，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2422/D 511372—D 511373。

② 1935年10月3日和1936年5月25日《纽约时报》。

③ 关于德国宣传活动的详情，包括一些令人厌恶的做法，见奥尔顿·弗赖伊：《纳粹德国与美洲半球，1933—1941年》（纽黑文，1967），第32—60页，第80—103页；另见O·约翰·罗格：《德国官方报告：1924—1942年的纳粹渗透，1939年至今的泛阿拉伯主义》（纽约，1961），第13—172页。

④ 路德1934年2月3日致外交部的函电，1934年2月5日狄克霍夫致路德和路德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 35307—HO 35309。

曼与希特勒会见，事后便发表了一份官方的正式会谈记录文本，希特勒在这个文本中着重说明了他为恢复德国的平等权利所作的和平努力，同时为争取国际政治稳定和更加自由的世界贸易而工作。<sup>①</sup>1938年3月的一天，希特勒接见美国前总统胡佛，而空军元帅戈林又于第二天举行了一次过分讲究的宴会宴请了胡佛。<sup>②</sup>

德国官员们也认识到在美国进行宣传的局限性。例如，1934年他们禁止在美国的纳粹党员在那里进行宣传或参加新德国之友社。该社于1936年改为美籍德国人同盟。<sup>③</sup>这一禁令虽然有时被违背，但还是得到充分的执行，因而这个同盟的领导人弗里茨·库恩于1938年3月前往柏林徒劳地请求希特勒取消禁令。这项禁令这时已扩大范围适用于全体德国国民。同盟的成员过去不超过六千人，这时已减少，可能只有三千人。该同盟在十年间举行了一些示威，如果说他们还能哄骗一小撮人的话，那么这些示威只不过是加深了美国人对纳粹政策的厌恶罢了。<sup>④</sup>

---

① 德国驻伯尔尼大使馆1936年7月18日致外交部的函电，1936年8月3日希特勒对舒尔曼声明的官方备忘录，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2422/D 511332—D 511333，2422/D 511338—D 511340。官方声明没有把舒尔曼在会见中谈到的对德国有利的言论包括进去。见1936年8月3日，梅斯纳备忘录，2422/D 511335—D 511336。

② 1938年3月9日和10日《纽约时报》。

③ 狄克霍夫1934年2月16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2卷，第492页。

④ 乔基姆·雷马瓦：“新德国之友：德美同盟与德美关系”，《现代史杂志》，第29卷（1957年3月），第38—41页。库恩一向夸大他与柏林的关系和从柏林方面获得的支持，1939年12月因贪污同盟的经费而被判罪。罗格：《德国官方报告》，第128页。

德国的外交官员们也非常警惕，唯恐干涉美国的政治。例如 1935 年 8 月，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前参议员阿瑟·R·鲁宾逊曾在 1934 年竞选连任时被谢尔曼·明顿所击败，他遂于 1936 年带着一个在 1936 年击败罗斯福的计划与德国外交部接触。鲁宾逊声称，罗斯福打算让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小罗伯特·拉福利特——“一个直言不讳的激进分子”——担任他的副总统并且最终继任总统。鲁宾逊坚决主张，德国必须在竞选运动中为共和党把三千万美籍德国人组织起来，因为这次竞选运动将与德国先前“在马克思主义统治下”的处境和当前“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状况形成对比，德国显然是“一个反激进主义的坚强堡垒”。<sup>①</sup>德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毫不加以考虑。国务秘书冯·比洛非常了解美国历史，他拒不考虑这个建议，不仅仅因为鲁宾逊并不具有“头等的政治意义”，而是由于他坚决认为，美国人民对于外国干涉他们的政治事务极为警惕，这就是何以会酿成 1888 年的轩然大波：当时的英国大使莱昂尔·萨克维尔-韦斯特爵士就曾发表意见支持格罗弗·克利夫兰而反对本杰明·哈里森。鲁宾逊只是受到有礼貌的接待。<sup>②</sup>同样，1938 年，已接替路德出任驻美大使的汉斯·狄克霍夫在一篇冗长的报告中坚决认为，把美籍德国人组织起来的任何运动，并不能把他们联合起来，只会加

86

---

① 1935 年 8 月 29 日富埃尔—鲁宾逊会谈备忘录，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 35988—HO 35991。卡尔·A·富埃尔是德国外交部第三司（包括美国事务在内）的高级顾问。

② 1935 年 8 月 31 日比洛致拉默斯的信和富埃尔备忘录，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 35993—HO 35997。

深分歧，因而他指责所有这些努力不过是“阴谋家的儿戏”。<sup>①</sup>从1939年开始，特别是战争爆发后和整个1940年，德国的代理人一直在从事宣传冒险活动，包括拉选票，把要投罗斯福的选票拉去投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这种活动的意义是成问题的，1940年的选举一结束，宣传也就偃旗息鼓。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希特勒外交的主旨是要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至少德国在欧洲取得胜利之前是如此。<sup>②</sup>

如果说，罗斯福和国务院避免发表不能改变现状的公开声明是正当的，那么他们在德国难民问题上却未能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则是没有道理的。国际联盟在1933年10月为德国难民（犹太人等）建立了高级难民委员会，并选派对外政策协会前理事会主席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G·麦克唐纳为该机构的高级专员。美国出席该委员会的管理委员会的代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学教授约瑟夫·P·张伯伦。美国人可以以个人名义向该委员会捐款或为它工作。可是，当麦克唐纳要求政府捐款时——甚至是一个象征性的数目——他认为这对从其他那些不大愿意捐款的大国那里获得资金方面将会起到“很大的或许是决定性的作用”，国务院却代表总统答复说，只有等到其他国家作出捐赠时，美国才会捐款。张伯伦相当强烈地暗示说，此后所以未能获得捐款，是由于美国

---

① 狄克霍夫1938年1月7日致外交部的函电，美国国务院：《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1918—1945年》，D辑，《从牛赖特到里宾特洛甫：1937年9月—1938年9月》，13卷本（华盛顿，1949—1964年），第1卷，第664—678页。

② 关于1939—1940年的宣传计划，见弗赖伊：《纳粹德国与美洲半球》，第131—151页，和罗格：《德国官方报告》，第238—258页。



人缺乏主动精神造成的。<sup>①</sup>德国人也不愿给与帮助。狄克霍夫在1933年8月的初步会谈中向麦克唐纳表示,他的政府无意对这个国联机构提供援助或与之进行有意义的合作;比洛在1934年5月也重申了这一点。<sup>②</sup>据汉夫施丹格尔说,1934年夏他曾试图充当一些有意为犹太人移民提供基金的美国银行家的中间人,希特勒毫不客气地拒绝说:“汉夫施丹格尔,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需要犹太人作人质。”<sup>③</sup>

筹集基金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麦克唐纳一针见血地对多德说,在美国“对于把一些受到迫害的犹太人弄到美国来这个问题,在少数阶层的人中是感到很大兴趣的,但他们缺乏热情。”<sup>④</sup>不景气的经济似乎支配着官员们的思想。负责行政工作的助理国务卿威尔伯·J·卡尔对众议院移民与归化委员会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取消胡佛总统1930年9月的行政命令,该项命令指示领事官员严格执行不准那些可能成为靠政府救济而生活的人到美国来的禁令。<sup>⑤</sup>两年后,移民局长丹尼尔·W·麦科马克说,放宽移民法只会制造更多的失业问题,而且也许会加剧反犹太主义。<sup>⑥</sup>1935年11月,罗斯福拒绝

---

① 麦克唐纳1935年1月2日致卡尔的信,菲利普斯1月21日致张伯伦的信,和张伯伦2月28日致菲利普斯的信,《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12—414页,第418页,威尔伯·J·卡尔是助理国务卿。

② 狄克霍夫1933年8月30日备忘录,比洛1934年5月2日备忘录,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5747/HO 34980—HO 34981,5747/HO 35544—HO 35545。

③ 汉夫施丹格尔:《未陈述的证词》,第221—222页。

④ 1934年2月7日日记,多德:《日记》,第79页。

⑤ 1933年3月30日《纽约时报》。

⑥ 1935年3月4日《纽约时报》。

了纽约州州长赫伯特·H·莱曼要他撤销1930年行政命令的请求。<sup>①</sup>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美国政府在帮助犹太难民方面作了最认真的努力。当时，赫尔曾邀请三十二个国家（只有意大利拒绝）与美国一道成立一个特别难民委员会。赫尔在回顾此事时可能会说，他的政府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免得这些备受迫害的难民被灭绝”；可是在当时，他却坚决主张由私人团体来为这种行动提供资金，而且任何国家都不愿接受数量超过其现行法规所允许的移民。1938年7月，各国代表在法国埃维昂开会，成立了一个国际政治难民委员会。<sup>②</sup>

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任是乔治·鲁布利。他是华盛顿的律师，罗斯福的朋友。鲁布利与休·R·威尔逊大使（他于1938年接替多德驻德大使的职务）密切合作；他与德国经济部长沃尔特·芬克的初步会谈表明，德国方面有意作出某种财政安排，以便让移民有秩序地离开德国。<sup>③</sup>然而，德国外交部长不愿提供帮助。1938年7月底，这时担任国务秘书的恩斯特·冯·威兹萨克对威尔逊大使说，他对德国与国际委员会合作一事“不抱任何希望”，并于1938年10月18日拒绝了鲁布利提出的前往德国进行会谈的请求。威兹萨克坚持说，由于还没有任何国家准许大批犹太人入境，因此德国将不准许他们携带外汇离开，鲁布利的访问只会被用来“证明犹太人

---

① 莱曼1935年11月1日致罗斯福的信，和罗斯福11月13日致莱曼的信，《罗斯福文献集》，官方档案第133页，1933—1941年移民。

②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78页。

③ 小休·R·威尔逊编：《一位职业外交家，第三章：第三帝国》纽约，1960年，第43—44页。

的苦难系由于德国人从中作梗”。<sup>①</sup>此后不久，鲁布利提议采 89  
用增加购买德国货物的办法，以保证犹太人可以携带他们的  
财产有条不紊地离开德国。但是赫尔反对任何他认为可能对  
美国的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的计划。他坚持说，德国应当允许  
移民离开时至少带上可供他们重新定居的最低限度的资产，  
以后在一段时间内把剩余的资产汇去，在此期间则由各私人  
团体提供临时的资助。<sup>②</sup>

1938年底，似乎有可能取得协议。在此以前，一个十几  
岁的犹太男孩赫尔彻尔·格林兹本，由于纳粹虐待其父母而  
气得发疯，他向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三秘恩斯特·冯·腊特  
开枪，这位三秘于11月9日死去。当天夜里，德国宣传部长  
约瑟夫·戈培尔和冲锋队组织了一次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砸玻璃窗的一周”。有二万名犹太人被捕；  
同时，有组织的暴徒洗劫了上千家的商店，烧毁了成百家的  
住宅和犹太教堂。希特勒和其他政府官员在骚乱开始时感到  
突如其来；有些官员，象芬克，对这种任意的破坏行为感到不  
安，并且担心国外会出现有碍政治和贸易关系的不利宣传。然  
而，德国政府却在11月12日对犹太人罚款十亿马克（四亿美

---

① 威尔逊 1938年10月18日致赫尔的函电，〈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  
第1卷，第799页，和威兹萨克 1938年7月27日和10月18日的备忘录，〈德外  
交文编〉，D编，第5卷，第895页，第900—901页。威兹萨克也对“鲁布利的雅  
利安人血统的成分”，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兴趣。威兹萨克 1938年11月7日备忘  
录，前引书，第903页。

② 鲁布利 1938年10月27日致赫尔的函电，赫尔 11月9日致鲁布利的  
函电，〈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809页，第816—818页。

元), 显然决心要迫使他们离开德国。<sup>①</sup>

德国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狄克霍夫报告说, 在美国“强烈的抗议不仅来自犹太人, 而且同样强烈地来自所有的各团体和各阶级, 包括美籍德国人的团体在内”, 甚至“一些彻底反共的, 而且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大都是反犹太主义的正派爱国人士, 也开始背离我们。”他说, 英国的情形也一样, 次日他证实说, 纽约的德国领事馆向他报告说, 德国的事态“对美国人民毫无例外地产生了灾难性影响”。<sup>②</sup> 罗斯福  
90 根据当时的助理国务卿乔治·梅塞史密斯的强烈建议, 命令威尔逊大使回国“磋商”, 并且公开声称他曾经认为, 在现代的文明中不可能发生德国这样的野蛮行径。<sup>③</sup>

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 沙赫特便就准许德国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问题找希特勒磋商。沙赫特本人就是一个老牌的反犹太主义者。他对关于“犹太人问题”所有的陈词滥调深信不疑; 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一个外来的少数民族, 他们在工商业以及专门职业和艺术等方面所施加的影响过大, 因此他赞同禁止犹太人涉足这些领域的立法。<sup>④</sup> 然而, 沙赫特不喜欢暴力, 而且他对德国的外汇和贸易问题极为关注。因此, 他向希特

---

① 劳尔·希尔伯格:《消灭欧洲犹太人》, 修订本(芝加哥, 1967), 第23—24页; 瓦尔曼 1938年11月12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 D编, 第5卷, 第904—905页。恩斯特·瓦尔曼是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

② 狄克霍夫 1938年11月14日、15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外交文编》, D编, 第4卷, 第639—640页, 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 B 21/B 004971。

③ 梅塞史密斯 1938年11月13日致赫尔信, 赫尔 11月14日致威尔逊的函电,《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 第2卷, 第396—399页; 罗斯福 1938年11月15日的声明,《罗书话汇编》, 第7卷, 第596—597页。

④ 沙赫特:《自传》, 第357—358页; 希尔伯格:《消灭欧洲犹太人》, 第22页。

勒建议说，如果政府允许十五万靠工资生活的犹太人在今后三年内离开德国，二十五万家属最后也相继离去，二十万年纪较大的人则可留下；那么，就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作为回报，沙赫特想把犹太人在德国的财产的四分之一——他估计为六十亿马克中的十二亿五千万马克拨出作为信托基金，用作给德国同等贷款的附属担保金，德国将为德国货物的出口和运送犹太人出德国提供资金，剩余的钱仍然留在德国。沙赫特回忆说，“使我感到大为惊讶的是，”希特勒居然同意让他同伦敦的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讨论此事，鲁布利于12月15日从伦敦把这一初步建议通知华盛顿。<sup>①</sup>

国务院本能地不喜欢沙赫特的计划。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起初极力反对德国要别人为人质缴付赎金和“用苦难来换取增加出口”的做法。但是，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他建议不要一口拒绝，并对鲁布利说，也许可以从非官方方面获得资金为重新安置提供经费，而犹太人则用他们的钱向德国购买移民后所需要的机器。<sup>②</sup>于是鲁布利便去柏林；到1939年1月16日，他和沙赫特一道大致作出了安排，可用德国犹太人的四分之一财富购买德国设备和支付移民费用，把剩余的钱拨供支付留在德国的犹太人的费用；留下的犹太人将接受再训练，并且不强迫他们居住在犹太区内。沙赫特计划中有争议的部分，即贷款和直接协助德国的出口货问题则略而未

---

<sup>①</sup> 沙赫特：《自传》，第333—384页；鲁布利1938年12月15日致赫尔的函电，《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873—874页。

<sup>②</sup> 韦尔斯1938年12月19日和21日致鲁布利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876—880页。

提。<sup>①</sup>

这个计划要是实现,可以相信,德国的犹太人或许能够避免后来被消灭的命运,但是甚至连这种可能性也面临着敌对势力的挑战而陷于困境。首先,1938年7月埃维昂会议刚刚开始,德国的外交部长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就通知所有的有关团体说,“他不得不在原则上拒绝与有关各国就德国犹太人问题进行合作。因为这是一个不容讨论的德国的内部问题。”德国不考虑转移犹太人资本的问题,也不与埃维昂会议进行合作。<sup>②</sup>沙赫特在11月间那次对犹太人有组织的集体迫害后,便开始进行谈判。但是,德国外交部却警惕地注视着。在沙赫特与鲁布利于1939年1月18日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两天之后,里宾特洛甫却裁决说“与鲁布利先生草签的任何协议都是办不到的”。<sup>③</sup>两天后,希特勒撤销了沙赫特在德意志银行中的职务,中止了他与谈判的联系。<sup>④</sup>

然而,国际委员会与德国官员之间的会谈仍在继续进行着。到2月中旬,他们又一次取得了临时的但更为有限的协议。德国人固执地坚持不让犹太人携带财产离开德国,在其他国家对于接收这批难民作出保证之前,他们将不允许移民开始移居国外;而且,他们还保留随时中止这项计划的权

---

① 沙赫特 1939年1月16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5卷,第921—925页。

② 国务秘书 1938年7月8日通告,前引书,第894—895页。

③ 威兹萨克 1938年1月18日备忘录,前引书,第925页。这项指示是发给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恩斯特·埃森洛尔的,里宾特洛甫曾指派他充当外交部与沙赫特之间的中间联系人。见威兹萨克 1938年1月13日备忘录,前引书,第920页。

④ 沙赫特:《自传》,第384页。

利。<sup>①</sup>

愿意接受大批犹太移民，特别是在他们不携带金钱的情况下愿意接受的国家寥寥无几。正如鲁布利 1938 年 11 月悲 92 伤地记述的那样，自从国际委员会开始工作以来，一个接着一个国家都向犹太移民关闭了大门。<sup>②</sup> 国务院对于扭转这一趋势抱有希望，它在 1938 年 11 月间明确表示，美国在不增加其指标的情况下，可以在五年内接受十万犹太人。而且赫尔还极力向拉丁美洲国家施加压力，但却毫无结果。<sup>③</sup> 也曾考虑向阿拉斯加、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以及菲律宾等地殖民的计划，但都终成泡影。<sup>④</sup>

1939 年夏，事件层出不穷；9 月，战争爆发，作出合理安排的最后一点希望终于破灭了。德国领导人在 1941 年决心使用他们自己的“最后解决办法”。

拯救许多生命的有限机会丧失了。诚然，一些著名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艾伯特·爱因斯坦、沃尔特·格罗皮厄斯、保罗·兴德密特、托马斯·曼、库尔特·韦尔都在美国避难。但是，在 1933—1938 年间，尽管德国每年向外移民的指标为二万六千名，其中包括 1938 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奥地

---

① 德国中央保安局犹太移民委员会……会议记录……1939 年 2 月 11 日，《德外交文编》，D 编，第 5 卷，第 933—936 页；1939 年 2 月 14 日《纽约时报》；斯皮尔：《美国与在德国遭迫害的犹太人》，第 88—89 页。

② 鲁布利 1938 年 11 月 14 日致赫尔的信，《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880—881 页。

③ 见赫尔 1938 年 11 月 22 日发给驻拉丁美洲某些外交使团的通函，《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836—837 页。这些国家是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

④ 斯皮尔：《美国与在德国遭迫害的犹太人》，第 95—98 页。

利的指标,六年移民总数约十六万名,实际进入美国的德国移民有四万六千名左右,其中犹太人占三万名。在以后的几年中,一直到1941年6月,另有约六万名德国移民进入美国,犹太人约占四分之三。<sup>①</sup>美国的外交官们奉行一种怯懦、严格合乎法律而毫无创新的政策。这个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多大的改进。<sup>②</sup>甚至在1939年2月,职业外交家、鲁布利的助手、当时担任国际委员会副主任的罗伯特·佩尔就曾这样写道,他“从来没有指望与德国人的会谈会有什么结果”;所以进行会谈,主要是向他们表明,没有人愿意在贸易方面与他们成交;难民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就在他们现在所呆着的地方公平地对待这些人,在柏林没有出现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政府之前,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做到这一点。”<sup>③</sup>其他国家的政策也好不了多少。正如德国驻英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报告说,南美洲人“发表了一通无人爱听的漂亮空话”,但是他们仍然怀疑欧洲只是要“把欧洲的不良分子这个包袱卸给他们”;而波兰人则提出一份“厚厚的备忘录”,表明他们有三百五十万犹太人,“他们也想卸掉这个包袱”。<sup>④</sup>当

---

① 关于1933年至1941年间每年进入美国的移民的确切数字,包括年龄、职业、种族、宗教等等分类情况,可参见美国劳工部:《移民总局局长的年度报告》(华盛顿,1933—1941)。综合数字见斯皮尔:《美国与在德国遭迫害的犹太人》,第72—73页。另见唐纳德·皮特逊·肯特:《知识分子难民:1933—1941年移民的美国化》(纽约,1953),第12页,第23页。

② 见德怀特·麦克唐纳:“老法官赫尔与难民”,《一位革命党人的回忆录:政治评论文集》(纽约,1957),第154—158页。

③ 佩尔1939年2月16日致梅塞史密斯的信,《梅塞史密斯书信集》,第2箱。

④ 狄克森1939年2月18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编,第5卷,第937—938页。



然,德国的政策仍然是文明的一个污点。

美国国务院和德国外交部或许认为,1934年美德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贸易。1923年签订、1925年生效的友好、商务和领事权利条约,十年后满期。<sup>①</sup>如果两国中任何一方要废除条约或不再延期,需要在一年以前通知对方。对该条约重新谈判的障碍是第七条,该条款保证给予每个国家最惠国待遇。德国人想签订一个新条约,使德国能够获得向美国出口的更大的机会,但要取消最惠国的地位。他们从而可以谈判双边的关税率以及排斥美国货物的进口限额。对于赫尔以及国务院中许多持有同样观点的其他人员来说,最惠国的主张是新的互惠贸易计划的核心,因此他们拒绝放弃一个他们认为是医治世界病症的近似万应药方的经济计划。而且,他们对于德国1933年对美国的进口货物施加歧视性限额时的那种蛮横态度记忆犹新。 94

牛赖特于1934年2月对路德说,德国政府对其外汇情况不断恶化感到震惊,德国必须在其能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来改善这种状况,尤其是要通过增加对美国的销售额,因为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最大。路德3月间见到赫尔,4月间见到助理国务卿弗朗西斯·塞尔。两人都对他说,虽然他们愿意看到美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增多,但商谈的时间不合适;而且,事先承担义务可能危及互惠贸易协定法的通过,该法令将给予总统以改变多达50%的关税率的权限。<sup>②</sup>

① 条约全文,见《1923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9—46页。

② 牛赖特1934年2月27日致驻美大使馆的函电,和路德3月3日致外

国务院不愿与德国人商谈贸易问题的真正原因比较复杂。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商业关系，正如国务院经济顾问赫伯特·菲斯在3月28日所描述的那样，“非常接近于贸易战”。源源不断送往华盛顿的报告，特别是乔治·梅塞史密斯所写的报告更加令人沮丧。梅塞史密斯自1914年以来一直在外交部门工作，从1930年到1934年4月他出任驻奥地利公使时，一直担任驻柏林的总领事。他是一位卓越的职业外交官，副国务卿菲利普斯说他“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纳粹的计划和活动”，这是很正确的。罗斯福从不喜欢轻易表扬职业外交官的，但他也认为梅塞史密斯是“我们整个外交部门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并且坦率地承认说，“我对他的判断非常重视。”<sup>①</sup>梅塞史密斯给国务院各级官员写信时爱写长信——长达十八页或二十页单行打字纸不等——尤其是反映德国当时情况的信更是如此。这些信件在国务院高级官员中传阅。1934年春，他发动了一个时间很长而又重要的运动，阻挠美国同德国进行贸易谈判。

梅塞史密斯相信并且希望经济的不稳定将会促使希特勒政权垮台。但是即使这个政权不垮台，他在3月24日说，美国也不应同这样一个国家签约，这个国家“不愿保护现有的权益，打算赖掉所欠债务，并且要求签订新的协议和获得新的借

---

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2卷，第537—539页；塞尔1934年4月12日备忘录，《1934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20—421页。

<sup>①</sup> 菲斯1934年3月28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1/320；菲利普斯1934年3月16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123M561/411；罗斯福1935年12月4日致朱利安·W. 麦克的信，《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私人档案2211号。

贷用来购买原料，而这些原料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肯定是用于重整军备计划的。”他作出结论说，也许美国为“世界普遍的利益”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让德国的经济困难“发展成危机”。五天后，他对德国最近从美国制造商那里购买远程邮政飞机一事表示怀疑，他评论说，这种飞机“很容易改装成轰炸机”；他还注意到不稳的形势正迫使德国人（他们对经济计划并不真感兴趣）“为了政治原因希望迅速成交”。他说，纳粹官员“认为我们正打算扮演圣诞老人”。<sup>①</sup>他的观点在4月间仍然未变。他对沙赫特的那一套已经受够了，他感到沙赫特“骄横自傲，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报告说，形势日益恶化已经使汉堡和不莱梅的商人“惊慌失措”，希特勒政权似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梅塞史密斯建议，即使是优惠的条约也不要签订，而且他认为“德国人拿不出什么东西，我们非但得不到什么，反而会失去很多的东西。”此外，“我相信，我们同德国目前的这个政府达成的任何协议，不会有什么意义。”5月，他又直接了当地补充说，“一个具有真正和平意图的政府，不会生产军备武器，不会对它的人民进行军事训练，不会在学校里、甚至在儿童中树立这种异乎寻常的精神。”<sup>②</sup>

梅塞史密斯的建议得到驻柏林商务参赞道格拉斯·米勒的坚决支持。米勒先前对这个德国的政权持有的那种乐观情绪不见了。他在4月间送交的一份情况简报中称，德国需要美国的棉花、铜和石油，但是除了钾碱是大量的以外，其余的都

<sup>①</sup> 梅塞史密斯 1934年3月24日和29日致菲利普斯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418，862.00/3419。

<sup>②</sup> 梅塞史密斯 1934年4月13日和5月3日致菲利普斯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420，862.00/3423。

是一些小量的制造品——“其中没有一样是大宗的商品，很多是随大众的爱好的改变为条件的商品”——德国人却可以指望  
96 在美国大量销售商品以增加他们的外汇。他又列举了另外几条理由，说明贸易谈判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德国对美国产品规定的进口限额——例如猪油，这是美国向德国出口的第二宗最重要的货物——变得太快，以致无法保证稳定的市场；德国的货币问题，主要是由于人为地保持马克很高的黄金比率而造成的，这就意味着外国人不能够把货币带出德国；最后，纳粹党人对欧洲的地图是不满意的，因此“他们的实验收到的效果越彻底，大规模战争要在当今发生就越是肯定无疑。”6月，米勒报告说，他对德国政府的货币制度通过各种不同的马克，采取限制使用某种马克购买德国货的办法而使德国制造商获得比外国制造商为多的好处；并且不准在德国经商的外国人把资金带出德国。米勒写道，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正在引导德国进一步脱离与西方世界正常贸易的关系”，因此这个实验完全有可能导致一场内部革命或战争。<sup>①</sup>

这次运动证明是有成效的。菲利普斯曾在5月间对梅塞史密斯说，他对经济和财政方面提出的意见“极为重要”；6月5日，他把国务院经济司的一个备忘录转交给罗斯福，备忘录极力反对谈判并引用了梅塞史密斯信件中的许多段落。而且，备忘录所提出的论点正是梅塞史密斯的论点：对于德国政府在支持其政治威信或经济信贷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援助是

---

<sup>①</sup> 米勒 1934年4月17日和6月19日给国内外商务局的报告，米勒：《通过外交邮袋》，第133—162页，第171—188页。

没有什么充分理由的。<sup>①</sup>十分有趣的是，也在那一天，国会通过了赫尔所企求的互惠贸易协议法。但是，第二天当路德重新提出德国要求举行贸易谈判时一再向他道贺，赫尔却未予理睬。<sup>②</sup> 97

1934年夏季的事态坚定了国务院的决心。德国不安定的局势在6月30日—7月1日的血腥清洗中达到了高潮。恩斯特·罗姆、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和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被杀害，弗朗兹·冯·巴本被捕以及几十名冲锋队的官员即时被处决，世界为之震惊，并且似乎证实了欧洲的观察家们私下的传闻：希特勒政权快要完蛋了。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对威廉·布立特大使说，希特勒维持不了多久。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向美国代办J·韦布·本顿说，他认为德国军队和保守的工业界分子将迫使纳粹党人退居幕后。在法国，外交部向美国代办西奥多·马里纳大胆表示，希特勒可能成为拥有实权的德国军队的傀儡。从英国传来宾厄姆大使的信息，他本人提到“在欧洲和远东有如此众多的疯子”，英国官员现在大体上都认为老容克分子和实业家已经实行统治了。在意大利，外交部长富尔维沃·苏维奇向朗大使保证，德国人民多数都反对希特勒，他继续掌权的日子不会太久了。<sup>③</sup>

---

① 菲利普斯 1934年5月10日致梅塞史密斯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421；菲利普斯 1934年6月5日致罗斯福的信，《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外交通讯：德国。

② 赫尔 1934年6月6日备忘录，《1934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26—428页。

③ 布立特 1934年7月3日致赫尔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288；本顿 1934年7月4日致赫尔的函电，862.00/3290；马里纳 1934年7月3

在维也纳担任新职的梅塞史密斯同意这种判断：这次清洗将使纳粹政权覆灭。他认为，一切有关希特勒的坏事都证明：“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任何野蛮行为他都会赞同的”——他于7月5日这样写道。也许，世界各国人民既然已经亲自目睹国家社会主义残暴成性，“人民可能会相信报纸上的报道了。”无论如何，他接着又说，“我看不出我们对德国的政策或世界其他国家对德国的政策如何才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种种事件只能使我们不给德国以任何道义上或物质方面的支持这一立场更加坚定。”不到一个星期后，他又向莫法特承认说，  
98 德国人具有他想象不到的“冷酷和残忍”，但是在德国也不乏“许多正派的东西”，这与6月30日骇人听闻的事件结合起来，便可能推翻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统治。7月17日他又重申了他的观点。德国现已“彻底孤立”，目前这个政府已无法遏止种种最终将使其覆灭的事件的发生。一旦时机成熟，德国军队便会扶植一个通情达理政府。<sup>①</sup>

事实证明，外交家们的预言——以及希望——完全错了。第三帝国并没有垮台，不仅远远没有垮台，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甚至还能够经受住7月25日奥地利纳粹分子残酷地杀害了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所造成的麻烦，以及意大利军队向勃伦纳山口调动所施加的压力。接着，8月1日通过了合并总理府和总统府的法案；次日，冯·兴登堡总统逝

---

日致赫尔的函电，862.00/3291；宾厄姆1934年7月23日致赫尔的函电，《赫尔书信集》，第36箱；朗1934年7月17日致赫尔的函电，862.00/3309。

① 梅塞史密斯1934年7月5日致菲利普斯的函电，美国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424；梅塞史密斯1934年7月11日和17日致菲利普斯的函电，《梅塞史密斯书信集》，第6箱。

世。此后，希特勒在 8 月 19 日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中获得压倒的多数，授权他同时兼任总统和总理两项职务。

沙赫特通过他的“新计划”加紧了对经济的控制，这项计划于 9 月 1 日起生效。从这一天起，德国将只购买它能够付款的东西——在德国银行里有了外汇时才允许进行进口商品的交易——而进口必须与德国向每个国家的出口相等。这个新计划意味着，德国已经抛弃了它的两个最大的原料供应者美国和西欧，而主要是跟拉丁美洲和巴尔干各国打交道。<sup>①</sup>

1934 年秋，国务院不得不在对德贸易政策问题上作出最后的决定。一个由明尼苏达大学的阿尔文·汉森教授担任主席的国务院特别委员会，提出了调查报告和建议。有四种选择办法：美国可以同德国谈判一项新的贸易条约；开始贸易战；废除现有的商务条约；或者维持现状。该委员会宣称，在研究了缔结一个新条约从事经济活动的可能性之后，满足德国要求的可能性“极其渺茫”。该委员会认为，贸易战则将意味着美国要全部丧失对德国的出口贸易，并危及美国公民在德国近十亿美元的投资，而且要引起大批美籍德国人的敌对情绪。废除现有条约如不随之以贸易战，则毫无意义。该委员会建议维持现状，理由是，如果新计划获得成功，对德贸易对于美国来说，则“价值不大”。如果沙赫特的计划失败，那么

---

<sup>①</sup> 彼得森：《沙赫特》，第 218—222 页。作为新贸易政策后果的一个实例，彼得森指出，1933 年德国进口的棉花有四分之三来自美国，而在 1935 年只有四分之一来自美国，差额系从阿根廷、巴西、秘鲁、埃及和印度购买而补足。前引书，第 224—226 页。

美国就可能得到比较有利的条件。赫尔表示同意。<sup>①</sup>下一着棋要看德国如何走了。

路德 10 月间对菲利普斯说,德国正在发出要废除商务条约按规定需提前一年的通知。<sup>②</sup>因此,这种状况要一直维持到 1935 年的春天。于是两国官员都推论说,没有条约,将会在领事权、对私人投资的担保以及与日常关系有关的许多其他问题上产生极其复杂的局面。因此,1935 年 6 月 3 日,美国和德国议定了一项新的友好、商务和领事权条约,把给予德国人新的贸易特许权和保证双方最惠国地位的第七条若干规定都删去了。<sup>③</sup>在以后的几年中,德国人常常提起贸易谈判的问题,目的是要增加对美国的出口,作出诺言要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这种或那种货物——尤其是棉花。国务院拒绝了这类建议;并且从 1935 年起,德国货物不再享有美国提供的特别关税特许权,而对 1938 年已同美国缔结互惠贸易协定的十六个国家的货物却给予这种权利,这些国家全都享有最惠国的特权。

对国务院的贸易计划和原则提出最认真质难的却是罗斯福自己的对外贸易顾问乔治·N·皮克。皮克还是进出口银行 100 的董事长,这个银行成立于 1934 年,其宗旨是促进对外贸易并承担保险。皮克认为,美国想通过普遍削减关税和最惠国的安排,率先为争取比较自由的贸易和增加贸易而努力是

---

① 国务院特别委员会 1934 年 10 月 12 日关于拟议中的美国对德政策的备忘录,和所附赫尔 1934 年 10 月 17 日的备忘录,《1934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448—453 页。

② 菲利普斯 1934 年 10 月 13 日备忘录,前引书,第 454 页。

③ 条约原文见《1935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451 页。



徒劳的。他相信保护关税制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他宁愿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与谈判国根据对等交换的基础进行商定，而且仅仅根据它们的力所能及进行销售或交换。<sup>①</sup>1934年皮克的观点与沙赫特的观点一致。

沙赫特2月间曾找过多德；他说，德国将同意在今后几年内按高于世界价格的固定价格购买五亿美元的美国棉花，如果美国同意降低德国用债券保证的债务的利率并或许增加德国产品进口的话。<sup>②</sup> 国务院对于这个建议显然没有作出反应。于是，1934年11月皮克的办事处宣布说，它已与德国议定了一项贸易协定。美国将通过进出口银行卖给德国八十万包棉花。德国将用美元支付25%的价款，其余的75%加上22.5%的保险费则用德国货币支付，这部分价款只能用来购买某些德国货。然后进出口银行可以将这些马克按低于票面的价值，卖给那些对进口德国货感兴趣的美国人。<sup>③</sup>

罗斯福是接受这一方案的。正如一位分析家最近所写的，传统的原则确实支配着新政的对外政策，在互惠贸易协定法通过之后，这一政策于1934年“重新汇入了主流”。<sup>④</sup> 但是，罗斯福显然还不相信赫尔的贸易计划是美国唯一合适的计划。他对赫尔的观点和贸易协定法的态度，至少菲利普斯是这样回忆的：“嗯，好吧，就让这位老先生干吧，让他放手地干

---

① 吉尔伯特·C·菲特：《乔治·N·皮克和争取包税的均等》（俄克拉荷马，诺曼，1954年），第271—272页。

② 多德1934年2月20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1/384。

③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371页。

④ 劳埃德·G·加德纳：《新政对外政策的经济方面的情况》（威斯康辛，麦迪逊，1964年），第7页。

101 吧。”<sup>①</sup>因此,1934年11月19日总统给国务卿送去一个便条解释说,虽然他们在理论上一般都同意“我们间或为了应付困难和麻烦的事实而不得不修改原则!可是,看看过去六个月间就有大量的棉织品流入菲律宾吧。”罗斯福指示赫尔要与皮克拟订出一个妥协方案,他说,皮克“代表着一个精明而讲求实际的贸易方面”。然而,赫尔和皮克的会谈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sup>②</sup>

于是,在赫尔去纳什维尔讲演时,皮克便前往白宫,并于12月12日说服罗斯福批准了易货贸易的计划。菲利普斯在同一天得知此事后,立即召见罗斯福的秘书马文·麦金泰尔,对他说,如果这个计划通过,赫尔会“十分痛心”的。<sup>③</sup>正如菲利普斯将要说明的那样,事态的发展“太突然了,完全出乎预料”,因此“我就尽力紧急地请求罗斯福”至少在赫尔回来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麦金泰尔请示罗斯福,罗斯福同意了请求。<sup>④</sup>

此后不久,赫尔向罗斯福陈述了一系列的理由,反对皮克的计划。最重要的一条是,该计划违背了国务院历来向国会和其他国家热烈宣扬的原则。他说,与德国作出的特别双边安排,违反最惠国的原则。接受特殊条件——棉花的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以低于票面价值的马克支付,而贷款只能在

---

① 《威廉·菲利普斯回忆录》,第170页,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② 引自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372页。

③ 1934年12月13日日记,《菲利普斯日记》,第4卷,第547页,《菲利普斯书信集》。

④ 菲利普斯1934年12月13日致赫尔的信,《赫尔书信集》,第36箱。

德国购买德国货物——只是给德国出口货物带来好处，而不是给别的国家带来好处。赫尔声称，智利已经威胁要通过倾销硝酸盐来进行报复；巴西已警告说，一旦签订美德易货贸易协定，巴西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就将推迟举行。因此，罗斯福同意撤销对这个计划的支持，从而也使皮克想与其他国家进行易货贸易的希望成为泡影。<sup>①</sup>

赫尔和国务院取得了皮克的决定性胜利，皮克在1935年的3、4月间为重新提出他的计划作了最后的努力，但未成功。<sup>②</sup>最后，皮克于1935年11月辞去了行政职务，撰写书籍和文章继续进行战斗。他的离去，正如新政史学家小阿瑟·102 M·施莱辛格所写的，标志着赫尔牌的国际主义的胜利。<sup>③</sup>

尽管他们取得了胜利，人们必然还是要得出结论说，赫尔和国务院在与德国的讨价还价中，并不是完全机敏的。首先，正如后来与财政部发生的争端所表明的，他们的政策作了充分的后退，以便让那些希望与德国进行易货贸易的人可以用巧妙的手段去这样做。其次，对1929至1938年的贸易统计数字作一番分析可以看出，美德贸易大幅度的下降是在1929年到1933年间。如前所述，两国间出口货物的美元绝对值在1933—1938年期间增加了，尽管在相对的进出口百分比方面，德国在1933年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4%，1938年只占3.7%；而美国在1933年占德国出口额的5.4%，1938年只占3.3%。在化学制品、药品、石油和贱金属等关键性产品

①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373—374页。

② 皮克1935年3月5日致罗斯福的信，和罗斯福3月7日和4月8日致皮克的信，《罗斯福文献集》，官方档案198A，德国。

③ 《新政的产生》，第258—259页。

方面，美国对德国的出口增加了。1934年美国石油界就把价值一千二百多万美元的石油售与德国；此后每年都有增加，1938年石油销售额猛增到三千四百多万美元——美国因此成了主要的供应国，与苏联、罗马尼亚和墨西哥一道为德国海军提供石油，而海军反过来又不得不在1940年春季攻势前夕供应陆军石油。<sup>①</sup>

国务院的限制无人理睬，因为美国的公司为了追求私利，甚至损害公众的以至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也在所不惜，它们常常使用的手段不仅为政府所不赞同，而且也是非法的。通用汽车公司1929年买下了德国的亚当·奥佩尔汽车工厂后，1931年即将世界范围的通用汽车出口公司的各项设备置于它的支配之下，并在拉丁美洲为其子公司开辟了新的市场。当然，这样就使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不仅要与其他美国公司，而且要和国内母公司的分号竞争。到1937年3月，亚当·奥佩尔的职员鼓励他们在各国的代表提出以易货贸易的办法来增加销售额。因此，1939年通用汽车公司负责出口业务的副  
103 总经理格雷姆·K·霍华德便公开攻击赫尔的贸易计划在反对德国双边贸易政策方面所作的努力，并公开攻击国务院不根据互惠贸易协定法与“穷国”达成协议。<sup>②</sup>包括E·I·杜邦·德内穆尔和联合碳化物与碳素公司在内的许多其他的美国制造商们，都与德国的公司缔结了限制性的协议。根据这些协

---

① 美国关税委员会：《对外贸易与出口控制》，第150—151页；埃里希·雷德尔海军元帅：《我的一生》，亨利·W·德莱克斯尔译成英文（安纳波利斯，1960），第209—210页。

② 爱德华·坦南鲍姆：《国家社会主义对国际资本主义》（纽黑文，1942），第105—106页。

议，他们答应不生产关键性的化学和金属产品。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曾于1929年同意不进行化学制品的生产，反过来，I·G·法本又答应不从便宜的原料中提炼优质汽油作为回报。该公司实际上对这个安排一直保密，到1941年才被司法部发现。美孚石油公司也拒绝为美国陆军生产100-辛烷的飞机燃料，因为美国陆军不允许该公司按1929年协定的规定，把全部技术报告送给I·G·法本。<sup>①</sup>

回顾起来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梅塞史密斯于1936年所发的感慨，他说，美国的公司居然允许把他们的资本“用于维持德国的工业计划，而且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为德国重整军备服务，这种重整军备显然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进行侵略而采取的措施。”他黯然地评论说，美国商人“对于这一切并不是熟视无睹……也许他们已经发现他们处在这样一种地位，即他们认为，与其让这些资本和他们的机构被用来作为肯定无疑是针对世界和平的这种庞大的军备计划的一个部分，不如让他们的投资化为乌有乃为上策。”<sup>②</sup>梅塞史密斯的希望落空了。美国商人象其他任何人一样，公开地反对战争。<sup>③</sup>但是看来他们不愿为和平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个人的利润。

美国1934年的外交活动，既没有使德国的行为有所节制，也没有改善与德国的关系。多德大使尤其感到苦恼。血

---

①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1930—1941年的美国商业与德国”，载于《西方政治季刊》，第15期（1962年12月），第720—723页。另见迈克尔·塞耶斯和艾伯特·E·卡恩《破坏：反对美国的秘密战争》（纽约，1942），第55—59页。

② 梅塞史密斯1936年7月2日致赫尔的函电，《赫尔书信集》，第39箱。

③ 罗兰·N·斯特龙伯格，“1935—1941年美国商业与接近战争”，《经济历史杂志》，第8卷（1953年冬季），第58—78页。

腥的清洗使他感到震惊。<sup>①</sup> 不由得使他对他的使命是否能够完成产生了怀疑。他认为，他的任务是为争取和平和建立两国间更良好的关系而进行工作，可是清洗后一个星期他在日记中吐露心事说，“只要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还是这个国家发号施令的头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否应该辞职？”7月13日他记下他对希特勒的反应：“我见到这个人时，就有一种恐怖感。”第二天他给赫尔写信说，“看到哥德和贝多芬的故国竟然回复到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和波旁王朝的法国的那种野蛮时代，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厌恶的了。”<sup>②</sup>

在美国或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中，实际上只有多德一人不同意希特勒政府很快就要垮台的观点。7月21日，即希特勒取得公民投票胜利的两天后，多德写道，希特勒仍将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在‘褐衫队’有力活动的支持下以及德国军队的默许下”，“继续统治德国人民”。他说，在德国似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任何动向。9月他致函赫尔说，自血腥清洗以来所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削弱希特勒的统治；他的威信和权势“似乎是极大的”，他的政权是巩固的，而且“由于不存在一个具有既定纲领的联合反对派而得到加强了。”<sup>③</sup> 11月，这位大使带着这种心情继续指出，对于在德国存在着不满的情况的报告，必须“极其慎重”地予以估价，也许没有什么“肯定的政

---

① 他的女儿说，这一惊人的事件使他“终生难忘”。M·多德：《使馆见闻》，第155页。

② 1934年7月8日和13日的日记，多德：《日记》，第123页，第126页；多德，1934年7月14日致赫尔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707。

③ 多德1934年8月21日和9月17日致赫尔的函电，《1934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47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410。

治意义”。他在日记中退一步说，和平占上风的局势只能维持到“德国完全准备好控制欧洲时为止。”<sup>①</sup>

美国外交家们在 1934 年提出的建议，也许并没有能阻止多德最担心的事情变成现实。但是，罗斯福确实断断续续地、一闪而过地考虑了种种可能性。他还不象他的驻柏林大使那样忧伤，但是，4 月 28 日他在与赫尔和诺曼·戴维斯共进午餐时提议说，美英法应提出德国违背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的问题，并且通知德国人，他们想派出一个调查委员会。如果如罗斯福所预料的那样，德国人不答应，那么携手合作的国家就要宣布，尽管他们决不会侵犯别人，但是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他们将中断与德国的一切贸易。戴维斯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然而他和赫尔都感到，如果不考虑整个裁军问题就采取反对德国重整军备的立场，是不是行事不公。罗斯福也认为，他不可能强行实施一个不进口也不出口的计划，但是他将恳求美国人民不要与德国进行贸易。总而言之，他还是授权戴维斯就这个问题的行政方面的事宜，去同英国人进行磋商。<sup>②</sup>

此后，没有人再谈到这个问题。一直到 5 月中旬比利时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前来宣告利奥波德三世即位时，该使团团长埃米尔·弗朗基对菲利普斯说，罗斯福曾向他提出，如果德国拒绝实行逐步裁军，就应该对德国的货物进行抵制。<sup>③</sup>

---

① 多德 1934 年 11 月 17 日致赫尔的函电，《1934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252 页；1934 年 11 月 9 日日记，多德：《日记》，第 187 页。

② 1934 年 4 月 28 日戴维斯—赫尔—罗斯福备忘录，《戴维斯书信集》，第 9 箱。

③ 菲利普斯 1934 年 5 月 25 日备忘录，《1934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70 页。

这个问题又一次搁置到 10 月底。这时，罗斯福向菲利普斯提出，美英法三国，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应该考虑出一种安排，从而在任何一个国家越过另一国的边界时，每个签约国都将拒绝与侵略国进行贸易。菲利普斯把罗斯福的计划转告莫法特，莫法特立即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计划中的弱点。他说，这个设想中的条约的问题之一是，它非但不能把美国排除在欧洲战争之外，还会使美国卷入战争，因为贸易制裁“非常接近于导致宣战的一个事端，而且无论如何也与中立的义务不合”。莫法特说，一个把越界定为侵略行为的条约，也将允许每个国家在其本国边界以内进行违约活动，例如德国进行重整军备。此外，确定一国是否进行侵略是困难的，因为许多边界是有争议的。莫法特接着说，在“世界上某些落后的地区”，例如在中国，外国就不得不派出军队越过边界去保护本国的公民。最后“假如拟议中的条约不是普遍适用的话，我可以得出这样的勉强结论：它在签约国之间，实际上将形成事实上的联盟，如果不是形式上的话。”正如菲利普斯所报道的，罗斯福看了莫法特的备忘录后同意“这个问题就此作罢”。<sup>①</sup>戴维在 1935 年 3 月德国刚刚公开宣布重整军备之后，与英国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接触时作了最后的努力，重新提到这个计划。戴维承认说，这个计划可能是“空想主义，而且也许是不能接受的”，但它至少是一个保证：如果德国放弃其获得武器这一重大要求，它将不会受到侵犯。正如戴维所记

---

<sup>①</sup> 菲利普斯 1934 年 10 月 22 日致莫法特的信，莫法特 10 月 23 日致菲利普斯的信，和 1934 年未注明日期的菲利普斯备忘录，前引书，第 170—172 页和第 170 页注 85。



述的，林赛“不大重视这个问题”。<sup>①</sup>

罗斯福的计划究竟会取得什么结果，那很难说。莫法特的反对意见是重要的，尽管如果参加拟议中协定的各方有决心的话，这些反对意见可能会被克服。这种决心意味着需要真正的合作，但是它们很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决心。1934年8月，豪斯上校曾向菲利普斯抱怨说，英国政府中的两位最有权势的人物枢密院长斯坦利·鲍尔温和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都对美国“显然不友好”。英国对于这种态度的解释，至少有一部分几乎是在10月间考虑罗斯福的抵制计划的同时提出来的。正如菲利普斯所记述的，林赛在探讨英美合作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对于和我们进行合作丝毫不感兴趣，……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认定，美国政府是一个不能与之合作的不可救药的伙伴。”<sup>②</sup>

---

① 戴维斯 1935年3月19日备忘录，《戴维斯书信集》，第9箱。

② 1934年8月14日和10月15日日记《菲利普斯日记》，第3卷，第336—338页，第447页，《菲利普斯书信集》。

## 第五章 侵略来临

107

从1935年1月至1936年3月这十五个月，对于美国和德国以及世界未来的和平来说都至关重要。人们有理由说，这个时期局势的发展，对于使那场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坚持认为是“不必要的”(unnecessary)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所起的作用，如果说与任何同类时期的局势相比并不更多，那也是起到了同样的作用。<sup>①</sup>象多德大使这样的人物，他们深信，只要看看《我的奋斗》一书，便可以发现德国外交政策的目的究竟何在。对于他们来说，道路是很清楚的：在与纷扰的欧洲的关系问题上，“罗斯福今年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只有投降。”<sup>②</sup>

希特勒也不得不采取行动。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35年的头几个月里，迫使他把洛迦诺公约中规定的各项保证扩大范围使之适用于中欧和东欧，并要他签署一项不得无端侵犯他国领空的协议。作为交换，德国也许可以继续公开地重整军备。对希特勒来说，对于他的外交活动的一个考验是：避免同意英国人的建议，而且依然要理直气壮地宣告德国应该重整军备。德国重整军备的活动已经具有很大规模，再也无法

---

① 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风云紧急》，回忆录共六卷，第1卷，序言第4页（波士顿，1948—1953）。

② 1935年1月17日日记，多德：《日记》，第210页。

秘密地进行了。<sup>①</sup>

1935年1月发生的两起与外交无关的事件，象征着事态将会如何发展。头一件事是1月13日萨尔地区举行公民投票；第二件事是，1月29日参议院就政府提出的关于美国加入海牙国际裁判常设法庭(国际法庭)的提案进行表决。萨尔人民决定重归德国，并没有使人感到意外。尽管在参加投票的五十万居民中，有90%以上的人选择了与德国合并，只有1%选择了法国，而其余的居民则愿意维持现状，但这个事实仍然令人担心。

正如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朗写给罗斯福的信中所说的，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们担心，萨尔的公民投票将使德国人象“喝下一大杯烈酒，如醉如狂”，希特勒现在将“大胆地在德国从前的领土上和奥地利的范围内推行他的泛日耳曼主义的主张”。<sup>②</sup>事实上，朗最近就曾写道，墨索里尼前天与他谈话时给人一种“明确的和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期望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内同德国一道进行战争。”朗还说，他也认为战争“必将来临。我们大家都知道战争必定会到来。而且还应该说，这一天实际上越来越迫近了。我们必须现实些。”他还认真地提出建议，罗斯福应给使领馆发放防毒面具。几个星期之后，他又重申已见说，他已看到“一场真正的灾变已无法逃脱。”<sup>③</sup>

正当外交官们忧心忡忡地预感到德国即将采取的下一步

---

① 布洛克：《希特勒》，第331—332页；迈因克：《希特勒与德国的扩充军备》，第94页。

② 朗1935年2月8日致罗斯福的函电，《朗书信集》，第114箱。

③ 朗1935年2月3日和21日致罗斯福的函电，前引书。

行动时，罗斯福政府却打算让美国加入国际法庭。这个法庭独立于国际联盟之外行使其职权，一般只限于受理国际间不太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争端的有关各方都对它授权时，它才有权裁决。在1935年提出要加入国际法庭，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的或大胆的主张；过去的三届共和党政府都曾提出过这种主张，在1924年和1932年的两党竞选纲领中也都提出过，不过有各种不同的保留而已。<sup>①</sup> 参议院中的孤立主义者总是设法阻挠对这个问题进行审议。1934年秋，国务卿赫尔和他的助手们重新提出这个动议，并且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参院外委会1月9日对参加国际法庭的动议，提出了一份有利的报告。一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在一项特别咨文中指出当前事态的危急性，并请求参议院准许美国“施加自己的影响，以利于和平”。<sup>②</sup>

在随后而来的热烈辩论的过程中，国务院的官员们仍然满怀信心，认为他们的动议将会得到支持。<sup>③</sup> 但是，沙文主义者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底特律电台蛊惑人民的布道者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和民间走方术士威尔·罗杰斯，通过电台和电报发动一场疯狂的反对运动。他们煽动参议员威廉·E·博拉、海勒姆·约翰逊和休伊·P·朗等人胁迫他们的同事去反对政府的努力。1月29日点名表决时，政

<sup>①</sup> 柯克·波特和唐纳德·布鲁斯·约翰逊编：《1840—1960年全国政党纲领》（伊利洛伊厄巴纳，1961），第251、260、332页和345—346页。

<sup>②</sup>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387—389页；《罗书话汇编》，第4卷，第40—41页。

<sup>③</sup> 1935年1月23日日记，《菲利普斯日记》，第4卷，第631页，《菲利普斯书信集》。

府只获得了五十二票对三十六票的多数，比规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差七票。<sup>①</sup>

这次失败，对于那些渴望能有一个比较考虑周到又坚定的对外政策的人们来说，是痛苦的。多德当时正在华盛顿，他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但是，赫尔以及多德的密友、助理国务卿R·沃尔顿·穆尔，尽管和他一样感到非常痛苦，还是说服他不要采取这一举动，因为于事无补。<sup>②</sup> 赫尔显然认为，应该公开宣布继续斗争下去；但是他的顾问们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参议院的。<sup>③</sup> 诺曼·戴维斯向国务院报告说，罗斯福“怒不可遏”。<sup>④</sup> 总统在公开场合不露声色，但他在私下里写信给曾领导过支持政府的论战的多数党领袖约瑟夫·T·鲁宾逊说，那些投票反对该项动议的参议员要是升到天国去的话，他们将要“长时间地为自己请罪”。罗斯福还向前国务卿史汀生解释说，反对党的号召所以能够侥幸得逞，只是因为“当前是非常时期；人们草木皆兵，因此总想拜求外方神仙。这种情形在我国和别国都一样。”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日记中记述道，总统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的表情说明他的这次失败，“对他的感情伤害很大。有时在他发笑和心情好的时候，似乎也带着一丝痛苦的表情。”<sup>⑤</sup>

① 洛伊希滕堡：《罗斯福和新政》，第216页。

② 1935年2月1日和2日日记，多德：《日记》，第211—213页。

③ 1935年1月29日和30日日记，《菲利普斯日记》，《菲利普斯书信集》，引自普拉特：《赫尔》，第1卷，第273页。

④ 莫法特1935年2月2日致迈耶，《莫法特书信集》。

⑤ 罗斯福1935年1月30日致鲁宾逊的信，和罗斯福2月6日致史汀生的信，《罗书信集》，第1卷，第450—451页；1935年2月2日日记，《哈罗德·L·伊克斯的秘密日记：第一个一千天，1933—1936年》，三卷本，（纽约，1953—1955），第1卷，第287页。

在加入国际法庭问题上的挫折，对于美国的那些对国际事务肩负责任的支持者们来说，不仅是个人的失败。这次挫折表明，一个吵吵嚷嚷的少数居然能够阻挠美国对世界事务建设性地承担义务所作的努力，不论这些努力是多么象征性的或无关紧要的。这次失败还着重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正如莫法特所说，如果说刚刚在1934年11月间取得了美国历史上任何政党在国会中都不曾取得的最大胜利的罗斯福政府，竟然不能够使加入国际法庭的这一议案得到通过，那么它又怎么能够在维护条约或制止侵略方面提出更为重大的立法或采取更为重大的行动呢？一部分正在巴黎访问的参议员对马里纳代办说，政府的失败使与国际联盟业已增多的合作“完全停止了”。<sup>①</sup>

萨尔公民投票本身并没有促使希特勒比他打算做的事情做得更多一些，他只能从中取得有限的本钱，因为魏玛政权曾经为这次公民投票作过保证。<sup>②</sup>希特勒在投票之前不得不谨慎从事，以免影响投票的结果；但是，现在他可以放手干了。例如，1月16日，他就下令加快海军重整军备的速度，这就表明他已不再打算以讨价还价来扩充军备，而是以扩充军备来更好地讨价还价了。<sup>③</sup>与此同时，英国人在继续提出扩大洛迦诺公约保证的范围的建议，因此牛赖特于2月22日表示同意

---

① 莫法特 1935年1月29日致迈耶的函电，《莫法特书信集》；1935年1月29日日记，《马里纳日记》，《马里纳书信集》。

② 布拉赫尔：“‘第三帝国’”，见布拉赫尔和其他人合编《国家社会主义党执政》，第257页。

③ 迈因克：《希特勒与德国的扩充军备》，第92页，和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46页。

在柏林接见外交大臣西蒙。西蒙定于3月7日访问柏林。<sup>①</sup>

然而，德国人抓住了第一个拖延的机会。英国人于3月4日很不得体地发表了一个白皮书，内称，鉴于德国不顾一切地重整军备，英国将不得不扩充自己的军备。<sup>②</sup>希特勒马上就患了感冒。于是，牛赖特便在西蒙动身的前夕通知英国人说，这次访问不得不予以推迟。<sup>③</sup>接着，德国人于3月9日正式宣布一个尽人皆知的消息：德国空军部长赫尔曼·戈林对《每日邮报》编辑沃德·普莱斯说，德国已经拥有一支空军。<sup>④</sup>多德后来坚持说，这一宣布并不是特定地针对英国的白皮书而采取的一项报复性措施，而是在白皮书发表之前早就决定了的一个“试探气球”，以便在采取一项更为重大的行动之前试探一下各方面的态度。<sup>⑤</sup>

紧接着，德国又采取了第二个更为严重的行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对于德国宣布它已拥有空军一事一直保持沉默，而西蒙甚至对议会说，他和掌玺大臣艾登仍然希望前往柏林，

---

① 牛赖特 1935 年 2 月 22 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 编，第 3 卷，第 958—959 页，第 980 页注 3。

② 白皮书全文，见约翰·W·惠勒-贝内特和斯蒂芬·希尔德合编：《1935 年国际事务文件汇编》，二卷本（伦敦，1936—1937），第 1 卷，第 38—47 页。（希尔德独自编的第 2 卷。）

③ 牛赖特 1935 年 3 月 6 日致驻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各大使馆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 编，第 3 卷，第 979—980 页，第 979 页注 2。

④ 阿诺德·J·汤因比编：《1935 年国际事务概览》，二卷本，（伦敦，1936），第 1 卷，第 140 页。

⑤ 多德 1935 年 3 月 20 日致赫尔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805。历史分析家与多德的意见一致。见布洛克：《希特勒》，第 332 页，迈因克：《希特勒与德国的扩充军备》，第 96 页，以及威廉·L·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纽约，1960），第 283 页。

这件事显然使德国的外交部感到意外，但却使希特勒感到高兴。<sup>①</sup>此后不久，法国人坚持说，由于战争年代出生率降低，因而使合格的应征入伍人员的数目下降，法国不得不采取补救办法，降低征兵年龄，并且明确表示要延长服役期限，先从十二个月延长到十八个月，然后再延长到两年。这时，希特勒假装“养病”离开柏林，他断定进行他的第二次打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sup>②</sup>他召见他的陆军副官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并于3月14日对他说，一俟法国征兵问题讨论结束，他就要宣布实行普遍征兵制。霍斯巴赫明确地表示，他认为此事应通知有关各部的部长。于是，希特勒授权他安排一次内阁会议。在第二天举行的会议上，只有陆军部长冯·勃洛姆堡对外国的反应表示担心，但是里宾特洛甫打断他的话说：“都是胡说八道。”<sup>③</sup>

又过了一天，即3月16日，希特勒向德国人民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波兰的大使宣布，德国政府已重新实行征兵，并将建立一支拥有三十六个师的德国和平时期的武装部队，大约五十万兵力。<sup>④</sup>虽然德国人已经单方面地废除了1921年与美国单独签订的和平条约以及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但是他们甚至不给美国发一纸私下的外交通知。

美国人对过去几周事态发展的反应是软弱无力的。在戈

---

① 科尔特：《幻想与现实》，第70—71页。

② 科尔特：《回忆散记》，第93页。

③ 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武装部队与希特勒之间，1934—1938年》（沃尔劳比特尔和汉诺威，1949），第94—96页。

④ 希特勒的公告和法令全文，载于惠勒-贝内特和希尔德合编：《1935年文件汇编》，第1卷，第58—64页；牛赖特致驻意大利、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大使馆，《德外交文编》，C编，第3卷，第1005—1006页。



林宣布德国已经建立了一支空军的那一天，罗斯福黯然地致函驻意大利的布雷肯里奇·朗说，美正在为“休伊·朗和库格林神父的流感重病所苦，整个国家的各个关节都在疼痛”。他认为，当前事态使形势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危险程度，正如同美国人所经历过的任何时期其中包括1914年6月和7月的那些日子一样。<sup>①</sup>但是，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都束手无策。同一天，罗斯福向他的内阁宣读了朗大使的一封信，信中预言欧洲战争将在一年之内爆发，并表示希望美国不要卷入。正如伊克斯所记述的，内阁的每个成员都认为“我们要是再被拖进一场战争，那简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sup>②</sup>

美国为了阻止这场战争，自己愿意做些什么事情，那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当记者们在德国于3月16日宣布重整军备后问赫尔，政府是否至少要提出抗议时，赫尔拒绝对整个形势发表评论。<sup>③</sup>当比利时大使馆参赞欧仁·德利涅表示希望美国对德国的行为正式表示遗憾时，莫法特说，现在要说美国将会做些什么，还为时过早，从国外发回的报告还在源源不断送来。<sup>④</sup>那些报告并没有给华盛顿提供什么猜测不到的消息。英国人正式提出了抗议，但同时要求希特勒接见已定于3月底成行的西蒙使团，以便商讨普遍和平的问题与军备的解决办法。<sup>⑤</sup>雷·艾瑟顿代办自伦敦报告说，英国政策的“主要愿

① 罗斯福 1935年3月9日致朗的函电，《朗书信集》，第114箱。

② 1935年3月11日日记，伊克斯：《日记》，第1卷，第312页。

③ 1935年3月19日《纽约时报》。

④ 莫法特 1935年3月18日备忘录，《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03页。

⑤ 英国 1935年3月18日，致德国政府的照会，惠勒-贝内特和希尔德合编：《1935年文件汇编》，第1卷，第64—66页。

望”在于“使德国再回到国联以及再次成为它将发现极难退出的集体安全体系的一部分。”<sup>①</sup> 法国人也对德国人的行动提出抗议,并要求召开一次国联行政院的非常会议,可是,马里纳记述道:“新闻界和人民对于整个事态,似乎比任何人所预料的还要镇静得多。”<sup>②</sup> 如果说有什么情况的话,斯特劳斯大使报告说,就是法国人对英国人甚至不和他们或意大利人商量就贸然决定进行谈判感到“绝望和满腹牢骚”。<sup>③</sup> 约翰·卡达希大使自波兰报告说,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十分气愤,但是波兰不会提出抗议,因为“抗议而不采取行动是无济于事的”。在奥地利,A·W·克利福思代办写道,甚至反对希特勒最激烈的报纸也“真诚地和全心全意地同意”德国重整军备,只是对“达到重整军备的方法”表示反对。J·巴特勒·赖特公使从捷克斯洛伐克发来消息说,贝奈斯总统——他说话“坦率,这种坦率看来甚至有点残忍”——认为国际联盟此后唯有进行“研究、商讨和提出建议”了。国联决不可能一致提出使用武力。赖特说,从一个一贯致力于国联工作的人的嘴里居然吐露出这种自白,是很不寻常的。<sup>④</sup>

#### 114 赫尔及其顾问们确实已为罗斯福准备了一个试验性的抗

---

① 艾瑟顿 1935年3月18日致赫尔的函电,《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04页。

② 法国致国联和德国的照会全文,见惠勒-贝内特和希尔德合编:《1935年文件汇编》,第1卷,第66—68页;1935年3月18日日记,《马里纳日记》,《马里纳书信集》。

③ 斯特劳斯 1935年3月20日致赫尔的函电,《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05页。

④ 1935年3月22日卡达希致赫尔和克利福思致赫尔的函电,和赖特3月25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862.20/829,862.20/831,862.20/920。

议照会,内容仅限于批评德国违背了1921年它与美国达成的和平协议。<sup>①</sup>当戴维斯第二天起草一个措词稍稍严厉一点的照会时,菲利普斯却要他写得比较一般化些——把它的“水平弄得高些”——而且不要太具体。几天以后,当法国大使安德烈·勒费弗尔·德拉布莱拜访菲利普斯,要求美国政府在英国与德国开始谈判之前阐明立场时,菲利普斯请示了罗斯福。罗斯福说,目前他不希望由于一个抗议照会而使美国卷入欧洲的事务之中。<sup>②</sup>

朗大使认为,美国没有义务参加联合行动,因为它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因此,美国外交官们应对欧洲表示,他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宾厄姆和斯特劳斯大使共同向赫尔提出,尽管美国应当表明,美国在关切地注视着欧洲的事件,但“我们仍然还是不予干预欧洲各国决策的发展”。事实上,如果欧洲各国召开一次会议,美国也“不应出席或派遣观察员……即使有人提出建议。”<sup>③</sup>甚至戴维斯最后也作出决定,美国对德国的重整军备不应过问。他起先主张提出一个比较强硬的抗议,但考虑到协约国和德国已经讨论过修改凡尔赛和约的问题,“双方都对导致德国废除该和约的局面负有责任,而且既然抗议可能有害而无益,甚至会被推论为我们在其他有关问题上有所偏颇,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不应提出抗议。”就他个人来说,

---

① 1935年3月18日日记,《菲利普斯日记》,第4卷,第723页,《菲利普斯书信集》。

② 1935年3月19日和22日日记,前引书,第727页,第731页。

③ 朗 1935年3月21日致赫尔的函电,《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09—310页;宾厄姆 1935年3月29日致赫尔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20/798。

戴维斯认为，德国宣布重整军备“有一定的正当理由”，但是“它这样做的时间和所采取的方式则没有什么道理”。“法国以为它能够使德国永远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毕竟是“愚蠢的”。<sup>①</sup>

路德大使在向柏林提出的报告中，对美国人的立场或许作了最恰当不过的概括。他说，3月间“舆论的动向”倾向于“认为……德国采取的步骤是正当的”。难道美国人是因为德  
115 国人没有把重整军备的决定通知他们而生气吗？那倒不见得，他写道。事实上，“我记得，他们没有得到通知这一点在这里是受欢迎的。”<sup>②</sup>两天后，即3月22日，赫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密切注视着欧洲事态的发展，美国人民及其政府的道义力量总是鼓舞人民去履行各种条约的，美国希望欧洲当前所作的努力“将达到实现普遍绥靖的目的”。<sup>③</sup>三天后，罗斯福便前往佛罗里达海滨作垂钓休假去了，当然总是在电话能够通达的地方。但是这一举动并不表明美国的外交立即会有任何发展。<sup>④</sup>甚至英法意三国4月14日在斯特雷扎所作的谴责德国行为的联合决议和4月14日国际联盟作出指责德国的决议——这些姿态从政治上讲毫无意义——都未能推动美国政府对德国片面取消条约义务的行动提出抗议。<sup>⑤</sup>当罗马尼

① 戴维斯 1935年3月27日致威尔斯的信，《戴维斯书信集》，第63箱。

② 路德 1935年3月20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3卷，第1028页。

③ 赫尔 1935年3月22日记者招待会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862.20/808。有趣的是，赫尔在他的《回忆录》第1卷第243页中引用该备忘录时删去了带有“绥靖”这个词的那段话，显然不希望自己与后来具有贬义的这个词相联系。

④ 1935年3月25日日记，伊克斯：《日记》，第1卷，第327页。

⑤ 斯特雷扎会议的联合决议，见汤因比编：《1935年概览》，第1卷，第159—161页；国际联盟决议，见惠勒-贝内特和希尔德合编：《1935年文件汇编》，第1卷，第98—99页。

亚大使馆的一名成员4月19日走访国务院,并询问美国这时是否打算提出抗议时,莫法特答复说,赫尔在3月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已广为传播,再作评论已无必要。<sup>①</sup>

没有人邀请美国参加斯特雷扎会议;美国外交官们也不愿参加。问题仍然是,倘若与会各国在斯特雷扎、然后又在日内瓦只是发一通牢骚而已,那么,美国对集体行动又将愿意起什么作用呢。罗斯福垂钓归来不久便表示,这种作用充其量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罗斯福对于这一点似乎抱有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国家都会起来封锁德国。他给豪斯上校写信说,他听到谣传,斯特雷扎会议各国正在考虑采取某种联合行动,他希望能采取“对德国实行彻底封锁”这一形式。如果证明行之有效,“随之而来的将是我们承认这种封锁。”他接着写道,封锁既非抵制,也非经济制裁,因此行政首脑即可批准,而无须要求国会同意。诚然,罗斯福的“计划”是把主动权完全交与欧洲各国,而且如果封锁收效,他当然会承认封锁的,除非他成心想要让美国发货人去冒犯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罗斯福在对驻德大使所说的一席话中,将自己的——即美国的——当前立场作了更清楚的估计。他说:“正如我对你说过的,在这个时候要我对当前的或永久的和平作出特殊的贡献,我实在感到无能为力。”<sup>②</sup>

斯特雷扎会议根本没有提出封锁的问题,因此,美国人没有什么理由认真地对待这次活动。在会议开幕前两天,宾厄

<sup>①</sup> 莫法特 1935年4月28日备忘录,《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28页。

<sup>②</sup> 罗斯福 1935年4月10日致豪斯的信,和罗斯福 1935年4月26日致多德的信,《罗书信集》,第1卷,第472—473页,第475页。

姆自伦敦报告说，虽然英国人对德国的最终需求和野心不存幻想，但是公众和政府都不准备支持一项反德防御联盟。事实上，外交部决心阻止法国和意大利实现他们的包围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只会毁掉使“德国成为基督教国家”的时机。<sup>①</sup> 在第二天的一个急件（赫尔认为很重要，应该送给罗斯福一阅）中，宾厄姆说，他刚刚会见了西蒙，西蒙认为希特勒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真诚的目的在于“使德国在精神上振作起来”，并且帮助德国人民恢复他们的“自尊心，克服自卑感”。宾厄姆结论说，西蒙显然并不希望斯特雷扎会议产生“确实的”效果。<sup>②</sup>

宾厄姆说得对。他简短地报告说，“外交部高级官员的意见”认为，过去一周的会议只不过是给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提供一个“发泄”的机会罢了。<sup>③</sup> 英国人也不希望这些会议取得更多的成就。正如休·威尔逊4月17日自日内瓦报告说，西蒙  
117 刚刚对他说，他对法国人把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提交国联行政院“表示遗憾”，他对“任何打算孤立和包围德国的企图都不能容忍”。<sup>④</sup> 认为斯特雷扎会议已“在德国周围设下一个军事包围圈”的唯一的美国外交官看来是布雷肯里奇·朗。但是，他接着又说，德国将不会放弃它的野心；相反，这个包围圈“将

<sup>①</sup> 宾厄姆 1935年4月9日致赫尔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20/870。

<sup>②</sup> 宾厄姆 1935年4月10日致赫尔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20/853。

<sup>③</sup> 宾厄姆 1935年4月17日致赫尔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20/895。

<sup>④</sup> 威尔逊 1935年4月17日致赫尔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20/901。

在欧洲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地方出现缺口”，欧洲大国最终将要“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德国的领导，而不是法国的领导”。他又说，这样可能不会太坏，因为只有两个国家能够统治欧洲：德国或苏联。他说，“我一想到俄国的统治就不寒而栗”，而德国人的统治最初可能是“严厉而残酷的，……它将强化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更为相似的文化。”再者，德国将“发挥阻止俄国西进的堡垒作用”。<sup>①</sup>

华而不实的斯特雷扎阵线不到两个月就崩溃了。英国人负有主要责任；希特勒5月21日的“和平”讲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提出微妙的保证说，人们有理由相信希特勒那篇讲话的意图是真诚的，存在着某种可能导致长期解决的谈判基础。

西蒙和艾登于3月25日到26日访问柏林时，西蒙表示对签订一个涉及若干年海军建设计划的协定感兴趣，就是说，这个协定就象凡尔赛和约那样，将对舰只的数目和规模以及大炮口径加以绝对的限制。希特勒对他认为是一种新的办法表示惊讶，他说他倒赞同以前会议所规定的各国海军的比例制。他说，德国愿意把它的海军限制在为英国海军规模的35%以内。西蒙回答说，在伦敦举行初步会谈显然是必要的。<sup>②</sup>

---

① 朗1935年4月19日致罗斯福的函电，《朗书信集》，第114箱。

② 1935年3月25—26日未签署的备忘录（元首与西蒙谈话的……记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3卷，第1064—1067页。另见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演员》，第310页。关于英国海军建设的方针，见D·C·瓦特：“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临时性的裁决”，载于《现代历史杂志》，第28卷（1956年6月），第164—166页。

继4月底在伦敦的会谈之后，英国人邀请德国人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伦敦。德方接受了邀请，并约定在德国政府发表一项外交政策声明以回答国联4月17日的不信任投票之前，会谈日期暂不确定。<sup>①</sup>德国人的答复就是希特勒5月21日在克罗尔歌剧院发表的演说。<sup>②</sup>正象一位记者所记述的，这位总理“兴高采烈”，心情“轻松而自信”；他向世界人民所许诺的，如果不是超过了，至少也是人们敢于希望得到的东西。<sup>③</sup>希特勒滔滔不绝地大谈什么战争的绝对愚蠢性，坚持说，曾经造成血流成河的“王朝的利己主义、政治激情和盲目爱国”带来重大政治变化只是稍稍“触及各国的表面”，但并未改变其根本性质。他说，“如果这些国家哪怕把他们作出的牺牲的一部分用于比较明智的方面，他们获得的成就肯定就会更大，更持久。”具体地说，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和平方案，这个方案包括德国尊重凡尔赛和约其余全部条款（他宣称，德国无意兼并奥地利或重新武装莱茵兰），与所有邻国（立陶宛除外，因为它还占有梅梅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通过签订一项有关空袭的协定以加强洛迦诺公约，以及缔结各种限制或取消武器的协议。德国还将把它海军的规模限制为英国海军的35%以内。“希特勒看起来是那样认真和郑重其事，”多德大使看完这场表演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当然不是愚弄我。”<sup>④</sup>但是，这位总理却制造一种有助于签订英德协定的气氛。

① 比洛 1935年4月26日照会，《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86页。

② 全文见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讲集》，第2卷，第1218—1247页。

③ 1935年5月21日日记，威廉·L·夏伊勒：《柏林日记：一个外国记者的日记，1934—1941年》（纽约，1941），第37—39页。

④ 1935年5月21日日记，多德：《日记》，第246页。



在这些谈判进行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布立特大使接触并评论说，美国外交官们对于签订英德海军协定的前景似乎并不担忧，并且询问美国对于德国违背凡尔赛和约和 1921 年的美德条约重建海军一事，是否打算提出抗议。布立特把这次谈话的情况向赫尔报告时说，他对李维诺夫说，他没有收到任何消息。赫尔认为不得不把话讲得更明确些。他电告布立特说，除了违背美国享有的条约权利这个问题外，<sup>119</sup> 美国与德国重建海军的利害关系“主要是一个间接的问题”。美德在太平洋的关系才是至关重要的。欧洲大陆各国海军的“直接影响”是在东大西洋和欧洲水域，在那里“我们的利益相对来说是小的”。因此，“从现在设想来看，对德国重整海军军备的问题，举行区域性会谈，是当前处理这个问题最适当的办法。”赫尔最后说，这一情况不能透露给李维诺夫，但可以非正式地加以利用。<sup>①</sup> 一个月之后，国务院就会进一步同意英德协议了。

对希特勒来说，与英国签订协议——即便是一种权宜之计也罢——是他在《我的奋斗》中就已经拟订的政策的一个部分，因而他于 1933 年 2 月，就对德国海军司令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说，他希望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比例能够正式规定为三比一。雷德尔认识到这样一个协议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好处——推翻了凡尔赛和约——但只是请求希特勒把德国的要求提高到 35% 的比率。经过 1935 年 3 月至 5 月间外交上的交换意见之后，希特勒决定派遣里宾特洛甫为特命全

---

<sup>①</sup> 布立特 1935 年 5 月 4 日致赫尔的函电，赫尔 5 月 7 日致布立特函电，《1935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272 页，第 162—163 页。

权大使前往伦敦进行谈判。雷德尔担心里宾特洛甫可能会作出某种让步从而使德国海军受到损失,因此他坚持要求,除非英国接受35%的比例,否则不要在技术专家中就有关准许海军的建设计划或将来的建造计划问题举行会谈。希特勒表示同意,并进一步指示里宾特洛甫说,如果英国人制造障碍,他可以中断谈判,返回柏林。<sup>①</sup>

在6月4日伦敦的初次会见中,西蒙宣称,确定比例一般说来是困难的,他建议让技术专家们去讨论。里宾特洛甫当即出其不意地拿出一份准备好的声明说,只有“接受英国为100、德国为35这个比例,作为一种不能违反的和牢固确立的关系”,会谈才能继续下去。西蒙反驳说,这样的要求也许应该放在谈判的末尾,而不是放在谈判的开头。里宾特洛甫急不可待地回答说,这个比例“不仅仅是德方提出的要求,而且是德国总理的最后决定”。西蒙便借口退席了。<sup>②</sup>

英国人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了一个草率的决定,这是根据海军部的意见,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作出的。<sup>③</sup> 西蒙通知德国人说,他的政府接受了“最后决定”并准备签署协定,尽管有必要把英国的意图通知其他各国政府,并给他们“以提出他们想要提出的任何意见的机会”。<sup>④</sup>

---

① 雷德尔:《我的一生》,第165—167页,第176页。

② 科尔特:《回忆散记》,第104页。(科尔特是德国公使馆的秘书,当时参加了会议。)1935年6月4日未签署的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253—262页。

③ 瓦特:“英德海军协定”,《现代历史杂志》,第168—170页。

④ 科尔特:《回忆散记》,第105页;1935年6月6日未签署的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277—281页。

英国人第二天立即在散发给各国驻伦敦代表团的“秘密”备忘录中阐明了最新事态的发展情况。宾厄姆在仔细审阅了备忘录后电告赫尔说,英德初步会谈标志着一种“建设性的贡献”,这也许是个好主意,如果国务院对拟议中的协定表示同意,请将这一情况告知英国外交部,“我有理由相信,这将会受到欢迎”。<sup>①</sup> 赫尔立即让西欧司准备一个备忘录。国务院的专家们对于赞成拟议中的海军协定的不利方面并非视而不见。他们说,美国赞同单方面废弃条约义务,看来是不相宜的;美国曾对德国在陆军和空军的军备方面这样的做法“非正式地表示过遗憾”。赞成一个协定,从而形成了第六海军大国并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如法国,开始增加军备,这也是不可取的。但是,顾问们又据理说,“既然德国计划本身并不直接影响我们自己的海军政策”,不同意这个计划则可能是不明智的。德国人的立场似乎“在几个方面比人们所担心的还要合乎情理”,因此,要求建立一支为英国海军规模35%的海军,将使德国的海军比法国海军的规模小。限制吨位的应用,不是 121  
笼统而言,而是逐类进行,这与美国所主张的步骤是一致的。德国的建议,英国人予以接受,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无疑地在欧洲和世界的绥靖方面,是一个建设性的因素。”再者,英国人的态度预示着“对于重新举行普遍的海军谈判,是一种明确的推动,美国无论如何不应当阻挠这种努力。”总之,国务院的顾问们结论说,尽管英国人允许德国制造潜水艇(英国刚刚还威胁说,如果法国不减少潜水艇的数目),它就要建造更多的驱

<sup>①</sup> 宾厄姆 1935年6月7日致赫尔的函电,《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63—164页。

逐舰，这一事实“令人惊讶”。而且鉴于法国现时陷于“孤立”，看来最好是指示驻伦敦的大使馆“表示一种不偏不倚和超然的、但却是友好的态度”。<sup>①</sup>

三天后，赫尔告诉宾厄姆通知英国说，美国政府对于英国以详情见告表示感谢，并且“特别满意地”注意到德国接受永久性的、逐类限定的海军吨位比例。至于两国海军绝对规模的确定，这个问题“主要地要由英国作出决定”。<sup>②</sup>

6月15日，当法国大使馆参赞朱尔斯·亨利拜访国务院并询问报纸报道说美国赞同德国要求建立一支规模为英国海军35%一事是否属实时，莫法特对他说，这些报道不准确。莫法特说，美国认为海军问题有其两个方面。第一，在太平洋有美国、日本和英国的舰队；第二，欧洲有各国的舰队。美国主要关注的是前者的规模，但很自然，它也希望涉及欧洲各国舰队的规模的协定，将导致海军的进一步的裁减。四天后，意大利人前来访问并获知同样的消息。<sup>③</sup>

希特勒从1935年6月18日的英德海军协定中得到的不只是一支海军。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使德国陷于孤立作为代价的。现在，他打破了孤立，并且得到了英国对德国重整军备的承认，这标志着“绥靖政策第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并为进一步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政策以及为最终的扩张主义的政策铺平了道路。还有一点，日

① 菲尔德 1935年6月8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862.34/146。

② 赫尔 1935年6月11日致宾厄姆的函电，《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64—165页。

③ 莫法特 1935年6月15日和19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862.34/149，862.34/150。

益怂恿希特勒的里宾特洛甫也使自己的声望提高了。<sup>①</sup> 希特勒还能够使德国的造船厂尽量开工也许十年之久，既提供了就业机会，也提供了舰只。德国人充分地认识到他们此时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收获。<sup>②</sup>

正象6月间解决债务问题时一样，英国人签订了一项协定，他们以为这个协定对英国有利，但是，这个协定只是让德国利用了欧洲政治上的不统一并且使之更加严重。斯特雷扎阵线被粉碎了。法国人大发雷霆，因为这个协定签字之时正是滑铁卢战役周年纪念日，真是伤害之外又加侮辱。<sup>③</sup> 只要意大利根据洛迦诺公约的安排，充当德国不得在莱茵兰和奥地利采取行动的保证国，巴黎的外交官们这时就无法反对墨索里尼的最近的冒险行动。意大利人也被触怒了，因为英国人没有理会他们，现在他们可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更加放手地去对付埃塞俄比亚了，而且很可能对英国的责难采取讥诮的态度。苏联人也同样很生气，李维诺夫对布立特说，英国人是“骗子”。<sup>④</sup>

<sup>①</sup> 布拉赫尔：“第三帝国”，载于布拉赫尔等著：《国家社会主义党掌权》，第258—259页。

<sup>②</sup> 1935年8月28日未签署的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587—588页。另见丘吉尔：《风云紧急》，第138页，和瓦特：“英德海军协定”，《现代历史杂志》，第171—174页。

<sup>③</sup> 安德烈·热罗（佩蒂纳克斯）：“法国与英德海军协定”，《外交事务》，第14卷（1935年10月），第51—61页；1935年6月19日日记，《马里纳日记》，《马里纳书信集》；斯特劳斯1935年7月2日致赫尔的函电（副本），《戴维斯书信集》，第36箱。

<sup>④</sup> 瓦特：“英德海军协定”，《现代历史杂志》，第158—159页；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63页；柯克1935年7月20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862.34/164（亚历山大·柯克是驻罗马临时代办）；布立特1935年6月27日致赫尔的函电，《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68页。

虽然英国人要对 1935 年 6 月的这一大错负有主要责任,但是美国的外交官们也不是无咎可责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认为他们可选择的东西有限得很。英德谈判进行速度之快使他们感到惊讶,正如它也确实使英国人感到吃惊一样。美国人从有关重整军备的危险和斯特雷扎会议的报告  
123 得知,英国人是多么不愿意采取强硬立场。此外,在英国人决定接受德国人在海军方面提出的要求之后,斯坦莱·鲍尔温,如人们所预料的,立即取代拉姆齐·麦克唐纳出任首相。宾厄姆先前在与鲍尔温会见之后曾经报告说,他“无意对希特勒关上大门”。<sup>①</sup>而且,美国的外交官们也许并不认为德国的海军政策(在 1938 年的春天之前,的确只预示着要对法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战争)真会威胁美国的安全。<sup>②</sup>

然而,当英国人征询美国的外交官们对于即将签订的协定有何意见,询问他们是否认为这将改变英国目前的方针时,他们显然本来可以提出异议的,但是,他们不仅不怀疑英国策略(包括其全部政治含义在内)的明智,美国国务院反而说,虽然美国主要关心的是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但是协定看来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就这样,美国承认了英国态度的正确性和德国重整军备的合法性。它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质询的回答,更进一步地明确指明了这一点。

希特勒的传记作者阿兰·布洛克曾经指出,“绥靖主义,只有在人们认识到它标志着英国政府(至少英国政府的一部

---

① 宾厄姆 1935 年 4 月 29 日致赫尔的函电,《赫尔书信集》,第 38 箱。

② 雷德尔:《我的一生》,第 167—168 页,第 193 页;雷德尔证词,《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 8 卷,第 684 页;康普顿:《卐字与鹰》,第 142—146 页。

分)接受了希特勒关于英国应采取什么政策的观点时,才会为人们所理解。”<sup>①</sup> 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来说,情形也一样。有趣的是,在英国和德国签署它们的协定的同一天,路德大使以明显的充分理由从华盛顿报告说,“在这里的公众中间,一个时期以来,可以看出人们对欧洲的政治事件有一种比较清醒的估价,对我们的外交政策采取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这种情形也适用于政界和新闻界,尤其是国会和政府方面。”他说,最近的几项事态的发展,都说明了这种令人高兴的态度。首先是斯特雷扎会议,这次会议一事无成,使公众“认识到,不能由法国牵头来采取什么方法而使欧洲臻于安定”;第二件是希特勒5月21日的讲话,这次讲话“对这种新的态度有着持久的影响”;第三件是英国的和解政策和自动裁军的影响,人们对此寄予的同情与英德海军谈判所带来的惊讶一样大。以为“美国舆论无论在哪方面最终都是反对我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强烈反对德国政策的人为数不少。但最重要的是,“除了那些完全怀有敌意的人外,今天人们都把我们的方针看作是公平的方针,但并不总是赞同我们的办法。最后,人们对德国军事力量的恢复十分重视,把这看作是一个事实,别的国家实际上对此毫无办法。”<sup>②</sup> 也许路德把问题说的过头了;然而,到1935年的6、7月间,美国的外交官们已使德国有理由相信,美国反对的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做法,并不是它所要求得到的东西。

124

1935年秋,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从德国移到了意大利。

<sup>①</sup> 《希特勒》,第338页。

<sup>②</sup> 路德1935年6月18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316—319页。

事件、危机和谈判在几个月中间达到了顶峰，意大利军队不宣而战地于10月3日侵入了埃塞俄比亚。自从1934年12月意、埃两国军队在瓦尔-瓦尔第一次发生冲突以来，英法两国一直试图对墨索里尼采取绥靖政策。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在1935年1月的罗马会谈中，提出分享法国所有的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法国将保持它在铁路区的利益）和取得索马里兰与厄立特里亚更多的土地。可以想象得到，这也意味着墨索里尼可以放手地去对付埃塞俄比亚。<sup>①</sup> 1935年6月艾登前往罗马，但未能达成协议，尽管他提出让出欧加登省，在经济上作出让步以及尚未确定的种种好处。为了劝诱埃塞俄比亚人的同意，英国人准备把英属索马里兰的小小的泽拉湾和另外一些领土给予他们。但是，墨索里尼显然要求得更多，因此他拒绝了 this 建议。<sup>②</sup> 艾登又作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努力，但到了8月中旬，他对马里纳说，他感到非常沮丧，认为谈判不会成功。<sup>③</sup>

这时，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处寻求支持，但毫无所获。德国人曾于1934年12月决定在意埃冲突中采取严守中立的政策，因而在1935年春决定不给埃塞俄比亚运送战争物资。海尔·塞拉西的一位密友于7月间提出建议向德国贷款，从在

---

① 威廉·C·艾斯丘：“法意两国1935年1月关于埃塞俄比亚问题的秘密协定”，《现代历史杂志》，第25卷，（1953年3月），第47—48页；D·C·瓦特：“赖伐尔—墨索里尼关于埃塞俄比亚问题的秘密协定”，《中东杂志》，第15卷，（1961年冬），第69—74页。

② 马里奥·托斯卡诺：“意埃冲突前夕艾登前往罗马的使命”，载于萨基西安编：《外交史研究》，第134—142页。另见小布赖斯·哈里斯：《美国与意埃危机》（斯坦福，1964），第10页，第12—13页，第17—19页。

③ 1935年8月18日日记，《马里纳日记》，《马里纳书信集》。



瑞士和瑞典设有分公司的德国公司购买三万支步枪和其他供应品,德国外交部对于这个建议置之不理。<sup>①</sup>冯·哈塞尔大使发自罗马的长篇电报说,墨索里尼曾对他说,必须让意大利独自行动,意大利将不能容忍三方谈判。在发生冲突的前夕,哈塞尔说,墨索里尼,“从来不十分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尽管他摸不准外国的反应,他还会决心要进行这场战争。<sup>②</sup>

海尔·塞拉西也未能得到美国的援助,从1934年的年中起,国务院官员非常了解意大利的军事准备和英法谈判的情况,但是他们不想卷入。<sup>③</sup>朗大使早在1935年2月就提醒罗斯福说,意大利人在制造“枪炮和弹药——甚至大炮”;他还坚持说,尽管在意大利有相当多的人反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但“军队还是开拔了”。罗斯福回答说,他对这些“一触即发时期”的困难表示遗憾。<sup>④</sup>

到1935年夏天,海尔·塞拉西已处于绝望的境地。他设法通过一些机敏的声明促使赫尔宣布,美国仍然认为凯洛格公约具有约束力。<sup>⑤</sup>但这决不能使墨索里尼住手。于是海尔· 126  
塞拉西试图把一处大型矿藏的特许权给予英国的一个实业

---

① 狄克霍夫 1934年12月27日致驻埃塞俄比亚使团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3卷,第760页;弗洛文 1935年5月10日备忘录和比洛 1935年7月18日致牛赖特的信,《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146页,第454—455页。

② 哈塞尔 1935年7月15日和10月3日致外交部的电报,《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443—446页,第684—691页。

③ 哈里斯:《美国与意埃危机》,第31—32页。

④ 朗 1935年2月3日和21日致罗斯福的函电,罗斯福3月9日致朗的函电,《朗书信集》,第114箱。

⑤ 哈里斯:《美国与意埃危机》,第32—35页。

家,以便租借给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开采,从而让美国和英国卷了进来。但是吓破了胆的国务院取消了这个计划。<sup>①</sup> 罗斯福确实于8月18日给墨索里尼送去一个照会,要求他寻求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但是墨索里尼回答说,他已投入太多的士兵和太多的金钱,现时已不能止步了;或者,如同罗斯福1936年3月向一位客人明确地指出的,墨索里尼曾经对他说,见鬼去吧。<sup>②</sup>

意大利10月3日开始不宣而战时,罗斯福正乘一艘巡洋舰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沿海一带度假。他通过电报与赫尔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1935年8月31日的中立法条款(这个中立法是国会匆匆通过的,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预料到冲突),总统被授权宣布禁运,禁止出口武器、弹药和战争物资;<sup>③</sup> 禁运适用于对争端中所有的交战各方。外交界对于美国是否应在国联之前或之后采取行动的问题,意见分歧。在日内瓦的休·威尔逊认为美国应该等待,因为美国的行动可能损害集体安全的努力;赫尔想要首先采取行动,以免任何人指责政府追随国联或与之合作过于紧密。<sup>④</sup> 罗斯福对于不宣而战的侵略十分气愤,他认识到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他向他的密友、救济总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愤怒地宣布说,意大利人“正在埃塞俄比亚扔炸弹——这就是战争。为什么要等墨索里尼说

---

① 前引书,第35—38页;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423—424页。

②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422页;多萝西·德策尔在《国会山上的任命》一书中谈到罗斯福说过大意如此的话(纽约,1948),第186页。

③ 围绕着这项立法争论的详情,见迪万:《中立的幻想》,第85—116页。

④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429页。

出战争二字呢？”<sup>①</sup>

10月5日深夜，国务院在罗斯福的授权下行使禁运法，警告人们不要乘交战国的船只旅行，并发表了罗斯福的声明，内称：美国公民凡与交战国任何一方做生意者，其责任自负。<sup>②</sup>很明显，这些措施目的在于打击意大利人，因为美国人与意大利人进行大量的贸易，而与埃塞俄比亚人做的生意却很小，他们没有因失去乘客过境税而蒙受损失的船队，没有击沉美国人曾被警告不要搭乘的德国船只的潜水艇。在英国人的催促下，国联行政院于10月7日宣布，意大利的行动违反了国联盟约的第十二条。四天后，国联协调委员会禁止向意大利运送武器弹药；在以后的几周内，又同意禁运（11月8日生效）一系列的物资，其中并不包括石油。<sup>③</sup>这是一个成败攸关的错误：墨索里尼在1938年的秋天向希特勒承认说，石油制裁可能会迫使他在一周之内停止冒险行动，这对他来说将是一场灾难。<sup>④</sup>国联（实际上是英法两国）也没有关闭苏伊士运河或实行海军封锁；赖伐尔和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事先曾经取得一致意见，只限于在经济和财政压力方面采取集体行动，因此没有采取本来可能使墨索里尼就范的措施。<sup>⑤</sup>

---

① 引自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一部秘史》（纽约，1948），第79页。

②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431页；罗斯福1935年10月5日声明，《和平与战争》，第283页。

③ 行政院委员会1935年10月7日的报告，及协调委员会1935年10月11日至11月2日通过的决议，希尔德编：《1935年文件汇编》，第2卷，第202—212页。

④ 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演员》，第342页。

⑤ 哈里斯：《美国与意埃危机》，第64—66页，第72页。

128 尽管美国政府明确地反对与交战各国进行贸易，但美国商人却利用这种有限的禁运机会，增加向意大利出售其所急需的原料。10月间，石油的出口比和平时期增加了一倍，在11月份增加了两倍。<sup>①</sup>这种趋势有增无已，尽管赫尔在11月15日发表声明说，运送石油、铜、卡车、牵引车和废钢铁都是“违反本政府的政策的”，并且是“违反最近通过的中立法总的精神的”。<sup>②</sup>对于赫尔称之为“道义上的”这种禁运，给予重视的人寥寥无几。<sup>③</sup>在石油业和航运事业带头下，美国的商界对禁运发动攻击，并坚持说，只要美国与意大利保持外交关系，他们就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出售意大利人所能购买的货物，不论是什么货物，也不论其数量多寡。<sup>④</sup>

华盛顿除了道义上的禁运外，不打算走得更远。危机开始时，赫尔就明确地表示，关于制裁问题美国将制定自己的方针，不受国联的约束。<sup>⑤</sup>12月，英国方面询问，如果他们和国联向意大利禁运石油，美国是否也这样做。赫尔回答林赛大使说，“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sup>⑥</sup>后来，有一些英国人坚持认为，美国的立场使石油制裁“无法实行”。<sup>⑦</sup>但是，甚至尼

---

① 赫伯特·菲斯：《从经济顾问的眼光看三起国际事件》（纽约，1947），第307—308页。

② 赫尔1935年11月15日声明，《和平与战争》，第292—293页。

③ 《回忆录》，第1卷，第428页。

④ 斯特龙伯格：“美国的生意与战争的临近”，《经济历史杂志》，第64—65页。

⑤ 赫尔1935年10月9日致日内瓦美国代表团的函电，《和平与战争》，第283—284页。

⑥ 引自詹姆斯·麦克格雷戈·伯恩斯：《罗斯福：狮子与狐狸》（纽约，1956），第247页。

⑦ 西蒙子爵：《回顾》（伦敦，1952），第212页。

维尔·张伯伦在他当时的日记中也承认说，“美国已经比通常走得很远了”，而且他认为英国人应当带头行动，不要“让美国人悬在半空”。<sup>①</sup>

与此同时，德国人也在推行必然对他们有利的政策。10月5日，牛赖特提出要绝对中立——不给任何一方运送战争物资——但他又决定，德国不应参加国联对意大利的任何制裁。希特勒表示同意，但决定抢先正式宣布中立。<sup>②</sup>希特勒所以采取谨慎的政策，由于德国在重整军备方面相对来说进展不大，而且从军事上估计，意大利要用三年时间才能打赢。<sup>③</sup>牛赖特劝导墨索里尼说，“不要使问题走向极端，但要尽快地通过适当的妥协办法使阿比西利亚的问题了结，这也许对他有利。然而，德国人看到他们在这次冲突中可收渔人之利，正如冯·哈塞尔所说的，尽管他们是“非参加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与我们无利害关系”。虽然用“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 125 动与静的两个概念之间的冲突这一说法来看，这次战争是“过早发生的”，但他希望这场战争也许可以破坏国联和斯特雷扎阵线并削弱英法友谊。意大利的惨败，对德国将是不利的；而胜利可能增加意大利的“大国狂妄”，但是这种危险“不大”。妥协性的解决办法（可能性最大），有可能使意大利依附于法国。但是，最重要的是，当前事态的发展和德国拒绝配合制裁以支持意大利，可能导致意大利向德国作出保证，“在一切情况下

① 引自法伊林：《张伯伦》，第272页。

② 科兹 1935年10月5日备忘录和科普克 10月12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703—704页，第727页，第727页注2。汉斯·冯·科兹是德国外交部秘书处的官员。

③ 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63—64页。

不干涉奥地利的内部事务。”<sup>①</sup>

1935年12月,英国人的带头作用被揭露出来。而意、埃战争,不久也不光彩地结束。12月9日,霍尔和赖伐尔(现为总理兼外长)制订计划的消息过早地泄露出去了。霍尔—赖伐尔计划提出瓜分埃塞俄比亚,主要是对意大利有利,使英法两国丢脸。霍尔一周后不得不辞职。赖伐尔政府名誉扫地,一个月后也就垮台了。<sup>②</sup>各地舆论大哗。国务院近东司司长华莱士·默里下结论说,这些计划看来“无异是给侵略以奖赏”。罗斯福认为,这些做法令人不能容忍。<sup>③</sup>

德国对于这种混乱和窘境表示幸灾乐祸。这年年底,狄克霍夫对在伦敦参加海军谈判的副国务卿菲利普斯说,德国对国联和制裁的立场“很象他的政府的立场”。但是,哈塞尔的报告说的更中肯:墨索里尼对他说,他把德国的中立看成是“恩赐”,如果奥地利成为“德国的一个卫星国”,那将对意大利和德国有利;他认为斯特雷扎阵线“名存实亡,已被彻底埋葬了”。对于当前的这场战争,哈塞尔对墨索里尼说,“世界各国宁愿接受既成事实,因此意大利取得明显的军事胜利,无疑是当前最重要的事件。”<sup>④</sup>

① 牛赖特 1935年10月12日备忘录,和哈塞尔10月17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728页,第743—746页。

② 计划全文见希尔德编:《1935年文件汇编》,第2卷,第460—462页。关于这种拙劣的工作之描写,见阿瑟·H·弗尼亚:《绥靖外交:英法关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1—1938年》(华盛顿特区,1960),第168—182页。

③ 引自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440页;1935年12月11日日记,伊克斯:《日记》,第1卷,第484页。

④ 狄克霍夫1935年12月31日备忘录,德国外交部微缩档案,5747/HO 36114—HO—36116;哈塞尔1936年1月7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974—977页。

军事的胜利很快便来到了。美国甚至失去了直接破坏意大利的目标或促使国联采取行动的渺茫机会。国会在1936年2月底延长了中立法，并且拒绝给予总统以他所要求的只对侵略者实行禁运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墨索里尼对于这一行为感到高兴，把它称之为对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此后不久，为解决这次冲突所作的最后努力，在莱茵兰危机的狂热中和在埃塞俄比亚军队（这些军队作战勇敢，但是对付拥有飞机和毒气的机械化的意大利军队，却是徒劳）的溃败声中已化为乌有。<sup>①</sup>

海尔·塞拉西皇帝不得不在1936年5月逃离本国，意大利政府遂宣布埃塞俄比亚已被兼并，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兼埃塞俄比亚的新皇帝。美国从未承认这种兼吞，这并不能改变木已成舟的局势。海尔·塞拉西1936年6月向国联提出的强烈请求无人理睬，国联于7月4日却投票通过结束对意大利的制裁。美国已在6月16日这样做了。<sup>②</sup>

欧洲和平的支柱在1935年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德国第一次直接攻击了凡尔赛和约，意大利则攻击了埃塞俄比亚。两个侵略国家都达到了它们的目标。法国人却未能动员起来抗击德国——1935年5月2日的法苏防御条约（批准问题就争论了九个月）是他们的最佳成果——而且他们曾是霍尔—赖伐尔计划的伙伴。英国人的表现很不一致，似乎毫无顾忌，或者说莫名其妙。他们与德国人缔结了一项海军协定，因而破

---

① 哈里斯：《美国与意埃危机》，第131—137页。

② 1936年7月5日和6月17日《纽约时报》。

坏了本来可能存在的团结,而且,英国人最初在坚决反对意大利侵略方面作了一番表演之后,又可耻地退却了。国联则象贝奈斯在德国重整军备时所说的,如果说它过去还能有更多的作为的话,此后就只限于“研究、审议和提出建议”了。埃里希·科尔特后来在一次指责英法两国政策的讲话中说,埃塞俄比亚战争的结果,决定了欧洲战争与和平的问题。<sup>①</sup>当然,这种论断言过其实。而且,正如事态将表明的那样,这种论断大大开脱了德国外交官们有意利用意埃战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做法所应担负的责任。不管怎样,侵略是胜利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组成的阵容更加紧密了。

这一年所发生的事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罗斯福、赫尔和国务院在参与欧洲政治活动时的胆怯和保留,欧洲各主要大国所实行的政策,各自为政,相互掣肘,都使美国要作出贡献极为困难了。更糟糕的是,美国政府显然猜测意大利决不会真的向英国挑战,或者,至少英国人的压力会迫使墨索里尼让步。<sup>②</sup>因此,埃塞俄比亚的结局,使得美国的国际主义者举棋不定和大失所望。孤立主义者可能讥笑说,欧洲的外交家们又一次欺骗了山姆大叔,因此公众的思想陷于混乱。<sup>③</sup>

美国国内发生的种种事件也在削弱为集体安全所作的努力方面起了作用。1934年的两本广为流传的书是:乔治·塞尔德斯写的《铁、血与利润:揭露世界范围的军火生意》(纽

① 科尔特:《回忆散记》,第114页。

② 亨德森·布雷迪克:“对1935—1936年意埃战争期间美国政策的新看法”,《近代历史杂志》,第34卷,(1962年3月),第67页。

③ 伯恩斯:《罗斯福》,第260页。



约)和赫尔穆思·C·恩格尔布雷希特与弗兰克·C·汉尼根合著的《死亡商人,国防军火工业研究》(纽约)。《死亡商人》事实上是“每月一书俱乐部”的选书,是一部畅销书。自1934年6、7月以来,由北达科他州的杰拉尔德·P·奈领导的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一直在调查军火工业,不管对奈委员会调查的定论如何,但与此有关的宣传,却把公众对银行家、军火制造商以及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关系的看法搞乱了。<sup>①</sup>1935年沃尔特·米利斯在《走向战争之路:1914—1917年的 132 美国》(波士顿,“每月一书俱乐部”选书,销售二十万册以上)一书中表明,宣传以及美国与英法两国的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如同德国的潜水艇战一样,在把美国拖入战争方面都起了同样重大的作用。

1935年,罗斯福政府在人们愈来愈怀疑美国要卷入国际纠纷中去的情况下退却了。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不但没有在争取准许总统只对侵略国实行禁运的立法上斗争到底,反而在8月对卷入战争的所有国家实行禁运的这种临时措施感到心安理得。不管当时和后来可能用什么理由来为这项法律辩解(因为这项法律不准把武器弹药卖给意大利),这些理由都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如果美国限制对意大利的禁运,那就有可能找到一种把武器赊运给埃塞俄比亚的途径。意大利需要美国的石油,不需要武器,而石油却从未被禁运过。

这些事件使美国驻德大使感到沮丧。希特勒一再说,他只是在寻求和平。这种说法并没有使他受骗;多德在5月份

---

<sup>①</sup> 关于与以前的标准解释显然不同的详细评价,参见约翰·E·威尔茨:《寻求和平:参议院的军火调查,1934—1936年》(巴吞鲁日,1963)。

给副国务卿菲利普斯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收集到的全部证据，只是证实了这种看法：希特勒的目的在于“兼并走廊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以及奥地利的全部”。多德反问道，当“德国国内日日夜夜地制造各种武器的时候”，<sup>①</sup> 嘲弄坦克、炸弹和潜水艇又有何益处呢？英德海军协定也使多德失望。他在6月间写信给罗斯福说，“英国和一个危险的帝国主义大国站在一边，而不是指导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反对那个危险的国家，我相信，这在现代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参议院关于中立法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后来意大利又进一步发动侵略，使多德更加感到不舒服。他在10月间致函罗斯福说，如果意大利“被迫撤出埃塞俄比亚”，这对德国“自行其是采取的军事步骤”将是一次挫败。如果意大利得手，“那么人们共同的感觉是，这两个独裁政权将会联合起来采取一种侵略政策。”<sup>②</sup>

133 罗斯福感到失望。他在8月间对多德说，“一年前我还相当乐观，现在我却颇有点悲观了。”但是，总统始终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永远是乐观主义者。他在12月写道，有些事情确实看起来不妙，但是“假使当时你在国内的话，我认为，你就不会觉得去年8月参议院通过的议案是十足的罪恶了！”他说，因此，“我希望明年1月，我能得到一项更为有力的法律，不过要给总统一些权力。”<sup>③</sup>

多德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因而必然不是乐观主义者。他

---

① 多德 1935年5月29日致菲利普斯的信，《多德书信集》，第44箱。

② 多德 1935年6月29日和10月31日致罗斯福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518 1/2, 862.00/3558 1/2。

③ 罗斯福 1935年8月14日和12月2日致多德的信，《罗书信集》，第1卷，第501页，第530—531页。

对德国厌倦了，他对提出无人理睬的意见厌倦了。9月间，他对他的好友助理国务卿穆尔说，他想回国去编写他那三卷本的《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部各州史》，这将是 he 一生研究工作的最大成果，现在看来——“至少对我来说”——比继续留在柏林更为重要。<sup>①</sup>穆尔向罗斯福反映了这个问题，罗斯福却另有看法。他对多德的报告和努力颇为赏识，事实上，他正要给驻意大利的朗大使写信说，他认为他和多德“对过去两年的悲观看法比我在欧洲的其他任何朋友都要准确得多”。<sup>②</sup>因此，罗斯福对穆尔说，多德可以回国稍事休息——“假使事态平静的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要让他考虑辞职。我需要他留在柏林。”<sup>③</sup>

罗斯福没有说明为什么他要多德继续留在柏林。但是，总统的这番愿望，对于这位大使来说，是够好的了。多德留下来了，他有理由担心，1935年的事件将使世界更加临近战争。他也许能够遵照罗斯福的嘱咐，做点有助于避免这场灾难的事情，但是，这场灾难在将来确实已无法避免了。

---

① 多德 1935年9月3日致穆尔的信，《R·沃尔顿·穆尔书信集》，第5箱，罗斯福图书馆，海德公园。

② 罗斯福 1935年9月19日致朗的信，《朗书信集》，第114箱。

③ 罗斯福 1935年9月11日致穆尔的备忘录，《穆尔书信集》，第5箱。

## 第六章 好邻人和坏邻人

134 多德在 1936 年的头几个星期里精神振作了起来，罗斯福要他留在柏林这个棘手又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岗位，这使他安下心来。这位大使开始感觉到，他提出的警告和陈述的意见正在起某些作用。罗斯福一年一度向国会发表的讲话，特别使他感到振奋。和过去每年的咨文中提到对外关系时只是一带而过有所不同，他在 1936 年 1 月的咨文中明确强调，各国需要扩大并找到新的贸易出路，或纠正先前战争所造成的不公正现象，它们应该通过耐心的、平和的谈判来寻求正当的目标。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说明这一点：如果各国要回复到以“兵戎相见”，美国只好采取一个办法：“实行有条不紊的中立”。<sup>①</sup>

多德对于这样一个即便是有保留的声明，也感到很高兴；于是他立即给总统发了电报，对他的“出色的、无可辩驳的”讲话表示祝贺。<sup>②</sup> 他认为，罗斯福的这番讲话，“是对一切独裁政权的一种绝妙而又是非常厉害的指控”；德国官员们读到它时，“不能不引起严重的关注”。<sup>③</sup> 多德也许想起了罗斯福 12 月间曾对他说过，他希望有一个新的中立法，准许他拥有区别

① 《罗书话汇编》，第 5 卷，第 8—18 页。

② 多德 1936 年 1 月 4 日致罗斯福的电报，《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德国：威廉·E·多德。

③ 1936 年 1 月 4 日日记，多德：《日记》，第 293 页。

对待的权力；于是他赶忙去对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说，不管驻柏林的各国记者有什么想法，罗斯福将会修改美国的中立做法，使之对侵略者非常不利。弗朗索瓦-庞赛立即把这一前景报告了他的上级。<sup>①</sup>

法国外交部并不如此乐观。赖伐尔对法国驻华盛顿大使拉布莱说，他感到遗憾的是，目前提交给国会审议的中立法，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不加区别，而且看不出美国究竟是（象法国所希望的那样）仅仅对直接卷入冲突的各交战国实行贸易禁运呢，还是把禁运扩大，也适用于在冲突发生后参加进去的国家，甚至包括那些在国联的倡议下参加了反对侵略者的集体行动的国家在内。再者，美国政府不保护那些与交战国进行贸易的美国公民，这无异是放弃了公海自由航行权，并且把英国的这一主要反对意见置于不顾，即封锁将会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因而反对领导针对某一侵略国而采取的集体行动。<sup>②</sup>

拉布莱回答说，一旦发生世界冲突美国究竟会怎么办，现在要作出绝对的结论还为时过早；虽然美国人民致力于和平——“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和平”——但是这种许诺并不比它在1917年的许诺更为有力；因此人们无法预料将来究竟什么情况会使美国突然改变态度。<sup>③</sup>与此同时，罗斯福对多德的贺电表示感谢，并对他说，他最近从柏林发来的报告证实了他对欧洲问题感到的不安：“从而也证实了向国会提出

---

① 弗朗索瓦-庞赛 1936年1月5日致赖伐尔的函电，外交部：《法外交文编，1932—1939年》，第2集（1936—1939年），三卷本（巴黎，1963—），第1卷，第14页。

② 赖伐尔 1936年1月6日致拉布莱的函电，前引书，第19—20页。

③ 拉布莱 1936年1月6日致赖伐尔的函电，前引书，第20—21页。

的国情咨文的调子是严肃的,同时也是明确的。你喜欢它,我感到高兴。”至于它对独裁国家的影响,“我并不指望有多大的反响”,但是这个咨文也许有助于再维持一年的和平。几天以后,罗斯福致函参加伦敦海军会议的诺曼·戴维斯说,他“有点担心”这个讲话会引起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不快,但是他发表这个讲话,“不只是为了记录在案,而且是为了团结非侵略的力量”。<sup>①</sup>

136 这个讲话果然在德国引起轰动——至少在报纸上是这样。实际上德国的每家日报,特别是约瑟夫·戈培尔的《攻击报》,都对罗斯福提出指责。<sup>②</sup>但是,美国总统的一纸公开声明并不能改变德国的对外政策;而且,弗朗索瓦-庞赛说,德国的官方人士认为,罗斯福的讲话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sup>③</sup>不到两个月,事态变得很为不妙了。

1936年初,外交家们关怀的事情不仅是意埃战争,而且对德国想要重新占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的可能性也表示关切。希特勒在其1935年5月21日的和平演说中宣称,尚未批准的1935年5月2日签订的法苏条约规定,一旦“一个欧洲国家的一方受到无端的攻击时”要互相援助,这个条约已经

---

① 罗斯福1936年1月6日致多德的函电,和罗斯福1936年1月14日致戴维斯的函电,《罗书信集》,第1卷,第543—545页。

② 1936年1月4日日记,夏伊勒:《柏林日记》,第44页;多德:《日记》,第293—294页;另见雷马克:“德国和美国”,第68页。

③ 弗朗索瓦-庞赛1936年1月5日致赖伐尔的函电,《法外交文编》;第1集,第16页。

“把一个合法的不安全的因素带进了洛迦诺公约”。<sup>①</sup>1935年11月希特勒在会见弗朗索瓦-庞赛时攻击法苏协议，弗朗索瓦-庞赛因而向巴黎报告说，希特勒将以此为借口重新占领莱茵兰。希特勒在1936年1月1日另一次会见时，否认他有这种意图，但弗朗索瓦-庞赛仍然表示怀疑。<sup>②</sup>法国国民议会在2月27日批准该项条约时，弗朗索瓦-庞赛作结论说，尽管德国人认为这个条约是和洛迦诺公约不相容的，他们也许不会对莱茵兰采取突然的军事占领，但是将会通过外交压力来设法达到他们的目的。<sup>③</sup>

多德甚至更加怀疑。2月6日，狄克霍夫对美国大使馆参赞费迪南德·L·迈耶说，尽管德国不喜欢对莱茵兰的安排，但它会遵守洛迦诺公约的条款，“只要其他国家也遵守这些条款”。多德不大相信这种保证，当国民议会批准法苏条约时，他警告说，尽管希特勒可能不会立即采取行动，但“记录将表明”将来总有一天德国会利用法苏同盟作为“借口”，派遣军队 137 进入莱茵兰，从而破坏洛迦诺的安排。<sup>④</sup>2月29日多德会见牛赖特，牛赖特对他说，如果其他国家归还德国的殖民地并准许德国军队进入莱茵兰，德国可能重新回到国际联盟。牛赖特

---

① 关于法苏条约，见威廉·埃文斯·斯科特《反对希特勒的联盟：法苏条约的由来》（达勒姆，北卡罗来纳，1962），第246—250页。

② 弗朗索瓦-庞赛，《决定命运的年代》，第188—189页，弗朗索瓦-庞赛1936年1月1日致弗朗丹的函电，《法外交文编，1932—1939年》，第1卷，第1—2页。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是法国外交部长。

③ 弗朗索瓦-庞赛1936年2月27日致弗朗丹的函电，《法外交文编，1932—1939年》，第1集，第340—344页。

④ 多德1936年2月6日和28日致赫尔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1102, 762.65/176。

着重说明了希特勒的和解心情，这使多德感到惊讶；据弗朗索瓦-庞赛说，多德曾提出警告说，单方面废弃洛迦诺公约，将会给德国带来自毁性的冲突。美国将不会听之任之：白宫将毫不犹豫地给德国实行严厉的制裁（禁止出口石油、钢或棉花），因此德国很快就会陷入绝境。牛赖特说，他一定向希特勒转达此意。<sup>①</sup>

多德的警告没有起到好的结果。牛赖特其实并不是象他做作的那样，他对实际情况了解得并不少；他可能一直在暗示，要找出一个改变进行中的事态发展的途径，已无指望。自1935年春天以来，德国军方对于德国面对着法—苏—捷的一致行动将会受到攻击这一弱点，表示严重的关切。因此，1935年5月2日，陆军部长冯·勃洛姆堡发布一项指令，指示所属各军事机构拟订迅速重新占领莱茵兰的计划。<sup>②</sup>希特勒在等待时机，1936年2月12日他亲自断定，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了。勃洛姆堡和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表示同意，但不愿冒战争的危险。2月14日，希特勒对冯·哈塞尔大使说，尽管德国军事上没有准备好，而且原来打算在1937年春天才重新占领莱茵兰，但考虑到当前的国际形势，心理上的适当时机即将来临。哈塞尔将试图说服墨索里尼，意大利首先废弃洛迦诺公约对它是有利的，但无论如何，德国将独自行事。与此同时，已下达命令着手进行准备，但同时又指示

---

<sup>①</sup> 1936年2月29日日记，多德：《日记》，第314—316页，弗朗索瓦-庞赛1936年3月6日致弗朗丹的函电，《法外交文编，1932—1939年》，第403—404页。

<sup>②</sup> 迈因克：《希特勒与德国扩充军备》，第149页；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290页。



说,如果法国进行军事抵抗,德国军队就撤退。<sup>①</sup>

不到一个星期后,哈塞尔回柏林商讨问题。意大利大使 138  
伯纳多·阿托利科并不了解他的国家对洛迦诺公约将采取什么办法。牛赖特从伦敦德国大使那里得到消息说,英国人正在为英国、法国和德国起草一个“可供讨论的协议草案”。牛赖特认为意大利不会废弃洛迦诺公约,因此牛赖特和哈塞尔后来在和希特勒及里宾特洛甫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宁可等待将来的时机。希特勒坚持说,“消极等待终究不是办法”;他认为应该利用法苏条约作为一种“借口”。他要等待到法国国民议会,而不是参议院批准这个条约。<sup>②</sup>

哈塞尔于2月22日会见墨索里尼,他报告说,墨索里尼认为斯特雷扎条约已经“寿终正寝”,他同意希特勒对事态的估计,并说,意大利“不会在发生所谓的德国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参加英法反对德国的行动”。<sup>③</sup>与此同时,来自伦敦的报告说,英国正在设法推迟批准法苏条约;这些报告却无人理睬。希特勒并不是有意让巴黎辩论的结果束缚自己。他于2月21日接见了法国作家贝特朗·德·儒弗内尔,并且谈到他争取和平的愿望,但这番谈话不过是宣传而已。他已经在着手准

---

① 霍斯巴赫:《魏玛与希特勒之间》,第97—98页;哈塞尔1936年2月14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4集,第1142—1144页。

② 哈塞尔1936年2月20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1163—1166页。关于英国起草的协议草案,见俾斯麦1936年2月13日致狄克霍夫的信,前引书,第1135—1139页。奥托·冯·俾斯麦公爵是驻伦敦德国大使馆参赞。

③ 哈塞尔1936年2月22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前引书,第1172—1177页。

备德国军队进入莱茵兰以后他要发表的演说。<sup>①</sup>当美国各报记者2月26日会见希特勒时,希特勒显得异乎寻常的坐立不安和心事重重。<sup>②</sup>

虽然希特勒已经决定采取行动,但在3月2日他还指责弗朗索瓦-庞赛,因为直到法国国民议会表决的第二天,法国报纸还没有发表他和德·儒弗内尔的谈话。弗朗索瓦-庞赛报告说,在参议院表决之前,希特勒不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sup>③</sup>但在同一天,勃洛姆堡下令部署部队。次日,哈塞尔报告说,意大利人交给他一份经过修改的他同墨索里尼谈话的备忘录,备忘录重申意大利人不想参与英法在德国对法苏条约作出反动作时所作的反应。<sup>④</sup>3月5日,看来英法可能提出某种建议,希特勒变得紧张起来,他问霍斯巴赫,是否还来得及阻止部队的行动,晚了多少时间。<sup>⑤</sup>可是,3月5日牛赖特还向德国的各驻外使馆发出了有关这次紧急军事行动的指示和说明。<sup>⑥</sup>谣言在柏林传开了。3月6日,美国记者威廉·L·夏伊勒问德国外交部,德国是否就要占领莱茵兰。据夏

---

① 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75—77页;迈因克:《希特勒与德国扩充军备》,第150—151页。关于会见时的情况,见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讲集》,第2卷,第1266—1271页。

② 1936年2月27日日记,多德:《日记》,第313页;1936年2月28日日记,夏伊勒:《柏林日记》,第48页。

③ 弗朗索瓦-庞赛1936年3月2日致弗朗丹的函电,《法外交文编》,第1卷,第375—377页。

④ 哈塞尔1936年3月3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4卷,第1214—1220页。

⑤ 霍斯巴赫:《魏玛与希特勒之间》,第98页。

⑥ 牛赖特致德国驻英、法、意、比使团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5卷,第11—19页。

伊勒的记录,新闻司长哥特弗里德·阿施曼“一直断然否认”,并且坚持说,这样做“将意味着战争”。<sup>①</sup>次日,即3月7日清晨,德国军队在投掷鲜花的人群的欢呼声中,开进了莱茵兰。

这次军事行动选择的时间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即便是警惕性很高的法国人也猝不及防。<sup>②</sup>多德在上午9点半钟来到他的办公室时,才获悉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还听说,德国外交部已召见大使馆参赞迈耶。迈耶在一个半小时以后才把有关这次军事行动的报道以及希特勒准备向国会发表演说和提出的建议的要点带了回来。多德马上赶到克罗尔歌剧院去听希特勒的一个半小时的演说。<sup>③</sup>

希特勒这时提出,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法国和比利时签订边界非军事化的条约;并同法比两国签订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由英国和意大利、可能还有荷兰担保,并以此来取代已被废弃的洛迦诺公约。他还提出同德国的所有邻国谈判互不侵犯条约,甚至和立陶宛谈判,只要让梅梅尔自治;并且提出可以让德国进入国联,只要把凡尔赛和约同国联的盟约分开,并且答应讨论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希特勒在提出这些建议的同时,还用他那惯常专横的态度抨击了战争的恐怖和愚蠢,呼吁用“理智的原则”去代替“无益的争斗”,甚至连多德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好的”。<sup>④</sup>

<sup>①</sup> 1936年3月6日日记,夏伊勒:《柏林日记》,第48—49页。

<sup>②</sup> 斯特劳斯1936年3月7日致赫尔的函电,《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207页。

<sup>③</sup> 1936年3月7日日记,多德:《日记》,第317—320页。英、法、苏、波各国大使本人均缺席。

<sup>④</sup> 前引书,第319页;演说全文,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讲集》,第2卷,第1271—1293页。

根据1936年1月取代赖伐尔出任外长的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的准确回忆，法国的军方只准备采取防御性的行动，而无意把德军赶出莱茵兰。<sup>①</sup>再者，弗朗丹坚持说，军方的态度和缺乏准备的情况使他“大吃一惊”；他迟至3月3日才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表示，洛迦诺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法国将不会独自行动。<sup>②</sup>英国人不希望法国人采取军事行动；3月7日和8日，英国通过频繁的电话会谈，劝法国等待艾登到达巴黎后，以便大家都有时间把局势研究一下。<sup>③</sup>在这段时间里，弗朗丹向美国发出呼吁。他知道，要美国在这个时候对欧洲进行军事干预是决不可能的；但在这个紧要时刻，他寻求的是道义上的支持。3月8日下午他在接见斯特劳斯大使时对他讲，如果罗斯福或赫尔能从道义上公开谴责单方面破坏条约的行为，他将极为感激。斯特劳斯对弗朗丹说，他不知道对于这个要求将会作何反应（他承认从舆论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他将在当晚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国务院。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驻墨西哥大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打电报经由国务院转致罗斯福说，他希望罗斯福进行斡旋，协助解决问题。<sup>④</sup>

141

美国官员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卷入。尽管法国人在军事上

---

① 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1919—1940年的法国政治活动》（巴黎，1947），第195—196页。关于军方讨论这个问题的情况，见《法外交文编》，第1卷，第444—448页。

② 弗朗丹1936年3月5日致科尔班的函电，和1936年3月3日弗朗丹致艾登备忘录，《法外交文编》第1卷，第396—398页。夏尔·科尔班是法国驻英国大使。

③ 弗尼亚：《绥靖外交》，第191页。

④ 斯特劳斯1936年3月8日致赫尔的函电，和丹尼尔斯1936年3月9日致赫尔的函电，《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217页，第219页。

肯定有能力把德国军队赶出莱茵兰，但是斯特劳斯的报告对于法国国内形势的描述却是极其黯然的。1月底，他发现法国的空军和德国的空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微不足道，装备很差，而且毫无准备”。法国的赋税很重，“这里的商业腐败”，国民议会“毫无生气，行动不力”。他说，法国人“希望会出现奇迹，但他们没有会创造奇迹的人物”，因此，目前“景象一片暗淡，……预示着法国的前途是不会太光明的。”两个星期以后罗斯福回答说，“对于法国以及法国的前途，我和你有同感”；“整个欧洲的景象，基本上要比你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要暗淡。”<sup>①</sup>

美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就在莱茵兰危机发生前不到一个星期，即2月29日，罗斯福签署了国会的决议案，把1935年的中立法延长到1937年5月。更糟糕的是，这项新措施不仅继续实行武器禁运，不向任何交战国贷款，而且证实了法国人所担心的，这个措施委托总统扩大武器禁运的范围，使之也适用于那些参加到已在进行中的战争中去的国家，因而甚至对那些参加集体努力以遏制侵略者的国联成员国也不予以支持了。<sup>②</sup>政府对于这项法律很不满意，但又感到无能为力。整个中立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赫尔在一片争吵声中不得不解释说，甚至消息灵通的人士也在不断地改变主意。因此，“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中立法’的延期也就默认了。”<sup>③</sup>

<sup>①</sup> 斯特劳斯 1936 年 1 月 20 日致罗斯福的函电，和罗斯福 1936 年 2 月 13 日致斯特劳斯的函电，《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法国：杰西·斯特劳斯。

<sup>②</sup> 1936 年 3 月 1 日《纽约时报》；迪万：《中立的幻想》，第 156—158 页。

<sup>③</sup> 赫尔 1936 年 2 月 13 日致戴维斯的函电，《赫尔书信集》，第 38 箱。

美国政府决定对于莱茵兰的危机同样也采取默认的态度。在弗朗丹和丹尼尔斯的呼吁到达华盛顿时，国务院已经起草了一个概括美国立场的备忘录，赫尔把这个备忘录送交罗斯福批准。该备忘录说，德国的行动违反了洛迦诺公约和凡尔赛和约。但美国没有参加1925年洛迦诺的各项安排，因而与之无关。而且，因为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莱茵兰的条款并没有包括在美国的1921年和约中保证美国获得的权利和特权之内，所以，德国从法律上讲，并没有破坏任何与美国签订的条约。<sup>①</sup>罗斯福对于这个备忘录的反应，现在无案可查。但是，有种种理由可以相信，他同意把这个备忘录作为美国的政策。次日，即3月10日，赫尔通知斯特劳斯说，美国不可能发表任何意见。斯特劳斯把这个信息转告弗朗丹，弗朗丹显然感到失望。<sup>②</sup>赫尔给丹尼尔斯写了复信，菲利普斯把复信送交白宫。罗斯福在上面签署“同意。罗斯福”。因此，赫尔于3月12日电告丹尼尔斯说，罗斯福对他提出的建议和“建议中提出的精神”表示感谢；还说，正密切注视着欧洲的事态。<sup>③</sup>

欧洲局势很快就表面化了。艾登已于3月9日去巴黎，说服弗朗丹前往伦敦，因为国际联盟行政院将在那里开会。弗

---

① 赫尔1936年3月9日致罗斯福的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740.0011互相保证(洛迦诺)/395，和赫尔1936年3月9日致罗斯福的信，《罗斯福文集》，《总统秘书档案》，外交信件：德国。

② 赫尔1936年3月10日致斯特劳斯的函电，和斯特劳斯1936年3月11日致赫尔的函电，《1936年美国的外交关系》，第1卷，第228页，第234—235页。

③ 菲利普斯1936年3月11日致罗斯福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740.0011互相保证(洛迦诺)/436；赫尔1936年3月12日致丹尼尔斯的函电，《1936年美国的外交关系》，第1卷，第237页。

朗丹两天后到达伦敦，发现他的陈述将不起作用。英国人以毫不含糊的口吻对他说，实行军事的或经济的制裁是绝不可能的。曾任劳合·乔治首相的私人秘书、最近出任负责印度事务的外交次官的洛提安勋爵说，德国人只是“到他们的后花园去罢了”，切不能冒战争的风险。<sup>①</sup> 国际联盟没有英国的支持就无法采取行动；它只能采取它在 1935 年重整军备危机时的做法：对德国进行严肃的谴责和申斥。

美国的外交官们已经意识到莱茵兰危机将会有什么结果。美国驻伦敦代办雷·艾瑟顿 3 月 9 日曾对赫尔说，英国外交部的会谈表明英国“将尽一切努力制止对德国实行军事的和（或）经济的制裁”。驻日内瓦领事普伦蒂斯·吉尔伯特说，以为国联会投票通过制裁的任何想法，都是极其“荒唐的”。他说，“意大利的先例是无关紧要的”，不论英国还是巴 143  
尔干各国都不会支持这种努力。再者，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外长都对他说过，制裁“完全行不通”，因为他们国家和德国的经济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sup>②</sup> 在柏林，对希特勒政权颇有好感的陆军武官杜鲁门·史密斯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一个法国兵越过法国边界，德国就会立即应战。”<sup>③</sup> 他相信，德国只是想

① 洛提安引自丘吉尔：《风云紧急》，第 196—197 页。

② 艾瑟顿 1936 年 3 月 9 日致赫尔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740.0011 互相保证（洛迦诺）/381；吉尔伯特 1936 年 3 月 11 日致赫尔的函电，《1936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230—231 页。

③ 陆军武官杜鲁门·史密斯 1936 年 3 月 14 日的报告，国务院国家档案，740.0011 互相保证（洛迦诺）/586。乔治·梅塞史密斯认为史密斯其人“相当有能力”，但“缺乏政治判断力”，过于喜欢文过饰非。他们不止一次交换过激烈的意见，“有些意见涉及到……多德”，第 8 页，《梅塞史密斯书信集》，第 7 箱。根据汉夫施丹格尔：《没有陈述的证词》，第 32—33 页，第 222 页，他曾帮助史密斯获得这个职位，因为他从 1923 年起就认识他，并且知道希特勒对他印象很深。

打破法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他写道，德国参谋总部“不想进攻……阿尔萨斯和洛林，就象它不想进攻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一样”。德国的行动只是向法国在政治支配别人挑战，而不是向法国的安全挑战。史密斯继续写道（写的比他所意识到的还要凄惨）：希特勒“在外交棋盘上只走了一着大胆的棋，就把法国战后的一系列同盟的军事基础整个砍掉了”。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凡尔赛和约已经名存实亡。德国可能会再带来一场大灾难，然后再签订一项新的凡尔赛和约，但是它将不会象 1920 年以来一直笼罩在欧洲上空的一片乌云那样的凡尔赛和约。”<sup>①</sup>

朗大使在罗马记载说，不会再发生战争，至少在目前不会发生。他对于德国方面会从它统治的领土上撤军这一点“不会产生误解”。但是，没有人会愿意去打仗。“在实行制裁时，意大利不会同英法两国一致行动。捷克斯洛伐克也胆小怕事。俄国离得太远了。而法国也不会单独干。所以，它们将会没完没了地谈判下去——而英国则会尽力地支持德国。”<sup>②</sup>几天以后，他又安慰自己说，德国开进莱茵兰不是针对法国的攻势，而是针对俄国——“德国在欧洲的一个真正的敌对目标”——而采取的防御性行动。他给国务院写了一个内容很长的备忘录。<sup>③</sup>甚至多德的感情也很复杂。英国、法国和国联的无所作为，使他大为失望。他在 3 月 11 日说，他不赞成把会议谈判地点从巴黎移到伦敦，因为他觉得，德国人会认为这

① 陆军武官杜鲁门·史密斯 1936 年 3 月 20 日的报告，《1936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260 页。

② 1936 年 3 月 21 日日记，《朗日记》，第 328 页。《朗书信集》，第 4 箱。

③ 1936 年 3 月 24 日日记，《朗日记》，第 331 页，前引书。



是一个旨在抑制法国行动的“极为有利的”事态发展。他知道,这一插曲再一次可悲地表明了“这是欧洲权益和实力均衡的故伎重演,条约或国联的决议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第二天他却作出结论说,法国最好还是“考虑一下希特勒建议的建设性的方面”,而不要造成使希特勒深信即将出现这样的局面:对德国即将实行军事制裁或经济制裁,从而“可能使他决定立即采取行动”。<sup>①</sup>他对弗朗索瓦-庞赛说,法国也许应该展开谈判,取消它已决定的任何形式的军事上预防性的措施,通过“象征性的占领”允许德国享有“平等待遇”的权利。<sup>②</sup>

美国的外交家们决心避开这个问题。当艾瑟顿请示,他是否可以象驻瑞士公使休·威尔逊经常列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行政院的会议那样,列席在伦敦召开的该行政院的会议时,菲利普斯对他说,“考虑到整个局势”,他最好不要参加为宜。第二天,菲利普斯对土耳其大使米尼尔·埃特京说,美国政府的立场一如既往,是“以美国人民历来的态度为基础的”,即严格采取“不干涉”的立场。他还说,美国人对欧洲的政治表示关切,但不会卷入。<sup>③</sup>因此,拉布莱便明确无误地报告法国政府说,尽管德国进军莱茵兰使致力于维护条约尊严的赫

---

① 多德 1936年3月11和12日致赫尔的函电,《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235页,第238页。

② 弗朗索瓦-庞赛 1936年3月12日致弗朗丹的函电,《法外交文编》,第1卷,第518—519页。

③ 艾瑟顿 1936年3月13日致赫尔和菲利普斯致艾瑟顿的函电,菲利普斯 1936年3月14日备忘录,《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244—245页。

尔感到震惊,美国政府、国务院和国会的人士也不喜欢德国的行动并且为美国的中立感到有所羞愧,但是,他们却为国会至少在目前时刻使美国置身于欧洲的复杂局面之外感到高兴。<sup>①</sup>

145 同样,路德大使于3月9日报告说,国务院“认为德国采取的步骤原在意料之中,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涉及的领土归根结蒂是德国的领土,而且德国已经答应要使欧洲的气氛缓和下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又写道,美国人为这样的事实有点沾沾自喜,这个事实就是:德国由于强行解决莱茵兰问题,“为了某些对我们本来有利的事情,……不仅失去了我们的朋友,而且失去了英国和意大利对我们安全的保证。”<sup>②</sup>但是,美国无意使自己卷入,而且,如果这一点需要强调的话,就是罗斯福在1935年3月发生重整军备危机期间,他钓鱼去了;现在,1936年3月22日,他又钓鱼去了。<sup>③</sup>

在莱茵兰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很久以后,希特勒还吹嘘说,在危机期间,“我以毫不动摇的决心和惊人的镇静”,顶住了压力。<sup>④</sup>当然,他下过命令,如果法国出兵就撤退;而且,3月7、8日间是极度紧张的一段时间:科尔特说,希特勒已经接近“精神崩溃”,他的译员保罗·施密特说,希特勒后来说这四

---

① 拉布莱 1936年3月19日致弗朗丹的函电,《法外交文编》,第1卷,第609—610页。

② 路德 1936年3月9日和15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5卷,第164—165页。

③ 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患病的克劳德·斯旺森的身体变得更糟而调换海军秘书的话,罗斯福也许会走得更早。1936年3月25日日记,伊克斯:《日记》,第1卷,第548页。

④ 1942年1月27日一节,《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211页。

十八小时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sup>①</sup> 然而，即便得到报告说，法国已进行军事活动，勃洛姆堡开始动摇，希特勒还是决心不撤退。<sup>②</sup> 这是否就是英法可能使希特勒遭到惨败的关键时刻，这充其量不过是历史上一件也许可能发生的事情。事态发展证明了希特勒的判断，因而这也就提高了他的威信和加强了他的控制权。3月22日，由于希特勒在两个星期之前已经解散了国会并且要求举行新的选举和对他的政策举行公民投票，因此他宣称，凡尔赛和约只能是“新秩序”的墓碑，决不是它的基础。一周之后，德国人民以98.8%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他的政策。<sup>③</sup> 六周以后，布立特大使返美途经柏林稍事停留同牛赖特会谈时，牛赖特向他保证说，在“莱茵兰问题得到人们的理解”之前，德国不打算在外交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牛赖特接着又说，一旦在莱茵兰的防御工事建立起来，“同时中欧各国也认识到，法国不能随心所欲地进入德国了，那么，所有这些国家就会开始对他们的对外政策另作考虑。并且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sup>④</sup> 三天后，布立特在巴黎会见了法国外交部的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莱热是设法要保持一条战线的。他对布立特说，要允许德国人完成他们在莱茵兰的防御工事，就等于允许他们建设一条跨越欧洲的中国式的长城，把

146

---

① 科尔特：《回忆散记》，第134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演员》，第93页。

② 霍斯巴赫：《魏玛与希特勒之间》，第98页。

③ 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讲集》，第2卷，第1313—1315页；布洛克：《希特勒》，第346页。

④ 布立特1936年5月18日备忘录，《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300页。

整个中欧和东欧都置于他们的摆布之中。莱热说，如果英国不愿遏止德国的行动，“法国的陆军就要独自进军”。布立特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劝说，直到这位法国人承认，除非德国人犯了某种大错从而唤醒了整个法国，否则将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最后，正如布立特对赫尔所说的那样，“我从……莱热先生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法国外交部事实上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也没有。”<sup>①</sup> 因此，这就迈出了赫尔后来称之为“走向战争……显然有七里格<sup>②</sup>的一大步”，但是这一事态“我们没有被卷进去”。<sup>③</sup>

在莱茵兰危机的整个期间，总统和国务院仍然采取一种正确的立场，不过正确得过了头了。只要德国的行动在法律上不触动美国的权利或利益，美国的外交官们一般地都认为，只要袖手旁观，不必采取其他办法。国务院对于迫使德国改弦易辙，根本不感兴趣。甚至一些问题已经触及美国，而按法律规定似乎又可以采取行动时，国务院也宁愿解释法律，如果说不是无视法律的话，以便使自己不致被卷入。这种政策虽然不是对纳粹的目标寄予同情，但在某些方面却帮了德国的忙。关于向德国进口货物征收反倾销税问题的争论，在德国进军莱茵兰后紧接而来的几个月里达到了顶峰。这一争论表  
147 明了这届国务院的态度；参加争论的主要人物之一、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后来嘲笑这种态度是“气质上的怯懦”。<sup>④</sup>

根据 1930 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 303 节的规定，财政

① 布立特 1936 年 5 月 21 日致赫尔的函电，《赫尔书信集》，第 36 箱。

② 里格为长度名，在英美约为三英里或三海里。——译者

③ 《回忆录》，第 1 卷，第 453 页。

④ 《摩根索日记》，《柯里尔》，第 73 页。

部奉命,在它发现外国政府给予向美国出口的、应该缴纳进口关税的货物提供补贴时,有权对这些货物征收与补贴数额相等的附加关税或反倾销税。德国使用的某些通货办法,突出的有阿斯基<sup>①</sup> 马克或记帐马克,这些通货办法表明对向美国出口的货物给予补贴。阿斯基制同样适用于许多国家。根据这个制度的规定,德国进口商就是用阿斯基马克支付美国出口商品的货款的。这些马克既不能兑换成美元,也不能带出德国,只能用来在德国购买某些特定的德国产品。在正常情况下,美国的出口商在这样限制的情况下自然对于销售犹豫不决;但控制出口交易的德国政府,为美国货物规定的阿斯基马克的价格,却比世界的价格高得多。因此,美国出口商可以用低于票值的价格,把他们的阿斯基马克卖给购买德国货物的进口商。这样,这些进口商就可以用他们的美元兑换到比按官价兑换更多的马克,从而就可以买到更多的德国货物。使用这种兑换办法——其他的通货和证券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德国政府就对与美国货竞争的出口产品进行补贴。<sup>②</sup> 涉及的产品主要有照相机、手术器材和光学仪器、自行车以及各种棉织品、人造丝、小牛皮、羊皮、纸张等,这些项目约占德国对美全部出口货物的15%。<sup>③</sup>

---

① Aski, 是德文 Ausländersonderkonto für Inlandszahlungen(外国人国内付款特别帐户)的缩写。详见本书原书第152页。——译者

② 舍恩菲尔德 1935年12月4日备忘录,《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73—474页;另见约翰·莫顿·布鲁姆:《摩根索日记摘要:1928—1938年的危机年代》(波士顿,1959),第149—150页。

③ 约翰逊 1936年1月16日致塞耶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110。威廉·R·约翰逊是海关总署代理首席顾问;弗朗西斯·B·塞耶是助理国务卿。

1935年11月底,国务院通知德国大使馆说,如果德国对向美国出口的货物进行补贴,财政部则将不得不征收反倾销税。德国人于一个星期以后答复说,德国的货币管理办法并不构成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中所指的那种补贴,因为德国政府并没有给予出口商以款项,如果限制马克的制度造成成本的增加,那也是由德国的消费者负担。<sup>①</sup>海关总署则不是这样看,该总署通知国务院经济顾问赫伯特·菲斯说,德国在对出口货物实行补贴,财政部在最近的将来将征收反倾销税。<sup>②</sup>国务院的顾问们反对增加关税,他们认为,德国之所以对美国的进出口商采取阿斯基制,是因为德国货物若不采取这种办法,在美国以美元价格出售则太贵;如果征取更高的关税,就会使这些德国货物在美国市场上绝迹,德国人就可能减少购买美国的原料。总而言之,他们得出结论说,德国人只是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并且采取了一些对美国制造商们没有“特殊好处”的做法。再者,我们还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就向这个国家征收反倾销税。在这个时候提高关税,就可能毁掉德国可能停止对美贸易的歧视做法的希望。<sup>③</sup>然而,财政部总顾问赫尔曼·奥利芬特于2月3日通知赫尔说,德国向美国出口的货物,“如果说不是全部,也几乎是全部”实行补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因此财政部将征收反倾销税。<sup>④</sup>由

① 舍恩菲尔德 1935年11月27日和12月4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600.628/13 1/2,《1935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73—474页。

② 约翰逊 1936年1月3日致菲斯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113。

③ 1936年1月27日没有签署的备忘录:“关于财政部提出向德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问题的意见”,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115。

④ 奥利芬特 1936年2月3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118。

德国官员组成的一个特别代表团，也未能说服财政部改变主意。<sup>①</sup>

财政部把征收反倾销税看作是一个“极其紧迫”的问题。<sup>②</sup>然而，在整个3月这个关键的月份里，它一直在等待德国对1月份经由多德转达的对使用记帐马克的理由作充分说明的要求作出的答复。3月底，德国解释说，他们所采取的特别措施是由于国际经济状况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而造成的。<sup>③</sup>德国派往华盛顿的特别贸易代表团提出了几项改善对美贸易的措施，其中也许包括恢复最惠国的标准。虽然这一计划的许多方面还不明确，但是，德国愿意放弃歧视性的双边安排，却正中国务院的下怀。<sup>④</sup>4月间，贸易政策执行委员会一致提出一个报告——财政部代表缺席——支持国务院的论点。这个委员会是罗斯福为了协调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而于1933年11月成立的，由国务卿、财政部长、商业部长、农业部长和关税委员会主席、国家复兴执行署署长和农业调整执行署署长组成。该委员会说，通货管理办法正是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实行的货币贬值的另一种形式。津贴是在经济状况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实行的。如果对德国增收关税，就不得不也对其他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匈牙利增

---

① 舍恩菲尔德 1936年2月3日备忘录，《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13—214页。

② 泰勒 1936年3月16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119。韦恩·C·泰勒是财政部部长助理。

③ 多德 1936年1月28日致牛赖特的信，和多德 1936年3月23日致赫尔的函电，《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11—212页，第215—216页。

④ 格雷迪 1936年3月30日备忘录，前引书，第221—223页。亨利·F·格雷迪是贸易协定司司长。

收关税。德国目前兑换美元有困难，如果德国不进一步削减对美国商品的采购，德国人就只好使用阿斯基马克来支持销售。增收关税就会失去和德国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的一切可能性。该委员会坚持说，首先，高关税与贸易协定计划背道而驰，而该计划的目的是要降低关税和盈利并重新打开国外市场。<sup>①</sup>同这份报告一起，赫尔还给摩根索写了一封信，表示强烈支持委员会的意见，并提醒说，如果增收关税以及与德国就此问题而进行的谈判告中止，那将“令人遗憾”。<sup>②</sup>

150 于是，强烈地而且直言不讳地反纳粹的摩根索，便把这个问题提交给罗斯福。他与罗斯福有密切的友谊，而且意见相投。罗斯福对他说，“如果问题是两可的话，我却是对德国非常敏感的，我会要实行反倾销税的。”但是，他却提出主意说，不妨首先征求一下司法部的意见。<sup>③</sup>摩根索这样做了。4月30日，司法部副部长戈尔登·W·贝尔提出报告说，德国的做法显然已构成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所指的那种补贴。他说，国务院对经济政策的关注，已经使得政策很难与法律分开了。但是，他最后又说，可能最好还是再把问题提交总统，而且甚至可以考虑要求国会修改法律。<sup>④</sup>

国务院向贝尔发出最后呼吁，重申了它自己的和执行委员会的论点；还说，如果向德国征收反倾销税，只有同时也向实行货币贬值的拉丁美洲各国征收反倾销税才是公平的。但

---

① 布鲁姆：《摩根索日记》，第150页。

② 赫尔1936年4月2日致摩根索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611.00w1（贸易政策）执行委员会/497。

③ 引自布鲁姆：《摩根索日记》，第151页。

④ 前引书，第151—152页。



是,这样做会招致报复;而且,鉴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的召开在即,这样做也是“非常不相宜的”。<sup>①</sup>后来赫尔还坚持说,摩根索“盲目蛮干的这个计划,无异是要在我们的对外关系这架机器里插进一根撬棍”。<sup>②</sup>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摩根索确实已把国务院最近的反对意见向罗斯福作了反映。罗斯福考虑了一番以后叫他干下去。罗斯福说,“我深信,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也许有可能让这种行动只适用于德国。”<sup>③</sup>

赫尔在与摩根索和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举行的一次会谈中,仍然坚持国务院的立场;但他最后承认说,法律要求财政部征收反倾销税。摩根索担心有人会把财政部的行动误解为是出于他个人对德国的蔑视,于是,他向罗斯福作了汇报。罗斯福说,只要法律明文规定,“你去执行就是了”。<sup>④</sup>卡明斯 151  
正式裁决说,财政部提出要采取的行动,是符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意图和要求的。因此,摩根索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财政部第 48360 号决定将于 1936 年 6 月 11 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三十天以后,将对德国的有关货物征收反倾销税,税额约为 20—55%,视补贴数额而定。<sup>⑤</sup>

---

① 塞耶 1936 年 5 月 4 日致贝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126A。

② 《赫尔回忆录》,第 1 卷,第 473 页。

③ 罗斯福 1936 年 5 月 22 日致摩根索的信,《罗斯福文献集》,官方文卷 614—A。送国务院抄件一份,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183。

④ 引自布鲁姆:《摩根索日记》,第 153 页。雷马克:《德国和美国》,第 124 页中说,赫尔的论点要比摩根索的论点“更充分”,还胡说什么罗斯福“不会介入争论”。雷马克还引用《赫尔回忆录》作为他的材料;赫尔回忆录却没有提到罗斯福的决定性作用。

⑤ 卡明斯 1936 年 6 月 2 日致摩根索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157;1936 年 6 月 5 日《纽约时报》。

财政部的决定引起了来自德国的抗议，也引起了来自美国棉花和烟草商和德国货进口商的抗议，他们不是直接向国务卿抱怨，就是向他们的国会议员抱怨。<sup>①</sup> 德国甚至派了一个以德意志国家银行和兼任经济部官员的鲁道夫·布林克曼为首的代表团，也没有能够阻止财政部实行这项新的关税。<sup>②</sup> 摩根索的政策很快收到了效果。征收反倾销税实行不到一个月，德国政府即通知国务院，它将不再准许使用阿斯基记帐的办法支付运往美国的德国货的价款。于是，财政部也就取消了反倾销税。<sup>③</sup>

152 财政部的“胜利”昙花一现。摩根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写道，财政部的计划代表着“德国的经济征服的发展头一次受到了挫折”。<sup>④</sup> 实际情况是，虽然征收反倾销税第一次迫使德国对美国的要求作出让步，但是，这项关税才取消几个月后，国务院和美国商人便极力要求财政部改变其对这项法律的解释，以便通过灵活的记帐办法和财政手段，使原来的阿斯基马克制的做法经过改头换面后再予实行。1936年10月，两国

---

① 利夫斯 1936年6月15日备忘录，《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31页。抗议的事例，见新奥尔良现货棉花商人协会 1936年6月11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138；南部棉花航运船主协会 1936年6月11日致赫尔的信，611.623/119；国会议员 J·D·费尔南德斯（路易斯安那州）1936年6月11日致罗斯福的信，611.623/147；参议员约瑟夫·W·贝利（北卡罗莱纳州）1936年6月24日致赫尔的信，611.623/166。

② 舍恩菲尔德和利夫斯 1936年7月6日备忘录，《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241—244页。

③ 路德 1936年8月12日致菲利普斯的信，和罗奇 1936年8月4日致赫尔的信，前引书，第249页，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227。约瑟芬·P·罗奇是助理财政部长。

④ “摩根索日记”，《柯里尔》双周刊，第77页。

政府的经济专家和美国财政部都同意，不再向美国人用阿斯基马克购买的德国货物征收反倾销税，只要使用这些马克的个人或公司本来就拥有或继续拥有这些马克，就是说，这些马克是他们把货物卖给德国以后所获得的，因此，不是从其他某个美国出口商那里以低于票面价值购得的。<sup>①</sup>

记帐程序如下：假设美国进口商“A”从德国出口商“B”那里订购了价值为 9000 记帐马克的化学品。然后“A”又向一家美国商号“C”购买价值 2700 美元的棉花，而 2700 美元只相当于 9000 记帐马克的实际美元价值的四分之三。于是，商号“A”把这些棉花卖给愿意购买美国棉花的德国商号“D”，“D”又以进口德国化学品的美国进口商“A”的名义，把一笔 9000 记帐马克的贷方存于德国化学品商号“B”或其开户银行中。于是，“B”就把这批化学品运交美国进口商“A”。<sup>②</sup>为简便起见，美国的棉花商号，决不用把棉花运交进口德国货物的美国进口商，只需列出货物的清单，美国进口商就把货单转给购买棉花的德国买主。<sup>③</sup>

正如这个制度为众所周知的一样，这种“以货易货的棉花交易”办法，也同样适用于铜和石油。这种交易所以有起伏，主要是由于德国政府允许美国商人所获货款和货物打多少折扣以及德国人运交所允许的货物快慢而产生的。以货易货的

---

① 德国大使馆 1936 年 10 月 22 日致国务院的信，《1936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251 页。另见路德 1936 年 10 月 2 日致沙赫特的信，《德外交文编》，C 编，第 5 卷，第 1027 页。

② 所举例子是美国驻不来梅领事 J·韦布·本顿 1937 年 4 月 24 日致赫尔的信中描述的，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23/935。

③ 坦南鲍姆：《国家社会主义》，第 110 页。

交易一直毫未中断地进行到 1939 年 3 月。这时，德国把捷克斯洛伐克剩余下来的部分占领了，司法部长弗兰克·墨菲在罗斯福及其顾问们（尤其是摩根索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敦促下，于 3 月 18 日做出裁决，认定以货易货违反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而且，墨菲再次决定实行反倾销税。<sup>①</sup>

这件事最可悲的地方不在于德国从美国的棉花、铜、石油和其他商品中又捞到了三年的好处，因为单靠征收反倾销税是不能改变德国的历史进程的。最可悲的却是，美国的外交家们为了采取这样一个小小的步骤，居然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才下定决心。

1936 年的下半年，欧洲进一步陷于倾轧，德国和法西斯主义节节获胜，美国的外交家们却步步退让。7 月 17 日，西班牙的一伙将军策划了破坏西班牙共和国的老一套的阴谋，发动叛乱，反对人民阵线的政府。这些将军们原以为他们会很快地取得胜利，但不久便发现，没有外国的援助，他们将会在共和国坚决抵抗的面前遭到失败。<sup>②</sup> 墨索里尼至少从 1934 年以来就对破坏西班牙共和国一事发生兴趣，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而提供了武器。<sup>③</sup> 德国也对西班牙感兴趣，形形色色的纳粹组织一直在西班牙和北非进行活动，但还却没有证据说明

---

① 1936 年 3 月 19 日《纽约时报》，另见坦南鲍姆：《国家社会主义》，第 110—112 页。

② 丹特·A·普佐《西班牙与列强，1936—1941 年》（纽约和伦敦，1962 年），第 41 页，第 58 页，第 96 页。

③ 威廉·C·艾斯丘：“意大利干涉西班牙：1934 年 3 月 31 日与西班牙各保皇党达成的协议”，《现代历史杂志》，第 24 期（1952 年 3 月），第 181—183 页。

德国政府计划去鼓动或支援西班牙的叛乱。<sup>①</sup>7月23日,德国驻马德里的大使馆参赞卡尔·施文德曼的确指出过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如果取得胜利后将会带来的好处。但是德国外交部意识到佛朗哥可能会提出要求,因此反对帮佛朗哥把他的军队从摩洛哥运送或给予任何其他援助;希特勒甚至不愿让海军利用军舰去帮助在西班牙的德国侨民。<sup>②</sup>

佛朗哥不久决定接受几个德国侨民的建议,特别是把给 154  
养卖给军队的一个住在摩洛哥的商人约翰内斯·伯恩哈特和一个纳粹国外组织的官员阿道夫·朗根海姆的建议,直接向在拜罗伊特的希特勒发出呼吁。他们在7月25日与希特勒取得了联系。希特勒在与戈林和勃洛姆堡商量之后,授权派遣所需要的运输机,把佛朗哥的部队运往大陆。佛朗哥的胜利,将是向法国敲起警钟,第三个敌国又要出现,从而破坏英法在地中海的均势,并且可能使以英法为一方和以意大利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紧张状况加剧,而且使德国可以进一步染指西班牙的原料和基地。希特勒这个时候是否想到了所有这些事情虽然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最初的支援是他做出的决定,并且没有和他的外交部的官员们商量,而这些官员们明知佛朗哥会要求援助的,因而却一直在起着消极的作用。<sup>③</sup>其后

---

① 曼弗雷德·默克斯《1936—1939年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波恩,1961),第14—17页。

② 施文德曼1936年7月23日致外交部的函电,狄克霍夫7月24日致陆军部、外交部的函电,和狄克霍夫1936年7月25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3卷,第5—7页,第10—11页;雷德尔:《我的生平》,第221页。

③ 默克斯:《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第18—22页,第26—27页;弗尼亚:《绥靖外交》,第207—209页。

不久，德意两国又提供了更多的补给品。到8月初，佛朗哥已有一万五千名军队在飞机的护航下在塞维利亚登陆。<sup>①</sup>

欧洲各国和美国均保持中立。只有苏联和墨西哥（提供的物资极少）支持共和派。从法国送交国务院的第一批报告表明，莱翁·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倾向于支持西班牙政府购买飞机和弹药的正当要求。<sup>②</sup>但是，法国人对英国的反应表示担心；而勃鲁姆在法国驻伦敦大使夏尔·科尔班和法国外交部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的敦促下，同意前往伦敦商谈。<sup>③</sup>英国决心不同德国或意大利对抗——宾厄姆报告说，艾登提请勃鲁姆注意，积极支持马德里政府会引起“严重的国际后果”——勃鲁姆回国后于7月25日宣布，法国将不运送武器。<sup>④</sup>大家公认，刚上台两个月的勃鲁姆，当时既处在英法两国支持佛朗哥的保守派的压力之下，也处在象莱热这些担心  
155 法国会处于孤立的自由主义分子的压力之下。但事实仍然是，正如一位学者所写的，法国决定不帮助西班牙的共和派，也许是“西班牙内战的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行动”。<sup>⑤</sup>

不出六个星期，英国人和法国人便成立了“国际不干涉委员会”。该委员会于9月初在伦敦举行了会议，不久就得到二

① 普佐：《西班牙与列强》，第64—65页；加布里埃尔·杰克逊：《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1931—1939年》（普林斯顿，1965），第248—249页。

②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476页。

③ 伊丽莎白·R·卡梅伦：“亚历克西·圣-莱热·莱热”，载于克雷格和吉尔伯特编：《外交家们》，第391页。

④ 斯特劳斯1936年7月27日致赫尔的函电，《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47—449页。另见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纽约和埃文斯顿，1961），第219—220页，和克莱恩-阿尔布兰特：《慢慢来政策：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英国政策研究》（海牙，1962），第6—9页。

⑤ 普佐：《西班牙与列强》，第241页。

十七个国家——包括德意在内——的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西班牙内战的保证。<sup>①</sup>实际上，欧洲的每一个人，包括艾登和丘吉尔在内，都坚决认为，不干涉是避免全面战争的唯一可取的办法。丘吉尔于1937年4月间说，尽管他知道“不干涉委员会”有“诡诈和欺骗”，但它正在促使德国、法国、苏联、意大利和英国各国的海军军官们“正式地共同从事某项工作，不管这项工作是多么地异想天开，但它却标志着(虽然是无力地)欧洲的协调，……对于嘲笑不干涉委员会存在的人，我把他同嘲笑日内瓦和国联之希望的人同等看待。”<sup>②</sup>

美国政府并没有嘲笑“欧洲协调”或“不干涉委员会”，尽管它从来没有在这项不干涉的保证上签过字。因为它同欧洲的政治活动没有关系。赫尔通知美国驻西班牙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外交官员，并公开声明说，虽然1936年的中立法只适用于两国之间或多国之间所进行的战争，不适用于内战，但他呼吁美国人民要效法本国政府的榜样，“无论如何要审慎地避免干涉西班牙的不幸局势”。<sup>③</sup>8月14日，罗斯福着重说明了道义上的禁运。他在纽约肖托夸<sup>④</sup>的一次集会上发表的著名的演讲中，重申美国如何避免了可能导致战争的政治上的承诺，如何避免了同国联的政治活动发生关系。他还说，美国人不是孤立主义者，只是谋求孤立于战争之外。有许多人可能

---

① 弗尼亚：《绥靖外交》，第210—213页。

② 引自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482页。

③ 赫尔1936年8月7日的通函，《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71页。

④ 肖托夸为美国纽约州一湖名，因夏季多在此举行教育性野外集会而著名。——译者

会把自己的国家拖入战争中去，“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想从‘黄铁矿’上发横财，他们就打算破坏或规避我们的中立政策”。罗斯福通过他对自己战时的经历所作的一番动人描述——“我看见过伤员们流着鲜血，我看见过兵士们吸入毒气而咳嗽不止，我看见过阵亡者们横尸泥淖之中，我看见过城市毁于炮火。”——提醒美国人民说，中立法是无法预见任何不测事件的，因此他号召他们起来支持政府的道义禁运。<sup>①</sup>其后不久，国务院即拒绝了乌拉圭提出的由美洲各共和国共同提出调停西班牙战争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过于冒险。10月间，赫尔通知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说，尽管美国传统的态度是支持合法政府的，但美国将不会给予西班牙合法的共和政权以援助。<sup>②</sup>

政府继续执行其不干涉的政策。诚然，即将到来的11月份的总统选举，部分地说明了政府何以要采取克制和怯懦的做法。但是，随着罗斯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他赢得了除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以外的所有各州的支持——并且考虑到德意两国都在11月18日承认了佛朗哥政权，而且不断地、明目张胆地破坏他们的不干涉的保证，美国的确有采取行动的时机。然而，美国非但没有放松中立，反而决意加强中立。最初，国务院由于不能根据法律禁止向西班牙出口武器，于是就把准许武器出口的每一份许可证予以公布，为的是使船主们难堪。12月间，当一名出口商获得了向西班牙共和政府运送价值约三百万美元的飞机和引擎的许可时，国务院说，它发给

---

① 《罗书话汇编》，第5卷，第285—292页。

②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480页，第484—485页。



这张许可证是“勉强的”，而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运送武器是合法的，但“不是爱国的”。<sup>①</sup>再者，国务院因为未能制止这种运输，还需通过驻柏林的大使馆向德国政府表示道歉，并且向德国政府保证说，补救工作以及其他复杂的情况将使装运推迟二到六个月。<sup>②</sup>

罗斯福政府于是决定在道义上的禁运之外，又加上一个法律上的禁运。总统与议会党团领袖们和国务院的官员们进行了商讨。1937年1月6日，参议员皮特曼和众议员麦克雷诺兹向参院和众院提出一项决议案，禁止向西班牙内战中的任何一方出口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sup>③</sup>当天下午，参院一致通过了这一决议案，尽管参议员奈坚持说他不赞成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因而反对这一决议案“打着中立的名义，因为，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中立”。<sup>④</sup>在众议院中，许多在观点上严重分歧的议员，苦于没有时间进行辩论。他们坚持说，单独对西班牙采取这一措施是毫无意义的；不让一个合法的政府得到武器，这不是中立。但是政府的压力再一次占了上风。这种压力是麦克雷诺兹施加的，他说他得到了罗斯福和赫尔的亲自批准。明尼苏达州的农工党人约翰·伯纳德投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他在事后解释说，“法西斯主义正在公开地蹂躏西班牙”，因此，中立的动议是“虚伪的”，其目的是要“在西班牙

① 1936年12月28日和29日《纽约时报》。

② 1936年12月31日埃德曼斯多夫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3卷，第198页。奥托·冯·埃德曼斯多夫是德国外交部政治局欧洲以外处处长。

③ 决议案全文见《和平与战争》，第353—354页。

④ 《国会记录》，第75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81卷，第1部分，第79页；另见F·杰伊·泰勒：《美国与西班牙内战》（纽约，1956），第78页。

遭到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铁蹄践踏时，剥夺民主西班牙合法的国际权利。”<sup>①</sup> 罗斯福在1月8日签署了这一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德国人感到高兴，只是觉得遗憾，正如半官方的《外交通讯》1月7日所说的，可惜现在对中立所下的定义，没有早在二十年以前就采用。佛朗哥将军说，罗斯福的行为象个“正人君子”，迅速通过新的中立法律，是“一种姿态，我们民族党人将永志不忘”。<sup>②</sup>

158 政府从未偏离它所选定的路线。1937年3月，参议员奈提议把禁运扩大，对德国和意大利也实行禁运。但参院外交委员会把这一议案搁置了起来，因为赫尔和国务院坚持说，美国不能宣布德意同西班牙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只要西班牙政府没有这样做。<sup>③</sup> 几个星期后，罗斯福由于考虑到他将不得不对德、意两国实施中立法，于是要赫尔征询一下美国驻欧洲各国的大使关于德意两国参预西班牙战争达到何种程度的意见。但是，赫尔不同意这一想法，正如国务院所说，西班牙同德意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而德意两国已经承认佛朗哥的势

---

① 《国会记录》，第75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81卷，第9部分，第65—66页。

② 1937年2月1日《纽约美国人》，引自泰勒：《美国与西班牙内战》，第81页。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赫尔在其《回忆录》第1卷第490—492页中说，立法机构和行政机关在主张禁运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尽管赫尔发表了声明，以及只有伯纳德一人投反对票这一事实，但反对的大有人在，政府对此采取了高压手段；因为政府认识到，辩论拖延下去即使不会妨碍，也有可能使这项法律的通过受到耽误；第二，韦尔斯在他的《决定的时刻》（纽约，1944），第60—61页中说，罗斯福“遗憾”地签署了这一法案，要是总统12月间不是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他也许会公开出来与禁运作斗争。很明显，罗斯福及其顾问们亲自起草了这一决议案，并尽力使它通过。

③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10—511页。

力为合法政府。况且，要实施这项法律，情况也相当复杂，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公民也参加了这场战斗。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宾厄姆大使所说的话反映了欧洲各国领袖们的态度。他说，对德国和意大利实行武器禁运，“少说也是为时过早”。<sup>①</sup>

要求取消对西班牙禁运的呼声到1938年春天又变得强烈起来。各种各样的美国著名人士，如前国务卿史汀生，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诺曼·托马斯以及自由主义的记者、牧师、大学教职员及和平运动人士都参加进来了。<sup>②</sup>5月2日，参议员奈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建议解除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禁运，准许它根据现购自运原则购买战争物资，而美国船主不得载运这些货物，以免发生意外。根据《纽约时报》5月5日阿瑟·克罗克的头版新闻报道，政府这时赞成解除这种禁运了，而且得到了国会同意这样做的充分支持。可是马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事情发展的真相现在还搞不清楚。罗斯福在与赫尔和国会的领袖们磋商之后，显然决定不要去得罪天主教的统治集团和仍然赞成不干涉的英法两国，或进一步使新政联盟解体；这个联盟去年在罗斯福组织的最高法院班子的问题上所进行的争斗，已经备受摧残。<sup>③</sup> 赫尔似乎从来就不考虑取消

---

①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11—513页；宾厄姆1937年7月6日致赫尔的函电，《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353—355页。

② 迪万：《中立的幻想》，第224页。

③ 前引书，第226—227页。另见艾伦·格特曼：《心中的创伤：美国与西班牙内战》（纽约，1962），尤其是第116页，第120—121页，以及J·戴维斯·瓦莱克：“天主教徒，中立和对西班牙的禁运，1937—1939年”，《美国历史杂志》，第34期（1967年6月），第73—85页。

禁运的问题。他致函参院外委会主席皮特曼说,根据国际形势来看,改变方针可能造成“复杂化的局面”。<sup>①</sup>皮特曼召集了一次外委会的特别会议,向参加会议的各个参议员散发了赫尔的信,他们考虑了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就把参议员奈的决议案搁置起来。<sup>②</sup>禁运继续实行,一直实行到1939年4月1日为止;这时,在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相继陷落后,美国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并在两天后建立了外交关系。<sup>③</sup>

1939年3月,一贯批评政府政策的克劳德·鲍尔斯大使从西班牙回国后,罗斯福和皮特曼都立即坦率地向他承认,他们“犯了一个错误”。<sup>④</sup>韦尔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酣之际写道,美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是“我们全部盲目的孤立主义政策中危害性最大的一项政策”。<sup>⑤</sup>在政府要人中只有赫尔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回顾时都认为没有犯错误。他在当时和后来都坚持说,他不仅看不出美国还能奉行任何别的什么政策,而且正是这一经过选择的政策改善了美国与英法两国的关系,从而没有“鼓励”德国或意大利。<sup>⑥</sup>

赫尔错了。西班牙的流血冲突和意埃的战争一样,即使事态并没有按照计划发展,也是对德意有利。意大利四亿美元的军费和五万军队比德国的二亿美元军费和一万六千名军

①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16页。

② 伊斯雷尔:《皮特曼》,第157页。

③ 普拉特:《赫尔》,第1卷,第230页;另见《1939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771—772页。

④ 克劳德·鲍尔斯:《我出使西班牙: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纽约,1954),第418—419页。

⑤ 《决定的时刻》,第57页。

⑥ 《回忆录》,第1卷,第517页。

事人员和文职人员为多。不过德国的贡献，特别是包括配备重型轰炸机和大炮的基干人员在内，也许是决定弗朗哥胜利的关键因素。<sup>①</sup>但是，法西斯国家没有能够使战争按照他们拟订的时间表进行：德国相信，投入“神鹰军团”——该军团将参加轰炸格尔尼卡的巴斯克人居住的小镇——并于1936年11月承认弗朗哥政权，就会迅速地带来胜利。但是，德国和意大利一次又一次地不得不承担了比原来所预料和希望的要多得多的兵员、金钱和物资。<sup>②</sup>再者，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发现弗朗哥总是顽固地采取他们所不赞同的战略和战术；正象希特勒将于1940年10月在法国昂代所发觉的那样，他们无法要弗朗哥去做他不愿做的事情。<sup>③</sup>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内战也标志着德国外交部的威望一落千丈，<sup>④</sup>外交部的官员们可能退位让贤。从瑞士回国后出任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并专门研究西班牙问题的威兹萨克争辩说，希特勒在作出向弗朗哥提供武器的决定时并没有和外交部商量过；然而，甚至在当时，威兹萨克在自己的笔记 161 中就这样写道，德意的目的是要防止出现“一个苏维埃西班牙”。<sup>⑤</sup>如前所述，外交部起了一种消极的作用，在设法使希特

① 托马斯：《西班牙内战》，附录3，第634—635页；普佐：《西班牙与列强》，第65页。

② 默克斯：《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第169页。

③ 对弗朗哥的抱怨，参见例如哈塞尔1937年12月20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编，第3卷，第533页；1937年5月3日和1938年8月29日和9月3日日记，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合编：《齐亚诺外交文件集》，斯图尔特·胡德译（伦敦，1948），第115页，第148页，第150页。关于德国要把西班牙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努力，见普佐：《西班牙与列强》，第202—238页。

④ 瓦特：“德国外交官和纳粹领袖”，《中欧问题杂志》，第156页。

⑤ 威兹萨克：《回忆录》，第106页，第113—114页。

勒改变他的方针方面无所作为。外交部在经常提到共产党在西班牙的势力时,他们必然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西班牙的这批将军们叛乱之前,并没有证据说明共产党或苏联要策划起义。而苏联的干涉到1936年8月底或9月初才开始,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使苏联有个盾牌,以免遭到预料中的德国侵略。<sup>①</sup>牛赖特1936年8月初转弯抹角地向法国人说,德国政府没有援助佛朗哥,这纯属谎言。狄克霍夫一再向多德表示,德国“严守中立”,如果意大利和葡萄牙不守中立,那是因为共和派西班牙想要兼并葡萄牙,这种说法更是欺人之谈。<sup>②</sup>

英国——以及法国——政策的目的是要遏止战争并维护西班牙的完整。<sup>③</sup>战争是被“遏止”了,但并不是没有让法西斯的力量侵入,而民族党人所理解的完整与共和派所理解的完整毫无共同之处。要是英国、法国和美国只是给予共和派在法律上可以获得的那点援助,希特勒会退却吗?意大利因为不可能单干,也会退却吗?1936年11月以前以及只是在这以后的任何时期,回答也许是肯定的。要是在1936年夏天给予共和派以支持,就有可能导致佛朗哥失败,从而与11月以后希特勒可能怎么行动的问题毫不相关。而且,如果英国在1936年曾经希望对墨索里尼实行绥靖政策,以争取他支持他们未来的行动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1938年4月,当英国与意大利达成初步协议,英国承认意大利占有埃塞俄比

---

① 普佐:《西班牙与列强》,第38—39页;戴维·T·卡特尔:《苏联的外交与西班牙内战》(伯克利和洛杉矶,1957年),第32页,第37页。

② 牛赖特1936年8月4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3卷,第29—30页;1936年9月16日日记,多德:《日记》,第351—352页。

③ 克莱恩-阿尔布兰特,《慢慢来政策》,第140—141页。

亚、以换取意大利从西班牙撤军时，意大利外交部长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私下写道，“我们丝毫不会修改我们对佛朗哥的政策，而与伦敦达成的协议如要付诸实施，要看上帝的高兴，如果上帝真的高兴过的话。”<sup>①</sup>英法的政策就这样失败了，就象美国政府的政策失败的那样，它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德国外交部的地位下降了。只有希特勒的赌博和佛朗哥的叛乱胜利了。西班牙内战，除了给西班牙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失败外，它还非常清楚地表明民主国家对外政策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破产以及它助长了侵略。

1936年秋天，事态的发展更为不祥。希特勒决心要赢得墨索里尼的信任；1936年7月11日德国的“君子协定”——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并缓和德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德意两国在西班牙的共同努力，看来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利的。<sup>②</sup>9月，希特勒的司法部长汉斯·弗朗克前往罗马与墨索里尼讨论两国可能进行合作的方面。齐亚诺也应希特勒的邀请前往柏林，10月23日，他和牛赖特在柏林签订了秘密协定，要求在对西班牙、埃塞俄比亚和多瑙河各国的外交政策上进行合作，建议签订一项新的洛迦诺公约以及承认日本的傀儡满洲国。一个星期后，即11月1日，墨索里尼第一次提到了新的轴心时说，“欧洲各国在合作与和平愿望的激励下，也可

---

<sup>①</sup> 1938年6月22日和30日日记，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编：《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安德烈亚斯·梅厄译（伦敦，1952），第130页，第133—134页。

<sup>②</sup> 德奥“君子协定”全文，见《德外交文编》，D编，第5卷，第756—769页。

以在这个新轴心国周围进行合作”。<sup>①</sup>正如已指出的，秘密协定反映的是意大利对德国的不信任，而不是什么两国之间政策上的合作；而且在执行这些协定时，违约多于守约。这个轴心，  
163 尽管其目的是要把它作为一种达到政治目的的宣传工具，但它并不是签字国真正协调政策和安全的联盟。<sup>②</sup>对于美国来说，也许德意重归于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关于满洲国的决定。牛赖特曾对齐亚诺说，希特勒“愿意采取承认满洲国这一步骤”，但他打算“把这一步骤放缓一下，以免损害德国在中国的某些经济利益”。<sup>③</sup>这一决定的意义，对于德国的政策、远东事态的发展，以及对于美国来说，都是重大的。

自1932年以来，德国就奉行国联所采取的胡佛—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同中国进行有利可图的军火交易，并派遣了各个兵种的一些将军充当蒋介石军队的顾问。据科尔特说，希特勒赞扬日本的陆军，并对日本于1933年2、3月间退出国联一事表示同情。但是，1933年他向纳粹党的外交政策局所作的唯一让步是他委派了一名“德国驻满洲国代表”。<sup>④</sup>1933至1935年间，德日两国之间在外交、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无数交

---

① 布洛克：《希特勒》，第350—352页；弗朗克—墨索里尼1936年9月23日会谈备忘录，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143—148页；德意两国会谈纪要，见《德外交文编》，C编，第5卷，第1136—1138页；墨索里尼的谈话，见惠勒—贝内特编：《1936年文件集》，第346页。

② D·C·瓦特：“罗马—柏林轴心，1936—1940年：神话与现实”，《政治评论》，第22期，（1960年10月），第520—521页，第531页，第542—543页。

③ 牛赖特—齐亚诺1936年10月21日会谈备忘录，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55页。

④ 科尔特：《回忆散记》，第122页；格哈特·L·温伯格：“德国承认满洲国”，《世界事务季刊》，第28期（1957年7月），第149—151页，第153页。



往,引起了观察家们的许多议论和怀疑,但是两国之间并没有签订什么协议。<sup>①</sup>

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在1934年的“血腥清洗”之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办公室。或称“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同外交部分庭抗礼。他虎视眈眈地一直盯着牛赖特的职位,显然在伺机抬高自己的威信并进一步使希特勒同外交部的官员们疏远。1935年春天,里宾特洛甫通过第三者向日本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大岛浩陆军少将提建议说,他个人的主张是,可以签订一个针对苏联的防御性条约。1935年夏天以后,日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因为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人民阵线,日本军队在内蒙和北满又与苏联军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这年秋天,他们派遣参谋本部的一名代表若松惟一中尉前往柏林作进一步的会谈。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即1935年11月间,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的一名曾在东亚工作过并精通地理政治学的雇员赫尔曼·冯·劳梅尔起草了一个文件,它就是一年以后的反共产国际条约的基础。1935年11月,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提出这个建议,希特勒表示同意并授权进行进一步的会谈。<sup>②</sup>

1936年谈判进展迟缓,因为这时日本出现了2月陆军兵变的麻烦,德国也卷入了莱茵兰危机。4月底,德国同满洲国

---

① 弗朗克·威廉·伊克莱:《1936—1940年的德日关系》(纽约,1956),第15—16页,第24—28页;恩斯特·L·普雷塞森:《德国和日本:极权主义外交研究,1933—1941年》(海牙,1958),第55—86页。

② 西奥·萨默:《1935—1940年列强中的德国与日本:反共产国际协定,三国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外交史之研究》(蒂宾根,1962),第23—28页。

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意味着对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紧接着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希特勒决心同日本达成协议。<sup>①</sup>在日本，陆军对于协议表示了最大的热情；但政府对协议的反应却是不太热烈，部分原因是不愿得罪英美。但是继苏联与外蒙于4月间签订了防御条约和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陆军的影响增强了。政府也看到，拟议中的条约可以作为胁迫中国的一种手段。到了1936年9月底，日本政府同意签订一项条约，只是在与苏联签订一项渔业协定之前暂缓正式宣布。<sup>②</sup>1936年11月25日，里宾特洛甫同日本大使武者小路公共子爵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这个条约明的是规定两国进行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在德国和日本国内蔓延；暗的则是双方保证，如果苏联对两国中的一国进行无端的侵略或以侵略威胁时，另一国不得从事任何讨好苏联立场的事情；未经相互同意，德国或日本均不得在任何时候与苏联签订同本协议精神相抵触的政治条约。<sup>③</sup>

这些安排的全部含义，在1936年还看不出来，许多外交家都认为，德日协定包含有两国参谋部签订的秘密军事协议，也许是针对苏联的一种冒险行为。<sup>④</sup>这样的协议并不存在，但

---

① 温伯格：“德国承认满洲国”，《世界事务季刊》，第154—155页，萨默的《德国与日本》第31—34页也指出，希特勒对里宾特洛甫说，他的“最大的愿望”是要英国参加这个条约。

② 伊克莱：《德日关系》，第34—38页；普雷塞森：《德国与日本》，第103—105页；萨默：《德国与日本》，第36—37页。

③ 条约全文，见阿诺德·J·汤因比编《国际问题文件集，1939—1946年》，两卷本（伦敦，1951），第1卷，第4—5页。

④ 格鲁1936年12月4日致赫尔的函电，《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404页。约瑟夫·格鲁是美国驻日大使。

多德正确地指出,这个反共产国际的条约伸向遥远的地方,包括象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在地理上遥远的地区(反共主义可以用作进行侵略的借口),并且证实了他的“可怕的见解”:这个条约的发端及其做法,都是里宾特洛甫的杰作。里宾特洛甫是“希特勒在外交事务方面真正的心腹,喜欢进行更大的冒险,我们认为他的影响是个祸害”。<sup>①</sup>

有一位学者把反共产国际条约比作“国际亲吻”,这一形容部分是确切的。这个协定显然没有规定特定的义务,而且允许双方有根据各自的利益决定政策的自由。<sup>②</sup>但是,协定不仅表明了德国政策的运动方向,<sup>③</sup>而且唆使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加速了这一活动。日本的压力终于导致了1937年7月7日的事变和紧接而来的那场战争。由于英国在远东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英国在反对希特勒时将不得不更加谨慎从事。<sup>④</sup>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并不喜欢这个协定。<sup>⑤</sup>但是他们没有力量认真地反对这个协定,只是看着自己的威信下降,最后终于看着德国在远东的政策完全改变。<sup>⑥</sup> 这些事态的发 166

① 多德 1936 年 11 月 28 日致赫尔的函电,前引书,第 402—403 页。

② 萨默:《德国与日本》,第 49 页。另见格哈特·L·温伯格:“反共产国际的秘密协定”,《现代史季刊》,第 2 卷(1954 年 4 月),第 196 页,和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 99 页。

③ 温伯格:“德国承认满洲国”,《世界事务季刊》,第 156 页。

④ 伊克莱:《德日关系》,第 38—39 页,第 50 页;普雷塞森:《德国与日本》,第 121—123 页;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 102 页。

⑤ 德威特·C·普尔:“纳粹外交政策的剖析”,《外交季刊》,第 25 期(1946 年 10 月),第 137 页。

⑥ 根据威兹萨克的《回忆录》,第 116 页,1937 年 7 月他对武者小路大使说,日本在中国的政策是鼓励而不是抑制那里的共产主义;还说,“同别的国家的共产主义作斗争不是我们的事情”。这和威兹萨克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态

展，对美国来说，当然是重大的。1937至1938年，美国外交家们曾尽一切努力要想遏止远东的冲突，并使欧洲的问题得以缓和；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建议在两个世界中都落后于侵略的步伐。主动权已落在德国和日本的手中，而且时间将会表明，其后果对于每个人来说，将是悲剧性的，同样也具有讽刺意味。

美国的外交家们在1936年没有意识到德国的对外政策的威胁。但也有例外，一个是多德，另一个是梅塞史密斯。希特勒与奥地利签订了1936年的协定九天之后，当时担任美国驻奥地利公使的梅塞史密斯致函赫尔说，凡是“了解希特勒先生的人，都一定认识到，他那火一般燃烧着的野心，将要凭借武力把他的意志强加于欧洲。”他说，如果认为奥德协定意味着赞成和平的保守分子占了上风，那就错了。他以他的同时代人们中少有的先见之明写道，“德国的所谓保守分子，只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才是保守的，即他们认为德国还没有作好准备，因而不能采取任何的轻率行动。他们的保守，绝不意味着他们不赞成希特勒和纳粹党内比较激进的分子的政治扩张目标。”<sup>①</sup>

多德同意这种见解。他在1936年9月认为，要是在两年前，德国人民对于宣战一定会作出否定的反应，对于元首的忠诚也会是令人可疑的。现在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希特勒的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政策——这给工人们带来了一切，从乘豪

---

度截然不同，那时他认为德国的政策是要防止出现“一个苏维埃西班牙”，因而是正确的。前引书，第113页。

<sup>①</sup> 梅塞史密斯1936年7月20日致赫尔的函电，《赫尔书信集》，第39箱。

华的游艇度假(他们过去只能在湖上划划小船),到堂而皇之地重整军备以及向莱茵兰成功的进军等——都给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对前途未卜的德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曙光。“这就是希特勒所许诺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是一个新德意志,它在元首的指引下,将日益变得强大而不可战胜;这位元首要废弃凡尔赛和约,并且使他那遭受歧视的国家恢复其应有的主权。多德最后说,不管希特勒是明目张胆地进行侵略,还是在“击退侵略者的幌子下”进行侵略,他都能指望得到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无论他采取任何措施”。<sup>①</sup>

这些警告,再加上新近发生的一些紧急的事态,都确实地促使美国政府要对德国的挑战作出某种反应。头一个反应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

自从二十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一直朝着在拉丁美洲采取不干涉政策的方向运动,即不出兵在拉丁美洲登陆。1933年12月在蒙得维的亚召开的美洲国家第七次国际会议上,美国赞成与会各国互不干涉彼此的外交或内政,只是加上一条含糊其词的保留:允许美国奉行罗斯福就职以来一直奉行的那种政策。参议院1934年6月批准了这一协议,1935年1月罗斯福予以公布。<sup>②</sup>从蒙得维的亚会议以后,拉丁美洲国家希望美国再前进一步,放弃其保留的在出现威胁美国人的生命或财产的情况时使用武力的权利。<sup>③</sup>自1935年起,国务院对

① 多德 1936年9月18日致赫尔的函电,《1936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149—156页。

② 爱德华·O·格兰特:《罗斯福的睦邻政策》(新墨西哥阿尔伯克基,1950),第6—8页;协议全文,见《和平与战争》,第199—204页。

③ 布赖斯·伍德:《睦邻政策的制订》(纽约,1961),第118—119页。

于德国通过以货易货、广播和新闻宣传、甚至通过军事人员交换训练计划的办法，向拉美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渗透感到震惊。它试图召开一次会议来增进同拉美各国之间的友谊。因此，1936年1月30日，罗斯福向拉美各国总统建议，他们在阿根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拉美各国之间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保卫和平。8月，阿根廷总统奥古斯丁·P·贾斯托发出了正式邀请，定于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会。<sup>①</sup>

罗斯福并不指望这次会议能够改变德国的政策。一个星期之前，他就乘战列舰开始他那戏剧般的长达七千海里的航程，去向与会的代表们发表演说。他对多德说，此行“对于欧洲没有什么实际的或直接的影响，但是，如果消息能够传到德国或意大利的人民大众中去，榜样的力量就会有所作用。”<sup>②</sup>11月30日，罗斯福受到了五十多万欢呼人群的欢迎。第二天，他在大会开幕时致词说，另外一些国家正在通过制造大批武器军备来制造“虚假的就业”。他警告说，这些国家总有一天将不得不在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或是使用这些武器互相对抗，或是让那不稳固的经济“象纸房子一样”崩溃。他说，美洲各国在未来的战争中不管是否卷入，都将受到损害。新大陆各国也许通过向“受战争狂热或领土野心驱使的”任何国家表明，侵略将会发现半个地球已准备为他们的相互安全和利益进行磋商，从而有助于使旧大陆摆脱灾难。<sup>③</sup>

罗斯福讲话之后，赫尔提出建议，与会各国一致协议，一

①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494—496页。

② 罗斯福1936年11月9日致多德的函电，《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德国：威廉·E·多德。

③ 《罗书话汇编》，第5卷，第604—610页。

且出现威胁西半球的事态时，各国外长应立刻进行磋商。拟议中的协议还要求成立一个常设的美洲国际协商委员会并草拟一项中立政策——包括武器禁运——如果一旦发生战争的话。<sup>①</sup>美国在1933年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曾经抵制过一项强制性磋商的协定；现在，拉丁美洲各国反对美国的计划了。主要的批评者是阿根廷外长卡洛斯·萨维德拉·拉马斯。1936年他曾当过国联主席，在更早些时候，他由于1933年在里约热内卢签订了特别的反战条约，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金。萨维德拉·拉马斯主张国联第一，泛美主义第二。他不赞成一个他认为将有损国联威信的协商条约。他也不赞成与国联的政策相抵触的禁运，国联的政策是允许向被侵略的国家运送武器的。赫尔同萨维德拉·拉马斯举行了几次会谈。谈到最后，他们争持不下，遂不欢而散。<sup>②</sup>

代表们达成的妥协方案与其说同赫尔的立场相接近，不如说是更接近于萨维德拉·拉马斯的立场。但它毕竟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成就。“维护、保持和重建和平的协议”规定，如果美洲各共和国受到威胁，或美洲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或者国际战争威胁到美洲国家的和平，他们将进行磋商。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参加磋商的国家，“只要各国愿意”，可以规定必要的合作措施来维护美洲的和平。<sup>③</sup>（阿根廷人坚持

<sup>①</sup>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498页。

<sup>②</sup> 萨姆纳·韦尔斯：《构成历史的七项决定》（纽约，1950），第104—105页。韦尔斯当时是助理国务卿，为代表团成员，并为赫尔作翻译。他记录说，在最后一次会谈时，他翻译时不得不把赫尔对萨维德拉·拉马斯所说的话译得缓和一些，以“避免公开争吵”。

<sup>③</sup> “美国代表团向1936年12月1—23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维护和平的美洲国际会议的报告”（华盛顿，1937），第116—124页。

要写上“只要各国愿意”这句话，使得赫尔觉得这几个字削弱了协议的精神。)① 该协议肯定了中立政策，但允许各国根据自己肩负的对国联的义务和本国的法律行事。赫尔提出的关于成立一个常设美洲国际协商委员会的计划被否决了。美国在另一个有名的决议案中，却同意了其他国家提出的意见，即“无论由于何种理由，决不对任何一方的内政和外交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②

尽管赫尔对阿根廷人深为不满，而且也没有全部达到他的目标，但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仍然是美国政策的一大成功，并且可以指望 1938 年 12 月在利马召开的美洲国家第八次国际会议取得进一步的成就。③ 在利马会议上，美国再次遭到阿根廷的反对，不得不接受一个在道义上有约束力的宣言而不是一项条约。但是，拉美各国恪守实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决议的利马宣言，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一旦出现来自外部的威胁，各国外长将要根据他们之中的任何一国外长的提议，立即进行磋商。④ 这一决定标志着这些国家头一次一致同意在 170 面对外国侵略时在一起工作，这种安排大大地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的各种合作防御措施。⑤

与此同时，德国人却进展不大，尽管纳粹的宣传活动十分

---

① 《回忆录》，第 1 卷，第 500 页。

② “代表团报告”，第 124—131 页；另见普拉特：《赫尔》，第 1 卷，第 169—172 页。

③ 1944 年韦尔斯在《决定的时刻》一书的第 206 页中说，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实质上是美洲内部从来没有过的一次最重要的集会”。

④ 《和平与战争》，第 436—440 页。

⑤ 格兰特：《罗斯福的睦邻政策》，第 139—141 页；战时的具体措施，见普拉特：《赫尔》，第 2 卷，第 677—717 页。



活跃。1937年他们承认,他们争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在反共产国际条约上签字的努力已成泡影。<sup>①</sup>1938年8月,德国驻阿根廷大使埃德蒙·冯·特曼对外交部说,他和他在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同事们都深信,德国无法在政治上同美国在南美进行较量,因此德国将不得不仅仅限于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努力。<sup>②</sup>德国外交官谈论得最多的是,针对德国的利马宣言是“军事同盟的蹩脚代用品”。<sup>③</sup>

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不久,巴拿马宣言宣布美洲国家(不包括加拿大)<sup>④</sup>中立——美洲国家又根据1940年7月的宣言宣布,它们将不允许把西半球的任何一个殖民地从一个非美洲国家转移给另一个非美洲国家。德国不可能获得新大陆上荷属和法属领地的控制权。<sup>④</sup>哈瓦那会议标志着德国在美洲大陆的有效影响的终结。<sup>⑤</sup>

美国在1941年12月之前,已经同十一个拉美国家签订了行政协定,派出了军事防务使团。美国参战后,每个拉美国家(迟至1945年3月24日连阿根廷也包括进来了)都向轴心国宣战了。毫无疑问,这是罗斯福政府对德国外交政策作出的最盼之不得和最成功的反应。罗斯福政府1936年就开始 171  
把门罗主义改变为一种防御联盟了,这是它的值得赞扬之处。

① 弗赖伊:《纳粹德国与美洲半球》,第101—102页。

② 特曼1938年8月2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编,第5卷,第863—868页。

③ 诺埃贝尔1938年12月28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编,第5卷,第885—886页。爱德华·诺埃贝尔是德国驻秘鲁公使。

④ 格兰特:《罗斯福的睦邻政策》,第143页,第150—154页;“哈瓦那宣言”,见《和平与战争》,第562—563页。

⑤ 弗里德兰德:《希特勒和美国》,第109页。

但这种进展并不能够改变德国历史或世界历史的进程。

罗斯福在遏止德国向前推进方面所做的第二件事，既不是制订了什么政策，也不是采取了什么步骤，而是他的典型的个人外交的冒险。

在莱茵兰危机期间，总统要求多德在当前变化莫测的事件中，如有任何机会应立即向他报告；这个机会就是，“我作出的一个姿态、提出的一个建议或发表的一项正式声明，照你看来都会有助于和平的”，这种和平将是正义的，“能不受威胁地维持一两个星期以上。”<sup>①</sup>但是这种恰当的时刻并没有到来；多德没有送来任何信息。罗斯福并没有放弃他的念头。1936年的春末夏初多德回美国休假时，总统写信给他，“用最信任的口气”问他，如果他，罗斯福，“亲自秘密地”要求希特勒概括地提出今后十年德国外交政策的界限，以及希特勒“对于普遍限制军备的建议是否抱有任何同情”，他认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sup>②</sup>一向迫切希望美国采取一种建设性政策的多德，深信“此间的敌意如此之深，对于你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人们要做出一种心平气和的回答是不容易的”。但是，多德在8月18日拜访了沙赫特后发回报告说，提及罗斯福的计划，沙赫特便一再重申德国要“扩张和获得殖民地”的要求。<sup>③</sup>

---

① 罗斯福 1936年3月16日致多德的信，《罗书信集》，第1卷，第571页。

② 罗斯福 1936年8月5日致多德的信，《罗书信集》，第1卷，第506页。罗斯福向赫尔、菲利普斯和穆尔送致了复写副本，《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德国：威廉·E·多德。

③ 多德 1936年8月19日致罗斯福的函电，《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德国：威廉·E·多德。

多德返回任所继续执行他的任务。他拜见了里宾特洛甫的姻兄弟(brother-in-law)、当时担任德国外交部第三司司长的狄克霍夫。该司主管英帝国、美国、远东、中南美和殖民地的事务。多德认为狄克霍夫是“外交部中最富有同情心的政府代表”，但是，正如他的报告所说，经过坦率的讨论，他们两人都一致认为，希特勒不会参加在德国以外举行的任何会议。再者，多德又说，希特勒就是想让巴尔干从属于德国，这是希特勒能够接受的起码要求。<sup>①</sup>多德接着拜访了牛赖特。牛赖特说，德国将同什么洛迦诺公约或世界和平会议毫无关系，“除非事先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多德写道，这意味着要把殖民地归还德国和意大利并谴责法苏友好关系的建立。<sup>②</sup> 172

两个月后，多德作了他在和解方面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12月初，他拜见了狄克霍夫并询问，如果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呼吁召开一次世界和平会议，德国将会作出何种反应。狄克霍夫认为，这个主张有可能实现，特别是如果罗斯福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话。多德表示怀疑，他对罗斯福说，实际上谁也无法预料希特勒将会作出什么反应，即使是外交部也不能够。这位大使相信，“希特勒不过是在等待最有利的时机，以便夺

---

① 多德 1936 年 9 月 21 日致罗斯福的函电，《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德国：威廉·E·多德。另见 1936 年 9 月 16 日日记，多德：《日记》，第 351—353 页，和狄克霍夫 1936 年 9 月 17 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 编，第 5 卷，第 979 页。

② 多德 1936 年 10 月 19 日致罗斯福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616 1/2。另见牛赖特 1936 年 10 月 16 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C 编，第 5 卷，第 1103 页。

取他想得到的东西。”<sup>①</sup> 这年年终前两天，多德再次拜访了沙赫特，询问德国是否认为有可能在1937年的春天夏天召开一次世界和平会议。多德复函赫尔说，回答仍是这句话：德国在保证获得殖民地以前不会考虑任何会议。<sup>②</sup>

多德对于罗斯福召开一次有德国参加并导致永久解决的会议不再抱希望了。他在给国务院的长达三十五页的报告中阐述了他的理由。助理国务卿穆尔认为这个报告很重要，应送交白宫的罗斯福，当时还给多德回报说，国务院对他和大使馆全体人员的分析表示称赞。<sup>③</sup>

173 多德在这份注明日期为1936年11月28日的报告中开头说，外国的政治家们一直在注视着德国的每一次新的大胆行动，既惊讶又丧气，“这些行动由于没有特殊的先例，因此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它是真事。”他说，关于希特勒的行动的唯——一件令人感到吃惊的事情，就是这些行动付诸实施的准确时间和方式。希特勒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按照《我的奋斗》行事的，“而且还要愈来愈多地往下做”。纳粹的对外政策将会继续遵循《我的奋斗》中的那些基本原则行事，这一点是没有

---

① 多德1936年12月7日致罗斯福的信，《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德国：威廉·E·多德。（多德把这封信附在12月8日致穆尔的一封信中。）另见1936年12月5日日记，多德：《日记》，第351—354页，和狄克霍夫1936年12月5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3卷，第153—154页。

② 多德1936年12月31日致赫尔的信，《赫尔书信集》，第40箱。另见1936年12月29日日记，多德：《日记》，第376—377页。

③ 多德1936年11月28日致赫尔的信，穆尔1936年12月30日致罗斯福的信，穆尔1937年1月6日致多德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762.00/140。毫无疑问，大使馆的人员参加起草了这个报告，但对这个主题——“德国国社党对外政策概论”——的研究，从文风看完全是多德的。

理由怀疑的，“要是想对国社党政府对于未来是如何考虑的加以猜测，那就更没有道理了。”多德在把国社党1920年的纲领即《我的奋斗》与国社党今天的纲领进行分析比较之后，说明欧洲的政治家们是如何为希特勒做了嫁衣裳。他说，英德海军协定就是附和了希特勒同英国修好的这个战略，而且同时“又把波罗的海的控制权拱手让与德国，并且事实上承认了”德国对凡尔赛和约的破坏。法国的威望由于英国单独行动已经下降了；又由于德国占领了莱茵兰，“把法国同其东方的盟国隔断”，从而结束了法国在中欧的霸权而使它的声望遭到更大的损害。希特勒实际上的成功，“使陆军中以冯·弗立契将军为首的怀疑派……对国社党在全国能收到功效一点深信不疑。”多德继续以这种方式，分析了希特勒在赢得墨索里尼的友好并使两国投身于西班牙，以及在建立一个反共战线使之成为反犹武器和把苏联孤立于西欧之外的一个工具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至于未来，多德说，“似乎还没有什么重大的势力或势力的联合，能够真正阻止德国实现其野心。”也许希特勒会在国内或西班牙遇到麻烦，或者墨索里尼将会证明是一个不可靠的朋友，但这看来是不可能的。希特勒是一个“天生狡猾的机会主义者，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方式的忠实信徒。在威廉一世统治期间，德国的国力没有凭借战争就蒸蒸日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多德提醒说，同样的原则在三十年代中又在起作用，而“德国不需要通过战争就实现其目标，如有可能的话，若非如此——。”

这种分析简单明了，直截了当，遗憾的是，分析者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另外一些人却视而不见，或者说不愿正视。

174 不管是哪种情况,美国的外交官们,即使是那些承认多德的论断确是实情的外交官们,对于德国的外交政策已强加于世界的这个问题也不愿作出任何回答。德国的领袖们是否愿意听一听,或者愿意认真地对待美国所作的努力,不得而知。就在罗斯福8月间在肖托夸发表演说之后,路德即以讥讽的口吻报告说,这是“这位富有经验的群众心理学家”的杰作,他的国家通过历次战争和一些支离破碎的条约,征服了一个大陆;但是,如果说这个演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明确地背离了……使美国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精神”。当外交部询问这位大使关于多德调查报告的情况时,他报告说,国务院并没有要求提出这种调查报告,而是由于罗斯福曾正式地要求他的大使们寻求通过更好地分配世界的经济资源来达到和平的手段;他说,罗斯福不会提出和平的倡议,美国人认为欧洲的政治问题已“无指望”。<sup>①</sup>后来,德国代办(现任德国外交部美国事务的高级顾问)鲁道夫·莱特纳于10月,接着又于11月相继从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报告说,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坏,而且没有改善的迹象。<sup>②</sup>这年年底,哈塞尔对威廉·菲利普斯(现任驻意大利大使)说,如果罗斯福想对世界和平有所作为,他就应该派遣两个他信任的人到德国和意大利去,他们到了那里以后,对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sup>③</sup>

① 路德 1936年8月18日和10月24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C编,第5卷,第915—917页,第1141—1142页。

② 莱特纳 1936年10月27日和11月20日备忘录,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2422/D511347—D511348, 2422/D511350。

③ 哈塞尔 1936年12月23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2422/D511355—D511356。

目前时刻，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已经放弃了美国干涉欧洲事务的一切念头。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便会权衡并考虑几个方案，不过将会发现，他们提得太少，太晚了。对于驻在柏林的那位大使来说也有同感，时间已经剩余不多了。

## 第七章 拒绝邀请

175

1936 年底和 1937 年全年,谣言盛传,说过去四年中一直保持超然、几近与世隔绝的美国外交官,现在打算要干涉大陆的外交事务了。这时反对德国的外交政策远比 1933 年积极得多的诺曼·戴维斯认为,罗斯福为制止武器竞赛或为争取对侵略者实行国际禁运所作的努力,将是徒劳的。1936 年 11 月他致函赫尔说,“要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这样的独裁者讲道理是不可能的。他们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sup>①</sup>,这就迫使他们欲罢不能,不得不走下去。”<sup>②</sup>一个月后,约翰·卡达希大使满怀忧虑地从华沙致函罗斯福说,发表一个威尔逊式的声明,人们在两个星期里就会把它忘掉,没有一个改善德国经济状况的计划就贸然进行干预,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德国,“一个骄傲的、有能力的、有抱负的和好战的民族,……却不能过着富足而幸福的生活;……而粗野、缺乏教养、现代文明落后三百年的俄罗斯人,却拥有一个帝国的财富。现在是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罗斯福答复说,他同意卡达希的结论,但他向他重申说,他不打算“在欧洲采取任何形式

---

①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英国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谢利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生物学家,自己创造了一个怪物,并最终被这个怪物所毁灭。——译者

② 戴维斯 1936 年 11 月 17 日致赫尔的函电,《赫尔书信集》,第 40 箱。



的任何步骤——当然是在目前此刻的情况下。”<sup>①</sup> 1937年1月，一些欧洲的外交官拜访了威廉·布立特（现任驻法大使），问到关于美国要进行干涉的谣传是否属实时，布立特只是回 176 答说，“愿上帝和美国援救那些自救的人们。”<sup>②</sup>

不错，1937年美国在外交方面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发展。但是，总统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以及政府中的其他高级人士，不止一次地考虑如何限制德国对外政策的要求和做法的方案。这些方案从与英国进行秘密的双边谈判，一直到单方发表声明，打算在白宫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等等。但每个方案都告失败，这暴露出考虑问题不周，计划不完善，华盛顿的外交官员之间意见不统一，美国的外交官和他们的欧洲同事之间有分歧。再加上年底与从柏林召回多德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情况，因此，1937年的事态表明，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多么不足以应付德国向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向国会宣布说，在新的一年里，德国不会再采取宣布重整军备或者占领莱茵兰之类的戏剧性行动：“所谓惊人的时代已经结束。”<sup>③</sup> 他对自己的诺言信守了一年。1937年日程中的主要项目是：巩固国内政治，确

---

① 卡达希 1936年12月26日致罗斯福的函电，和罗斯福 1937年1月15日致卡达希的函电，《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24—27页。

② 布立特 1937年1月8日致穆尔的函电，《穆尔书信集》，第3箱。

③ 演说全文见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讲集》，第2卷，第1334—1347页。路德报告说，美国人对于演说中的和解语调表示高兴，但国务院仍然保持“冷静的保留”。路德 1937年2月3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2422/D511358。

定长远的和短期的工作范围和目标，以及德国对外政策中可供选择的办法，尤其是要博取墨索里尼的青睐。事实上，1至6月间，希特勒先后派遣了戈林、牛赖特和勃洛姆堡前去拜访了意大利的独裁者。这些拜访并非完全成功。墨索里尼这时还不打算放弃他作为奥地利独立的保证人这个角色，或者把他的命运完全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会晤对于意大利将来对奥地利的独立持何立场，的确在国际上产生了一种把握不定的看法；而且9月间，墨索里尼还要对德国进行一次关系重大的访问。<sup>①</sup>

177 在德国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人身上的时候，美国的外交官们也在考虑他们本国在当前的世界事务中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希特勒在国会演讲后不久，美国驻瑞士公使休·威尔逊致函赫尔说，他认为他从希特勒的思想中探测到“一种缓慢的变化过程，想要和他的邻邦取得更好的谅解”；因此，他希望英法两国从好的方面去看待希特勒的缓和态度，继续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够对德国的观点尽可能地给予任何同情的表示。<sup>②</sup> 国务院显然持有同样的想法，准备对德国的观点采取同情的态度，作为美国对欧洲寻求和平作出贡献的基础。

国务院西欧司在1937年2月中旬为戴维斯起草的一份长篇的秘密备忘录中，权衡了美国“对于一项和平解决方案作

---

① 布洛克：《希特勒》，第312—314页；瓦特：“罗马—柏林轴心”，载于《政治评论》，第532页；乌尔里希·埃希施塔特：《从冯·陶尔斐斯到希特勒：1933—1938年，并吞奥地利的历史》（威斯巴登，1955），第220—229页。

② 威尔逊1937年2月4日致赫尔的函电，《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39页。

出贡献”的可能性,认为美国在欧洲的政治解决中当然只能具有“间接的利益”,而在解决远东的动乱中却是有着“直接的利益”。专家们从历史上研究了这一问题之后声称,战后德国“丧失了殖民地的资源”,并且“为条约的镣铐所束缚”,国家社会主义“正着手要摆脱这种镣铐”。处在危机深处,国家社会主义“自然”要开始把眼睛转向国外。总之,德国不得不与政治上的现状,尤其要与更为严重的经济上的现状进行斗争。德国正处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中心;有利于和平的解决办法在于对下列问题作出答案: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既不通过战争、又不让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称雄、从而能够满足德国人民经济方面的要求这样一个妥协办法,或是否能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能够找到,战争就可避免;如果找不到,战争如果不是或许就要发生,也是有可能发生。”备忘录坚持说,美国进行干预的“直接目的”,是要促进事态,使之有可能导致一个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全面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可以使德国不必自搞一套,去获得德国领袖们认为为了保持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必不可少的市场上的原料来源”。戴维斯“以满怀最严谨的信心”计划开始“艰苦的初步工作”,利用限制海军的谈判作为“烟幕”。<sup>①</sup>

在国务院进行考虑的时候,财政部长摩根索敦促罗斯福 178  
采取主动精神。摩根索深信,赫尔的责难不足以对付欧洲法西斯主义新的丑恶挑战。而且,虽然他不敢向总统直言,但他认为,不论是赫尔,还是戴维斯都找不到一个解决军备竞赛的

<sup>①</sup> 国务院西欧司 1937 年 2 月 16 日为 N·H·戴维斯起草的备忘录,《戴维斯书信集》,第 24 箱。

办法,因为“他们恰恰没有足够的胆量”。<sup>①</sup> 摩根索2月9日在同罗斯福的一次会晤时,提出让他秘密地向英国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提出建议。罗斯福同意了。<sup>②</sup> 据驻伦敦的大使宾厄姆说,令人鼓舞的是,议会中的以及陆军和海军中的领袖人物尽力向美国表示善意。他说,事实上,每天与大使馆接触的英国政府官员都公开地或在私下表示了“不能令人忽视的、几乎使人感到手足无措的友好”。<sup>③</sup>

摩根索同即将返回伦敦担任新职的英国商务参赞肯尼思·比尤利会谈。他首先说明,他的谈话是机密的,而且是受罗斯福的委托;他要比尤利询问张伯伦在帮助制止军备竞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财政危机方面有何意见。他还提出要派一艘驱逐舰护送比尤利回国。第二次会晤时,摩根索指出,罗斯福认为,英美两国采取某些大胆的主动精神,可能会维护欧洲的和平,他们希望听一听张伯伦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sup>④</sup>

张伯伦收到这个口信后,就把它提交给外交大臣艾登,艾登又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林赛磋商。1936年12月,林赛表示说,罗斯福可能是想召开一次会议“使希特勒公开出丑”,因此他向他的伦敦上级建议,不要给这番努力泼凉水。<sup>⑤</sup> 这时是1937年3月初,他认为“非常年轻而又敏感的”美国,同英

179

---

① 1937年2月6日日记,摩根索:《日记》,同前引的布鲁姆:《摩根索日记》,第457页。

② 1937年2月9日日记,摩根索:《日记》,同前引书,第457—458页。

③ 宾厄姆1937年1月5日致罗斯福的函电,《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英国:罗伯特·宾厄姆。

④ 艾登:《面对独裁者》,第597页。

⑤ 前引书,第596页。

国进行合作将会感到高兴，反过来，如果合作遭到拒绝，定会伤害感情。总的来说，林赛认为，英国应避免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同美国一道采取主动。艾登也同宾厄姆进行了会谈。宾厄姆说，他认为美国采取主动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艾登表示同意说，过早地采取行动可能会使德国认为，英国的扩充军备计划是虚张声势。<sup>①</sup>

艾登起草了正式的复信，由张伯伦签署。复信于3月底到达美国。英国不考虑召开一次裁军会议，它声称，战争恐惧的主要根源在于德国的决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管它对欧洲的领土或殖民地的领土提出何种要求，任何国家都不能反对。至于谈到美国的行动，英国人认为，禁运间接地“但却是有有力地鼓励了侵略”；还说，美国对和平所能做的“最大的唯一贡献”，就是修正中立的立法；有趣的是，这正是宾厄姆最近给罗斯福的信中所提出的建议。此外，张伯伦还建议美国能在远东助一臂之力。他说，德日协定表明，如果英国深深卷入欧洲，它甚至不能指望日本会保持中立。美国只要能使“远东的局势稳定在目前的这种程度”将大有裨益。英美贸易协定的签订也是如此。<sup>②</sup>

摩根索把英国的复函交给了国务院，而且，两天内经济顾问菲斯就对张伯伦三条建议中的两条起草了一项答复。他说，为什么英国要说中立法等于鼓励了侵略这一点“很难估计”。无论如何，向国会提出的新的立法，将准许总统可以对

<sup>①</sup> 前引书，第598—599页。

<sup>②</sup> 前引书，第597页；张伯伦致摩根索的函电，未署日期，《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98—102页；另见布鲁姆：《摩根索日记》，第463—466页。

战争物资以外的货物，实行现购自运的原则。尽管这一做法可能会使英国在战时的处境“要比没有这一立法时稍微不利”，但它总比全面禁运好。至于贸易协定，菲斯尖刻地指出，  
180 英国通过修改“造成巧取豪夺和危机的限制性的橡胶和锡的生产计划”和放宽英帝国内部的特惠关税政策，全面降低贸易壁垒，从而“会得到更多的好处”。<sup>①</sup>

过了六个多星期，赫尔和韦尔斯（现任副国务卿）才起草了给张伯伦的复信，信中基本上同意菲斯的意见。他们用稍稍有点不高兴的语气声称，如果美国看起来好象比英国更为强调事物的经济方面的话，那决不是因为美国尽量低估了政治或军事问题，而是因为“贸易关系的扩大，能够缓和政治上的紧张”。关于中立法案和远东这两个紧迫问题，两位外交家只采取了守势或回避的做法。他们说，5月1日的新中立法给了总统“相当大的自由决定权”：当他发现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时，只是对武器、弹药和战争物资实行禁运；如果一旦出于美国的安全的需要，他可以对所有其他的货物实行现购自运的原则，也就是说，他可以在运往交战国的货物离港前坚持对这些货物实行其权限；而且，他还可以禁止用美国船只装运某些货物。如果远东一旦发生侵略，美国将“在我们总政策的范围之内”，尽一切可能去保护美国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正如我们认为英国政府也将不能，事先说明本国将要采取什么保护办法。”赫尔和韦尔斯又进一步说，在中日两国内部和两国之间，显然有一些势力在起作用，“朝着和平的方向努力”。至于贸易协定问题，此时他们还不能表示任何肯定的意

<sup>①</sup> 1937年4月1日菲斯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740.00/184。

见,但是,看来“完全有实际可能。”韦尔斯把这份函稿送交罗斯福,罗斯福表示同意。他在读完了长达十一页的全文以后对韦尔斯说,这封信任何人也无法反对:“它完全是真诚的——除此以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特点了。”<sup>①</sup>6月1日晨,林赛大使应赫尔的邀请拜访了国务院,他在那里接受了美国“完全真诚的”答复。<sup>②</sup>

如果罗斯福和国务院认真地考虑要和英国采取一致行动的话,那么,给张伯伦的复信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了,尤其是考虑到这时戴维斯正在伦敦进行活动。5月,他对艾登说,罗斯福非常高兴地希望能在秋天国会休会后看到他或张伯伦(张伯伦月底即将出任首相)访问美国<sup>③</sup>。华盛顿的外交官们有理由相信,英国政府的要员欢迎这样的行动。同月,艾登对宾厄姆说,他衷心欢迎访美的邀请。宾厄姆在把这番话转告罗斯福时还说,艾登“非常聪明、坦率和诚挚”;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同胞们有所不同:他希望本国“尽其本份,而不必有所冀图,不象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作为,只拿不给。”两个星期后,宾厄姆报告说,当前英国人正在搞一个运动,要“说服美国……民主的边界在北海的某处”。这位大使还说,他个人并不认为,美国对欧洲和平的努力所作的贡献如果不只是签订经济协定和采取可以便宜行事的中立法,“在大西洋的这一边

---

① 韦尔斯 1937年5月27日致罗斯福的函电,和罗斯福 1937年5月28日给韦尔斯的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740.00/184。

② 赫尔 1937年6月1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740.00/184;国务院非正式的照会全文,见《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02—106页。

③ 艾登:《面对独裁者》,第601页。艾登还说,戴维斯的“好意超过了他的权限”,因为罗斯福原来只打算邀请张伯伦。

就不会引起不切实际的希望”。<sup>①</sup>

张伯伦、艾登同宾厄姆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两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两人中谁也不宜访美，除非此行可望产生结果。<sup>②</sup>然后，张伯伦又答复戴维斯说，只要经过审慎的安排，不致于或完全不会使满怀的希望落空，访问还是可行的。戴维斯把张伯伦的信转交罗斯福，罗斯福遂于7月28日致函张伯伦说，他完全赞同他的既接受而又谨慎的态度。假定这些步骤可行，罗斯福就将于初秋邀请张伯伦访美，并说，在此期间，如果“另外提出一些能够使我们在最近的将来促进我们希冀的目标的准备步骤”，他将表示欢迎。<sup>③</sup>

182 罗斯福的信没有送达张伯伦，因为他这时正在苏格兰休假，要到8月底才结束。张伯伦决定在返回伦敦之前暂不答复。当他于9月28日复信时，他对罗斯福说，不管他当初的热情多高，现在却已消失了。他说，虽然民主国家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还远谈不上恢复什么融洽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种种情况都已促使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因而使维护和平的朋友们受到鼓舞。”而且，日中两国仍在打仗，远东局势已恶化，所以“西方大国采取行动，已无改善局势的前景”。形势已使两国首脑不可能进行会晤；因此有必要稍事等待。<sup>④</sup>

---

① 宾厄姆 1937年5月22日和6月5日致罗斯福的函电，《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英国：罗伯特·宾厄姆。

② 艾登：《面对独裁者》，第601页。

③ 罗斯福 1937年7月28日致张伯伦的信，《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13页。张伯伦7月8日的信没有收入国务院的档案，但在罗斯福的信中已加以综述。

④ 张伯伦 1937年9月28日致罗斯福的信，同前引书，第131—132页。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49页说，7月8日张伯伦拒绝了将来同罗斯福的会



美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时，张伯伦还没有意识到。但与此同时，事态发展已经表明，秋天的会晤是多么有必要。艾登赞成会晤，但行事过于谨慎因而于事无成。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英国除了拒绝会晤以外，别无办法，虽然他对未能在1937年访美而感到遗憾，“因为如果这个会晤能取得一些成就，那么它对于独裁者所起的可靠影响将是极为重要的。”<sup>①</sup>成就和重要性究竟有多大，只能是猜测；不过这次会晤可能使即将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不致遭到失败，而英美在远东实行一致的政策，也有可能说服英国人或允许英国人在欧洲对德国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这样的事态发展，可能对墨索里尼产生鼓励作用（因为他正在向美国提出模棱两可的建议），使他顶住希特勒的压力，至少能顶住稍长一会儿。

在罗斯福的第一届整个任期内，他和墨索里尼都不大注意对方。罗斯福不喜欢墨索里尼，但他并没有把他看作希特勒那样是对文明的一种威胁。意大利可能要侵占埃塞俄比亚，但这只是它的军事实力所能达到的程度。不论这两个领袖或他们的政府官员如何把新政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解决处于经济崩溃中的工业社会的问题进行何种比较，都是没有意义的。从1933年到1936年间，这两个国家首脑只是在1933年布雷肯里奇·朗出任驻意大利大使递交国书时，和1935年夏墨索里尼拒绝了罗斯福关于寻求和平解决埃塞俄比亚危机的呼吁

---

晤；诚然，张伯伦在9月以前都没有拒绝，赫尔也没有提到在此期间美国致英国的那封“真诚的”信件。

① 《面对独裁者》，第601页。

时才有过正式往来。1936年11月罗斯福取得压倒的胜利时，墨索里尼趁此机会亲自向罗斯福写信。这位独裁者说，他很遗憾，事态不允许双方在首次通信中遵循“我们本意所要遵循的连续性”。他祝贺罗斯福再次当选，并且希望“我们现在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的关系不至于再次中断”。<sup>①</sup>

罗斯福迟迟不予答复。要是没有其他事件的发生，也就不会再出现与意大利的第二次接触。首先，1937年4月19日，英国工党党员乔治·兰斯伯里会见希特勒后宣称，德国“非常愿意”参加一次会议并为建立世界范围的经济合作和相互了解而共同努力，“如果罗斯福总统或另一大国的首脑出面召集这样一次会议的话”。这一番话引起了轰动，尽管兰斯伯里自己的外交热情远远超出希特勒对建议的兴趣，德国报界还是解释说，德国只不过是重申过去的原则，而不是背离。<sup>②</sup>过了一天之后，《纽约时报》刊载一条消息说，当时正参加国际贸易障碍调查团在欧的比利时首相保罗·范泽兰，定于6月18至20日访问美国；他已就美国召集一次世界性会议一事同欧洲各国首脑进行了磋商。

国务院的官员反对任何此类计划。菲斯说，要美国为欧洲事务承担责任去召集、甚至敦促召开一次国际会议都是危险的。就象1933年在伦敦的失败所表明的那样，就是制定一个计划也是“完全不可能”。已接替莫法特担任西欧司司长的詹姆斯·C·邓恩的政治观点来看，他也认为美国不能采取

<sup>①</sup> 墨索里尼1936年11月19日致罗斯福的信，《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62—664页。

<sup>②</sup> 阿诺德·J·汤因比编：《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二卷本（伦敦，1938），第1卷，第32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演员》，第343—344页。

主动,认为没有政治解决而只在经济方面取得协议是“不可思议的”,并认为经济会议也很容易成为一些国家早已进行的、而另一些国家正在开始进行的重整军备计划辩护的讲坛。<sup>①</sup>

在关于召开经济或政治会议的种种谣传声中,墨索里尼显然一直在试图弄清楚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究竟能够起什么新的作用,假如能够起作用的话。4月初,他的外长齐亚诺对菲利普斯大使说,意大利将支持美国发起的限制军备的会议。<sup>②</sup>几个星期后,菲利普斯把这个消息转告罗斯福,还说,墨索里尼最近说过,“我必须得到和平。”<sup>③</sup>大约一个月以后,墨索里尼向芝加哥《每日新闻》出版者诺克斯上校询问——他正在罗马采访墨索里尼——罗斯福最近对于促进世界和平有何进展。<sup>④</sup>后来,墨索里尼又于5月24日接见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外交问题编辑威廉·菲利普·西姆斯,并且对他说,“如果罗斯福在最近的将来主动召集一次限制军备的会议,这一举动肯定会取得很大的成功。”意大利将“竭尽全力”支持。他强调说,他说的不是裁军,也不是减少军备,而是将来的限制军备。<sup>⑤</sup>菲利普斯立即电告——“印象深刻地”——

---

① 菲斯 1937 年 4 月 20 日致赫尔备忘录,和邓恩 4 月 27 日备忘录,《1937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52—655 页。英国刚刚开始认真地重整军备。

② 齐亚诺—菲利普斯 1937 年 4 月 2 日会谈备忘录,《菲利普斯书信集》。

③ 菲利普斯 1937 年 4 月 2 日致罗斯福的函电,《意大利日记》,第 3 册,《菲利普斯书信集》。

④ 对于这次谈话提出报告的菲利普斯认为,这次谈话非常机密,因而他避而不用正规的外交渠道,而于 1937 年 5 月 20 日给赫尔写了一封私信。《赫尔书信集》,第 41 箱。

⑤ 斯蒂芬·希尔德编:《1937 年国际事务文件汇编》(伦敦,1939),第 286—287 页;说法与菲利普斯 1937 年 5 月 25 日致赫尔的信稍有出入,《1937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55—657 页。

赫尔说，他希望这项建议能在美国为人们深表同情地予以接受。他提醒说，如果拒绝，就有可能破坏墨索里尼在同西姆斯谈话中似乎已经承诺的和平与合作的政策。<sup>①</sup>

但是，国务院公开表示获悉了墨索里尼的只是间接的评论。韦尔斯在5月26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西姆斯采访的报道，但是，由于墨索里尼的口信是非正式的，因此也就无可奉告。<sup>②</sup> 韦尔斯私下对意大利驻华盛顿大使奥古斯托·罗索——他证实了这次采访的真实性——说，他认为墨索里尼的讲话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并立即授权驻罗马的菲利普斯把国务院的态度告知意大利政府。菲利普斯5月29日这样做了，并且询问齐亚诺，关于由美国出面的问题，他和墨索里尼有什么想法，以便华盛顿能够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齐亚诺说，一定要和墨索里尼商量，因为墨索里尼现已离开罗马几天了。<sup>③</sup>

不管墨索里尼原来有过什么样的计划，现在他显然已经放弃了这些计划，因为5月31日《意大利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人们认为是代表他的意见。这个社论声称，墨索里尼没有要求罗斯福召集一次会议，而是由于西姆斯问道，如果罗斯福召集一次会议，意大利有何意见，墨索里尼只是回答说，

---

① 菲利普斯1937年5月25日致赫尔的信，《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57页。

② 1937年5月27日《纽约时报》，韦尔斯1937年5月27日致菲利普斯的信，《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58页。

③ 1937年5月28日和5月29日日记，《意大利日记》，第4册，《菲利普斯书信集》。

这种举动可能会成功,意大利将给予支持。<sup>①</sup> 菲利普斯马上发现这种新的解释“非常令人不解”。几天后,他去见齐亚诺,齐亚诺对他说,由于伦敦、巴黎和莫斯科对墨索里尼—西姆斯谈话中提出的建议没有作出反应,因此别无办法了。<sup>②</sup> 菲利普斯和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官员们所作的谈话也证实,英国政府认为,他们自己的军备计划以及公众对意大利持有的敌意,都不允许作出任何反应。<sup>③</sup>

还有墨索里尼 1936 年 11 月给罗斯福的信,罗斯福一直到 1937 年 7 月 29 日才作答复。罗斯福解释说,他所以迟迟复信,是希望国际局势本身将会“澄清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事态的发展却每况愈下。他向墨索里尼保证说,他们都担心,当前的国际发展趋势“对于和平是不祥之兆”,因此,他常想他愿意和他“亲自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然而,罗斯福最后说(但仅在一夫之后,他就向张伯伦发出了访美的邀请),“国际间的困难重重,再加上大西洋和地中海重洋阻隔”,因而会谈无法实现。<sup>④</sup> 186

一个多月以后,即 9 月 4 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墨索里尼将启程去德国。三个星期后,希特勒在大吹大擂声中接见了这位意大利的独裁者。政治会谈没有花费什么时间,不过,墨索里尼显然已经深深地被第三帝国工业和军事实力的炫耀所

<sup>①</sup> 菲利普斯 1937 年 5 月 31 日致赫尔的信,《1937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60 页。

<sup>②</sup> 1937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3 日日记,《意大利日记》,第 4 册,《菲利普斯书信集》。

<sup>③</sup> 菲利普斯 1937 年 6 月 4 日致赫尔的信,《1937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61 页。

<sup>④</sup> 罗斯福 1937 年 7 月 29 日致墨索里尼的信,前引书,第 662—664 页。

吸引，因此他和齐亚诺两人都更加深信奉行亲德的政策是有好处的。<sup>①</sup>五个星期后，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11月6日，墨索里尼在罗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公约”。这位领袖还公开表示，虽然最好不要使问题恶化并造成国际危机，但他对保卫奥地利的独立已感到厌倦；而且，他已经告诫奥地利人，一旦他们国内出现危机，他将毫无作为，他不能把独立强加于奥地利。<sup>②</sup>

这些事件标志着意大利开始放弃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墨索里尼走向可耻灭亡的第一步，也标志着德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希特勒既然已经设法使意大利脱离了东欧，于是就可以在11月5日同牛赖特、勃洛姆堡和武装部队的统帅们坐下来商讨德国不得不通过战争来夺取生存空间的各项问题了，尽管不能肯定意大利会在各种情况下都作出反应。这位元首坚持说，德国不能迟于1943—1945年动手，因为那时德国的军事力量与其他国家相比，已经达到顶峰。法国内战将是发动战争的一个时机，就象地中海的紧张局势将酝酿一场英法反对意大利的战争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必须抓住最好的时机攻击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sup>③</sup>

---

① 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演员》，第365—370页；1937年9月29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16页。

② 布洛克：《希特勒》，第315—316页；艾希施塔特：《从陶尔斐斯到希特勒》，第230—231页。

③ 著名的1937年11月10日霍斯巴赫备忘录，见《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29—39页。希特勒对行动计划的解释，见布洛克：《希特勒》，第367—371页，和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106—113页。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伦敦，1961），第131—135页，这个解释与传统的说法不同，认为希特勒这次会的真正目的是把反对增加军备开支的沙赫特从其他保守分子

人们不能抱这样看法：如果墨索里尼 1937 年秋天去访问美国而不是访问德国，国际局势的发展就会迥然不同。罗斯福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邀请墨索里尼访美，即使他邀请了，而且邀请也被接受了，他无疑也会与孤立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干涉派发生冲突。罗斯福无疑地感到他提不出什么有意义的建议。墨索里尼本来会要美国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菲利普斯大使也抱有这样的看法，尽管这一前景“并不令人愉快”。<sup>①</sup>但是，美国政府目前并没有要改变立场的意图和愿望，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因此，7 月中旬当一名记者询问罗斯福，墨索里尼对于召开一次会议是否感到兴趣时，罗斯福回答说，欧洲人越来越指望他能从帽子里抓出一只兔子来，但是，“我既没有帽子，而且帽子里也没有兔子”。<sup>②</sup>

同时，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墨索里尼会希望召开一次会议，或者目前会改弦易辙。<sup>③</sup>特别是，他对来自华盛顿的外交报告并不真正感兴趣，而且在 1937 年 9 月痛斥美国是“黑鬼和犹太佬”的国家。<sup>④</sup>当里宾特洛甫在罗马等候墨索里尼签署反共产国际公约——这个公约表面上是意大利与德日结盟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线，墨索里尼说，这

---

中孤立出来。它只是一掠而过地提到英帝国的软弱性，但没有提到美国任何方面，例如，美国进攻加拿大的可能性。

① 菲利普斯 1937 年 7 月 30 日致罗斯福的信，《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意大利：威廉·菲利普斯。

② 引自多萝西·博格：《美国和 1933—1938 年的远东危机：从满洲事件到未宣而战的中日战争的最初阶段》（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4），第 374 页。

③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齐亚诺及其大使们”，见克雷格和吉尔伯特编：《外交家们》，第 530—533 页。

④ 1937 年 8 月 24 日和 9 月 6 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 3 页，第 9 页。

一协定将会使美国人更加不快,但是,他们还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sup>①</sup> 因此,尽管罗斯福和赫尔可能向墨索里尼作过某些暗示:大西洋和地中海是容易逾越的,并且可能使他抵抗希特勒向前推进的力量得到加强;但是要真的举行一次设想中的会议,或者在会上取得具体的成果,还是不大可能的。188 1937年秋天的事态只能表明,民主国家在面对侵略时是多么的软弱无力。

1937年的春夏期间,私下里进行的外交活动,一事无成。同时,政府官员们开始认识到,美国进一步退出世界舞台,美国的利益就要进一步受到损害。这种见解似乎特别符合远东的实际情况。1937年7月7日,中日两国军队在北平郊外的芦沟桥附近发生冲突,虽然战斗稍有间歇,但这一“事件”不久即逐步升级为一场残酷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美国的反应极为谨慎。赫尔和国务院在一个星期内对中国、日本和英国的询问答复时说,虽然美国支持为维护和平所作的努力,但它认为它在远东不能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也不能考虑进行任何形式的调停。<sup>②</sup> 7月16日,赫尔发表了一个声明,敦促和平解决问题,日本对此保持沉默,英国表示赞同,德国迟迟才表示收悉。<sup>③</sup> 据韦尔斯说,大约在此期间,罗斯福曾与他商量要使用

---

① 1937年11月6日日记,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142—143页。

② 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第255—258页。

③ 赫尔声明,见巴克内尔7月16日备忘录,答复见格鲁7月19日致赫尔的信,和林赛8月6日致威尔斯、迈耶8月9日致赫尔的信,《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99—700页,第703页,第756页,第768页。另见1937年7月14日和7月20日日记,多德:《日记》,第423—424页。



美英海军对日强行禁运的问题，但罗斯福的这类计划往往是有头无尾。<sup>①</sup>后来在9月间，赫尔和戴维斯晋见罗斯福，问他在即将开始的横跨大陆的旅行中，是否要就国际合作问题发表一个讲话。罗斯福表示同意，于是国务院便按照他的要求起草了一个讲话稿。<sup>②</sup>

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他的有名的声明，其中由他自己写进的一段说，“在生理上的流行病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便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病疫的蔓延。”他还隐约地提到了他原来打算送交张伯伦的信息，着重说明需要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致努力，维护法律和原则，反对制造国际混乱和不稳定的破坏条约的行为和不人道的行为，对此“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掉的”。<sup>③</sup>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演说的反应很复杂，赫斯特系报纸以及一些观点类似的报纸攻击这个讲话；但是，其他许多报纸，其中包括好几家中西部孤立主义大本营的报纸，还有许多公众领袖和国会领袖都热情洋溢地表示支持。<sup>④</sup>罗斯福的顾问们，包括赫尔在内，对于这个至少可以说是头一次的强

---

① 萨姆纳·韦尔斯：《构成历史的七项决定》（纽约，1950），第71页。

②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44—545页。

③ 《罗书话汇编》，第5卷，第406—411页。多萝西·博格：“罗斯福关于‘隔离’的演说的注释”，载于《政治学季刊》，第72期（1957年9月），第413—417页，解释说，戴维斯起草的讲稿中提到了美国愿意为某些原则而战斗，罗斯福删去了这一句，为了使讲话前后连贯起来，而代之以“隔离”的这一段。这样，罗斯福演说的调子就降低了。

④ 特拉维斯·比尔·雅各布斯：“罗斯福的‘隔离’演说”，《历史学家》，第24期（1962年8月），第489—499页；博格：“罗斯福的‘隔离’演说”，载于《政治学季刊》，第426—427页。

硬语气,都感到满意。<sup>①</sup>许多外国的官员也都反应良好。法国外长伊冯·德尔博斯说这个演说“好极了”,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行动”;总理卡米尔·肖当则说,他不想夸大这个演讲的意义而使罗斯福感到不安。他说,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他非常愿意心平气和地和罗斯福坐下来谈一谈,确切地问问他在他说出“一致努力”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sup>②</sup>英国首相张伯伦公开的反应也是良好的,尽管他在私下写道,“最好和最保险的是,对于美国人嘴上说的东西别当真。”<sup>③</sup>德国大使狄克霍夫走访国务院,要求对演讲作出“确切的解释”。韦尔斯对他说,演讲其意自明;但他愿意着重指出最后一段,190 其中总统曾说,美国厌恶战争,正在寻求和平。狄克霍夫向他的上级报告说,谈到隔离的一段,是罗斯福的意见,“这主要是指日本”。此外,罗斯福关于独裁者的那些诋毁言论,只是针对国内类似的指责而为自己进行的辩护。这位大使声称,“侵略国家只是指日本而言,也许还有意大利。”美国无意在远东或欧洲进行干涉,除了——这是他在次年及其后的历次报告中一再重复的话题——发生英国牵涉其中的世界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在冲突刚刚开始时或在冲突开始后不久,美国这个砝码就将加到天平上英国一边的称盘里。”<sup>④</sup>据科尔特

---

①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45页,把对演说的反应称为“迅速而激烈的”,并说,演说使教育公众的努力倒退了“至少六个月”。然而,赫尔和莫法特一道看打字机打出的罗斯福演讲,赫尔最初对罗斯福讲话的反应是“满意的”。1937年10月5日日记,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第153页。

② 威尔逊1937年10月6日和7日致赫尔的函电,《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32—133页,第135页。

③ 引自法伊林:《张伯伦的生平》,第325页。

④ 韦尔斯1937年10月11日备忘录,《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

说，希特勒根本没有注意这个讲话，因为他低估了美国的力量。<sup>①</sup>正如我们行将看到的，希特勒也在考虑德国对远东危机进行调停的可能性。

至于罗斯福发表演说时，除了寻求和平但却胸无成竹这一点以外，他究竟还有什么考虑，这就很难说了。正如第二天他对记者谈到的不许发表的意见时所说，制裁已经“彻底破产”。<sup>②</sup>作出迅速的、良好的反应的人已经发现，他既没有一个计划，同时也没有得到他们的顾问们的赞助，于是，他就退缩了。<sup>③</sup>但是，虽然他对亚洲或欧洲拿不出一个计划来，不过他却是愿意听取意见的。而韦尔斯则有一个计划；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这位副国务卿同罗斯福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都出身于纽约的贵族；韦尔斯的教母同埃莉诺·罗斯福的教母是同一个人。1905年他十三岁时，他在她和这位未来的总统的婚礼上充当侍童。韦尔斯也上过格劳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后来当了职业外交官，他二十八岁时就当上了拉美司司长，成了国务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司长。二十年代中期他离开了外交界，但1933年罗斯福又把他请了回来担任助理国务卿。同年4月，罗斯福派遣他前往被革命弄得四分五裂的古巴担任大使，

---

卷，第138—139页；狄克霍夫1937年10月15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639—641页。另见狄克霍夫1937年10月7日和9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前引书，第1卷，第633—634页。

① 科尔特：《幻想与现实》，第141页。

② 1937年10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罗书话汇编》，第5卷，第414—425页；博格：“罗斯福关于‘隔离’的演说”，载于《政治学季刊》，第423—424页。

③ 雅各布斯：“罗斯福关于‘隔离’的演说”载于《历史学家》，第500—501页。

191 只是由于过分地卷入了古巴的政治才不得不把他召回国，让他重新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职务。<sup>①</sup> 菲利普斯出任驻意大利的大使后，韦尔斯战胜了赫尔遴选的助理国务卿 R·沃尔顿·穆尔，而升任副国务卿。<sup>②</sup> 韦尔斯经常越过赫尔而与罗斯福直接磋商，罗斯福对于这种做法显然并不表示反对。由于经历和作风截然不同，因此韦尔斯与赫尔往往意见不合。韦尔斯认为自己比较讲求现实，因此认为美国应该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而赫尔则坚决反对。<sup>③</sup> 他们共事十年，很不愉快，直到 1943 年才告结束，这时赫尔强迫罗斯福要韦尔斯辞职，否则就以自己辞职相威胁。但是，此时出于政治上的种种原因，赫尔的辞职是罗斯福所经受不了的。<sup>④</sup> 但是，在 1937 年，罗斯福对于韦尔斯却是言听计从。

隔离的演讲发表后的第二天，韦尔斯起草了一个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建议，罗斯福可以征询世界各国政府是否愿意参加一个可以由美国召集的会议，以确定国际关系和法律、陆战和海战的惯例以及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等各项原则，并且保证所有各国人民都有得到原料的自由。后面这一条，对于韦尔斯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他后来的备忘录所表明的——他相信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虽然也许不相信日本

---

① 本迪纳：《国务院之谜》，第 150—159 页。

② 普拉特：《赫尔》，第 2 卷，第 283—285 页。

③ 菲利普斯也是赞成承认的，并且由于他和韦尔斯无法说服赫尔而感到苦脑。赫尔于 1938 年 3 月对菲利普斯说，只有经由“国际的法律和秩序”，才能获致世界和平。1938 年 3 月 24 日日记，《意大利日记》，第 4 卷，《菲利普斯书信集》。

④ 普拉特：《赫尔》，第 2 卷，第 615—616 页。

人)在这样的会上会给予合作。<sup>①</sup> 10月8日,他同罗斯福讨论了他的这个计划。罗斯福很欣赏这个主意,但却希望更加谨慎从事。罗斯福宁愿通过正规的外交渠道与其他国家接触,如果其他国家表示兴趣,美国愿意和为数不多的国家一道工作,具体拟订出国际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将通知其他国家,如果多数国家表示同意,那时他才召集一次世界会议。<sup>②</sup>

三天后,从奥地利任所回国担任助理国务卿的梅塞史密斯<sup>192</sup>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对赫尔说,他认为日本和意大利以及两国挑起的冲突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德国”。他坚持说,必然的结论是,“美国将是结成这个穷兵黩武和不讲法理的新体系各国的最终目标”,当侵略者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身上时,“美国实际上将是孤单单的,因为其他国家都已被从道路中清除掉了。”然后,他以一种明白易懂而有所克制的陈述方法表示说,国务院是总统的顾问和工具,美国的对外政策是通过国务院来进行的,因此制订出着眼于事实的长远政策,面对当前的危险,乃是国务院的职责。他坚持说,不管美国人多么希望置身局外,多么希望在中立的立法后面藏身,他们将不得不承认,问题是究竟要奉行“一种权宜的政策,还是奉行一种真正能给维护和平带来希望的政策”。他结论说,国务院肩负着重大责任,“为了本身的利益,要使舆论了解情况,并且要引导舆论。”<sup>③</sup>

赫尔把梅塞史密斯的备忘录送交罗斯福。备忘录也许完

<sup>①</sup> 韦尔斯 1937年10月6日备忘录,《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65—666页。

<sup>②</sup> 韦尔斯 1937年10月9日备忘录,前引书,第667页。

<sup>③</sup> 梅塞史密斯 1937年10月11日致赫尔的信,前引书,第140—145页。

全可以说服罗斯福相信德国问题现在可以通过谈判获致解决,从而让韦尔斯在制订和平建议方面进行工作。<sup>①</sup>因此,韦尔斯在经过讨论后,向罗斯福提交了召开世界和平会议的计划;他还附上一份短信,说明甚至一向谨慎从事的赫尔也同意这个计划,认为它“完全可行”。韦尔斯要求罗斯福于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把各国驻美大使召到白宫,并建议举行一次有世界各国参加的会议,以便就“国际关系中应予遵循的必要的的基本原则”,“各国人民根据平等和有效的条件获得原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权利”的方式,“国际协定进行和平的修改所经由的方式”,以及最后,一旦发生战争时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达成协议。毫无疑问,强调平等地得到原料以及可以通过和平的方法修改条约,正是按照伍德罗·威尔逊的传统所作的努力。韦尔斯正在努力对德国实行绥靖,因为,正如他在他提出的计划大纲后所附的短信中所说的,这些说明的目的是想引起德国方面的良好反应,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将会〕引起德国方面的良好反应。”实际上,他十分关心的是把诱饵弄得很诱人,因此他在计划草案的末尾说,他认为总统有必要宣布,在获致持久和平之前,有必要“消除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某些解决方案的性质决定的、现在依然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总统可能会说,美国在决定政治调整上不能起到作用;但是,如果事先就国际行动的准则取得一致意见,要作出这些调整就比较容易了。<sup>②</sup>罗斯福

---

① 兰格和格利森:《向孤立挑战》,第22页。

② 韦尔斯1937年10月26日致罗斯福的信,《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67—670页。

赞成这个计划，并对韦尔斯说，他要对这个草案进行修改，一两天之内就可退还。<sup>①</sup>

韦尔斯设想的这种秘密会议，似乎颇能投合罗斯福的戏剧感。如果不是赫尔的立场突然改变，从半心半意的同意变为坚决的反对，这种会议也许就会成为现实。赫尔在同罗斯福的一系列会晤中——至少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样——争辩说，整个计划是“不合逻辑的，难以办到的”；在我们应该在重整军备方面进行努力的时候，召开一次“和平大会”只会“使民主国家产生和平麻痹思想”；轴心国家只会对整个问题加以嘲笑；我们需要唤起美国的舆论把注意力放在国外的危险上，而不是放在裁军问题上；这是一次“完全失败的运动”。他说，他在1937年7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阐述原则时，已经把美国对于国际行为中的做法以及各国需要经济稳定的态度和立场讲得很清楚。<sup>②</sup>罗斯福同韦尔斯讨论了这些反对意见，韦尔斯“极力”劝说他召开拟议中的和平会议。<sup>③</sup>但赫尔占了上风；罗斯福放弃了这个计划。

十三年后，韦尔斯在他的《七项决定》一书的“最后一点微弱的机会……”这章中沉痛地说，有一些事情使他深可惋惜，例如有一个机会罗斯福“完全可以把握住的，就这样白白地放过去了”。韦尔斯坚持说，他的计划并不是什么“和平大会”，也不会使民主国家产生和平麻痹思想。它是一项“具体的建

---

① 韦尔斯：《七项决定》，第22页。

② 《回忆录》，第1卷，第547—548页。赫尔还说，这种会议，“正如比利时和荷兰后来的中立政策一样”，完全对轴心国有利。这一论点显然是有事实根据的。

③ 韦尔斯：《七项决定》，第24页。

议”，如果轴心国加以拒绝，它就好比任何事情都更有助于“使民主国家深信，孤立和中立在当今世界上是无法保障它们的安全的。”<sup>①</sup>至于这样一个大会是否可能会使以后的事件发生变化，历史学家只能进行猜测了。赫尔反对召开会议也许是对的，至少可以说反对按照韦尔斯提出的基础而召开的这样的会议，也许是对的；虽然他的反对可能出于担心美国会走得太远而不是适可而止，也可能出于他认为这只是侵犯了他的职权而不满。韦尔斯的建议缺少威力，赫尔并不是能给它们增添威力的人。强调要消除战后解决方案的“不公平”和保证平等地获得原料——这似乎是指把殖民地归还德国——丝毫不会使希特勒感到兴趣。事实上，德国是否有权拥有殖民地的问题，这时已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因为在1937年11月5日这样至关重要的时刻，会见希特勒后就会一目了然，德国需要的不是殖民地，而是东欧。再者，只要美国坚持在政治问题毫不牵扯，美国要使欧洲事态的发展发生变化，就是值得怀疑的了。韦尔斯提议的这个会议，无论其愿望多么良好，但其成就将是微乎其微的；也许，布鲁塞尔会议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10月6日，国际联盟邀请1922年的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和其他有关国家举行会议拟订一项协议，以便结束中日战争。经过一番活动之后，会议决定于11月3日开始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并在英国的要求和美国的赞助下发出了邀请。<sup>②</sup>日本没有出席会议。希特勒拒绝邀请，虽然韦尔斯通过狄克霍夫

---

① 前引书。

② 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第399—400页。



大使努力争取德国参加,并且坚持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谴责日本,而是要达成一项建设性的协议。<sup>①</sup>希特勒则另有所图。他已经决定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妨碍日本计划的行动,而且他希望这次会议流产。实际上,他希望意大利在会议开幕三天后,即11月6日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将会使会议加速流产。<sup>②</sup>

意大利人参加了会议,但是,他们是去阻挠会议的。根据齐亚诺的说法,他们肯定日本将会胜利,而且墨索里尼还指望签署反共产国际公约可以作为一种反英的手段,从而有助于挫败这次会议,并弥补意大利自1935年和埃塞俄比亚战争以来所处的孤立境地。<sup>③</sup>对于会议11月15日作出的敦促日本参加结束战争的谈判的决议,只有意大利投票反对。11月29日,会议休会后不到一个星期,意大利便承认了日本对满洲的征服。<sup>④</sup>

法国人对于日本插足印度支那深感不安,并已禁止通过印度支那铁路向蒋介石运送物资。他们坚持这项决定是不可改变的,除非九国公约的签字国答应给予“实在的支持”以对付日本的报复。但是,在布鲁塞尔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没有

① 狄克霍夫1937年10月21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770—771页。

② 萨默:《德国和日本》,第66—67页。

③ 1937年9月16日、11月1日、11月2日、11月6日和11月7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13页,第27页,第29页;1937年11月6日墨索里尼—里宾特洛甫—齐亚诺谈话备忘录,齐亚诺:《外交书信集》,第142—143页。

④ 1937年11月14日、16日和28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32—33页,第38页。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弃权,担心这个决议意味着将来要实行制裁,而这种制裁对于它们而不是对于大国有害。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第427页。

任何国家会提出这样一种保证。<sup>①</sup>很明显,争取布鲁塞尔会议成功的重担,落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身上。

据艾登说,7月7日冲突发生后的某个时候,宾厄姆大使曾经问他,英国是否想要争取美国一道对日实行贸易禁运。艾登把这番谈话转告张伯伦,张伯伦说,他希望这一建议不要  
196 传扬出去:因为它有点制裁的味道,而且会得罪日本,并使英国在远东的防务措施方面要花费几百万美元。<sup>②</sup>根据罗斯福10月5日演说前后发生的许多事件来看,美国显然无意对日实行制裁。10月19日,美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诺曼·戴维斯前往海德公园与罗斯福会谈。总统是同情中国的。他说,如果日本拒绝一切调停,那么其他国家就应给予中国以一切它所需要的物质;也许还要“把日本排斥出去,断绝关系”,如果“世界各国压倒的意见支持这样做的话”。罗斯福在向戴维斯提醒了美国的舆论后,又告诫说,美国政府不愿“被人推举为行动的带头人或倡议者”。但是,它也不能让人看成是“英国风筝的尾巴”。<sup>③</sup>

罗斯福在具体的意图和做法方面表现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是由于,他想在遏制日本方面有所作为,但不知道从何着手;而且他又担心在国内外都得不到支持。赫尔甚至更为谨慎。在美国要对日采取强硬行动的种种谣传声中,赫尔于11月15日提醒戴维斯,要求他只能“强硬地重申构成国际关系

---

① 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第420—422页,第634—635注66。

② 艾登:《面对独裁者》,第603—604页。

③ 引自罗斯福总统秘书卷中的备忘录,未署日期,《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4卷,第85—86页。另见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第406—407页。

基础的那些原则”。<sup>①</sup>

英国同样是把握不定和闪烁其词的。张伯伦(在艾登的赞同下)已经谢绝了罗斯福约他访问美国的邀请,反对制裁,还说,美国人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不可有所指望。与此同时,艾登努力争取牛赖特或齐亚诺前往布鲁塞尔与他进行会谈,均未成功。<sup>②</sup>于是,11月1日,艾登在向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声称,他愿意出去走一趟,“不仅从日内瓦前往布鲁塞尔,而且从墨尔本前往阿拉斯加”,如果这样做能够在会议中得到美国充分的合作的话。在布鲁塞尔同戴维斯的头一次会谈中,艾登就强调说,他的国家的政策是以美国的政策为基础的,英国将支持美国的行动,但不会走得更远;虽然英国的舰队不得不留在欧洲,但英国将考虑调遣一些舰只前去牵制日本。<sup>③</sup> 197

不久以后,艾登又表示愿意讨论制裁问题,尽管他强调说,意大利的例子表明,戴维斯似乎将要提出的那种经济压力是徒劳的。再者,当艾登返回伦敦进行磋商时,张伯伦说,“我

---

① 赫尔 1937年11月15日致戴维斯的信,《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4卷,第187—188页。

② 里希特霍芬 1937年10月27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和哈塞尔 10月29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20—21页。(赫伯特·冯·里希特霍芬是德国驻比利时公使。)另见 1937年10月28日、29日和11月11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25—26页,第31页。齐亚诺起初想与艾登会晤——“这是把远东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的好办法——艾登与齐亚诺会谈将成为世界注意的中心”——但是,墨索里尼没有同意。到11月11日,齐亚诺就断定,布鲁塞尔会议将充满“国联的气氛”。

③ 艾登的演说,见希尔德编:《1937年文件汇编》,第60—70页;戴维斯 1937年11月2日致赫尔的信,《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4卷,第145—147页。

决不会采取制裁措施！”<sup>①</sup> 艾登没有把这番话转告戴维斯。但是，11月13日林赛大使在华盛顿会见韦尔斯时，韦尔斯明确地表示说，戴维斯对于制裁的可能性所作的探索，已超出了他的指示的范围，立法没有授权罗斯福“参加任何经济制裁或上面提到的其他任何措施”。<sup>②</sup> 两天后，赫尔又接着打电报提醒戴维斯，他只能就国际关系的准则进行谈判。

布鲁塞尔会议于11月24日无限期地休会了。英国显然不准备采取制裁或其他强制性措施来遏制日本；至少可以说不愿这样做，除非美国迫使这样做。美国的外交官们——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戴维斯是例外——从来无意主动起带头作用，也不愿做“英国风筝的尾巴”，不想采取任何行动，除非其他某个国家首先宣布实行制裁，从而使美国无法抗拒这一运动。甚至罗斯福也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奇迹。<sup>③</sup> 但是，由于美国和英国未能在协调行动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按照菲斯在战后的看法，两国对于失去“制订出一个解决中日两国之间问题的办法的最后良机”都负有责任。<sup>④</sup>

198 美国的外交官们似乎寄希望于另有一个国家能够找出一个制止日本的和平途径。实际上，由于英美两国不肯出面，主动权便转到德国手中，因为日本是愿意由英国或美国进行调停的。<sup>⑤</sup> 1937年初，德国正是左右逢源，两面讨好，就是说，一

① 引自艾登：《面对独裁者》，第610—612页。

② 韦尔斯1937年11月13日备忘录，《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4卷，第152—155页。

③ 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第439—440页。

④ 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的道路：美日战争的来临》（普林斯顿，1950），第16页。

⑤ 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第456页。

方面在中国派有军事顾问团因而可以和中国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同时又可促进与日本的政治友谊并通过满洲扩大贸易。<sup>①</sup>与此同时，如象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这样一些外交官们也认识到，虽然德国有一套对华政策，又有一套对日政策，但却没有一个东亚政策。<sup>②</sup>德国外交部中大多数的官员和外交官们，都倾向中国而不是日本，或者至少认为，日本的侵略只能毁掉中国(同时又消耗了日本)，从而为苏联扩张势力打开道路。甚至主张同日本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各种纳粹分子，都赞成这一观点。<sup>③</sup>所以，敌对行为开始后不久，外交部就指示德国驻外使节保持绝对的中立，并说服希特勒把这一点作为官方政策。<sup>④</sup>同样地，牛赖特仍然反对意大利把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作为反对英国和布鲁塞尔会议的陪衬；11月底，齐亚诺也埋怨威廉施特拉塞努力使意大利迟迟不承认满洲国。<sup>⑤</sup>

曾在1936年促进德日缔结协定方面出了不少力的里宾特洛甫，反对牛赖特和外交部的政策。他虽然相信了日本关 199

---

① 普雷塞森：《德国与日本》，第124页。

② 萨默：《德国与日本》，第56页。

③ 关于中日战争的前景，参看(例如)狄克森1937年8月3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748—749页，和威兹萨克：《回忆录》，第116页。另见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100页，和普雷塞森：《德国与日本》，第129页。狄克森还说，日本的目的是要推翻中国的政府，因此德国应该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在中国问题上进行谈判。狄克森1937年8月23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754—755页。

④ 马肯森1937年7月20日的通函，和牛赖特1937年8月17日的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733—734页，第750页。

⑤ 萨默：《德国与日本》，第67页；1937年11月21日和24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35—36页。

于迅速取得胜利的保证，并于9月19日向希特勒保证说，日本已经在上海的“非军事”区采取了军事活动，成功地戏耍了英美一番，“辉煌地通过了实力的考验”。<sup>①</sup>到了10月中旬，里宾特洛甫的观点已占了上风，至少已做到如前所述，使希特勒同意不采取任何可能妨碍日本人的行动，并且同意意大利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sup>②</sup>但是，与此同时，希特勒显然要努力避免在日本和中国之间以及在里宾特洛甫和牛赖特之间作出绝对的抉择。他让德国的官员们起信使的作用，努力找出对于交战双方都比较合适的和平条件。<sup>③</sup>

日本人把他们的条件交给赫伯特·冯·狄克森大使，狄克森大使便于11月5日把这些条件转交陶德曼，由他送交蒋介石。简言之，日本要求中国如果不是在法律上，也要在事实上承认与满洲国的关系，内蒙古自治，停止“抗日”活动，建立共同的反共阵线。蒋介石认为这些提议太极端因而加以拒绝，并说，即使是他接受了，也会引起群情愤激，会把他的政府推翻。他还提到布鲁塞尔会议与会各国有意寻求和平。<sup>④</sup>尽管他没有这样说，但他可能希望这个会议会带来比较有利的条件。<sup>⑤</sup>

布鲁塞尔会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会后不久，韦尔斯对英

---

① 科尔特：《回忆散记》，第163页；里宾特洛甫1937年9月19日为希特勒准备的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758页。

② 另见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102页。

③ 萨默：《德国与日本》，第67—68页。

④ 狄克森1937年11月3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和陶德曼11月5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778—781页。

⑤ 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第460—462页。

国说，要美国在任何可能损害九国公约的基础上来调解中日纠纷，将是“不可想象的”。<sup>①</sup>但是，12月初，蒋介石对陶德曼说，他准备按11月间提出的方针进行谈判，如果德国人参加谈判，这样，中国就不必直接同日本打交道。但是，当狄克森把这些情况转达给日本人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却说，他认为11月的条款现在已经不够了。<sup>②</sup>确实，军事形势已经超过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形势。在中国，日本军队行将攻占南京；而在日本，陆军中的扩张主义集团和疯狂的舆论，正在要求同蒋介石政府断绝关系，或者至少要蒋介石政府承认“战争罪责”，并同意建立一个傀儡政权。<sup>③</sup>

接近12月底，日本人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包括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建立特殊的政权，密切经济合作，停止反日、反满的政策和向日本赔偿。此外，敌对行动将继续进行，直到中日双方直接谈判议和。<sup>④</sup>德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可能同意这些条件的，但还是把这些条件转交了。<sup>⑤</sup>与此同时，中国人向罗斯福发出了最后的呼吁，罗斯福相当随便地对赫尔说，“我

① 韦尔斯 1937 年 12 月 8 日备忘录，《1937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3 卷，第 775—777 页。

② 陶德曼 1937 年 12 月 3 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和狄克森 12 月 7 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 编，第 1 卷，第 787—789 页，第 790 页。

③ 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第 474—475 页；普雷塞森：《德国与日本》，第 136—137 页。

④ 狄克森 1937 年 12 月 23 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 编，第 1 卷，第 802—804 页。

⑤ 陶德曼 1937 年 12 月 26 日和 27 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前引书，第 809 页。

想……总得给个答复。你有什么意见？”<sup>①</sup> 国务院于1月7日起草了一个复信，两个星期后复信送达蒋介石。复信向他保证说，美国仍然在寻求建立持久和平的途径，并且希望远东的冲突能够得到解决。<sup>②</sup>

中国于1938年1月14日送交的对日本的建议的复信说，日本的建议“范围太广泛”，要求作进一步的说明。外相广田弘毅看到中国没有得到美国的援助就说，因为中国人耽搁得太久，而且答复又敷衍塞责，谈判因而终止。<sup>③</sup> 两天后，日本  
201 政府就此内容发表了正式的声明。<sup>④</sup>

德国的远东政策，如果说不是不可避免地，也必然是沿着德国政策一直行动的方向和由于1938年1月间中日谈判的失败而发展的。值得注意的是，一向主张以让步来讨好日本的不负责任的里宾特洛甫，于2月4日取代牛赖特出任外交部长。<sup>⑤</sup> 2月20日希特勒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一方面宣布德国决不回到国联的决心，同时也宣布承认满洲国。他坚持

---

① 蒋介石1937年12月24日致罗斯福的信，《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3卷，第832—833页。（该信由中国大使于12月31日送交罗斯福。）罗斯福的话引自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67页。

② 赫尔1938年1月14日致约翰逊的信（转交罗斯福1938年1月11日致蒋介石的信件），《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3卷，第36—37页。纳尔逊·约翰逊是美国驻华大使。

③ 陶德曼1937年1月13日致外交部的信，和狄克森1937年1月14日和16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815—817页，第819—820页。

④ 全文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日本：1931—1941年》，两卷本（华盛顿，1943），第1卷，第437—438页。另见罗伯特·J·C·巴陶：《东条与战争的来临》，（普林斯顿，1961），第106—132页。

⑤ 萨默：《德国与日本》，第102页。



说,“日本的失败,对欧洲或美国都决不会有什么好处,只会对布尔什维克俄国有利。”他说,德国认为日本是在拯救人类的文化,因此,“我们完全有把握地说,日本的最大胜利将丝毫不损于白种人的文明。”<sup>①</sup>在以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德国同满洲国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从中国撤回军事顾问并停止向中国运送武器,并于1938年6日召回了灰心丧气的陶德曼。但是,尽管德国作出了这些让步,但它并没有得到它希望在满洲国得到的经济利益。<sup>②</sup>

德国远东政策的“新”方针,导致了同美国的冲突;其过程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题目,而且已在别处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但是,有一些重要的论点值得注意。据科尔特记载,希特勒在1938年春天就不把美国在亚洲发展中的利益放在眼里了,因为他说美国没有能力在军事上起领导作用,只能发出一些空洞的警告。<sup>③</sup>尽管如此,狄克霍夫在罗斯福发表了隔离演说后曾提醒说,虽然美国愿意置身于欧洲和亚洲的政治之外, 202 但是一旦发生危及英国的冲突,终将导致美国的干涉。不管希特勒对美国一旦卷入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如何估计,以及他对此甚至是否在乎,希特勒势必会利用美国干涉的幽灵来设法达到他的外交目的。

---

① 全文见莫尼卡·刘易斯编:《1938年国际事务文件集》,两卷本(伦敦,1942—1943),第1卷,第7—9页。

② 普雷塞森:《德国与日本》,第145—147页;萨默:《德国与日本》,第103—116页。狄克森支持新政策,认为它是现实的;陶德曼则反对。参见例如狄克森1938年1月26日致外交部的信,和陶德曼1938年3月8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826—831页、第844—350页。

③ 《幻想与现实》,第142页。

虽然意大利在 1939 年 5 月 22 日以前一直没有同意缔结一个军事同盟——“钢铁盟约”——但里宾特洛甫在 1938 年的 6 月和 10 月，曾设法使多疑的意大利人对于他和希特勒阐明的信念深信不疑：德意两国的军事同盟（特别是，如果日本参加）将会保证使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中立。<sup>①</sup> 同样，在寻求与日本结盟时，德国的官员强调说，正如威兹萨克给驻日大使馆的指示所说，“只有明确无误的同盟，才能充分指望美国保持中立”。<sup>②</sup> 希特勒在 1939 年没有同日本达成一项协议，于是就决心大力促成 8 月 22 日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当欧洲战争明显地要拖延下去时，他才又回过头来对日本下功夫。于是签订了 1940 年 9 月 27 日三国公约。该公约承认德意两国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和日本在亚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sup>③</sup> 防御公约还规定，缔约国中的一国一旦受到当时还未卷入欧洲战争或中、日战争的国家的侵略时，其他两国将提供援助。这个公约无疑是一个直接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它正是德国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这个公约的目的还是为了恫吓美国。正如里宾特洛甫当时所写的，“这个同

---

① 康普顿：《卅字和鹰》，第 182 页，引自马里奥·托斯卡诺：《钢铁盟约的外交起源》（佛罗伦萨，1956 年），第 24—29 页；1938 年 5 月 5 日和 12 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 112—113 页，第 115 页；墨索里尼—里宾特洛甫—齐亚诺 1938 年 10 月 28 日，会谈备忘录，齐亚诺：《外交书信集》，第 243 页，和施密特 1938 年 10 月 28 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 编，第 4 卷，第 515—520 页。盟约全文见《德外交文编》，D 编，第 6 卷，第 561—564 页。另见瓦特：“罗马—柏林轴心”，载于《政治评论》，第 536—537 页。

② 威兹萨克 1939 年 6 月 17 日致驻日使馆的信，《德外交文编》，D 编，第 6 卷，第 737 页。另见康普顿：《卅字和鹰》，第 183—185 页。

③ 全文见阿诺德·J·汤因比编：《1939—1946 年国际事务文献集》，两卷本（伦敦，1951），第 2 卷，第 81—82 页。

盟完全是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其唯一目的，就是要使那些 203  
极力要求美国参战的分子头脑清醒些。”<sup>①</sup>

美国在 1939—1941 年期间所以要采取“中立”的原因，与其说是害怕德国的结盟，倒不如说是因为多数美国人民不愿参加另一场他们担心不一定能够使世界民主制度安全的战争，是因为军事准备的问题。无需否认，美国是否或者何时在亚洲或欧洲参战，必然还是一个只能猜测的问题。日本的决策是秘密的，而且是根据其自身的利益的，但是在整个 1941 年间却受到了德国的鼓励而甘冒更大的风险。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这就解决了美国是否参战的问题。尽管德国并不因为日本进攻美国而受到三国公约的约束，但希特勒却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向美国宣战，这就解决了美国何时参战的问题。希特勒在国会的演说中把一切都归咎于罗斯福，说罗斯福“集所有犹太恶魔的卑劣行为于一身”，犯下了“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滔天罪行”。<sup>②</sup> 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开始了。

1937 年秋天，外交官们对于这些事件还只是朦胧地看到一点。但是，他们现在意识到，韦尔斯的计划在欧洲或亚洲所能取得的成果可能是极为微小。它也许不会比 1938 年和

---

① 里宾特洛甫 1940 年 9 月 25 日致舒伦堡的信，见 R·J·桑塔格和 J·S·贝迪合编：《1939—1941 年纳粹和苏联的关系：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文献汇编》（华盛顿，1948），第 195—196 页。（弗雷德里希·舒伦堡伯爵是驻苏大使）。另见康普顿：《丘吉尔和鹰》，第 80—81 页，第 192—196 页，和萨默：《德国与日本》，第 436—444 页。

② 演说全文见戈登 W·普兰杰编：《希特勒言论集》（华盛顿，1944），第 367—377 页。

1939年的英法和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取得更多的成就。

美国1937年的外交活动是乱糟糟、莫衷一是。它需要另觅途径,而不是因袭老一套。令人遗憾的是,却无人领导。这种混乱和怯懦,这种希望问题本身自会解决的态度,在围绕多德大使从柏林召回的问题所发生的事件中,都可悲地反映出来了。

204 到1937年的春天,多德在身心方面都感到不适。自1934年7月以来,他考虑辞职至少有六次之多。到了1936年春天,他发现自己通常的神经质的气质由于消化不良和头痛而严重到几乎夜不能寐。<sup>①</sup>他也感到执行必要的公务都有困难。他同比洛(“也许是德国外交部中最明白事理和最和蔼可亲的人物”)、牛赖特和沙赫特这些人都能够明智地和好相处。<sup>②</sup>但是比洛于1936年6月去世了,而1937年时牛赖特和沙赫特都还没有得势。这位大使对于德国的新主人,除了蔑视以外别无其他,他对这一点也不隐瞒。感情是相互的。由于种种原因,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这位不幸的多德终于被排斥到柏林的外交生活的圈子外面了。

现在,他卷进国会和国务院的事务中了。1937年3月初,他给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巴尔克利写了一封信,并且把该信的副本给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和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约瑟夫·T·鲁宾逊各寄去一

---

<sup>①</sup> 1934年7月8日和9月14日日记;1935年7月24日日记;1936年4月22日和12月25日日记,多德:《日记》,第123页,第163页,第262页,第334页,第375页。

<sup>②</sup> 1936年4月16日日记,多德:《日记》,第332页。

份。他在信中极力要求支持罗斯福最高法院的一揽子法案，并且对于参议员博拉之辈的“反民主的鼓动”表示遗憾，而且声称，在美国有一个“拥有近十亿美元”的人物，他为了象休伊·朗一类人的利益，准备支持一个独裁运动。他干了一件蠢事，居然把信的副本也送给了现任国务院顾问的他的好友穆尔一份，以便在里士满的《泰晤士快报》上发表。该信于1937年5月11日在报上登出。<sup>①</sup> 罗斯福告知多德，他对此信“真诚地表示高兴”。但是，参议员奈攻击多德是“恶意中伤”，是“给美国抹黑”；并且声称关于独裁的想法“是头脑混乱的人臆造出来的东西”。<sup>②</sup> 参议院立即提出一个决议案，要多德把那位“亿万富翁”的名字揭露出来，并且要求召回多德。<sup>③</sup> 罗斯福和赫尔通过参议员皮特曼进行调解，决议案遂在委员会中被搁置起来。<sup>④</sup> 多德尽管得到上级的支持，但他的职位已经岌岌可危。<sup>205</sup> 《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说得对，他在吵吵嚷嚷声中这样写道：“柏林的人事变动早在意料之中，已不是什么秘密了。”<sup>⑤</sup>

让多德退休的计划正在进行中。罗斯福知道多德需要而且也想离开德国，至少早在1936年8月，他就和新任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说过，要他准备在这一年之内调到

---

① 1937年5月12日日记，多德：《日记》，第407页；多德1937年5月17日致赫尔的信，《赫尔书信集》，第40箱。

② 罗斯福1937年5月25日致多德的信，《罗书信集》，第1卷，第684页；1937年5月12和13日《纽约时报》。

③ 1937年5月14日和20日《纽约时报》。

④ 赫尔1937年5月17日致皮特曼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第132页，多德，威廉·E/167。

⑤ 1937年5月14日。

柏林。<sup>①</sup>1937年3月，多德要求在9月1日离任；4月5日罗斯福表示同意。<sup>②</sup>

多德辞职的日期一经决定，他就对继任人选感到担心。他希望罗斯福任命直言不讳的集体安全的鼓吹者、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T·肖特韦尔继任。当穆尔写信说，戴维斯肯定会得到柏林的职位时，多德回信说，如果不是由肖特韦尔或具有类似经历的人来继任，他将“多呆一段时间”。<sup>③</sup>多德的朋友们对多德深表同情，他们极力要求他尽快退休。穆尔劝他不要拖延，豪斯上校也极力暗示，多德应该接受牛津大学的哈姆斯沃恩教授的职位。宾厄姆大使曾说，这个职位是“理想的”而且也是可以得到的。<sup>④</sup>多德接受了这个意见，真是百感交集。他通过穆尔只是请求离任的日期推迟一个月，到10月1日，因为他在7月底以前预订不到回美国的船票，而且他的家属也要留下来处理一些个人的事情。而罗斯福，正如穆尔5月20日向多德所表示的，“说话非常温和，我可以说，甚至对你非常体谅”，他并不急于解除他的大使；他通知赫尔说，推延是“十分好的”。<sup>⑤</sup>

---

① 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纽约，1941），第12—13页。

② 多德1937年3月28日致穆尔的信，罗斯福1937年4月5日致穆尔的信，穆尔1937年4月8日致多德的信，《穆尔书信集》，第6箱。

③ 穆尔1937年5月4日致多德的信，和多德1937年5月7日致穆尔的信，前引书。戴维斯1937年1月2日，4月5日和4月7日日记，《出使莫斯科》，第7页，第139—140页，第143页，建议罗斯福至少在此时要表示愿意由他作为多德的继任者。

④ 穆尔1937年5月15日致多德的信，《穆尔书信集》，第6箱；豪斯1937年6月20日致多德的信，《多德书信集》，第46箱。

⑤ 穆尔1937年5月20日致多德的信，穆尔1937年7月17日致罗斯福备忘录，和罗斯福1937年7月23日致赫尔的备忘录，《穆尔书信集》，第6箱。

事情这时似乎有意在和多德作对。8月4日他到达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时对来访的记者们说，“欧洲某些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处处恐吓和哄骗民主国家。”<sup>①</sup>德国政府立即提出抗议。赫尔向狄克霍夫坚持说，这番谈话没有什么冒犯的地方，因为多德并没有提到一个具体的国家，虽然赫尔评论说，多德“脑子里一直在考虑和平与民主的问题，几乎念念不忘。”多德向牛赖特作了辩解，德国人也断定，这个问题追究下去也不会有所获，于是便把事情放过了。<sup>②</sup>

这个事件引起的风波刚刚平息，多德又在一个无关大局的、但却容易引起强烈感情的政策问题上，同国务院公开发生了争论。国务院1933年曾避免在美国大使是否应邀参加每年一度的纳粹党纽伦堡会议的问题上作出决定。多德曾决意不参加，英法大使都同意多德的意见。因此，四年来，三国政府的代表都没有参加9月的场面。1937年的情况不同了。4月间，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取代埃里克·菲普斯任英国驻柏林大使。汉德逊的任命正是新首相张伯伦对德国亲近的明确表示。正如这位英国大使所回忆的，张伯伦决心要“尽他最大的努力，看到纳粹政权好的一面，就象看到它的坏的一面那样。”<sup>③</sup>甚至在7月多德离开柏林返美之前，弗朗索瓦-庞赛就

① 1937年8月5日《纽约时报》。

② 赫尔1937年8月5日备忘录，《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17—318页。（德文本“狄克霍夫1937年8月5日备忘录”，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2422/D511383—D511385，引用赫尔的话说：多德在杰弗逊民主和世界和平的问题上“有点脱离实际”了。）多德1937年8月31日致牛赖特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628页。

③ 《出使失败：柏林，1937—1939年》（纽约，1940），第8页。

已告诉他，其他国家的大使可能参加纽伦堡的集会，“免得惹麻烦”。多德说，他决不这样做，除非政府下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辞职。<sup>①</sup>多德启程前，对使馆的工作人员说，他不希望他们中间的任何人9月间前往纽伦堡。<sup>②</sup>

207

多德离开柏林后不久，弗朗索瓦-庞赛再次拜访了美国使馆，并对费迪南德·L·迈耶参赞说，纳粹党已经成为德国的政府，因此拒绝邀请，“如果说不是表示敌对，也是太引人注目了”。他说，他已经同英国人磋商，并且一起决定只参加八天集会中的一天。弗朗索瓦-庞赛没有要求美国也这样做，但是，迈耶报告说，他曾“暗示这样做也会受到欢迎。”迈耶还说，他和新任代办普伦蒂斯·吉尔伯特（在多德启程后，他的任命即已生效）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如果美国拒绝，可能会造成一种错觉，并在美国与德国关系的其他方面证明是有害的。<sup>③</sup>从奥地利任所回国担任欧洲司司长的杰伊·皮尔庞特·莫法特8月13日对韦尔斯评论说，不管美国怎么做，都会引起批评；但是，他说，这应由驻柏林的大使馆来抉择，因为“就地充分了解情况，在那里作出决定，要比在这里做出决定可靠得多”。莫法特把一封授权迈耶和吉尔伯特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行动的信稿封好，送交韦尔斯签批。<sup>④</sup>

---

① 1937年7月20日日记，多德：《日记》，第425页。

② M·多德：《使馆见闻》，第355—356页中说，关于这个问题，父亲留下了明确的指示；我没有找到这些指示或任何可资参考的东西。无论如何，大使关于参加纽伦堡集会问题的立场是为人们所知的，也许他对他的工作人员作的是口头指示。

③ 迈耶1937年8月11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664。

④ 莫法特1937年8月13日致韦尔斯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664。



国务院批准吉尔伯特参加纽伦堡的集会。他于8月25日打来电报说，希特勒已经以帝国总理的身份向他发出了正式的邀请，他已接受了邀请。吉尔伯特还说，过去两个星期里，他已同弗朗索瓦-庞赛和汉德逊会谈过。弗朗索瓦-庞赛努力要使英法两国参加集会的决定看起来似乎是联合的政策，而汉德逊却煞费苦心指出，情况并不是这样，全部英德关系必然是独立的，而且是双边的。<sup>①</sup>就在吉尔伯特的电报到达前几个小时，用韦尔斯自己的话来说，他对报界关于英法所宣布的决定的报道，开始感到“有点担心”。他要求赫尔亲自审查这个决定。赫尔立即召集他的顾问开会。梅塞史密斯说，他一直是反对参加纽伦堡的集会的，但是，因为英法两国已经抛弃了美国，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助理国务卿休·威尔逊同意这个意见。穆尔也表示同意，但是，他不知道多德——他了解，多德一定会为这一决定感到不安——是否已经与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谁也不知道，但是，人人都在猜测，如果罗斯福表示了意见，无论是他或者多德都会这样表示的。莫法特表示同意，赫尔也表示赞同。对于1938年1月间的事态，这位国务卿在回答罗斯福的问话时可能会这样说，“我怀疑，我们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单独与苏联搞到一起而与纳粹主义进行斗争，是不是会走得太远了。”国务院的官员们让吉尔伯特自己去作出决定。<sup>②</sup>这位代办早已作了决定。

208

① 吉尔伯特 1937年8月25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668。

② 莫法特 1937年8月25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671；1937年8月25日日记，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第147—148页；赫尔 1938年1月25日致罗斯福的备忘录，《赫尔书信集》，第42箱。

报纸一经宣布美国将以官方身份参加纽伦堡的集会，抗议信便象雪片似地涌向国务院。国务院的回答千篇一律：该国元首已经发出邀请，而且，实际上其他各国政府均已接受了邀请。<sup>①</sup> 如果报纸没有出人意外地进行宣扬，事情也就可以完了。但是，纽约《先驱论坛报》于1937年9月4日发表了一封多德在8月底写给赫尔的信件，信中极力反对美国出席纽伦堡的集会。《先驱论坛报》还刊登了多德9月3日从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敦发给赫尔的电报，其中询问是否已无办法改变这个决定。在多德看来，这个决定似乎破坏了美国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外交传统。当赫尔在9月3日下午晚些时候向莫法特询问《先驱论坛报》在9月4日早版发行以前一直在打探的情况时，莫法特没有任何证据就不公平地立即作出结论说，多德披露此信，“除了〔多德的〕其他的缺点以外，也是他对国务卿不忠诚”的行为。赫尔和威尔逊便决定要保护吉尔伯特。<sup>②</sup> 他们在9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出席纽伦堡集会的问题安排了一次质询。赫尔宣称，一个美国人只能忠于自己本国的旗帜；他说，接受一国元首的邀请是常事；而且这项决定是与英法一起做出的；他又说，多德的意见已经被否决了。回答显

---

① 例如国会议员伊曼纽尔·塞勒（纽约州）1938年8月27日致赫尔的信，和赫尔1938年8月28日致塞勒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673。

② 多德1937年9月3日致赫尔的电报，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690；1937年9月4日日记，多德：《日记》，第427页；1937年9月3日日记，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第148页。多德显然没有向报界透露他的信件或电报，而且象其他任何人一样，他对于信件和电报的公开披露感到吃惊；这一“泄露”可能在国务院。

然使报界感到满意。使赫尔高兴的是，事情平息了。<sup>①</sup>

国务院已经摆脱了窘境。多德却不是那么幸运。赫尔发表声明两天以后，德国代办汉斯·托姆森对莫法特说，他认为多德“继续履行他的使命已无裨益”。三天后，助理国务卿威尔逊告知托姆森说，多德大约在10月1日左右返回柏林，但只是逗留一个短暂时期，他将在1938年初退休。当托姆森问他可否将这一消息正式报告柏林时，威尔逊说可以，只要他不提起这次谈话。<sup>②</sup>不久，韦尔斯访欧归来，在船上碰到狄克霍夫大使，他对这位大使说，他发现多德这个人“莫名其妙”，虽然现在多德辞职的日期看来要推迟了，但他回到华盛顿就要马上处理这件事情。<sup>③</sup>

韦尔斯说话是算数的。他曾为他那失败了、安抚德国的“停战纪念日”计划奔忙，显然是希望缓和紧张局势。他在10月1日告诉狄克霍夫说，赫尔授权他非正式地但是机密地通知德国政府，多德将返回德国，但是，新年过后“肯定”会离任。在这种情况下，狄克霍夫回答说，关于多德的问题就不会再提出什么抗议了。<sup>④</sup>

---

① 1937年9月4日，5日和6日日记，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第148—149页；1937年9月5日《纽约时报》。

② 莫法特1937年9月7日和9月10日备忘录，《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75页，第381页；另见1937年9月7日日记，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第149—150页，以及托姆森1937年9月7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2422/D511386—D511387。

③ 狄克霍夫1937年9月27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630—631页。

④ 韦尔斯1937年10月1日备忘录，《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82页。

事情并不象赫尔、韦尔斯和威尔逊所说的那样肯定和明确。10月间，多德与罗斯福会谈。罗斯福只字未提大使1月离开德国的问题。多德急于离开，但却愿意至少等到1938年210的3月（这时气候更适于旅行），以免使人造成一种印象，认为由于德国的抗议才迫使把他召回国的。罗斯福显然同意辞职日期在3月间，至少他没有别的表示。这月月底多德乘船返回德国时，他相信至少还可以再呆四、五个月。<sup>①</sup>当他回到柏林几个星期以后，赫尔来电说，“由于你所熟知的复杂情况，以及这种情况看来有增无已”，因此要他在12月15日到圣诞节之间结束出使的任务。多德获悉后当然感到震惊和伤感。<sup>②</sup>多德决不可能肯定究竟是谁安排这个令人为难的召回，但他有一个好主意。他知道他在国务院的官员中间普遍不为人所欢迎，而且他和韦尔斯彼此都不喜欢——韦尔斯的高大住宅，众多的仆役，宴会的浪费（还有和罗斯福的亲密友谊），都使这位有时过份强调杰斐逊俭朴品德的大使感到厌恶。<sup>③</sup>多德正确地判断，他被解职的主要责任在韦尔斯。穆尔证实了多德的猜疑。穆尔对于韦尔斯的势力深感不安。他并不掩盖这一事实：他同这位副国务卿的关系“一点也不融洽”。<sup>④</sup>

多德的召回可悲之处不在于召回，而在于召回的那种方

---

① 1937年11月3日和23日日记，多德：《日记》，第430页，第433—434页。11月3日的日记写道：“已经决定，我将在1938年3月1日左右永远地离开柏林了，总统对于这个日期表示默认。”

② 赫尔1937年11月23日致多德的函电，《1937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383页。

③ 1937年6月30日日记，多德：《日记》，第421—422页。

④ 穆尔1937年11月12日和12月14日致多德的信，《穆尔书信集》，第6箱。

式以及召回所表明的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位大使在1937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再次回到柏林，我能有何作为？”他写这话时，知道自己是无法回答的。<sup>①</sup>他在内心深处，必然认识到他应该早在一两年以前就离开柏林。他已尽了自己的一切所能：他对纳粹德国及其对文明的危害的分析，比他在柏林的任何一个同行——弗朗索瓦-庞赛，尤其是汉德逊——都要正确。正如梅塞史密斯（他也许是那个时代美国最精明的外交官）在回首往事时说，多德尽管采取的方法不符合外交的要求，但他看穿了纳粹的一切假象，而且一时一刻也不上当受骗。<sup>②</sup>他也不想欺骗自己。同样清楚的是，罗斯福喜欢多德；211他同意多德的意见，即便是政治现实不允许他按照这种一致的意见行事。他非常喜欢让一个杰斐逊式的民主党人留在第三帝国。但是令人可悲和不解的是，如果说不是为了别的，也要为了多德本人着想，罗斯福何以没有及早地而且比较堂皇地解除他的职务上的担子。

这位大使不声不响地迅速把他的事务安排妥当，便于1937年12月29日悄悄地登船返美了。这位心力交瘁但却不知疲倦的学者外交家一旦回到杰斐逊的国土后，在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情形下，却把他的有生之年投入到一个唤起全国同胞的运动，要他们警惕不久即将降临他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头上的那场灾难。多德于1940年2月9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五个月与世长辞了。他那酝酿已久的关于“古

---

① 《日记》，第430页。

② “关于……多德的一些说法”，《梅塞史密斯书信集》，第7箱。

老南方”的三部曲中最后的两卷，一直没有动笔。<sup>①</sup>

国务院铸成了大错。<sup>②</sup> 如果多德稍稍多逗留一点时间，这也不会引起多大的分歧，而且可能也不会给多德和他的政府带来某些难处。出席纽伦堡的集会，从法律上来说是对的，但没有必要；而且从外交上来看，也是有害无益的。既然出席集会的基础是纳粹党已经成了国家，因而这种集会也就成了政府的一种职能。鉴于这样的事实，即这种情况从 1933 年 12 月以来即已存在，这就很难解释，何以同样的道理就不适用于 1934 年、1935 年、1936 年。出席纽伦堡集会的决定改变了美国的政策，并且表明美国的外交官们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要想步英国的后尘。希特勒在 1937 年 9 月的纽伦堡集会上，没有忘记对汉德逊说，他认为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出席是一种“革新”，来自于英国人的首创精神。<sup>③</sup>

---

① 关于多德的生平及其从 1938 年到去世的活动的可悲细节，见富兰克林·L·福特：“柏林的三位观察家：朗博尔德、多德和弗朗索瓦-庞赛”，载于克雷格和吉尔伯特合编：《外交家们》，第 447—460 页；L·F·吉特勒：“特命大使”，《实在的考察》，第 27 期（1939 年 7 月），第 388—389 页；和阿诺德·A·奥夫纳：“威廉·E·多德：浪漫派史学家和外交上的预言家”，载于《历史学家》，第 34 期（1962 年 8 月），第 451—469 页。

② 虽然纽伦堡事件显然只触发了这次蓄谋已久的召回，非常有趣的是，尼维尔·汉德逊写道，“多德由于不同意政府批准美国代表参加 9 月的纽伦堡集会的政策，这年夏天休假去了，一直没有返任”，《出使失败》，第 39 页。诚然，多德确实从 1937 年 10 月 29 日至 12 月 29 日回到柏林，但令人惊讶的是，汉德逊除了不知道多德返任外，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一定是把多德的被解职和纽伦堡事件联系起来。

③ 前引书，第 71 页；另见奥夫纳：“威廉·E·多德”，载于《历史学家》，第 466—467 页注<sup>⑤</sup>。1938 年和 1939 年国务院再次为参加纽伦堡集会一事感到苦恼。罗斯福根据国务院提供的情报做出决定，指示美国大使馆派一名代表只参加一天的集会。1938 年休·威尔逊大使参加了；1939 年亚历山大·柯克代办也打算参加，但是战争使集会取消了。见威尔逊 1938 年 5 月 12 日致罗斯福的

美国的外交活动几乎已经达到可怜的地步。每朝着一致行动前进一步或半步,就要后退一步。英国人,或者至少是张伯伦,依然是远远地站在一边,令人难以接近。罗斯福不愿和墨索里尼接触。希特勒就趁机而来。罗斯福的隔离演说,只是带来了混乱,而布鲁塞尔会议又是一败涂地。多德的解职,至少在时间和做法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12月12日,日本人击沉了美国的炮舰“帕奈号”和攻击英舰“瓢虫号”,就是这一年一系列事件的可悲说明。日本终于为“帕奈号”事件道歉,并赔偿损失二百多万美元,但是,最重要的一种可能却没有出现。英国人向美国人建议,两国共同提出抗议。赫尔通过在华盛顿的林赛通知艾登,在提出抗议或显示武力方面采取联合行动都是不可能的。<sup>①</sup>齐亚诺十分恶毒地写道:“如果美国人不想挨炸弹,他们就必须滚开。”尽管他也劝告日本人,如果他们要让美国人和英国人分开,就必须对美国人客气一点。<sup>②</sup>

齐亚诺已经指出了关键的因素。在过去的一年里,美英之间的关系并不好,至少在采取共同的政策上两国不能取得

213

---

信,和罗斯福 1938年6月(?)致威尔斯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777 1<sup>1</sup>/<sub>4</sub>;梅塞史密斯 1938年6月7日致威尔斯的信,862.00/3777 2<sup>1</sup>/<sub>4</sub>;韦尔斯 1938年6月7日致罗斯福的信,和罗斯福 1938年6月10日致威尔逊的信,862.00/3777 3<sup>1</sup>/<sub>4</sub>;威尔逊 1938年9月2日致赫尔的信,862.00/3778;韦尔斯 1939年8月22日致柯克,862.00/3865;1939年8月26日柯克致赫尔和赫尔致柯克的信,862.00/3866;柯克 1939年8月26日致赫尔的信,862.00/3870。

① 参见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59—563页,和艾登:《面对独裁者》,第615—616页。另见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第486—518页。

② 1937年12月16日和12月25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44页,第49页。

一致的意见。虽然张伯伦可能希望美国在远东能够给予更多的援助，但他显然并不希望美国在欧洲插手。他有理由怀疑美国在维护和平方面究竟作出多少贡献。美国人，即便是象梅塞史密斯这样深信德国完全热中于征服的政策的美人，对英国人也表示怀疑和不满。梅塞史密斯在这一年的年底写道，英美合作“是世界上剩下的唯一的安全锚了”。但是，英国人必须停止玩弄为他们自己谋利的“把戏”，并且要认识到“我们的确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因此，我们不能只是步英国的后尘，任何合作都必须是完全的伙伴关系。事情是如此之糟，真是太令人遗憾了。而且，彼此又缺乏了解。我同意，这种缺乏了解往往不在一方。”<sup>①</sup> 事情也许比梅塞史密斯预料的要发展得快些。要确定美国人和英国人是否会解决他们的龃龉，世界将获得的究竟是和平还是战争，1938年的事态将要在这个方向迈过很长的一段路程。

---

<sup>①</sup> 梅塞史密斯 1937 年 12 月 21 日致丹尼尔·海涅曼的信，《梅塞史密斯书信集》，第 1 箱。



## 第八章 最后的机会

1938年，欧洲和平结构的所有部分都崩溃了。年底之前，奥地利陷落了，捷克斯洛伐克受到了致命的损害，而墨索里尼则取得了英国对它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承认。安东尼·艾登离开了外交部，这使德意两国感到高兴。在西班牙，佛朗哥的军队已接近于胜利；英法行将在1939年2月，即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之前不久，承认了这个独裁政权。美国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也不是无足轻重的。1938年美国的外交活动几乎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表现在这年年初的一项保证，如果成功，它就可以发展成为这十年中最重要的事态；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驻德国的那位代表的想法，此人基本上是赞成那些既复杂、又混乱的设想的。这些设想促使他的欧洲同事们在外交上铸成大错，从而导致了一场大灾难。

休·R·威尔逊是一个非常能干的职业外交家。他的同事莫法特认为他是属于同“救世主”思想流派相对立的“现实主义者”。<sup>①</sup>他于1911年步入外交界，先后在危地马拉、阿根廷、瑞士、奥地利、德国和日本等地任职。柯立芝总统任命他

<sup>①</sup> 1938年1月31日的莫法特日记，《莫法特书信集》。据约瑟夫·戴维斯说，罗斯福之所以任命一位职业外交家，是为了表示这项任务“是非常正式的”而又“毫无特殊意义”。1937年12月8日戴维斯日记，《出使莫斯科》，第255—256页。

为驻瑞士公使，他担任这个职务十年，1937年春才返回华盛顿任助理国务卿。1938年1月，罗斯福提名他接替多德在德国的职务。<sup>①</sup>这位新大使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官们都十分熟悉，而且精通外交事务。他认识到，欧洲复杂的民族问题和经济问题，不是通过道义上的谴责所能轻易解决的。然而，他就象他的同时代的许多自认为对于现实政治颇有阅历的人物一样，却看不见绥靖政策的危险。1936年，他曾振振有词地坚决认为，只要德国繁荣起来，并在欧洲生活的主流中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适当的满足，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虽然他愿意尊重德国人，尊重他们的要求，但是，由于他对苏联人的厌恶和不信任，他看不到苏联人可能对他所寻求的和平均势作出贡献。他无视其他每个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因此他很不公平地指责说，自从苏联参加国际联盟以来，苏联代表团“总是为国家之间讲民主、对条约应忠诚的最崇高的道理而辩护，可是却一次又一次地为作出危害欧洲和平的决定而施加影响。”<sup>②</sup>威尔逊尽管老于世故，但是甚至在德国已经吞并了奥地利之后，还会显出非常生气的样子写道，“在我们的报刊中，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能引起对德国不断地进行猛烈的攻击的，莫过于犹太人问题。”此后不久，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人在他们的所谓“通过欢乐而取得力量”的计划中“已经得到一些东西”。“这一计划将对整个世界有利”。<sup>③</sup>

威尔逊还在其他方面自己欺骗自己。他在1938年3月底

① 威尔逊：《职业外交家》，第9—14页。

② 威尔逊1936年10月9日致赫尔的信，《赫尔书信集》，第39箱。

③ 威尔逊1938年3月23日致赫尔的函电，国家院国家档案，711.62/145；1938年4月12日日记，威尔逊：《职业外交家》，第65页。

坚持说，德国的计划“不一定会牵扯西方国家”。他在这个可怕的一年的10月间写道，慕尼黑的解决办法也许打开了“一个通向更美好的欧洲”的道路，他要为美国可能“破坏这种可能性的”任何做法表示“遗憾”。因此，报界应该停止针对德国的“仇恨圣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三个多月以后，他宣称，216 他将“热烈欢呼”西欧敌对行为的结束，因而德国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俄国的侵犯”，从而推进“文明的目标”。<sup>①</sup>他象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都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袖手旁观，让德国人同苏联人一决雌雄。威尔逊从来没有想到，德国的胜利可能意味着把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千百万人关进集中营。他也没有想一想，如果可恶的布尔什维克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是对文明的一种威胁，那么，要是他们打败了德国，欧洲的命运又将如何。

威尔逊的政治眼光被蒙蔽住了，他看不到在德国和西方世界之间还存在着一些超出凡尔赛和约之外的问题。显然在他的那一代人中间盛行的幻灭感支配着它。在1938年那漫长而又危急的夏初，他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二十年前，我们曾试图拯救世界，现在，请看看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又一次试图去拯救世界，那么在斗争结束时，它还会这样地一团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深信，我们参加到欧洲的冲突中去将一无所获，而且肯定会失去一切。”<sup>②</sup>这番话显然是出于

---

① 威尔逊 1938年3月24日致赫尔的信，《赫尔书信集》，第42箱；威尔逊致赫尔的信（未署日期），和威尔逊 1939年12月(?)日致柯克的信，《职业外交家》，第51—53页，第80—81页。威尔逊致赫尔未署日期的那封急信，正是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写的，但未发出。

② 威尔逊 1938年6月20日致威尔斯的信，《职业外交家》，第38—39页。

信念，发自肺腑，甚至是出自内心的悲鸣。然而，这却不是中肯之言。不管他的感情如何，他在1938年2月才到达柏林。这时，罗斯福政府在维护欧洲和平中所作的最新的，也就是最后的重大努力已告失败。

新年伊始，罗斯福及其外交方面的僚属们显然在考虑两件事：绥靖与力量。总统在他的1938年1月3日发表的每年一度的咨文中，不仅谈到维护国际秩序的崇高努力，而且也强调了每个国家为了和平都有“责任”努力争取“强大起来，足以保证和平解决冲突的那些基本原则得以遵守。”几个星期以后，为了支持增加军事预算（这是范围广泛的重整军备计划的第一部分），罗斯福极力要使国会议员们认识到，当前的军费开支“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只要世界各国在武器问题上不能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就不得不建立武装力量，使之强大到足以“把任何可能的敌人拒之于我们大陆边界之外的几百英里”。<sup>①</sup>

在发表这两次讲话之间，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众议员路易斯·勒德洛一直在企图迫使外委会通过一项拟议中的宪法修正案，强制规定——除非美国及其领土或西半球一旦受到攻击时——宣战必须经由全国公民投票。罗斯福1月6日致函众议院议长亚拉巴马州的威廉·B·班克黑德说，拟议中的修正案“将使总统在处理我国的对外关系中失去任何活动的的能力”，并“将促使其他国家相信，他们可以侵犯美国的权利而

---

<sup>①</sup> 《罗书话汇编》，第7卷，第3—14页，第68—71页。

不会受到惩罚。”<sup>①</sup>班克黑德于1月10日用字斟句酌的语调向众议院宣读了总统的信件。国会以209票对188票的微弱差数，拒绝从委员会中撤销这一修正案。<sup>②</sup>

就在众议院对勒德洛修正案进行投票表决的同一天，已经同赫尔消除了分歧的副国务卿韦尔斯，了解了罗斯福有意要探索一下外交上的各种可能性的的心情，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扼要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欧洲的纠纷。韦尔斯的计划设想，与会各国将起草一些关于国际行为、裁减武器、战争方式和平等地取得原料等问题的计划。根据韦尔斯的计划，罗斯福将首先采取一些行动，召见欧洲各国驻美使节，向他们提交关于召开会议的提议。如果各国政府的反应表示支持，国务卿将请美洲各共和国从他们中间（美国的官员除外）推举出两名代表，在华盛顿同瑞典、瑞士、荷兰、匈牙利、土耳其、比利时和南斯拉夫等国派的各一名代表举行会晤。美国政府“只是作为沟通情况的渠道”，而由各国代表拟订详尽的规则，送交所有国家批准。此后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韦尔斯说，“这就难以……作任何准确的预料了”。他对1937年11月希特勒同英国枢密院长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会谈错误地持乐观态度，以至坚信这些建议将会对英法努力“同德国就殖民地和安全问题达成实际上谅解的基础，”起到“支持与鼓励的作用”。韦尔斯认为，解决了这些难题，将会从根本上切断轴心国对日本的支持，并且“迫使日本以与九国公约相

218

---

① 前引书，第36—37页。

② 迪万：《中立的幻想》，第219—221页；另见韦恩·S·科尔：《参议员杰拉尔德·P·奈与美国的对外关系》（明尼阿波利斯，1963年），第120—121页。

一致的条件同中国议和”。在着手进行这一工作之前唯一的问题是，在把这一计划通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之前，首先秘密地通知英国并听取其意见为好，还是同时通知所有各国为好。韦尔斯赞成前一种做法。诺曼·戴维斯主张后一种。<sup>①</sup>赫尔已经提出一个条件，即使韦尔斯要提出召开这个会议的建议，也要在私下里取得英国的同意。<sup>②</sup>

韦尔斯的计划又一次为罗斯福所赏识。罗斯福选择了秘密地同英国人着手进行的做法。1月11日，韦尔斯访问了林赛大使，请他将这个计划转达英国政府，并且解释说，罗斯福打算在1月22日召开这个会议，但是，如果英国在五天之内对计划不表示“热情同意并衷心的支持”，整个计划就将作罢。<sup>③</sup>林赛象艾登一样，是主张英、美两国比较密切地进行合作的。他对韦尔斯说，“一年多来，我的最大希望就是避免一次新的世界大战。”他立即向上级发出了两封电报，内称，避免灾难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取得罗斯福政府和美国舆论的支持，  
219 尽管对于罗斯福政府的立场不必担心，但这一计划对于公众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强调说，韦尔斯的计划虽然甚至

① 韦尔斯 1938 年 1 月 10 日为罗斯福起草的备忘录，《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115—117 页。对希特勒—哈利法克斯的会谈持有错误看法的不只是韦尔斯。张伯伦也认为，现在同德国谈判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的道路已经打开。但这是固执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哈利法克斯的会谈并没有真正带来什么鼓舞作用。哈利法克斯对这次会谈的叙述，见《成熟的日子》（纽约，1957），第 184—193 页。另见法伊林：《张伯伦的生平》，第 332 页，布洛克：《希特勒》，第 366—367 页，和《德外交文编》，D 编，第 1 卷，第 39—71 页。

② 韦尔斯：《七项决定》，第 25 页。

③ 前引书，第 26—27 页；艾登：《面对独裁者》，第 623 页。在国务院的档案或罗斯福的书信集中均未发现此信的全文；但是，英国政府官员在他们的许多回忆录中都引用了这封信。

没有确定条件和问题的范围,英国政府也应该对这一“非常宝贵的倡议……十分迅速而诚挚地接受。”<sup>①</sup>

伦敦的官员们却不同意。和首相关系日益亲密的首席工业顾问霍勒斯·威尔逊,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计划。在后来讨论时,他把这个计划斥之为“乱弹琴”。<sup>②</sup>外交次官亚历山大·贾德干持保留态度,但却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欢迎这一建议。他认为,至少在外交大臣艾登回到伦敦之前,不要作出答复,因为艾登在接到了贾德干的急如星火电话报告后,会尽快地从法国的里维埃拉赶回伦敦的。<sup>③</sup>张伯伦根本不喜欢这个建议,而且,他的看法占了上风。他把美国的这种倡议说成是“晴天霹雳”,<sup>④</sup>“一颗炸弹”,<sup>⑤</sup>“异想天开”,“可能会招来德意两国的讪笑”。<sup>⑥</sup>他还迅即下定决心,英国不得不单独主动地对德国实行绥靖;如果美国要参加进来,这必然是在谈判的结束时而不是在谈判的开始。他是在一封信中阐明这一点的;说来是个奇怪的逻辑,这封信是他在1月16日,即接到美国建议三天之后,写给他的一位亲戚的。张伯伦说,他打算在他的权力范围以内,尽力促进美英的合作,因为两国“在世界、和平、自由、秩序、尊重国际义务等方面所需要的根本东西,是相同的”。不幸的是,某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德国、日本和苏联各国的政府,却是为迷信武力、不讲道理的独裁政权所掌

---

① 韦尔斯:《七项决定》,第27页;艾登:《面对独裁者》,第624—625页。

② 引自艾登:《面对独裁者》,第639页。

③ 前引书,第622页,第625页。

④ 坦普尔伍德:《动乱的九年》,第270页。

⑤ 法伊林:《张伯伦的生平》,第336页。

⑥ 伊恩·麦克劳德:《尼维尔·张伯伦》(纽约,1962),第212页。

握。“美国和联合王国标志着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它们只要暗示一下可能使用这种力量，就足以使最强大的独裁者住手。”（他说，法国“总是惹火烧身”。）“人们往往把独裁者们过分地看作是完全没有人性的”；促使他们铤而走险的正是他们有人性的一面，也正是有人性的这一面，才使得人们要去接近他们。张伯伦解释说，他打算不久就这么做。然后，经过“一定的艰苦的准备工作”之后，如果达成协议似乎在望但又没有完全的把握的时候，“友好而抱有同情心的总统给予我们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新的一臂之力。”<sup>①</sup>

因此，张伯伦没有等待艾登回来，就打电报给罗斯福说，看来，美国的建议将会损害英国同德意两国达成持久的解决所作的努力。他还说，他的政府，“如果能够得到国际联盟的授权”，将会考虑在法律上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只要意大利人“愿意证明他们有对恢复信任和友好关系作出贡献的愿望”。他想，这时是否最好请罗斯福“暂缓考虑行动，以待我们在开始解决某些问题时能够取得什么进展。他担心，如果罗斯福贸然提出他的建议，“德国和意大利势必会利用这些建议，一方面拖延考虑那些一旦绥靖得以实现时，必然要解决的特定问题；同时又会节外生枝，提出如果我们直接同他们进行谈判时可能提出的更多的要求。”<sup>②</sup>

张伯伦的答复使华盛顿的外交官们感到为难，尤其是韦

---

① 张伯伦 1938 年 1 月 16 日致莫顿·普赖斯夫人的信，引自法伊林：《张伯伦的生平》，第 322—324 页。

② 张伯伦 1938 年 1 月 14 日致罗斯福，《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118—120 页。



尔斯,他后来说这是“泼了一盆凉水”。<sup>①</sup>他和赫尔很快又为罗斯福起草了致张伯伦的另一个信件。在1月17日的第二个信件中,总统说他同意“暂缓”提出召开会议<sup>221</sup>的意图;但他争辩说,英国提出要在法律上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这意味着放弃不承认的原则,将会对远东的事态和美国的舆论产生很坏的影响。罗斯福说,“承认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这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可能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影响到所有遵守不承认原则的国家的问题,因此,它应该作为世界绥靖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对此,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先前都已共同表示兴趣并愿承担各自的责任。”他希望英国能将他们同德意两国谈判的情况见告,尽管美国同这种谈判的政治无关。<sup>②</sup>

私下里,赫尔和韦尔斯的反应要强烈得多。就在同一天,这位国务卿用典型的乡下佬的腔调对林赛说,如果英国放弃不承认的原则,“那些无赖国家”就会把这一行动看作是“对他们明目张胆地撕毁条约和用武力夺取领土的政策实际上的认可”。这种想法还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恶劣的影响。在那里,日本就可能会“撕毁庄严的条约,从而使这种行为成为普遍的先例”。谈到不承认原则的前途时,赫尔退一步说,它将来势必要“由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或大多数国家有条不紊地通过某种普遍的安排来进行修政。”<sup>③</sup>

韦尔斯是根据罗斯福的指示发言的。他愤怒地警告说,

① 《决定的时刻》,第66页。

② 韦尔斯1938年1月17日致罗斯福和罗斯福致张伯伦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20—122页,着重号是本书作者所加的。

③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80—581页。

承认墨索里尼的征服,将会“引起一种厌恶感”,使人们重新对“火中取栗”感到担心,并且会引起这样的指责:美国 and 英国正在牺牲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的情况下在欧洲进行“一桩肮脏的交易”。当林赛说,英国已经同意大利开始谈判,可能会遇到要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以此作为继续谈判的代价这种最后的局面时,韦尔斯坚持说,屈从就是向勒索投降。这样做,反过来只能导致德国提出无理的要求。<sup>①</sup>

正当美国的外交官们感到恼火的时候,艾登回到了伦敦。1月18日他和张伯伦私下里进行了会谈,设法说服他对美国的建议作出比较热情的反应。艾登说,英国同意大利的谈判,即便是取得成功,但同时又拒绝美国的建议,也会使总统“越来越回到孤立”——这“对世界和平来说将是最大的可能的灾难”——并且会破坏英国近六个月来在耐心地鼓励美国进行合作方面所作的努力。他坚决认为,在“同墨索里尼通过达成成败未卜的协议来零敲碎打地解决问题”方面,选择英美共同从事这一工作已经是刻不容缓;而且,进一步密切同美国的合作,将会加强英国应付德国的能力。艾登最后说,赞同罗斯福的倡议,同时要求他修改他信中关于和约中的“不公正之处”,以及要坚持美国“传统的不介入政治纠纷的政策”所说的那番话,这也是顺理成章的。经过两个小时的争论,终于没有能够打动首相。张伯伦只得承认说,他同他的外交大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sup>②</sup>

---

<sup>①</sup> 引自艾登:《面对独裁者》,第632—633页;另见兰格和格利森:《向孤立挑战》,第27页。该书作者没有提到韦尔斯的谈话。

<sup>②</sup> 艾登:《面对独裁者》,第634—635页,第699—700页。艾登只提到罗

张伯伦态度坚决。他在1月19日内阁外交委员会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上,在一张纸条上写道:“艾登的要美英法三国联合的政策,会导致战争。”艾登断言,这种联合会避免战争。在辩论中,霍勒斯·威尔逊一想到美国人可能会把秘密谈判的消息泄露出去,就感到气愤,并且威胁说要发动政府向艾登和外交部进行全面的攻击,因而艾登谈到要辞职。经过两天激烈的辩论后,这位外交大臣取得了张伯伦的妥协。张伯伦于1月21日给罗斯福发了两封电报,内称,对总统的倡议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将力使罗斯福的计划得以实现,“不论他什么时候提出这个计划”。首相在第二封电报中解释说,从法律上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只能看作是欧洲的普遍解决方案或绥靖措施的一个部分。艾登也发了两封电报给林赛。头一封电报解释说,英国正在走钢丝绳:他们不想为罗斯福的建议而同他共同承担责任,“以免这些建议……受到冷遇”;他们也不想让罗斯福能够指责他们鼓励他作出无疑会“大大激怒”独裁者们的、而且他们可能会立即加以拒绝的努力。第二封电报着重说明急需同意大利取得妥协,但又解释 223说,会谈可能至少要推迟一个星期。艾登自己写道,这种妥协的安排,是他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做法,他希望这种安排将会鼓舞“日益增长的英、美信心。”<sup>①</sup>

---

斯福关于美国卷入的那段讲话;文中这段讲话引自坦普尔伍德:《动乱的九年》,第270页。

① 艾登:《面对独裁者》,第636—642页;另见麦克劳德:《张伯伦》,第213页;坦普尔伍德:《动乱的九年》,第272页,根本没有谈到英国发生激烈的辩论,只是说,张伯伦现在比较充分地认识到罗斯福计划的重要性,并且不想让他失望。

后事如何，仍难逆料。根据丘吉尔和艾登的说法，林赛于1月22日拜访了韦尔斯。韦尔斯说，张伯伦最近的反应，将使罗斯福感到高兴，因为罗斯福把从法律上承认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看作是一颗两国非吞下去不可的苦药，他希望我们应该一起吞下。”<sup>①</sup>美国外交学会的史学家威廉·L·兰格和S·埃弗雷特·格利森曾说，韦尔斯的话似乎“很难自圆其说”，而林赛由于热衷于英、美的协调一致，因而把韦尔斯的说法夸大了。<sup>②</sup>韦尔斯很可能说过一些非常近似于林赛对他所说的话，如果说不是完全一样的话。美国人可能对于放弃不承认的原则普遍表示不赞成，但韦尔斯在为罗斯福起草的致张伯伦的电报（经赫尔同意的）中确实这样写道，承认墨索里尼征服埃塞俄比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可能不得不再被看作是一个既成事实”。显而易见，英国独自立即承认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而不使之成为“世界绥靖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前景，使美国的外交家们感到不安。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不安象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向英国人明白地表示出来，因为罗斯福对张伯伦的第二封电报“深表满意”，而且林赛也报告说，英国拟议中的方针，包括对罗斯福召开会议倡议的支持，“完全符合总统的观点”。<sup>③</sup>英国人因此以为，美国人在维护和平的措施方面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现在只等待他们下一步的动作了。

224 下一步的动作却没有到来。张伯伦致罗斯福的电报发出

---

① 《风云紧急》，第253页；《面对独裁者》，第643页。

② 《向孤立挑战》，第28页。

③ 麦克劳德：《张伯伦》，第213页。

十天后，英国对美国的沉默愈来愈沉不住气了。继张伯伦1月28日和艾登2月1日的询问之后，林赛又拜访了韦尔斯，询问关于罗斯福的计划的情况。韦尔斯在请示了罗斯福后对英国大使说，总统打算不久将对他的计划有所表示，但是此刻“尚无任何比较肯定的意见可以奉告”。<sup>①</sup>一个星期过去了。德国的事态发展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继所谓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同一名妓女结婚和冯·弗立契将军被诬告搞同性恋的消息传开后，希特勒于2月4日宣布两人辞职。他撤销了勃洛姆堡陆军部长的职务，自己担任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另由优柔寡断的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取代弗立契担任陆军总司令。戈林升任陆军元帅，成为最高一级的军官。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取代牛赖特任外交部长，希特勒分别从维也纳和罗马把巴本和哈塞尔召回。那个意志薄弱的瓦尔特·丰克取代沙赫特担任了经济部长。<sup>②</sup>

美国的官员对于这些人事变动感到不安，特别是对里宾特洛甫的擢升。韦尔斯从狄克霍夫大使那里得不到任何消息。<sup>③</sup>从国外送回的报告也令人沮丧。驻柏林的代办普伦蒂斯·吉尔伯特曾在去年9月为参加纽伦堡集会的问题同多德闹翻，他曾经努力要同当权的纳粹进一步接近。这时，他认为，里宾特洛甫的任命，暗示德国的政策向“更加激进的方向

<sup>①</sup> 韦尔斯 1938年2月2日备忘录，〈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22—123页。

<sup>②</sup> 关于这次清洗的情况，在以下各书中都有详尽的论述：布洛克：《希特勒》，第416—420页，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314—321页，和瓦尔特·戈立茨：《德国参谋总部史，1657—1945年》，布赖恩·巴特肖译（纽约，1953），第304—323页。

<sup>③</sup> 韦尔斯 1938年2月8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773<sup>1</sup>/<sub>2</sub>。

发展的趋势”，尽管他确实认为，最高当局可能会起到使人清醒的作用。但是，他最后说，驻柏林的大多数富有经验的外交官们的看法完全不一致。<sup>①</sup> 菲利普斯报告说，意大利人对于这些变动感到高兴；齐亚诺曾经对他说，这些变动标志着一个“革命政府”的发展。<sup>②</sup> 驻伦敦的代办赫谢尔·约翰逊报告说，英国人十分慌乱。大家都知道，里宾特洛甫在英国驻节一年半期间，无论在社交或政治方面都是失败的；在他离任时，“虚荣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对于英国人没有一点好感。于是，他的升迁对于英国的领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意外”。他们倾向于“指望”以牛赖特为首的秘密内阁会议（从未开过会）能成为权力的源泉。<sup>③</sup>

因此，2月9日当林赛问到美国倡议的拟议中的会议时，韦尔斯说，总统希望英国了解，他之所以拖延是因为德国出现了“严重的局势”，在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以前，“贸然前进是不明智的”。韦尔斯对林赛保证说，罗斯福“在相对来说最近的将来”就会着手进行他的计划，届时定会进一步进行联系。在此期间，美国人也在等待英国的意见。英国人最近保持沉默“可能被理解为是对计划莫不关心的一种表现”。林赛向韦尔斯保证说，他的上级“保证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各种办法给予支持，以便使总统的目标得以顺利地实现”，并“以最

---

① 吉尔伯特 1938年2月5日和11日致赫尔的两封电报，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726，762.00/160，862.00/3735。

② 菲利普斯 1938年2月11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748。另见 1938年2月5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70页。

③ 约翰逊 1938年2月8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862.00/3745。

大的忠诚和能力”履行他们的承诺。<sup>①</sup>

英国人根本就无须履行他们的承诺，而罗斯福行将采取行动的那个“相对来说最近的将来”也成了使人混乱的不妙时刻；在这个时刻中，无论政治家或公民，都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挣扎前进，一直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身为张伯伦内阁成员之一、本来可以使英美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的艾登，终于在同墨索里尼谈判的问题上与张伯伦发生齟齬而于1938年2月20日辞职了。艾登的辞职，不仅意味着英国将同意大利寻求“零打碎敲的解决办法”，而且正如林赛3月3日通知韦尔斯时所说的，也意味着英国首相已决心“积极促进同德国的谅解”，他将指示驻柏林大使尼维尔·汉德逊，就“德国对殖民地的野心的确切范围和性质，以及……德国对中欧持久的绥靖的态度问题”与希特勒进行会谈。<sup>②</sup>

会谈没有进行多久，奥地利的危机便发生了。希特勒在 226  
1938年2月12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的一次激烈的会谈中，向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其中包括要求任命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阿图尔·赛斯-英夸特担任内政部长，并取消禁止纳粹活动的禁令。<sup>③</sup>美国驻维也纳的代办约翰·C·威利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十分了解。他报告说，许士尼格曾经对他说，他将满足希特勒的要求，以避免“最

---

① 韦尔斯 1938年2月9日备忘录，《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24—125页。

② 韦尔斯 1938年3月3日备忘录，前引书，第31—32页。

③ 1938年2月12日会议记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515—517页。另见戈登·布鲁克-谢泼德：《吞并奥地利》（费城和纽约，1963），第42—63页。

坏事态”的发生；而且，尽管意大利希望奥地利能够独立，但墨索里尼在出现危机时，将不会给予物质支援。威利还报告说，他已告诉奥地利外长吉多·施密特，美国政府希望他“坚决地抵抗对奥地利独立的威胁”。<sup>①</sup> 赫尔只是指示威利，决不要表示“在任何意义上”暗示美国与欧洲的政治有牵扯的任何意见。莫法特同意赫尔的答复，他在日记中写道，威利对施密特所说的话是一个“大错”，决不会出现美国在欧洲承担任何责任——“法律的或道义的——问题”。<sup>②</sup>

到了2月底，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已经暗地里使许士尼格政府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它的垮台看来只是时间的问题。<sup>③</sup> 许士尼格3月9日宣布，决定于3月13日举行公民投票，以便决定奥地利是否保持独立。威利认为，这一决定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表明这个政府并没有向“失败主义”投降。莫法特认为，许士尼格已经“变智慧为机灵了”，公民投票不过是“表面文章”。<sup>④</sup> 墨索里尼事先即对这个决定表示怀疑，并且表示反对举行公民投票。<sup>⑤</sup> 在伦敦，艾登的继任者哈利法

---

① 威利1938年2月14日和15日致赫尔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391—394页。1938年2月16日，齐亚诺写信给意大利驻伦敦大使狄诺·格兰第伯爵说，如果纳粹进军奥地利并且“把既成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么我们将别无选择，我们的政策将不得不对西方大国采取严厉的、公开的和不可改变的敌对政策。”齐亚诺：《外交书信集》，第161—162页。

② 赫尔1938年2月15日致威利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396页；1938年2月15日日记，胡克编：《莫法特书信集》，第189页。

③ 艾希施塔特：《从冯·陶尔斐斯到希特勒》，第354页。

④ 威利1938年3月9日致赫尔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416页；1938年3月10日日记，《莫法特日记》，第1卷，《莫法特书信集》。

⑤ 威兹萨克1938年3月11日笔记，《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572页；布鲁克-谢泼德：《吞并奥地利》，第117—118页。



克斯勋爵于3月10日试图劝说来访的里宾特洛甫去说服希特勒同意和平解决这个危机，不管他对公民投票是怎么想的。<sup>①</sup>

希特勒对于劝告不感兴趣。他在2月26日对一群奥地利纳粹分子说，如果他们顺应“发展的进程”，奥地利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sup>②</sup>现在，他决定解决问题，必要时将不惜使用武力。3月10日至11日的夜间，他签署了侵入奥地利的命令，如果他的要求不能满足，3月12日中午以前即将动手。3月11日整个下午，他和戈林逼迫许士尼格取消公民投票，然后辞职。他们坚决要求由赛斯-英夸特担任总理。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反对这个要求，一直到午夜前不久才作出让步。然而，晚间9时左右，戈林已经指示赛斯-英夸特要他出面请求德国军队进驻以便维持法律和秩序，德军进军的命令早已由希特勒签署好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兴高采烈的希特勒得到了当天早些时候他派往罗马的特使黑森的黑森公爵送来的消息说，墨索里尼已经同意对事态的发展表示默认。<sup>③</sup>3月12日凌晨2时，即便是赛斯-英夸特政府提出要求，也不能阻止希特勒出兵了；而且，正午刚过不久，他本人

---

① 里宾特洛甫1938年3月10日为希特勒起草的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264—265页。另见哈利法克斯1938年3月10日致汉德逊的两封电报，《英外交文编》，第3编，第1卷，第4—6页，和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118—119页。

② 1938年2月28日未经签署的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548—549页。这份备忘录是从德国总理府经济事务和奥地利问题顾问威廉·凯普勒的档案中发现的。

③ 关于1938年3月11日的事件的详细叙述，见艾希施塔特：《从冯·陶尔斐斯到希特勒》，第371—422页，和布鲁克-谢泼德：《吞并奥地利》，第137—179页。

也到了奥地利。<sup>①</sup>

228 无论英国、意大利或法国，对于这种事态都不会表示高兴，但是，谁也没有认真地提出对待这一事态究竟应该怎么办。早在3月11日下午，张伯伦就曾要里宾特洛甫转致希特勒一个口信，表示他要求“澄清德英关系”的愿望；当里宾特洛甫提到公民投票时，张伯伦只是说，他希望“一旦我们大家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抛诸脑后，并且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德英之间就会得到更好的谅解。<sup>②</sup>当消息传来说，德国正在向许士尼格施加压力时，哈利法克斯对里宾特洛甫说，武力威胁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建议在一个稍后的日期，由国际警察部队监督公民投票。张伯伦却赶忙提出意见说，没有这种必要，他虽不赞成武力威胁，但他认为公民投票应该取消。<sup>③</sup>这一天的早些时候，英国人通知奥地利说，他们不能提出任何行动方针或保证提供任何保护。<sup>④</sup>英法两国确实曾向墨索里尼提出过关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但墨索里尼甚至不愿接受这种探询。<sup>⑤</sup>正如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奥地利丧失独立，对于意大利是不利的；但是，既然过去两年已经产生了分歧，斯特雷扎阵线不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重新

---

① 布洛克：《希特勒》，第431—433页。另见威兹萨克：《回忆录》，第123页。

② 里宾特洛甫1938年3月13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276—277页。

③ 里宾特洛甫1938年3月11日备忘录，前引书，第273—275页。谈话要点于下午5时零5分通过电话告知柏林。

④ 哈利法克斯1938年3月11日致帕勒里特的函电，《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1卷，第13页。

⑤ 珀思的伯爵1938年3月11日致哈利法克斯的信，前引书，第20页。

建立起来，因为“有汉尼拔<sup>①</sup>把门”。英法两国不得不向德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这一抗议由于“不能接受”而被拒绝了。<sup>②</sup>

3月11日晚间，哈利法克斯勋爵把当天发生的事件加以综述转致罗斯福。他承认，德国“除了武力以外，悍然地不讲一切道理，这就表明，同他们讲道理是很困难的”；而且，他认为，进一步谈判是没有用处的，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是这样。他说，他不相信除了武力威胁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这种既成事实；而且，如果这种威胁被人不理睬，那么，那种可能要把欧洲拖入战争中去的行为，就将是必要的了。哈利法克斯最后说，“我不得不承认，英国陛下政府在为绥靖铺设的道路中，急于做出的两项努力之一已告失败；为了这项努力，我们曾要求总统推迟提出他的倡议。”<sup>③</sup> 229

3月12日，希特勒及其军队开进了奥地利。3月13日，德国政府宣布奥地利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省。当天，罗斯福打电报给英国说，他的计划已无限期地推迟，实行这一计划的时机“将不会再出现了”。<sup>④</sup>

对于英美两国在1938年1月没有采取某种联合行动的问题，各种见解分歧很大。十年后，丘吉尔谴责张伯伦拒绝了

---

① 汉尼拔（公元前247—182年）是古代迦太基的军事战略家。在针对罗马的复仇战争，即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2年）中，他利用罗马和意大利各同盟之间的矛盾，孤立和削弱罗马，伺机对罗马作最后一击。公元前211年，他率军直逼罗马城下，使罗马军队处于覆灭边缘。——译者

② 1938年3月11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87页；3月11日汉德逊致牛赖特和弗朗索瓦-庞赛致牛赖特的信，和威兹萨克1938年3月12日致德国驻各国使节，《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578—579页，第586—587页。

③ 英国大使馆1938年3月11日致国务院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30—132页。

④ 坦普尔伍德：《动乱的九年》，第273页。

美国的建议——“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和他的“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妄自尊大”，致使他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sup>①</sup> 韦尔斯则认为，赫尔由于阻挠在1937年停战纪念日召开世界会议从而铸成大错，因此他把1938年英美未能采取联合行动的责任，同样地归咎于赫尔和张伯伦。<sup>②</sup> 在慕尼黑会议后提出辞职的第一海军大臣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认为，这个计划是“很容易遭到责难的”，但是，罗斯福提出干预，“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抓住这个机会，则将可能证明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并且有可能避免即将到来的战争。”<sup>③</sup> 史学家A·L·罗斯在三十年代是坚决反对绥靖的工党候选人。他经常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同政府高级官员和朋友们一起进餐。他写道，罗斯福“需要这个会议；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投向一个溺水者的救生圈。”但是，“糊涂的张伯伦”却把它推开了。<sup>④</sup> 艾登曾经写道，虽然美国的建议“人们公认有可能失败”，但是，张伯伦及其内阁“却没有跳出罗斯福计划的本身……看到这个计划可能带来的有益后果，即便是这个计划失败了。”艾登认为，韦尔斯对于世界事务，要比任何其他美国人都看得更清楚。他赞同韦尔斯的意见，要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个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好机会。<sup>⑤</sup>

其他参与其事的人物和观察家们的见解则不是那么肯

---

① 《风云紧急》，第254—255页。

② 《七项决定》，第27—30页。

③ 《老人健忘：达夫·库珀自传》（纽约，1954），第210页。

④ 《绥靖：1933—1939年政治没落的研究》（纽约，1961），第67页。

⑤ 《面对独裁者》，第645页。

定。当时张伯伦曾征求过意见的两个人物是：曾任外交大臣、当时担任内政大臣的塞缪尔·霍尔爵士(坦普尔伍德子爵)和当时担任枢密院长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坦普尔伍德写道，他们对于美国是否愿意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深表怀疑”；“美国的孤立主义”迫使他和张伯伦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欧洲面临的直接危机中，他们将不得不“主要靠自己”。放弃他们认为能够使欧洲绥靖的行动，而希望美国最终会参加进来“收拾残局”，这将是“极其危险的”。他们对于“美国关系国际行为的说教和美国重申道义原则，已感到不耐烦了”，因此决心要“先同墨索里尼，然后同希特勒，就特定的、也许是有限的协议”进行谈判。<sup>①</sup>哈利法克斯完全同意坦普尔伍德的<sup>1</sup>意见，他最后说，张伯伦并没有断然拒绝罗斯福的倡议；他说，罗斯福对于英国的反应也并没有感到不满；再者，对罗斯福的倡议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也并不就能避免战争。<sup>②</sup>甚至兰格和格利森也认为美国的计划“非常有节制”，与赫尔的道义谴责毫无二致；对于这样的道义谴责，各国都可能表示赞同，但它却不能满足纳粹的野心。他们认为，只有美国采取支持英国的立场才能 231 改变事态，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想担负任何与此有关的政治

---

① 《动乱的九年》，第 263 页，第 268 页。

② 《成熟的日子》，第 196—197 页。哈利法克斯于 1941 年 1 月担任了驻美大使。为了支持自己的见解，他引用了战争期间同罗斯福的一次谈话，谈到英美在 1938 年 1 月间未能进行合作，是艾登决定辞职的一个起重大作用的因素。哈利法克斯说，罗斯福仅仅谈到了在慕尼黑危机高潮时，他打给张伯伦的那个有名的“一个好人”(Good man)的电报。哈利法克斯结论说，因此，艾登“比英王还要保王派”，因为罗斯福对于张伯伦 1938 年的政策并不感到生气。哈利法克斯所说的后半句话，至少部分是正确的。但同样也有可能，在战争期间，罗斯福有意把过去的分歧说得那么轻巧。

方面或军事方面的承诺”，希特勒因而完全放心，不把美国的势力放在眼里了。<sup>①</sup>

毫无疑问，美国人处理 1938 年的罗斯福—韦尔斯计划很不得当。诚然，在这关键时刻，决定性的因素是，张伯伦想独自在欧洲搞绥靖，他既不需要也不相信美国的倡议。然而，美国并没有表现出决心帮助欧洲；而当前的建议，从表面上看并没有提出什么超出英国在对德意两国实行绥靖时要做的事情。从表面上来看，人们不可能指望英国把它所充当的欧洲仲裁者这个角色交给另一个国家来担任；而这个国家，正如罗斯福在他的第一封电报中所说的，希望保持其“传统的不介入政治纠纷的政策”。

德国人在 1938 年 1 月，对于举行任何会议都不感兴趣。里宾特洛甫当时还不是外长，他极端敌视英国人。他在 1 月初去柏林时，曾向希特勒建议说，德国的成功，取决于德国要在英国之前建立一个极为强大的联盟体系——具体地说，就是罗马—柏林—东京轴心；英国人正处心积虑地要阻挠这一联盟，他们正抓紧时机要通过与美国进行调节来建立一个同样的力量。几个星期以后，威兹萨克在对与英国会谈时所涉及各个主题进行评述后，提出建议说，可以想象得到，军备限制提供了一个机会，“付出代价不高，也许甚至可以把无可奈何的事情说成是出于好心的恩赐”但是英国显然只是考虑用殖民地来换取维持政治现状。他作出结论说，“这样盘算的结果，完全有可能一无所得。”<sup>②</sup> 不错，里宾特洛甫和威兹萨克

<sup>①</sup> 《向孤立挑战》，第 31—32 页。

<sup>②</sup> 里宾特洛甫 1 月 2 日为希特勒起草的备忘录，和威兹萨克 1938 年 1 月 17 日的笔记，《德外交文编》，D 编，第 1 卷，第 168—169 页，第 182 页。

代表着在希特勒身边明争暗斗的两派；不过，希特勒决定问题，主要是自作主张。但是，希特勒在1938年1月和2月，正式地完全改变了德国在远东的政策，直接同英美利益相对抗；而且他在奥地利危机期间表现不耐烦，要想使用武力，但又没有把握不会遇到英美联合一致的反抗；从这些事实来判断，人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对于由美国这个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牵扯的国家来召开的会议，是不会感兴趣的。 232

艾登知道这一点，因此希望罗斯福修正他的声明，承认美国将不得不承担义务。也许悲剧在于张伯伦目光短浅，他没有能够利用至少当时他所有的这么一点点宝贵的机会，结成那样一种英美联盟，这就是他在1月16日的信中所描述的“压倒一切的力量，只要暗示一下可能使用这种力量，就足以使最强大的独裁者住手”。张伯伦观点的胜利，意味着艾登将不得不辞职，这同样是个悲剧。艾登直到2月20日才提出辞职。表面的原因是同意大利谈判的问题，但是，自从张伯伦和艾登对美国的倡议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刻起，两人就已无法共事了。艾登承认，事实上，甚至在1月21日发出那些调和的电报以后，要不是由于整个问题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他“当场当时”就会提出辞职了。<sup>①</sup>

如果罗斯福决心要召开一次和平会议，他本来可以在1月21日张伯伦保证英国给予支持到2月4日希特勒改组政府或者甚至到3月12日德国吞并奥地利之间这段时间内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罗斯福决定不召开会议了，这不仅表明对张伯伦开头时的断然拒绝过分敏感，而且，从罗斯福发表关

<sup>①</sup> 《面对独裁者》，第642页。

于隔离的演说的后果以及布鲁塞尔会议来看，也是由于缺乏实质性的和平方案。美国人的立场暧昧，首先表现在没有捍卫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其次，他们在斥责英国人提出要承认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的同时，又说什么承认是“世界绥靖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两个月的事态发展，进一步表明了英美关系中的混乱情况和积怨之深。

233 美国外交界对于艾登的辞职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莫法特深信，张伯伦打算“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合作”，他遗憾地说，“人们越来越认为，英国对原则和民主的兴趣是表面的，只有在影响到英国的物质利益时，这些东西才会受到支持，否则就会被弃之不顾。威尔逊大使说，他对艾登“颇有好感”，但是，“自从1936年春以来，在政治上就和他步调不一致了。”<sup>①</sup>当林赛问韦尔斯对于英国最近事态的发展有何看法时，他闪烁其词地回答说，他相信张伯伦对于和平解决政治问题所作的“现实的和有利的努力”可能证明是成功的，“为世界普遍的绥靖”和重建美国认为对持久和平是必要的国际行为准则开辟了道路。<sup>②</sup>林赛显然把这番话向他的政府作了报告。3月8日，他对韦尔斯说，哈利法克斯对于罗斯福和美国政府认为英国为了谋求政治上的绥靖所作的努力“是正确的”一节，表示满意。韦尔斯非常生气地回答说，美国人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只是说，“总统坦率地承认，与我国政府毫无

---

① 莫法特1938年2月21日致威尔逊的信，和威尔逊1938年3月7日致莫法特的信，《莫法特书信集》。

② 韦尔斯1938年2月25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740.00/299<sup>1</sup>/<sub>2</sub>。



直接关系的以及我国政府不能参与的在欧洲某些政治上的绥靖做法,显然是谋求世界和平基础不可缺少的因素。”<sup>①</sup>

4月间,英国在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拥有主权、而意大利从西班牙撤军作为交换条件的问题上,几乎和意大利取得协议,因为估计西班牙的内战已接近尾声。4月14日,哈利法克斯通过约瑟夫·P·肯尼迪(他在年初已取代已故的罗伯特·宾厄姆出任驻英大使)吁请罗斯福公开表示赞同英意协议和促成这一协议的各项原则。<sup>②</sup> 赫尔不在华盛顿,韦尔斯显然说服了罗斯福发表一个声明。对于这个声明,赫尔后来说,他只是“勉强同意”。<sup>③</sup> 英意两国4月16日达成协议后,罗斯福宣称,美国拥护谈判并“在经济方面采取绥靖措施”以解决争端,但不愿对协议的政治方面加以评论。美国确实对英意协议“持有同情的兴趣,因为它是和平谈判价值的证据”。<sup>④</sup> 234  
谣言纷纷传说,赫尔认为声明说得太过分因而生气,他将提出辞职。赫尔并没有步艾登后尘的意思。<sup>⑤</sup> 美国从未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因此它是否想要效法英国的榜样,那就更不清楚了。罗斯福的政府是四分五裂,一片混乱的。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妙的。1938年3月,当赫尔给他的好友戴维斯写信说“我们不知道西方的前途如何”的时候,

---

① 韦尔斯 1938年3月8日备忘录,《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26—130页。

② 肯尼迪 1938年4月15日致赫尔的函电,前引书,第143—145页。

③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81页。

④ 罗斯福声明全文,见韦尔斯 1938年4月19日致肯尼迪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47—148页。

⑤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12页。

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事态的发展更加不妙了。<sup>①</sup>

德国吞并奥地利,激怒了美国人,这种粗暴的外交行动也许比事态的本身还要严重。报纸谴责纳粹接管奥地利,甚至孤立主义的参议员博拉也为奥地利丧失独立而叹惜,尽管他坚持认为,这对美国来说“丝毫无关紧要”。<sup>②</sup> 助理国务卿梅塞史密斯写信给威利说,“语言不足以向你表达我的心情……以及我对我们的奥地利朋友是多么的同情。”即便是惯于钦佩“行动的效率的”威尔逊大使也承认,从道义上讲,人们不得不以“谴责的态度”来判断这种行动,并且“对它的残暴性表示遗憾”。<sup>③</sup> 3月14日,当狄克霍夫大使前往国务院通知美国官员们说,德国已正式控制奥地利的机构时,赫尔和韦尔斯先后接待他都是冷冰冰的,一言不发。狄克霍夫又紧张不安地说到什么德国的“伟大而美妙的日子”,遇到的仍然是沉默。十五年来,韦尔斯非常了解狄克霍夫,而且也很喜欢他。然而,出于韦尔斯的意料之外,他突然“慷慨”陈词,指责大家竟不相信德国的诚意。<sup>④</sup>

235 狄克霍夫大光其火是不寻常的。他是一位精明的外交

---

① 赫尔 1938 年 3 月 4 日致戴维斯的信,《戴维斯书信集》,第 27 箱。

② 博拉的话,引自阿诺德·J·汤因比和 R·G·D·拉芬合编:《1938 年国际事务概览》,三卷本(伦敦,1941—1953 年),第 1 卷,第 594 页;(汤因比编第 1 卷,拉芬编第 2 卷和第 3 卷);另见 1938 年 3 月 29 日的《纽约时报》。

③ 梅塞史密斯 1938 年 3 月 16 日致威利的信,《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451—453 页;1938 年 3 月 12 日日记,威尔逊:《职业外交家》,第 63 页。

④ 韦尔斯 1938 年 3 月 14 日备忘录,《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442 页。

家,在1922年至1926年担任驻华盛顿大使馆参赞期间,他和美国的外交官们非常熟悉。1930年至1937年他在德国外交部担任各项职务——包括政治司司长以及最近担任的代理国务秘书——期间,他曾是一名美国问题的专家。显然,他在1937年5月召回路德的安排上起过作用,以便他能够取而代之,以期改善德国同美国的关系。<sup>①</sup>正如前面所述,多德大使很喜欢他,并且与他相处很融洽。狄克霍夫对希特勒政权一贯奴性十足,因而多德的女儿玛萨很不喜欢他,但她在1939年也描写说,狄克霍夫“不喜欢纳粹的胡作非为”,“从来不会发火”,“有教养,多少有点拘束。”<sup>②</sup>

1938年春,狄克霍夫头脑中的最主要的思想,显然是他一直认为,事态正在导致一场德国在其中将要与英美两国的联合力量相对垒的战争。在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时,他就曾警告说,只有在英国没有受到威胁时,美国的孤立才会保持下去。一旦世界冲突开始,美国就会把它的砝码放在天平上英国的一边。1937年12月间,狄克霍夫对布鲁塞尔会议的失败作了恰如其分的估价;但是,他相信,如果英国更多地表示愿意对日本采取行动,“美国也许就会改变初衷”。美国人不会“在中国问题上为英国火中取栗”,但是,如果他们一旦“从睡梦中觉醒……对于他们来说,从孤立主义转向干涉主义,改变的步伐不算是太大的。”几个星期以后,他又提出警告说,美国的舆论是十分反德的,“仅仅二十年前,美国国内对于德国

---

① 1937年12月23日司法部记录,国务院国家档案,711.62/133。

② M·多德:《使馆见闻》,第252—253页。1938年11月他被召回国后,在1938年至1943年间担任特别任务的大使,1943—1945年任驻西班牙大使。

持否定态度的舆论的发展，曾经给我们带来重大的灾难。”<sup>①</sup>

236 狄克霍夫把他的“运动”带进了新的一年。他继续对德美关系走下坡路的情况提出报告——这时，他开始搜集有决定意义的论据，反对德国人同美国的亲纳粹派合作——他警告说，试图把德美两国捏合在一起，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没有希望的”。2月间，他再次提到英美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他说，1917年美国不属于任何同盟，然而它却参加了协约国。尽管当前美国普遍反对在海外卷入，但是，“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它就会排除万难，选择最适当的时机，再次把这个国家推入战争，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地迅速，也许甚至还要迅速。”<sup>②</sup>

狄克霍夫在报告中谈到他在德国吞并奥地利时与赫尔和韦尔斯会见的困难情形时写道，赫尔态度“冷淡”，韦尔斯说话“非常刻薄”。他说，国务院从伦敦方面得到暗示，而且重复“他的主子的腔调”。<sup>③</sup>一个星期以后，他又提到美国报纸中关于“普鲁士狼在奥地利羊群中大肆暴虐”、“令人舒适的”维也纳在德国士兵的践踏和冲锋队员的挞伐下已告死亡等“异想天开的”报道。他对他的朋友威兹萨克说，“我也许变得使人讨厌了”——威兹萨克在边上批了一句“肯定不会”——但是，“我们再也不能指望美国保持孤立了，而且，……一旦发生世

---

① 狄克霍夫 1937 年 12 月 7 日致外交部的信，和狄克霍夫 1937 年 12 月 20 日致威兹萨克的信，《德外交文编》，D 编，第 1 卷，第 653—656 页，第 658—661 页。

② 狄克霍夫 1938 年 1 月 7 日和 2 月 9 日致外交部的信，前引书，第 664—667 页，第 689—690 页。

③ 狄克霍夫 1938 年 3 月 15 日致外交部的信，前引书，第 594—595 页。

界冲突，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正视美国站在英国一边。”在同一天的另一封长信（威兹萨克把这封信在外交军事部门的高级官员中传阅，包括帝国总理府在内，显然这封信也念给希特勒听了）中，以及3月30日的又一封长信中，狄克霍夫都坚持说，美国在适当时刻，为了英国的利益而进行干涉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中立法案将根据形势的需要加以修改或撤销。<sup>①</sup>

狄克霍夫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关于美国必然会反对德国、进行干涉的看法；而且，在他以后三年的外交函件中和在1941年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一直坚持这一观点。他在1941年的这些文章中，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使用了比较恶毒的反美、尤其是反对罗斯福的语言。<sup>②</sup> 1938年春，威兹萨克鼓励狄克霍夫坚持下去：“你提出的，我们不应对美国在一旦发生世界性冲突时所持的立场抱任何幻想的警告，从任何意义上讲，都

---

① 狄克霍夫 1938年3月22日致威兹萨克和3月22日和3月30日致外交部的信，前引书，第697—698页，第694—695页，第699—701页。

② 事例见 1939年4月25日狄克霍夫笔记，《德外交文编》，D编，第6卷，第331页；狄克霍夫 1940年7月7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10卷，第359页；狄克霍夫 1941年3月10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12卷，第258页。1941年，狄克霍夫以“西尔瓦努斯”的笔名为《外交政策月刊》写了一系列尖刻的讽刺文章，这些文章汇集成《论罗斯福战争之前的历史》一书（柏林，1943年）。关于这本书，另见康普顿：《卅字和鹰》，第49—51页，和曼弗雷德·乔纳斯：“寡廉鲜耻的预言家：狄克霍夫从华盛顿提出的报告”，载于《中美洲》，第47期（1965年7月），第232—233页。狄克霍夫私下里也以“纳粹分子”面目出现，如1941年他起草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通过外交部散发。备忘录中列出了据说曾敦促罗斯福参战的犹太人的名单。1941年10月9日狄克霍夫报告，德国外交部缩微档案，K843/E193839—E193841。但是，在这份报告中，正如以“西尔瓦努斯”的笔名发表的文章一样，狄克霍夫的动机之一，无疑地是告诫不要激怒美国，以免促使美国介入战争。

是有价值的。如果你一再指出这一点,都将是有益无害的。”<sup>①</sup>里宾特洛甫建议在美国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解释德国的立场。但是,狄克霍夫也许是由于认识到他的这位姻兄弟(brother-in-law)以及其他纳粹分子将要采取笨拙手段,因而使这一建议推延下去(结果是无限期地推延下去),理由是时机尚未成熟,尤其是在大选之年。<sup>②</sup>希特勒对美国一无兴趣,但在向墨索里尼频送秋波和对捷克斯洛伐克念念不忘方面,当然是很感兴趣。

实际上,希特勒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对于德国所采取的行动,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除了提出一些遭到拒绝的形式上的抗议外,都没有进行什么斗争。3月14日,张伯伦在议会中谈到德国进攻奥地利的问题时相当严厉。但是,他又说,“除非我们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的其他国家已经准备使用武力加以制止”,否则,就没有什么办法。<sup>③</sup>十天后,张伯伦公开宣称,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也许会使除了一些理所当然地要加强其防御的国家以外的国家——法国和苏联——牵涉进来。但是,他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关于考虑履行法苏条约的方式的  
238 建议。他坚持认为,这种举动只会使结成排他性国家集团的倾向有增无已,从而进一步威胁和平。<sup>④</sup>

---

① 威兹萨克 1938 年 4 月 30 日致狄克霍夫的信,《德外交文编》,D 编,第 1 卷,第 705—706 页。

② 里宾特洛甫 1938 年 3 月 29 日致狄克霍夫的信,和狄克霍夫 1938 年 4 月 14 日致里宾特洛甫的信,前引书,第 698—699 页,第 703—704 页。

③ 张伯伦 1938 年 3 月 14 日声明全文,见《英外交文编》,第 3 编,第 1 卷,第 44—48 页。

④ 张伯伦关于苏联建议的谈话全文,见刘易斯编:《1938 年文献集》,第 1 卷,第 47—48 页。

美国的外交官们对于德国的对外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并不是没有察觉。1938年2月，梅塞史密斯对罗斯福和赫尔说，相信有人能够同希特勒达成一项持久的协议，那“完全是枉费心机”；德国将夺取奥地利，不出四、五个月，又将夺取捷克斯洛伐克。西方国家不会进行什么抵抗。梅塞史密斯不安地作出结论说，“最后，我们将在南美遇到麻烦”，德国在那里有“具体的目标”。<sup>①</sup>3月11日，肯尼迪大使从伦敦向罗斯福申述己见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虚张声势；但是，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干得如此得心应手，“除非有人对他们的虚张声势加以严厉的指责，否则他们是决不会罢手的。”他接着又说，美国此刻不可能有所作为；只是在张伯伦“提出了必要的政治上的主张”之后，罗斯福才能做出“完全以经济为基础”的世界性的姿态。<sup>②</sup>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美国人很生气。但是，正如梅塞史密斯3月16日对威利所说的，罗斯福和赫尔都已表明，“不管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政策都不会改变。”<sup>③</sup>第二天，赫尔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又重申了这一政策，声称，尽管美国需要武装自己，以对付国际上横行霸道的不法行为，但美国无意“维持世界秩序”。<sup>④</sup>肯尼迪3月18日在伦敦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公开讲话，讲话内容大致相同。如果不是从这位大使

---

① 梅塞史密斯 1938 年 2 月 18 日致赫尔的信，《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17—24 页。

② 肯尼迪 1938 年 3 月 11 日致罗斯福的信，《赫尔书信集》，第 42 箱。肯尼迪于 3 月 14 日把该信副本送致赫尔。

③ 梅塞史密斯 1938 年 3 月 16 日致威利的信，《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451—453 页。

④ 《和平与战争》，第 407—419 页。

的讲话原文中删掉下面这句话，他就会走的更远。这句话就是：甚至一旦大战爆发，美国也不会提供援助。<sup>①</sup>

239 德国吞并奥地利，使美德关系恶化了。美国关闭了驻维也纳的大使馆，设立了一个总领事馆，并且说，德国政府必须承担奥地利欠美国政府和商人的 2500 万美元的以债券作保证的债务。<sup>②</sup>4 月，罗斯福指示财政部长摩根索，把奥地利从根据互惠贸易协定法享有最惠国特权和关税减让的国家名单中勾掉，三十天内生效。<sup>③</sup>德国人正如早先对待自己的债务一样，坚持说，由于贸易逆差，他们没有能力偿还奥地利的债务，并对失去最惠国特权一节提出抗议。罗斯福拒绝收回成命——美国事实上承认奥地利并入德国。德国拒绝承担奥地利的债务，只是提出了一个国务院认为是不令人满意的安排，即，把奥地利以美元支付的债券，兑换 4.5% 以德国马克支付的德国债券。<sup>④</sup>

另一个在罗斯福政府最高领导层中产生争论并在美德两国议论颇多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把氦气卖给德国政府。这个问题发生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1937 年 5 月，罗斯福曾要求他的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商业部长和内政部长

---

① 肯尼迪 1938 年 3 月 10 日致赫尔的信，和赫尔 1938 年 3 月 14 日致肯尼迪的信，《罗斯福文献集》，官方档案 3060，约瑟夫·P·肯尼迪。肯尼迪讲话全文，见 1938 年 3 月 18 日《纽约时报》。

② 赫尔 1938 年 4 月 5 日致威尔逊的两封电报，《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473 页，第 483—484 页。

③ 1938 年 4 月 7 日《纽约时报》。德国大使馆 1938 年 4 月 14 日致国务院的信，和国务院 1938 年 4 月 29 日致德国大使馆的信，《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502—505 页。

④ 赫尔 1938 年 11 月 23 日致吉尔伯特，《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2 卷，第 497—499 页。



制订一个关于销售和出口氦气的政策。他们作为一个委员会,提出意见说,因为政府实际上垄断了氦气(拥有全部重要的储备,只有一家私营生产者——路易斯维尔的格德勒公司,该公司也愿意把它的产业卖给政府),因此把氦气卖给各国作科学、医疗、试验和商业用途,从道义和军事两个方面来说,都是恰当的。国会于1937年9月1日通过了“氦气法”。该法准许凭执照把氦气出售给外国,只要氦气不具有军事意义,并经全国军需品管制委员会(由国务卿、财政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商业部长组成)和内政部长批准。有关发给执照和出口事宜的规定,由全国军需品管制委员会制订;而销售权则归内政部。<sup>①</sup>

德国政府需要氦气制造齐伯林飞艇。1937年5月“兴登堡号”飞艇在新泽西州莱克斯特发生可怕的爆炸后,德国人即已停止制造用高度易燃的氢气充气的齐伯林飞艇。但是,美国国会通过氦气法时,德国齐伯林公司通过它的代理商“美国齐伯林公司”订购了1,790万立方英尺氦气。赫尔和全国军需品管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于11月23日通过代表投票,批准了这批订货。于是,德国人便派运气船到休斯敦装载氦气。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其他七名议员公开提出反对,迫使此事拖延下来。但是,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专家们作证说,比空气还轻的飞艇用于军事目的是不可思议的,一场纷争才告平息。国务院因于1938年1月31日

---

<sup>①</sup> 罗斯福1937年5月25日致利斯特·希尔的信,和编者注,《罗书话汇编》,第6卷,第223—227页。

发给执照，准予向德国输出第一批 260 万立方英尺的氦气。<sup>①</sup>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这过程中不愿表示默认。虽然他原来是同意出售氦气的，但是到了 1938 年 2 月，他对德国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他发表了诋毁第三帝国政治的言论，使得国务院和德国政府一时慌了手脚。他拒绝在出售氦气的合同上签字；并在 3 月初，未经同其他内阁成员磋商，即说服罗斯福支持对氦气法提出三项修正案。新的规定要求采购国保证不得把氦气用于军事用途，按照美国内政部、海军部和陆军部三部部长规定的金额提交本国的保证债券（伊克斯要求德国人交付五倍于买价的债券，而其他的官员只要求德国人提交与买价相等的债券），并且准许美国的代表检查将要使用氦气的飞艇。这一事态发展使赫尔感到很不安，他对罗斯福说，<sup>241</sup> 以外交政策为理由来反对出售氦气是没有道理的；拒绝出售氦气，可能会“激怒”德国，并使美国同德国的关系产生“无法保证的结局”。<sup>②</sup> 在国务卿的请求下，全国军需品管制委员会的执行秘书约瑟夫·C·格林为罗斯福起草了一个很长的备忘录，内称，拒绝向德国出售氦气，是与政府自由的贸易政策相抵触的。<sup>③</sup> 此外，国务院武器弹药管制局在两份报告中也说，象内政部长那样对出售氦气提出此种条件来表示对德国的不信任是不“得体的”；他显然试图运用他自己的权力来

---

① 赫尔 1938 年 3 月 21 日致罗斯福的信，《赫尔书信集》，第 42 箱；格林 1938 年 4 月 1 日为罗斯福起草的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811.659 氦/98。（约瑟夫·C·格林是全国军需品管制委员会的执行秘书。）

② 赫尔 1938 年 3 月 21 日致罗斯福的信，《赫尔书信集》，第 42 箱。

③ 格林 1938 年 4 月 1 日为罗斯福起草的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811.659 氦/98 1/6。

实施国会授权六位内阁官员执行的这个法律中的一项规定。<sup>①</sup>

伊克斯并不表示让步。只要对于氦气的军事价值存在疑问——海军正在用新的拨款建造一艘齐伯林飞艇——他就认为,他不能按照法律把氦气出售。他在日记中写的更明确:德国“残忍而蛮横地入侵奥地利”使他怀疑“以任何借口”向德国出售氦气是正当的。与此同时,在3月18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叫伊克斯推迟决定,尽管赫尔反对说,美国从道义上讲是负有责任的。<sup>②</sup>这正中这位内政部长的下怀,他到这时一直认为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有点古怪”。<sup>③</sup>

在此后的一个月里,要求伊克斯高抬贵手的呼声高涨。英国杂志《飞机》说,伊克斯的行为是“对人道的犯罪”和“政治上愚蠢”。<sup>④</sup>威尔逊大使警告说,德国的“深刻不满”将使美国保卫其在德国的利益所作的努力落空。<sup>⑤</sup>德国政府保证说,它决不把氦气用于军事用途。<sup>⑥</sup>伊克斯没有让步。罗斯福也不打算改变伊克斯的想法。4月底,总统要他“采取拖延政策”;两天后,他又颇意味地对司法部长卡明斯说,“霍默,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有一天我要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

242

---

① 普赖斯和格林 1938年4月8日和4月14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811.659氦/98 <sup>2</sup>/<sub>6</sub>, 811.659氦/98 <sup>4</sup>/<sub>6</sub>。

② 1938年3月19日日记,伊克斯:《日记》,第2卷,第344页。

③ 1938年3月25日日记,前引书,第346页。

④ 1938年4月6日。

⑤ 威尔逊 1938年4月13日致韦尔斯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57—458页。

⑥ 韦尔斯 1938年4月14日备忘录,国务院国家档案,611.6331/164。

下,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下这个法律问题。”<sup>①</sup>

到了5月,德国和美国国务院的许多官员都不耐烦了。威尔逊从柏林报告说,戈林曾“满怀感情和坦率地”对他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坚持要在这么个区区小事上面挑起德国人的“仇恨”。这位大使以个人的名义致函罗斯福,强调他与戈林谈话的“严重性”,戈林现在已把美国列为“德国的敌人之一”。<sup>②</sup> 国务院搬出它的全部论据要说服罗斯福相信,伊克斯的立场,无论从道义上或法律上来讲都是站不住脚的。法律顾问格林·H·哈克沃思仔细地研究了对两国有约束力的法律和条约,得出结论说,这些法律和条约并不妨碍美国向德国出售氦气。<sup>③</sup> 陆军部长哈里·伍德林也向赫尔——赫尔又向罗斯福报告——证实说,陆军部可以肯定,出售氦气并不构成对国家安全的任何威胁。<sup>④</sup> 作为最后的一着,德国齐伯林飞艇年迈的设计师雨果·埃克纳艇长专程访问美国,向罗斯福陈述己见。<sup>⑤</sup> 政府中唯一支持伊克斯的人是梅塞史密斯。他这时在国务院内散发了一封信,内称,埃克纳其人“极为老实和勇敢”;大约一年前曾对他说过,他可能再也无法表达他的真正的想法了。更为重要的是,梅塞史密斯又说,齐伯林飞艇在

---

① 1938年4月21日和4月23日日记,伊克斯:《日记》,第2卷,第372—373页,第377页。

② 威尔逊1938年4月29日致赫尔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59—460页;威尔逊1938年5月2日致罗斯福的信,威尔逊:《职业外交家》,第29—31页。另见里宾特洛甫1938年4月29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704—705页。

③ 哈克沃思1938年5月2日备忘录,《赫尔书信集》,第42箱。

④ 伍德林1938年5月6日致赫尔的信,和赫尔1938年5月9日致罗斯福的信,《罗斯福书信集》,《罗书话汇编》,德国。

⑤ 1938年5月9—12日《纽约时报》。

商业上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对美国来说,却是要冒“一定的军事风险”。况且,德国不把氦气用于军事用途的诺言是一钱不值的。<sup>①</sup>

罗斯福似乎很想了结这个难题,与其说是出于愿望,不如说是由于难堪的处境——决定向德国出售氦气。在5月11日召开的一次有伊克斯、副司法部长罗伯特·H·杰克逊、陆军参谋长马林·克雷格和海军作战部长威廉·D·莱希海军上将参加的重要会议上,正如伊克斯所说的,罗斯福说得“头头是道”:氦气没有军事意义,应予出售。克雷格和莱希支持这一观点。伊克斯仍然不愿让步——即便是希特勒作出和平使用的保证也不行,他说,他不相信希特勒的话。但是,提出决定性的、合乎法律的意见的是杰克逊。他说,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权力,伊克斯否定的一票就足以使全国军需品管制委员会发出的任何许可证无效。“在这一点上,总统认输了”,伊克斯记述道,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当即宣布,由于全国军需品管制委员会未能达成一致的决议,因此氦气不得出售。”<sup>②</sup>罗斯福接见埃克纳和狄克霍夫时非常友好,但坚持说,这是由于法律的约束。<sup>③</sup>

国务院的官员们怒不可遏。威尔逊大使对于这个决定表示遗憾,他警告说,它将对美国同“失望和不满”的德国的关系

---

① 梅塞史密斯 1938年5月9日致赫尔、韦尔斯、穆尔、邓恩和莫法特的信,《梅塞史密斯书信集》,第1箱。

② 1938年5月12日日记,伊克斯:《日记》,第2卷,第391—393页;1938年5月11日厄尔利新闻发布会上的声明,国务院国家档案,811.659 氦/133。

③ 狄克霍夫 1938年5月21日致外交部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706—707页。

的许多方面产生“严重的反响”。他对国务院说,此后不要再让他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任何方便。<sup>①</sup>在5月14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赫尔——伊克斯写道:“他的声音紧张,双手颤抖”,——把支持出售氦气的全部文件重新宣读了一遍。罗斯福当时说,他作为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将对出售氦气问题负全部的责任。这就给了伊克斯一个体面的下台阶。那个“一毛不拔的”内政部长胜利了,尽管每个内阁成员在出售氦气问题上,不是支持就是默认,其中也包括1936年曾在向德国货征收反倾销税的问题上与国务院作过一场斗争的摩根索在内。这个案子了结了。<sup>②</sup>

244 至少有一个历史学家——乔基姆·雷马克谴责了伊克斯在这场“愚蠢而又不体面的事件中”的行为。<sup>③</sup>伊克斯确实知道,他的逻辑不是出自他的头脑,而是出自他的内心,氦气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等于零。而且他“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他知道他已利用德国“入侵奥地利”来作为“巧妙的借口”,反对把氦气卖给德国。<sup>④</sup>但是,批评伊克斯的所作所为,并象下文中雷马克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的扩张计划还没有实现”,也许就有点文不对题了:只要希特勒的胃口不能满足,就没有理由给他任何东西。只要对于氦气的军事重要性还存在着丝毫

---

① 威尔逊 1938年5月12日致韦尔斯的信,威尔逊:《职业外交家》,第31—32页;另见威尔逊 1938年5月14日致赫尔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60—461页。

② 1938年5月15日日记,伊克斯:《日记》,第2卷,第396—399页。

③ “德国与美国”,第236页。

④ 1938年7月23日日记,伊克斯:《日记》,第2卷,第428页。奇怪的是,伊克斯 1938年6月在伦敦时,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两人都对他说,他们同意他的决定。1938年6月26日日记,前引书,第406页。

的争论,伊克斯的行动,从法律的含义上讲,就是对德国的不道德行为的真正的道义上的回击。如果说,德国“入侵奥地利”还没有为这位内政部长提供足够的论据,那么,以后几个月的事态发展肯定会给他提供充足的论据。

## 第九章 走向慕尼黑和战争

245

1938年从春季到秋季，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日益发展的危机耗尽了欧洲人的精力。美国驻国外的外交官们似乎最担心的是英法会反对希特勒的要求，从而促使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德国的渴望持同情态度的威尔逊大使，对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抵抗的“英勇激情”表示有限的赞赏，对于这种激情是否明智则表示怀疑，如果它危害和平的话。正如他对同他一样持怀疑态度的在柏林的同事尼维尔·汉德逊所说的那样，他怀疑捷克人在指望法国、苏联最后还有英国的支持，从而打算同德国摊牌而不愿等待谈判。<sup>①</sup>一度曾是苏联的支持者，但在莫斯科度过了幻灭的三年后，现在对苏联进行激烈批评的布立特大使认为，挫败苏联计划的最好方法莫过于鼓励法国同德国之间进行和解。<sup>②</sup>5月间，当他询问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是否要打仗时，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厉声说“用什么打？”，他似乎放心了。<sup>③</sup>肯尼迪大使认为，如果

---

① 威尔逊 1938年4月28日致赫尔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490页；汉德逊 1938年5月13日致哈利法克斯的信，《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1卷，第290—291页。

② 威廉·W·考夫曼：“两位美国大使：布立特和肯尼迪”，载于克雷格和吉尔伯特合编：《外交家们》，第656—657页；比阿特丽斯·法恩斯沃思：《威廉·C·布立特与苏联》，（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和伦敦，1967），第158—159页。

③ 1938年5月9日布立特致赫尔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493—494页。



能避免战争,付出任何代价几乎都不算太高;最重要的是,如果战争来临,美国必须置身事外。8月间,他忧心忡忡地对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说,如果希特勒拿下捷克斯洛伐克,“那就太糟糕了”;如果法国介入,英国势必也要介入,美国也许很快会跟着介入。也许,如果允许德国控制东南欧,那末,经济的发展将使德国在政治上动弹不了,或者使它平静下来。<sup>①</sup>肯尼迪毫不羞耻地主张让德国在经济方面进行扩张并要英、德的关系密切起来;他还想公开说,“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为了拯救捷克人而打仗”——国务院从9月份的一次讲演中摘下这句话——凡此种种都是他的华盛顿的上级所无法忍受的。罗斯福对摩根索肯定地说,需对肯尼迪“进行严厉的训斥”。<sup>②</sup>但是,美国对欧洲事态发展的态度,以及一旦出现危机或爆发战争时美国可能采取的立场,从最好方面来说,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从最坏方面来说,它站到了领导失误的绥靖政策的一边了。

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威尔伯·J·卡尔就是一例,他同其他任何一位外交官一样,对于美国的意图不甚了了。尽管他从1892年以来就一直在国务院工作,但他几乎一直陷于行政管理 and 人事工作之中,从未在国外服务过,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语言和政治一无所知。<sup>③</sup>罗斯福1937年夏任命卡尔(个

① 1938年9月2日哈利法克斯致林赛的信,《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2卷,第212—213页。另见考夫曼:“两位大使”,载于克雷格和吉尔伯特合编:《外交家们》,第658—659页。

② 摩根索日记,引自布卢姆:《摩根索日记》,第518页。

③ 凯瑟琳·克兰:《从事国务的卡尔先生:在国务院工作四十七年》(纽约,1960),第329页。

中理由只有罗斯福自己才最清楚)时,卡尔已六十七岁,对于自己被挑选完全感到意外,因为他已打算在这年秋天退休。<sup>①</sup>他自身的条件有限,而他的消息又不灵通。1938年3月底,他极力想从国务院的一位访问布拉格的官员那里弄清楚美国的政策究竟是什么。他只听说国内意见有分歧:国务院中有一些人对德国的野心抱敌视态度;另外一些人则深信,张伯伦走的道路是正确的,美国应该步他的后尘。卡尔倾向于认为,只有“民主国家结成一个牢固的阵线”才能遏制希特勒。他同意美国驻英国的公使简·马萨里克最近说过的一句带刺的话:张伯伦“还须发现捷克斯洛伐克原来是一个国家,而不是瘟疫。”4月间,卡尔起草了一份电报,表明他那凄凉的观点和可怕的警告。但是,他的助手坚持说,这个电报只会使国务院感到吃惊,因此劝他把调子放低。卡尔在这个月的月底写给赫尔的信中正确地推测说,希特勒同3月底曾访问柏林的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纳粹头目康拉德·汉莱因之间已达成协议,要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无理的要求,以便为德国最后干预制造借口。<sup>②</sup>

4月24日,汉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提出八点要求,其中包括给予苏台德的日耳曼人许许多多自治权,捷克政府若是完

---

<sup>①</sup> 卡尔1937年7月9日致文顿·蔡平的信,《威尔伯·J·卡尔书信集》,第14箱,手稿部,国会图书馆。蔡平是驻布拉格大使馆的二等秘书。

<sup>②</sup> 克兰,《从事国务的卡尔》,第338—343页。根据汉莱因归纳起来的说法,希特勒3月28日同意他和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必须不断提出许多要求,以致我们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未签署的报告(无日期),《德外交文编》,D编,第2卷,第107—108页。这份报告出自国务秘书威兹萨克档案。

全接受它就得损害自己的政治主权和军事防务。<sup>①</sup>英国人明白这一点,但仍极力主张谈判;与此同时,4月28至29日,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在伦敦同达拉第和他的外长乔治·庞纳进行会商。

在最初几次有关军事问题的会谈中,张伯伦强调,一旦发生战争,英国由于承担的义务太广泛,因而需要集中力量于防空方面,并强调说,“不再有把握指望能够从美国那里购买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购得的那么多的军火”这个事实就意味着,英国对加强欧洲大陆的兵力将不能作出什么贡献。海军会谈此时也不可能举行,因为这将得罪墨索里尼或希特勒。达拉第提出不同意见说,他毫不怀疑,只要英、法两国军队协作,就能够抵抗侵略。不仅如此,在美国购买军需品,包括飞机在内,最近已经证明比预料的要容易得多,因此,他建议立即同 248 美国工业界接触,列出一旦战争爆发时英、法两国所需要的物资的范围。谈到政治问题,张伯伦坚持说,英法必须运用他们的全部影响,促使捷克政府“尽最大努力”去同捷克国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达成协议,虽然有时也要告诉这些日耳曼人,他们不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把他们所希冀的解决方法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达拉第争辩说,从卡尔斯巴德的讲话来判断,他认为汉莱因所追求的不是让步,而是要摧毁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贝奈斯政府已经向捷克国内的少数民族作了巨大的让步,因此没有必要再向它施加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捷克政府同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之

---

<sup>①</sup> 汉莱因的八点要求,见《德外交文编》,D编,第2卷,第242页。另见安德鲁·罗思坦:《慕尼黑阴谋》(伦敦,1958),第55—56页。

间的争端,而是“德国的政策随时要见诸行动,其目的是要撕毁条约,破坏欧洲的均衡。”占领莱茵兰和德奥合并本应受到反对。现在已不得不尽一切努力通过谈判以求得问题的解决,但是,如果已做了足够的让步仍然不能使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得到满足,那么,为了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英法必须首先表明自己的意图。

张伯伦没有同意。要提出一个以“英法两国的兵力以及可能从外界兵力取得的援助联合起来”作为基础的坚定声明,就是“美国人玩纸牌时所谓的吓唬人”。他说,反对战争与要搞战争的比例是100比1,但是即便如此,英法两国仍然必须审慎地考虑它们的立场。“看到德国一次又一次地得手,统治自由各国的人民,使他怒火中烧,”但是“感情用事是危险的。”他的“冷静判断”告诉他,要采取达拉第的观点还不到时候。

哈利法克斯同样反对庞纳的意见。张伯伦在哈利法克斯的支持下,占了上风。最后,这些外交家们决定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最大的压力,要它作出让步。他们还要把他们所作的努力通知德国人,询问他们认为公平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并且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凭籍武力,他们“必须认识到会有什么危险”。一旦发生战争,法国仍然受到条约的约束,要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而且英国也没有说过他们不会参加进来。<sup>①</sup>哈利法克斯当即通知德国大使馆参赞和代办西奥多·科尔特说,英国不会进一步承担义务或责任,正如科尔特的报告所说,“如果

<sup>①</sup> 1938年4月28—29日英、法会谈记录,《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1卷,第198—233页。

三个亲缘国家德国、英国和美国能够联合起来为和平而共同工作，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德国和英国似乎是“倡导者，他们的任务是鼓励别人”。<sup>①</sup>

张伯伦显然是想提出倡议，要找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之间争端的办法。他还决心要做到不致出现英国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不得不开仗的局面。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英国进行了一些外交试探，汉莱因于5月12—14日访问了伦敦。肯尼迪报告说，汉莱因在伦敦给人的印象很好。<sup>②</sup>在柏林，威兹萨克对威尔逊大使说，捷克人正在试图挑起危机，以便阻止他们的国家“真正的化学分解过程”。而布立特则报告说，他通过同庞纳的会谈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发生战争，如果法国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所承担的义务，它就是葬送了自己的青春。<sup>③</sup>

在谈判和不安之中，危机爆发了。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于5月19日中断了同捷克政府的谈判。关于德国军队调动的报道，被错误地认为是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征兆。5月20

---

① 科尔特 1938 年 4 月 29 日致外交部的报告，《德外交文编》，D 编，第 2 卷，第 246—247 页；另见科尔特 1938 年 4 月 30 日致外交部的报告，前引书，第 248—249 页，和哈利法克斯 1938 年 4 月 29 日致汉德逊的信，《英外交文编》，第 3 辑，第 1 卷，第 235 页。

② 肯尼迪 1938 年 5 月 14 日致赫尔的信，《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498—499 页；另见 1938 年 5 月 16 日范西塔特照会，《英外交文编》，第 3 编，第 1 卷，第 630—633 页。

③ 威兹萨克 1938 年 5 月 14 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 编，第 2 卷，第 780 页；布立特 1938 年 5 月 16 日致赫尔的信，《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501—502 页。

日晚,布拉格政府进行了部分动员。<sup>①</sup>布立特感到惊慌,他认为捷克人宁可进行全面战争,也不愿给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以自治。他还担心,法国因为名誉攸关,将会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义务。他极力主张,如果一场冲突迫在眉睫,罗斯福应该说服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在海牙举行会谈,美国可派一名代表列席。布立特深信,战争将导致“在尸骸狼藉的战场上建立起亚洲式的专制主义”,因此他认为,与会各国要达成协议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捷克人必须接受公民投票;如果他们拒绝,法国将解除自己的军事义务,因而也就不会发生战争。谈到将来有人会指责说美国出卖了一个小国,这位大使又向总统献策说,“我会毫不迟疑地把那块砖头顶在自己头上,我认为你也不会迟疑的,如果您能够因此而使欧洲避免一场全面战争的话。”<sup>②</sup>与此同时,驻德国的威尔逊大使也要求国务院应指示他和卡尔同柏林政府和布拉格政府接触,敦促他们和平地解决争端。<sup>③</sup>华盛顿的官员们没有什么表示。他们对布立特的建议不予理睬。而且,赫尔对威尔逊说,他不主张同时进行接触。<sup>④</sup>

德国人没有下令进攻,几天后危机消除了。但是,法国人在要求捷克人克制的同时,不得不向他们再保证一旦遭到进攻时将履行对他们的保证。英国人在向德国人提出警告时也

---

① 格哈特·L·温伯格:“1938年的5月危机”,载于《现代史杂志》,第29期(1957年9月),第214页,第217页。

② 布立特1938年5月22日致赫尔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509—512页。

③ 威尔逊1938年5月21日致赫尔的信,前引书,第506—507页。

④ 赫尔1938年5月23日致威尔逊的信,前引书,第515页。

不得不使用严厉的词句说，“英王陛下政府将不能保证，他们不会被形势所迫也被卷入。”<sup>①</sup>希特勒被激怒了，也许因为表面上看来是联合阵线迫使德国向后退却的。5月20日，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起草的军事指令说，如果没有适时的借口，他不打算“在最近的将来”以武力粉碎捷克斯洛伐克。<sup>②</sup>现在希特勒重新审查了他的军事计划，并于5月30日作出结论说，政治领导必须制造可以挑起冲突的局面，因为“在不久的将来用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不可更改的决定”。<sup>③</sup>

美国的外交官们在5月危机期间，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在危机结束时，赫尔才象征性地宣称，他的政府密切地注视着欧洲的事态发展，并且认为凯洛格公约具有约束力。<sup>④</sup>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美国驻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极力主张和平。6月间，威尔逊对里宾特洛甫说，美国毫无节制的反德宣传实际上帮了倒忙，他将“尽其一切努力”使美国置身于欧洲的任何冲突之外。威尔逊8月初在布拉格拜访卡尔时，曾对贝奈斯总统说，纳粹分子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他不

---

① 菲普斯 1938年5月22日致哈利法克斯，和哈利法克斯 1938年5月20日致汉德逊，《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1卷，第340页，第331—332页；威兹萨克 1938年5月22日笔记，《德外交文编》，D编，第2卷，第319—320页。另见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演员》，第388—389页，和温伯格：“5月的危机”，载于《现代史杂志》，第221—222页。

② 凯特尔 1938年5月20日致希特勒的信（内附经过修改的“绿色”行动计划草案），《德外交文编》，D编，第2卷，第299—303页。

③ 希特勒 1938年5月20日致三军总司令的信，前引书，第357—362页。另见 1938年6月18日《总战略指令》，前引书，第473—474页，和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134—135页。

④ 赫尔 1938年5月28日对新闻记者发表的声明，《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520—521页。

应该被美国东部的“由犹太人操纵的报界”的反德情绪引入歧途，美国将不会向欧洲的任何国家提供军事援助。9月1日，威尔逊对威兹萨克说，他相信和平解决当前的危机是可能的；无论如何，他不能想象德国会为了苏台德而愿挑起一场全面战争。威兹萨克听了一言不发。<sup>①</sup>

与此同时，布立特于7月间对庞纳说，罗斯福在捷德争端中不会充当仲裁或者卷入其中。9月2日，他又对他在巴黎的英国同行埃里克·菲普斯爵士说，如果战争来临，美国既不会参战，也不会提供援助。美国人民无意投身于一场“吃力不讨好的”斗争。菲普斯报告说，布立特对他说，但根本的问题是，“俄国最大的愿望是，挑起一场全面战火，在这场战火中，它自己倒不起什么作用，也许只是从遥远的地方放上几炮，战火过后，它却会象长生鸟一样再生，但却是从我们大家的灰烬中再生，并且带来一场世界革命。”<sup>②</sup>

与此同时，肯尼迪大使正忙于积极争取不仅是张伯伦和克利夫顿等一伙人的信任，而且也在积极争取他的德国同事赫伯特·冯·狄克森的信任。狄克森在2月份的外交调整中从东京调往伦敦。1938年春，肯尼迪显然在多次社交场合中同狄克森有过接触，并且试图让狄克森明白，他可以影响罗斯福，他对改善美德关系有兴趣，并且希望访问德国。狄克森虽

---

① 里宾特洛甫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713页；卡尔1938年8月6日致赫尔和威尔逊1938年9月1日致赫尔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540—544页，第567页。

② 布立特1938年7月13日致赫尔，《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530—531页；菲普斯1938年9月2日致哈利法克斯的信，《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2卷，第218—219页。



然对肯尼迪是否对罗斯福有影响一点表示怀疑,然而,他相信肯尼迪提出的要访问德国将是有所裨益的。<sup>①</sup>

当德国外交部对他的提议没有作出反应时,肯尼迪显然沉不住气了。6月中旬,他会见了狄克森,为伊克斯和氦气问题上发生的冲突表示遗憾,把美国强烈的反德观点,归咎于美国的外交官们和旅游者从来没有说过德国的好话——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东海岸的犹太人。肯尼迪接着说,他理解德国对犹太人的政策。他“再三”说,德国应该拥有殖民地,应该在东欧和南欧在经济上放手去干。他还写道,他对苏联抱悲观的看法。7月间,肯尼迪又重申了类似的论点:他“准备支持德国对英国的要求,或者做任何可能导致和平的事情”(他可能再一次地主要指经济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对于贝奈斯没有什么信任。<sup>②</sup>9月中旬,一心想要和平解决危机的肯尼迪对驻德国大使馆的其他官员说,美国反德的错误愈陷愈深,希特勒为德国做出了奇迹。最后,慕尼黑会议两个星期以后,肯尼迪要求有一次与希特勒会谈的机会。他说,他通过会谈就能改善美国同德国之间的关系。<sup>③</sup>

绝大多数的德国外交官对于肯尼迪的建议都不热心,尽管有狄克森在鼓励。自从5月危机以来,狄克霍夫对于同美

---

① 狄克森 1938年5月31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2卷,第368—369页。

② 狄克森 1938年6月13日和7月20日致威兹萨克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1卷,第713—718页,第721—723页。

③ 科尔特 1938年9月12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2卷,第744页,和狄克森 1938年10月13日致威兹萨克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4卷,第634—636页。

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日益表示悲观。他认为，罗斯福曾经想发表一个表示与英法团结一致的声明，但是他过去遭受的种种挫折，例如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和布鲁塞尔会议，以及赫尔的谨小慎微，却使他裹足不前了。然而，罗斯福和国务院的官员——包括不只梅塞史密斯一人在内——都是德国的死对头，如果捷克危机引起战争，“美国将不会永远袖手旁观，而会参加到冲突中来反对我们。”<sup>①</sup>因此，当肯尼迪7月敦促狄克森，并说，他将利用他是国际小麦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正考虑在柏林举行会议）主席这一事实作为这次访问的借口时，威兹萨克就在狄克森的电报上批道：狄克霍夫认为肯尼迪的判断“不可信”，因此务必找出借口拒绝这一要求。<sup>②</sup>一个月以后，狄克霍夫坚持认为，肯尼迪对于美国对德政策的评价“太乐观”，但是，那些左右为难的德国人得出结论，他们将不得不让肯尼迪按照他提出的口实前来访问。<sup>③</sup>9月是充满危机的月份，但在慕尼黑取得解决办法的影响下，德国人同意为肯尼迪安排一次同希特勒的会见（如果罗斯福同意的话），尽管狄克霍夫坚持说，“小小的治标办法”改善不了德美关系，如果说罗斯福是“反德的”，那是因为他愿意这么做，而不是因为他需要

---

① 狄克霍夫 1938 年 5 月 31 日致威兹萨克的信，《德外交文编》，D 编，第 2 卷，第 369—372 页；狄克霍夫 1938 年 6 月 25 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外交文编》，D 编，第 1 卷，第 718—720 页。

② 狄克森 1938 年 7 月 20 日致威兹萨克的信，《德外交文编》，D 编，第 1 卷，第 723 页注 88。狄克霍夫这时在柏林，正要向外交部陈述一系列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德国吞并奥地利，因而使德国在美国不受欢迎。狄克霍夫 1938 年 7 月 28 日备忘录，前引书，第 724 页。

③ 瓦尔曼 1938 年 8 月 16 日致科尔特的信，前引书，第 725 页。

了解更多的情况。<sup>①</sup>但是,还没有等到制订正式计划,由于11月发生了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大屠杀和两国相互“召回”大使,这个计划竟成为泡影。<sup>②</sup>

肯尼迪的访问,尤其是在1938年夏天进行访问,本来就是毫无用处。希特勒蓄意在捷克斯洛伐克挑起危机,以便按照他的意愿解决问题;而且,他主要关心的是要摆脱那些反对他的政策的顾问,尤其是那些军界人物。他并不理会美国人的意图。他从狄克霍夫那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警告”。狄克霍夫1938年夏天的报告是得到驻华盛顿大使馆代办汉斯·托姆森(他曾在希特勒的帝国总理府工作过四年)和驻华盛顿的武官弗雷德里希·冯·波提彻尔(他一般来说总是贬低美国的力量)的支持的。例如,9月1日托姆森报告说,甚至波提彻尔也同意,一旦发生战争,英法两国将被卷入,美国“居领导地位的政界人士”就会敦促美国参加战争。两个星期以后,托姆森又送了一份很长的报告解释说,美国政府强调独裁制和民主制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无需把一个坚定的孤立主义者改变为同样坚定的干涉主义者”。美国政府正在使全国人民准备打仗。它将会首先以经济援助和武器来支持英法两国——英国在美国的资产使这种援助能够避开“约翰逊债务拖欠法”而进行,而英国的制海权又使中立法案关于原料“现购自运”的规定对于英国人有利——如果这些做法证明还不够时,美国就会在“胜利的前景

---

① 狄克森 1938年10月18日致威兹萨克的信,和狄克霍夫1938年11月2日致狄克森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4卷,第634页注4,第637页。

② 国际小麦咨询委员会于1939年1月在伦敦举行会议。

倾向于极权国家”的任何时刻投入战争。<sup>①</sup> 驻在伦敦的科尔特在9月份的报告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见解。他还补充说,即便是要尽其一切努力来阻止美国参战的肯尼迪也承认,美国最终参战是不可避免的。<sup>②</sup>

希特勒对于这些考虑不感兴趣,即便对于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的考虑他也是不感兴趣。5月初,贝克设法说服希特勒和其他军界人士,德国不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发动战争。虽然贝克考虑的主要是英法两国干涉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美国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例如,他在5月5日的备忘录——“关于德国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的意见”——中争辩说,美国将会从物资上支持英法的战争努力,这种事态发展的基础比1914年的要更为深远。5月危机的一个星期以后,贝克写道,“一个由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和美国(一旦发生战争时美国才进行合作)组成的反对德国的联合”,<sup>③</sup> 这种联合将比1914年时更为接近。第二天,即5月30日,希特勒签署了指令,宣布他打算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几天后,贝克通知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说,陆军参谋部认为这个计划从军事上来看,是不可靠的。<sup>④</sup>

---

① 托姆森 1938 年 9 月 1 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外交文编》,D 编,第 2 卷,第 680—681 页;托姆森 1938 年 9 月 12 日致外交部的信,《德外交文编》,D 编,第 1 卷,第 726—732 页。另见托姆森 1938 年 9 月 24 日致外交部和最高统帅部的信,《德外交文编》,D 编,第 2 卷,第 922—923 页。

② 科尔特 1938 年 9 月 12 日致外交部的两个电报,《德外交文编》,D 编,第 2 卷,第 742—744 页。

③ 沃尔夫冈·福斯特:《一位反对战争的将军路德维希·贝克:总参谋部文献汇编》,第 2 编(慕尼黑,1953),第 101 页,第 110 页。

④ 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 367 页。

7月份和8月初,贝克写下“遗言”,反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实质上,他不相信德国能够抵抗住英法两国的反击。他又再一次地坚持说,美国将以可以提供的政治上的和宣传上的、然后是给予物质上的手段来支持各民主国家。从任何意义上说,美国都是一个比它在1914年时至少强大二十倍的劲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如果“美国将其巨大的战争潜力投到英法一边——而且不幸的是,人们必须认为这是可能的——对方的力量就会增强,尤其是一旦出现长期的战争,这是德国将无法对抗的。”<sup>①</sup>

希特勒不同意这些论断。8月10日,在他和一些比较年青的军事领袖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坚持说,迅速拿下捷克斯洛伐克是可能的,即使英法进攻,德国也能够守住西部工事不只是一个星期,而是三年。8月18日,贝克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虽然这一事实直到慕尼黑危机之后才公开——9月1日弗朗兹·哈尔德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sup>②</sup>9月9日至10日在纽伦堡——纳粹党的集会正大张旗鼓地在那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扼要地向他的军事首领们说明了势必要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的过程——以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起义作为先导,而且不迟于9月30日就开始。<sup>③</sup>

---

① 福斯特:《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第132页。

② 约翰·W·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1918—1945年德国陆军在政治中的作用》,第2版(伦敦,1964),第390—404页;戈立茨:《德国的总参谋部》,第328—330页。

③ 希特勒出席1938年9月9—10日纽伦堡会议时其副官的笔记,《德外交文编》,D编,第2卷,第727—730页;布洛克:《希特勒》,第452页;和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第129—135页。

1938年夏天,华盛顿的外交家们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欧洲的事态发展。从国外送回的报告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希特勒将在苏台德问题上发动战争,但是,发表坚定的声明有可能制止他。正如布立特显然过分乐观地写道,对美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表示担心,是“希特勒在发动战争上迟疑不决的主要因素”。<sup>①</sup> 国务院正在协助罗斯福起草一个演讲稿,他们希望事情真的是这样。正如助理国务卿阿道夫·A·伯利所写的,欧洲正处于“发作”的边缘,这个演讲的目的就是要“造成对我们的意图何在的大量猜疑”,从而起到“节制的作用”。<sup>②</sup>

8月18日,罗斯福在安大略金斯敦的昆斯大学宣称,如果另一个帝国企图支配加拿大,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大洋彼岸的争端与美洲人民无关或无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sup>③</sup> 当然,这是说,美国将保卫加拿大,而不是欧洲的国家。而且,罗斯福私下里也承认,一位美国总统在五十年以前也能够发表同样的声明。那么,他之所以要发表这个声明,因为它似乎“与希特勒所造成的形势”相呼应,而且,也许会“在柏林产生某种小小的效果”。<sup>④</sup>

希特勒对此不予理睬,至少从他的军事准备和拒绝贝克的警告这个方面来看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德国报刊对法国

---

① 布立特 1938年8月17日致罗斯福的信,《罗斯福文献集》,法国:威廉·布立特。

② 伯利 1938年8月15日为罗斯福起草的备忘录,《罗斯福文献集》,国务院卷:阿道夫·A·伯利。

③ 演说全文见《罗书话汇编》,第7卷,第491—494页。

④ 罗斯福 1938年8月31日致特威兹穆尔勋爵,《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私人卷,第3396页。

人试图提出这样的武断论点报以嘲笑：即罗斯福的讲话，已把对加拿大的保证扩大到包括整个英帝国和法国。<sup>①</sup> 英国人，至少哈利法克斯，是同意这个讲话的。8月24日，他对驻伦敦代办赫谢尔·约翰逊说，他们担心德国会在不久的将来采取军事行动。他还说，也许再发表一个类似的讲话，可能有助于使希特勒有所节制。<sup>②</sup> 一个星期以后，哈利法克斯又会见了肯尼迪，显然是要他探询一下，如果德国进军，而英国不进军，美国将采取什么立场。<sup>③</sup> 257

与此同时，肯尼迪于8月30日与张伯伦会谈。张伯伦含糊糊地提到8月18—19日英国外交部首席外交顾问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丘吉尔与德国军方派到伦敦的密使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之间举行的秘密会谈。克莱施特曾着重地指出希特勒打算在一个特定的日期发动战争，军方反对这个计划；如果英国的一位主要的政治家提出警告说，德国的进攻将导致“一场全面的大灾难”，也许能使希特勒有所克制。<sup>④</sup>

---

① 鲍利斯·谢洛夫斯基：《1938年慕尼黑协定》（斯图加特，1958），第250页；海因德尔：《德美外交关系》，第123—124页。

② 约翰逊1938年8月24日致赫尔的函电，《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551页；另见哈利法克斯1938年8月24日致林赛的函电，《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2卷，第149页。

③ 肯尼迪1938年8月31日致赫尔的函电，《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565—566页。

④ 关于这些会谈，见1938年8月18日范西塔特和克莱施特会谈记录，张伯伦8月19日致哈利法克斯的信，丘吉尔与克莱施特会谈记录（未署日期），和丘吉尔8月19日致克莱施特的信，《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2卷，第683—689页。另见外交部备忘录（未署日期），《德外交文编》，D编，第2卷，第704—710页，其中包括丘吉尔的信件和其他有关外国反对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开的或私下的讲话。

根据哈利法克斯发给驻华盛顿大使林赛的通报说，张伯伦于8月30日对肯尼迪说，英国从各种来源获悉，希特勒打算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只有英国发表坚决的声明才能迫使他放弃这个念头。但是，张伯伦说，英国无法制止希特勒，而且，威胁将是不明智的。肯尼迪表示同意，并补充说，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那将是一场灾难”；如果法国介入，英国势必也要介入，美国也许很快会跟着介入。两个人的结论都认为，重复罗斯福的警告是“不好的”。而且，肯尼迪说，罗斯福已经“决定跟张伯伦一起介入；不管张伯伦打算采取什么方针，他都将认为是对的。”第二天，肯尼迪也对哈利法克斯说，尽管美国人会对德国的侵略感到“震惊”，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就是把欧洲投入一场全面战争的充分理由。<sup>①</sup>肯尼迪亲自报告说，他认为，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将会尽力使法国不要介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也要尽可能地使英国不要介入。他结论说：张伯伦气色象是有病，但并未惊慌失措，他是反对战争的“最好的打赌对象”<sup>②</sup>。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和评论，赫尔只是答复说，美国人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关于美国对假设的形势的反应则无可奉告。<sup>③</sup>

几天以后，布立特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9月3日在波尔多举行的有庞纳参加的一次宴会上，这位大使用法语发表即席讲话。他断然宣称，美国和法国“在战争中犹如在和平

---

① 哈利法克斯 1938 年 9 月 2 日致林赛的函电，《英外交文编》，第 3 辑，第 2 卷，第 212—213 页。

② 肯尼迪 1938 年 8 月 30 日致赫尔的函电，《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560—561 页。

③ 赫尔 1938 年 9 月 1 日致肯尼迪的函电，前引书，第 568 页。



时期一样完全联合在一起”。第二天，布立特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援助法国的揭幕仪式上声称：一旦发生战争，谁也无法预言美国会不会卷入。<sup>①</sup>然而，9月8日布立特却说，他9月3日的讲话被误解了。9月9日，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把他的政策解释为要把美国和英法两国结成一个反希特勒的战线，这是“百分之百的错了”。<sup>②</sup>这一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正如林赛9月12日对哈利法克斯所说的，“德国的蛮横外交唤醒了”罗斯福，华盛顿的官员们赞成英国“采取反对侵略的强硬立场，因此我预料，对侵略的任何妥协都可能松劲。”他告诫说，这种感情并不排除明智的和解。罗斯福私下里也承认，“除了军队和贷款以外，你们向我们要什么都可以。”但是，曾经在1937年底和1938年初鼓励英国政府积极响应美国建议的林赛却认为，如果战争来临，美国会在比上一次世界大战时“短得多”的时间内参战。<sup>③</sup>

张伯伦对于美国的援助和9月的头两周通过威兹萨克和西奥多·科尔特收到的另外几次警告依然无动于衷。<sup>④</sup> 9月 259

---

① 1938年9月4日和5日的《纽约时报》。

② 1938年9月9日和9月10日《纽约时报》。布立特9月3日讲话的修改稿9月9日见报：“为自由、民主与和平而献身，把我们联合起来了。过去的友谊和患难之际相互的支援，把我们联合起来了。”为美联社撰稿的法国记者说，他误解了布立特的讲话。1938年9月12日《纽约时报》。另见小约翰·麦克维克·黑特：“法国、美国与慕尼黑会议”，载于《现代史杂志》，第32期（1960年12月），第345—347页。

③ 林赛1938年9月12日致哈利法克斯的函电，《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2卷，第301页。

④ 关于在1938年9月发动反希特勒的可能性的争论，参看汉斯·罗特费尔斯：《德国人反对希特勒：评价》（伊利诺伊州欣斯戴尔，1948年），第58—63页，他把这次反希特勒的失败主要归罪于张伯伦没有反对希特勒，和惠勒-贝内

4—5日，贝奈斯实际上同意了汉莱因4月24日在卡尔斯巴德提出的全部要求。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对此毫无准备，因此于9月7日利用一个小小事件破坏了谈判。<sup>①</sup>与此同时，9月7日的伦敦《泰晤士报》刊载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极力主张捷克政府把说日耳曼语的地区割让给德国。五天后，正如威廉·夏伊勒所写的那样，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闭幕时，“他说的话，他的语调，都毒液四溅”，他痛斥贝奈斯玩弄“权术”，送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安抚人心的礼物”。他警告说，“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既不是毫无防备，也不是无依无靠的；人们应当注意到这个事实。”<sup>②</sup>于是，汉莱因的追随者相继举行叛乱，贝奈斯宣布戒严（和恢复秩序）；于是，汉莱因宣布说，问题已不再是什么自治不自治，而是要回归德国。<sup>③</sup>

法国人深感不安，遂于9月13日通知张伯伦说，他们认为召开“三国”会议是可取的。张伯伦却要求亲自会见希特勒——这使达拉第灰心丧气，使希特勒感到惊讶，使墨索里尼莫名其妙，他认为这意味着“英国的威信扫地”——并于9月15

---

特：《权力的报应》，第414—424页，他认为这一阴谋被其参加者大大地夸大了，他们为自己的犹豫不决和无所作为找到了替罪羊。

① 约翰·W·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伦敦，1948），第90—92页。

② 1938年9月12日日记，夏伊勒：《柏林日记》，第126—127页；希特勒演说全文见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讲集》，第2卷，第1487—1499页。

③ 汉莱因1938年9月15日声明，《德外交文编》，D编，第2卷，第801—802页。

日飞往贝斯特斯加登。<sup>①</sup> 布立特报告说，庞纳对他说，捷克人“已经不能正直地行事了”，因此法国人“完全有理由不再承担自己的义务”。就在张伯伦起飞的当天，布立特下结论说，法国人普遍认为，凡尔赛和约是“人类所写的最愚蠢不过的文件之一”，必须进行修改，以便使“捷克这个国家有所改变”；法国人“将支持张伯伦能够同希特勒作出的任何安排”。<sup>②</sup> 布立特也持有这种见解。然而，他不久又向罗斯福反映说：“教训在于：如果你有足够的飞机，你就不必前往贝斯特斯加登了。”<sup>③</sup>

赫尔公开表示美国只“以极大的兴趣”<sup>④</sup> 注视事态的进展。罗斯福对于举行这次会议是否明智表示怀疑。正如他在给菲利普斯大使（他认为这次飞行是“了不起的大胆之举”）的信中所说，他担心这次会谈只是推迟“不可避免的冲突”。他在9月16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痛心地说，张伯伦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sup>⑤</sup> 第二天，他尖刻地对伊克斯说，看来，英法两国要抛弃捷克斯洛伐克，并“把他们的犹大·伊斯卡里奥特手上的血迹洗刷干净”。罗斯福说，他认为英法两国应该拒绝德国的要求，而且，如果战争来临，他们就应该宣布他们

① 非普斯 1938 年 9 月 13 日和 14 日致哈利法克斯的函电，《英外交文编》，第 3 辑，第 2 卷，第 313—314 页，第 329 页；希特勒感到突然说，“真是从天而降”，见刘易斯·B·纳米尔：《外交序幕，1938—1939 年》（伦敦，1948），第 35 页；墨索里尼语，见 1938 年 9 月 14 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 156 页。

② 布立特 1938 年 9 月 14 日和 15 日致赫尔的函电，《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595—596 页，第 600—601 页。

③ 布立特 1938 年 9 月 20 日致罗斯福的函电，《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法国：威廉·布立特。

④ 赫尔声明，《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05 页。

⑤ 1938 年 9 月 15 日日记，《意大利日记》，第 8 卷，和罗斯福 1938 年 9 月 15 日致菲利普斯的信，《菲利普斯书信集》。

将不入侵德国,但要封锁德国的边境,并且轰炸德国人,直到他们屈服时为止。<sup>①</sup>

261 几天以后,张伯伦结束了他那艰难的会谈回到英国。在会谈中,希特勒说他将不惜冒战争的风险夺取苏台德,但同意给予张伯伦一个机会以便制订一个和平转让的办法。英法遂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把日耳曼人占人口 50% 或 50% 以上的全部地区割让给德国。<sup>②</sup> 9 月 19 日下午,肯尼迪打电报把这个计划的非正式文本向罗斯福作了报告。十五分钟后,布立特发出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详尽地阐明了德国的军事优势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法国行将毁灭的形势。他说,受害的是整个法国青年一代和这个国家的每个建筑。他申诉说,为了使三百万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继续处在七百万捷克人的统治之下,而让法国在雅各宾党的精神或贞德的精神错误地引导下“以身投火”是错误的。美国想要继续保持平静,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美国官员来说,鼓励法国人进行抵抗的做法将是不光彩的。<sup>③</sup>

罗斯福的见解并不是那么肯定的。他对国务院的任何人员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当晚,他把林赛召到白宫举行密谈。他认为,英法的计划是要求一个国家做出“最可怕的无情牺牲”;这在美国将会引起不良的反响。但是,罗斯福说,他理解

---

① 1938 年 9 月 18 日日记,伊克斯:《日记》,第 2 卷,第 467—469 页。

② 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演员》,第 394—399 页;施密特 1938 年 9 月 15 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 编,第 2 卷,第 786—798 页;英—法计划全文,见刘易斯编:《1938 年文件集》,第 2 卷,第 213—214 页。

③ 1938 年 9 月 19 日肯尼迪致赫尔和布立特致赫尔的电报,《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15—619 页。

英法两国政府面临的困难，如果英国的政策取得成功，他将“首先为之欢呼”。再者，他将不发表反对德国侵略的意见，“免得它可能鼓励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无谓的抵抗”。罗斯福说，他担心捷克斯洛伐克可能由于不屈服而挑起战争；然而，即便是希特勒获得了他现在想得到的东西，他也还会向波兰、丹麦和罗马尼亚强行提出要求，一直到爆发战争。如果英国、法国和俄国按部就班地进行斗争，他们将无法取胜。那么，看来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他建议西方国家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可以“根据合理的界线重新划定那些不令人满意的边界”；他说，他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只要会议是在欧洲以外的某个地点召开。第二，如果西方国家认为会议不能解决问题而选择战斗，他们就应该封锁德国，封锁北海、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罗斯福解释说，美国对于这一努力的贡献将是有限的。他不能派军队到欧洲去，也不能无视中立法关于不许向交战国出口武器弹药的禁令。总统根据宪法和中立法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禁止美国船只进入危险区，除非损失自负。<sup>①</sup>林赛把会谈的情况报告哈利法克斯。哈利法克斯对罗斯福的关怀表示感谢，但对封锁是否可以收效表示怀疑。<sup>②</sup>

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在请求罗斯福或 262  
赫尔发表一项声明的最后一分钟呼吁遭到了拒绝（理由是美国不能建议一个国家去战斗）之后，便同意了英法的要

---

① 林赛 1938年9月20日致哈利法克斯的函电，《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7卷，第627—629页。

② 哈利法克斯 1938年9月23日致林赛的函电，前引书，第630页。

求。<sup>①</sup>9月22日，张伯伦飞往戈德斯堡。希特勒现在又强迫波兰和匈牙利起来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并坚决要求捷克人在9月26日以前开始从苏台德撤出，9月28日结束。经过激烈的争执，其间传来了捷克动员的消息，希特勒才同意把最后的期限延长至10月1日。张伯伦说，他将把这一建议提交他的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sup>②</sup>

布立特再次提出自己看法，一旦英法拒绝了希特勒最新的要求因而战争迫在眉睫时，罗斯福应召集英法德意和波兰的国家首脑——但绝对不要苏联的国家首脑——在海牙开会，美国也派一名代表出席。但是，当布立特于9月25日晨获悉德国人除了要求立即占领苏台德外，他们还要求捷克人不得拆除军事设施或工厂设备的一个零件，带走一口粮食或其他任何东西时，就连他也认为，德国人的条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贝奈斯也认为这些要求是无法接受的。他在当天早晨召见卡尔，并对他说，他的人民宁可战死也不愿接受这些条件，并请求卡尔要求罗斯福去说服英法两国不要抛弃捷克斯洛伐克。<sup>③</sup>

罗斯福的顾问们开了一整天的会。莫法特和助理国务卿

---

① 莫法特 1938 年 9 月 20 日备忘录，《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26—627 页。

② 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演员》，第 399—407 页；施密特 1938 年 9 月 23 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 编，第 2 卷，第 898—908 页；张伯伦与希特勒 1938 年 9 月 22 和 23 日的会谈记录，《英外交文编》，第 3 辑，第 2 卷，第 463—473 页，第 497—508 页。

③ 布立特 1938 年 9 月 24 日和 25 日致赫尔的函电，和卡尔 1938 年 9 月 25 日致赫尔的函电，《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41—642 页，第 648—650 页。

伯利已经起草了一份“致美国人民的呼吁书”，罗斯福在其中提出，他将充当调解人，而不去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正如莫法特所记述的，“字里行间肯定地暗示要对凡尔赛和约进行修改，其目的犹如诱饵，要诱使德国要求罗斯福总统出面斡旋。”<sup>263</sup> 赫尔同意这个计划，但诺曼·戴维斯“激烈反对”。他坚持认为，一切弊端不在于凡尔赛和约，而在于美国没有批准这个条约。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罗斯福最后决定删去斡旋的建议，因为计划本身已经包含鼓励谈判的意思。<sup>①</sup>

罗斯福于9月26日凌晨1时许呼吁和平。这时，不管英法两国多么不愿意，看来势必要进行战斗了。他要求德国、英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首脑不要使谈判破裂。他坚持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困难到不能和平地加以解决的。与此同时，他又重申美国“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纠葛”。张伯伦、达拉第和贝奈斯赞同罗斯福的电文。<sup>②</sup> 韦尔斯对肯尼迪说，罗斯福对于张伯伦的热烈反应尤为高兴。但是，当这位首相暗示说，他定于9月27日晚间发表的关于当前形势的广播讲话是直接对美国广播的时候，罗斯福不同意这个主意，因为它“可能造成误解”。美国各家电台可以自行收听这个广播。<sup>③</sup>

---

① 1938年9月24日和25日日记，《莫法特日记》，第2卷，《莫法特书信集》。另见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罗伯特·金特纳合著：《美国白皮书：美国外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话》（纽约，1940），第8—9页。

② 罗斯福的电报，见《罗书话汇编》，第7卷，第531—532页；正式复信见刘易斯编：《1938年文件集》，第2卷，第262—264页。显然菲普斯势必要敦促张伯伦赶快作答复。菲普斯1938年9月26日致哈利法克斯的函电，《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2卷，第546页。

③ 1938年9月26日韦尔斯—肯尼迪会谈备忘录，《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60—661页。

264 希特勒给罗斯福的复信于9月26日晚上9时许送达华盛顿。这位总理同意美国总统关于战争会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的见解,但他坚持认为,伍德罗·威尔逊曾经宣称自决是“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基础”,而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人人都同意苏台德应该并入第三帝国,现在贝奈斯政府却在拖延这一进程。希特勒警告说,日耳曼人不能再等待了,是战是和,仅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当天晚间,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近乎疯狂地喊叫说,“捷克这个国家一开始就是一个谎言,而制造这个谎言的父亲则是贝奈斯”,如果捷克人不立即给予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以自由,“我们就要自己去夺取自由”。<sup>①</sup>

9月27日晨,英国外交部发表了张伯伦的一项声明,要求欧洲不要为了一些“大部分已达成”协议的问题而发生全面的战争,并且许诺英国要负责务使通过讨论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条件付诸实施。<sup>②</sup>中午(柏林时间)刚过,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便会见了希特勒。希特勒坚持说,除非他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他就将“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威尔逊着重说明通过和平解决将会给英国和德国带来的好处;他还说,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势必要履行它的条约义务——虽然他无法说明将以什么形式履行这种义务——如果法德两国

---

<sup>①</sup> 希特勒1938年9月27日致罗斯福的函电,前引书,第669—672页;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讲集》,第2卷,第1508—1527页。

<sup>②</sup> 声明全文,见哈利法克斯1938年9月27日致汉德逊的函电,《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2卷,第559—560页。



军队“积极交战”，英国势必要支持法国。<sup>①</sup>

上述情况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全面战争，都是美国的外交官们恰恰想要避免的。9月27日，罗斯福召集他的内阁和顾问们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韦尔斯和伯利起草了一项同先前布立特提出的相类似的建议：9月29日在海牙召开会议，美国派一名观察员出席，它只在与政治解决办法相并行的经济解决办法方面承担义务。赫尔反对这个意见，罗斯福支持他。<sup>②</sup>但是，他们同意采取这样的做法将是值得的：向希特勒提出呼吁，或许可以通过同英国人、法国人和捷克人在某个中立地点继续举行谈判找出某种避免战争的办法。<sup>③</sup>

会议刚刚结束，国务院于下午两点半收到了布立特的一份电报，内称，庞纳刚才使他“大吃一惊”，他说，英法两国的外交部正秘密起草一项计划，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同意割让的那些地区于10月1日以前交给德国。布立特不相信达拉第会表示同意。<sup>④</sup>事实上，张伯伦正要在当天下午给贝奈斯发去两个电报。头一个电报警告说，如果希特勒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德国就要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坚持认为，英国政府不

① 汉德逊 1938 年 9 月 27 日致哈利法克斯的函电，和 9 月 27 日希特勒—威尔逊会谈记录，前引书，第 563—567 页。另见施密特的 1938 年 9 月 27 日希特勒—威尔逊会谈记录，《德外交文编》，D 编，第 2 卷，第 963—965 页，和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演员》，第 407—409 页。

② 艾尔索普和金特纳合著：《美国白皮书》，第 10 页。

③ 1938 年 9 月 30 日日记，伊克斯：《日记》，第 2 卷，第 478 页。伊克斯认为谁也不会认真认为这种呼吁有什么好处，它的真正目的是要在战争一旦开始时确定“谁要对发动战争负责”。这种看法仅仅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罗斯福无疑是想要确定“战争的罪责”问题，但是他是极力想要避免战争。

④ 布立特 1938 年 9 月 27 日致赫尔的电报，《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80—681 页。

能担负提出行动方针的责任)。第二个电报敦促接受张伯伦的计划,按照与希特勒相近似的时间表交出苏台德。<sup>①</sup>与此同时,韦尔斯还指示布立特和肯尼迪,把罗斯福拟议中的呼吁一事通知达拉第和张伯伦,并听取他们的反应。赫尔电告菲利普斯转告墨索里尼,罗斯福希望意大利领袖为和平谈判竭尽全力。<sup>②</sup>

从欧洲送回的报告是令人吃惊的。威尔逊大使9月27日下午报告说,霍勒斯·威尔逊曾经对他说,张伯伦对他第二天在下院将要说些什么,既感到厌倦,也把握不定;看来,即便是英法的保证,即捷克斯洛伐克将实现英国建议的割让苏台德的条件,对德国人也不起什么作用了。霍勒斯爵士认为,罗斯福应该敦促张伯伦使英国置身于一场为原则上已达成协议的问题而进行的战争之外。威尔逊大使认为,希特勒已经破釜沉舟,无法后退了;捷克斯洛伐克必须改变它的态度;<sup>③</sup>肯尼迪一直到晚间10点半(伦敦时间)以后才得以会见张伯伦,在下午5点45分(华盛顿时间)才给韦尔斯回电报。这时,张伯伦已经通过他的特使威尔逊,呼吁德捷两国直接举行谈判,英国作为有关的第三方出席。他已经收到希特勒的答复,希特勒在答复中坚持他在戈德斯堡提出的要求,但如张伯伦愿意

①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第151—152页,第154—155页。

② 1938年9月27日韦尔斯—布立特会谈备忘录和韦尔斯—肯尼迪会谈备忘录及赫尔致菲利普斯的电报,《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75—679页。赫尔还指示美国各驻外大使或公使——驻德、英、法、意、捷、匈和波兰的除外——通知各驻在国的首脑,美国不评论德捷两国之间争论的问题的曲直;它认为,敦促两国和平解决问题将是明智的。赫尔1938年9月27日致美国各外交使团负责官员的电报,前引书,第677—678页。

③ 威尔逊1938年9月27日致赫尔的函电,前引书,第638—684页。

则由其向布拉格政府作最后的呼吁。<sup>①</sup> 肯尼迪对韦尔斯说,张伯伦看到希特勒的复信并不愉快;他认为,德国甚至可能第二天就进军,因此看不出有取得任何结果的前景。如果罗斯福想要一试,就要不失一切时机。韦尔斯回答说,罗斯福将在当晚“一定”给希特勒打电报。<sup>②</sup>

罗斯福不停地抽烟,赫尔低声诅咒着,韦尔斯和伯利紧张得坐立不安。他们整个晚上在白宫的书房里进行工作。到了晚上9时,他们拟就了给希特勒的呼吁电文。半个小时后,罗斯福进行最后的润色并签发。<sup>③</sup> 呼吁书坚持认为,德捷两国政府之间已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一切分歧“能够而且应该”和平地解决。罗斯福极力主张继续举行谈判,如有需要,可以把谈判扩大成为一次会议,在欧洲的某个中立地点举行,由所有直接有关的国家参加。国务院于9月27日晚间10时18分(华盛顿时间)发电报。<sup>④</sup> 正如小约翰·麦克维克·黑特今天所指出的,恰好在三十二分钟之前,国务院收到布立特发来的电报,内称达拉第对于拟议中罗斯福提出呼吁一事表示“高兴”,并

---

① 张伯伦1938年9月26日致希特勒的信,和希特勒1938年9月27日致张伯伦的信,《德外交文编》,D编,第2卷,第944—945页,第966—968页。张伯伦9月27日把他的函件的副本送致罗斯福。《英外交文编》,第3辑,第2卷,第541页注1。

② 1938年9月27日韦尔斯—肯尼迪会谈备忘录,《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79—680页。

③ 艾尔索普和金特纳合著:《美国白皮书》,第11页。

④ 罗斯福1938年9月27日致希特勒的电报,《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684—685页。谢洛夫斯基:《慕尼黑协定》,第448—449页,认为罗斯福的呼吁主要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希望在竞选运动期间,以一个参与国际事态发展的人物的面目出现。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罗斯福的主要动机:希望避免战争和战争带来的灾难。

且赞同召开一次会议，制订出把捷克的领土和平地移交给德国的办法，虽然在内心深处，达拉第并不认为在一千次和平中会有一次机会。然而，黑特过分地信任罗斯福和他的助手们，过分地估价了他们呼吁的意义，并且作出了他们自己都不敢作出的设想。他说，虽然罗斯福赞成和平地移交苏台德，但他通过给“在武力威胁面前进行抵抗而不是投降的达拉第一布立特—韦尔斯计划”撑腰的办法，支持集体安全。还说，罗斯福“假定张伯伦是作为投降的反对者同达拉第站在一起的”，期望张伯伦在“理智与平等”的基础上在慕尼黑进行谈判。黑特还夸大了在慕尼黑所发生的事情。<sup>①</sup>

首先，韦尔斯已经告诉肯尼迪，甚至在布立特电告达拉第表示同意之前，罗斯福就要向希特勒发出呼吁。他们的呼吁电文是在巴黎送来的消息到达之前就已拟好的，而不是在巴黎电报到来和呼吁电文发出之间的三十二分钟中拟好的。没有迹象表明，罗斯福在给希特勒打电报之前读到布立特的电报；也没有理由相信，罗斯福打算鼓励英法要态度坚决，因为这就有可能被解释为鼓励他们去打仗，正如捷克人先前就已获悉的，罗斯福并不打算提出这样的意见。再者，几个小时之前（华盛顿时间），张伯伦就已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广播演说。他在这个演说中不仅说，英国为了“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并不了解的国家的人们中间的争吵”，居然要挖战壕并且试戴防毒面具，这是可怕的和难以置信的；而且还说，战备并不意

---

<sup>①</sup> 布立特 1938 年 9 月 27 日致赫尔的电报，《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86—688 页；黑特：“法国、美国与慕尼黑”，载于《现代史杂志》，第 355—356 页。

味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或战争迫在眉睫。不管人们对于一个对抗强大国家的小国多么表示同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仅仅为了它的缘故，就把整个英帝国卷入战争中去。如果我们不得不打仗，必然是为了比这更大的问题。”<sup>①</sup> 罗斯福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张伯伦绝对不想抵抗德国；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法国进行战斗，尽管在英国可能被迫参战这种情况下，只要召开会议，张伯伦几乎也会这样做，甚至把罗斯福也承认的、大家在原则上曾经同意给希特勒的那些东西，奉送给希特勒。罗斯福考虑的主要是要鼓励进一步谈判而不要把美国牵涉到欧洲的政治解决中去，以免激起国会或公众的愤怒。他也可能会抱这样的怀疑：英法两国的领袖只会对一个鼓励他们去打仗而自己却又不愿承担义务的国家的首脑报以嘲笑。 268

要说慕尼黑是“出卖”，不仅出卖了捷克人，而且出卖了罗斯福的希望，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sup>②</sup> 正如约翰·W·惠勒-贝内特所说，这次会议只不过是一种仪式，表明希特勒预先已经赢得了他的基本要求。<sup>③</sup> 希特勒和张伯伦的传记作者都同意这种说法，慕尼黑的解决办法同希特勒在戈德斯堡提出的

---

① 演说全文，见刘易斯编：《1938年文件集》，第2卷，第270—271页。

② 黑特：“法国、美国与慕尼黑”，《现代史杂志》，第358页说，美国的外交声明之审慎对法国人是有影响的，这实际上同美国领袖们的真正愿望相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但是，罗斯福知道，他所能提供的物质支持是多么可怜；因此，例如，9月16日韦尔斯明显地对达拉第和庞纳说，他们将得不到“一兵一卒或一分钱的贷款”。乔治·庞纳：《保卫和平：从华盛顿到法国外交部》，二卷本（日内瓦，1946—1948），第1卷，第212页。

③ 《慕尼黑》，第173页。

要求只是稍有不同,总的来说是同意英法的要求。<sup>①</sup>希特勒是否会违反某些协议,例如,不举行公民投票,即便这一点可能已被猜测到,但也无法事先确定。但是,没有理由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或以后几周的事态发展,使罗斯福感到失望。10月11日他写信给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说,战争已经避免,他感到高兴。六天以后,他明白无误地对菲利普斯说,“我该让你知道,我对于这样的最后结果,一点也不感到不安。”<sup>②</sup>罗斯福肯定是有疑虑的。他把波兰对特申(Teschen)的要求,比作是向一个被暴徒打翻在地的小孩狠狠地踢上一脚。<sup>③</sup>但是,一般来说,罗斯福自己说服自己,慕尼黑已开辟了一条通向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道路。<sup>④</sup>

没有任何外交文献表明总统的助手们不同意慕尼黑的解决办法——事实上,证据所表明的恰恰相反。赫尔后来说,他抗住韦尔斯的压力,向罗斯福力陈要“慢慢来”,并且不要通过  
269 呼吁而把自己和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联系在一起。<sup>⑤</sup>但是,即使赫尔当时有疑虑,他并没有在内阁中表示出来,也没有设法让总统放慢步伐。<sup>⑥</sup>他在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只是说,慕尼黑所取得的结果“使人们普遍地放下心来”;美国将不

---

① 布洛克:《希特勒》,第469页;麦克劳德:《尼维尔·张伯伦》,第253页。

② 罗斯福1938年10月11日致金和罗斯福10月17日致菲利普斯的函电,《罗书信集》,第2卷,第816—819页。

③ 罗斯福1938年9月29日致赫尔的信,《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国务院卷:科德尔·赫尔。

④ 兰格和格利森合著:《向孤立挑战》,第35页。

⑤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91—595页。

⑥ 普拉特:《赫尔》,第1卷,第296—298页。

评断争端本身的是非。<sup>①</sup> 韦尔斯则比较肯定。他在 10 月 3 日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时说,现在要建立一个“以正义和法律为基础的新的世界秩序”,比过去二十年中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机会了。<sup>②</sup> 国务院欧洲司司长莫法特在给威尔逊和肯尼迪大使的信中说,他对那些批评慕尼黑安排的美国人不表同情。他说,一个无意打仗的国家,没有权利批评其他“更加接近深渊”的国家所做出的决定。<sup>③</sup>

由此看来,罗斯福 9 月 28 日下午在张伯伦已经接受希特勒要他前往慕尼黑的邀请后,通过肯尼迪转交的那个“好人”电报的意义就很清楚了。<sup>④</sup> 就在张伯伦启程前的几个小时,英国人显然还在要求罗斯福公开表示赞同这一行动。赫尔、莫法特和梅塞史密斯坚决反对开“空头支票”;他们认为,英国人企图要让他们在最后的协议证明不得人心时,共同分担责任。<sup>⑤</sup> 但是,罗斯福和他的助手们深知希特勒在戈德斯堡提出的要求,他们已经同意把苏台德移交德国;他们深知,捷克斯洛伐克将不会出席会议为自己辩护;他们深知,希特勒不会,也不可能从他的要求后退很远;他们深知,张伯伦和达拉第不可能,也不会逼迫希特勒,因为英法是绝对不想打仗的。美国人也不希望他们打仗。误解也罢,不误解也罢,华盛顿的外交

---

① 《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703 页。

② 1938 年 10 月 4 日《纽约时报》。

③ 莫法特 1938 年 10 月 5 日致威尔逊和莫法特 10 月 7 日致肯尼迪的函电,《莫法特书信集》。

④ 赫尔 1938 年 9 月 28 日致肯尼迪的函电,《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88 页。

⑤ 1938 年 10 月 14 日日记,《莫法特日记》,第 2 卷,《莫法特书信集》。

官们所寻求的,如果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那也是体面的和平;但压倒一切的是,和平。张伯伦声称,他主张体面的和平;当他同意去慕尼黑时,罗斯福真诚地对他说,他是一个“好人”。

270 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干涉可能抱怀疑态度,罗斯福对于这一点是牢记心懷的,那么,他对9月26—28日的事态作了什么贡献呢?罗斯福9月26日给德英法和捷克等国首脑的第一个电报,对于继续进行谈判起到了一般性的作用,但决不是决定性的。9月27日,狄克霍夫发出电报坚持说,如果希特勒同意谈判,他将获得“实际上是他现在所要求的全部东西”;电报还重申了他的一贯见解,即,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选择适当时机参战,站在英国一边。<sup>①</sup>几个小时以后,罗斯福向希特勒发出了第二个呼吁电报。电报于9月28日上午9时45分(柏林时间)到达德国外交部,却没有得到答复。<sup>②</sup>但是,后来,希特勒的副官弗里兹·魏德曼陆军上尉确实对威尔逊大使说过,电报在上午10时即已翻译完毕;而且魏德曼“以为”在10时到11时希特勒与弗朗索瓦-庞赛会谈开始之间的某个时候“电报就已交给了德国总理”。希特勒在弗朗索瓦-庞赛到达之前大约半小时,在意大利大使伯纳多·阿托利科带着墨索里尼关于把动员推迟二十四小时的要求而打断他们的会谈之前约一个小时,就已经读到了这个电报。汉德逊大使带着张伯伦关于举行会议的要求到来之前希特勒就已经读过罗

---

① 狄克霍夫 1938 年 9 月 27 日致外交部的电报,《德外交文编》,D 编,第 2 卷,第 981—982 页。

② 载于前引书,第 983—985 页。



斯福的电报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了。<sup>①</sup>

人们通常认为,进行决定性的干预是墨索里尼的功劳。这种猜测也许是对的。<sup>②</sup>促使墨索里尼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因素,除了他当时既不希望打仗而且也未做好打仗的准备这一重要事实之外,还由于英国驻罗马大使洛思·珀思通过齐亚诺向他转达了英国提出的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大约在上午10时30分送达墨索里尼。第二个是张伯伦个人的电报,大约中午时分送达。<sup>③</sup>罗斯福9月27日下午通过国务院和菲利普斯大使转交的致墨索里尼的电报,要求他为谈判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而进行调停。这个电报很可能被忽略了。<sup>④</sup>因为华盛顿和罗马之间的时差,这个电报一直到午夜过后才到达美国大使馆,而且,菲利普斯一直到9月28日下午将近4时才送交墨索里尼。<sup>⑤</sup>但是,正如菲利普斯后来报告的,他已“确实”获悉,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在上午10时以前,或者说在英国通过珀思说服这位意大利领袖大约一个小时以前,就已“完全了

---

① 威尔逊 1938 年 10 月 21 日致韦尔斯的函电,《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727—729 页。关于墨索里尼的干预,见科尔特:《荒唐与真实》,第 125 页,和弗朗索瓦-庞赛:《决定命运的年代》,第 266—267 页。

② 威兹萨克:《回忆录》,第 153 页,把召开慕尼黑会议这个“功劳”归于“许多人”,包括罗斯福在内。威兹萨克还回顾说,迟至 1938 年 8 月 31 日,他才对阿托利科说,“墨索里尼是欧洲唯一能影响希特勒的人”。《回忆录》,第 147 页。

③ 1938 年 9 月 28 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 165—166 页。

④ 赫尔 1938 年 9 月 27 日致菲利普斯的电报,《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677 页。

⑤ 菲利普斯离开后,齐亚诺记述道,墨索里尼说:“你可以看出,我只是感到有节制的高兴,因为尽管要付出代价,但我们可能永远地消除英法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有压倒一切的证据说明这一点。”1938 年 9 月 28 日日记,齐亚诺:《日记》,第 166 页。

解”这个电报的内容。菲利普斯在说明墨索里尼何以了解时说,华盛顿的电报是用“众所周知”的电码发出的。<sup>①</sup> 罗斯福回答说,他命令发出电报时完全知道,电报要到午夜以后才能到达罗马;而且,菲利普斯至少要到9月28日晨才能会见墨索里尼。总统对于意大利人到上午9时45分就知道了电报的内容并不表示惊奇或烦恼;他似乎对于“我们到底赶在珀思之前一个小时”感到高兴;美国新闻界错误地认为,罗斯福的呼吁“姗姗来迟”,<sup>②</sup> 他的呼吁只是在其他国家已经说服墨索里尼进行干预以后才送达墨索里尼的。人们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电报用众所周知的电码发出并非偶然。

这个呼吁对墨索里尼究竟产生多大影响,很难估计;他显然是在听取了英国人的意见后才采取行动的。但是,到了11时,罗斯福又给他增加了一条进行干预的充分理由。这一事件进一步充分说明,罗斯福是多么强烈地希望谈判,其结果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272 从慕尼黑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以及1941年12月美国参战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并不是本书所要阐述的主题。美国人在慕尼黑会议以后和欧洲人共同感受到的欢乐(实际是放下心来)是短暂的。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连喘口气的希

---

<sup>①</sup> 菲利普斯1938年10月6日致罗斯福的函电,国务院国家档案,760.F62/1462 1/2。9月28日上午9时45分,大使馆参赞拜访意大利外交部,要求安排菲利普斯同墨索里尼会见。他没有把罗斯福的机密电报告知意大利人,但是已将“电文主旨明白无误地向他们作了暗示”。菲利普斯1938年10月1日致赫尔的函电,《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703—704页。

<sup>②</sup> 罗斯福1938年10月17日致菲利普斯的函电,《罗书信集》,第2卷,第818—819页。

望也没有。就在张伯伦飞往慕尼黑的当天，梅塞史密斯为赫尔起草了一份很长的、说明要达成一个平等而持久的协议十分困难的备忘录；赫尔把它送交罗斯福。他争辩说，希特勒的德国不是施特莱斯曼的德国，十年前可能作出的安排，现在就不可能了。捷克斯洛伐克就象奥地利过去的情况一样，决不是希特勒的最后领土要求。德国越强大，向希特勒屈服的外交家们就越多，他就要把德国的领土进一步地扩张，甚至要扩张到“新大陆”。<sup>①</sup>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9月30日下午公布了慕尼黑协议的条件；当天晚间，卡尔沿着布拉格的大街散步，走过横跨伏尔塔瓦河的查尔斯大桥。人们似乎被压垮了，垂头丧气，“仿佛这个城市已经没有生命气息了”，虽然要作出最后的估价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他怀疑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sup>②</sup>克劳德·鲍尔斯愤怒地说，付出的代价的确太大了；他在写给赫尔的信中说，“对捷克人的强夺，是波兰被瓜分以来所发生的最无耻的行径。”“慕尼黑的大叛卖”只是把法国降为二等强国，而且破坏了法国的联盟体系、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他最后说，张伯伦已经把英国带到了它的“最黑暗的时刻”。<sup>③</sup>驻日内瓦总领事小霍华德·巴克内尔写的信言词虽然不那么激烈，但却是同样地尖锐。他写道，政治家们只是达到了暂时的缓和，再次出现的危机必然会导致战争，除非英法的

---

① 梅塞史密斯 1938 年 9 月 29 日致赫尔的信，《1938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 1 卷，第 704—707 页。

② 《日记笔录》，《卡尔书信集》，第 6 箱。

③ 鲍尔斯 1938 年 10 月 3 日和 10 日致赫尔的信，《赫尔书信集》，第 43 箱。

态度坚决起来。<sup>①</sup>

慕尼黑会议五个星期之后，美国同德国的关系恶化了。随着德国在11月中旬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罗斯福命令威尔逊大使回国“磋商”。当时，他没有说这次召回是永久的，但是，尽管威尔逊和英国一再敦促，罗斯福再也不让他返回柏林任所。<sup>②</sup>一个星期后，希特勒也召回狄克霍夫（结果是永久性的），但决定不断绝外交关系，以免给罗斯福提供重整军备或对德国施加经济压力的借口。<sup>③</sup>

正是由于国际前景险恶，因此罗斯福仍然保持一线希望，希望德国的侵略能够得到避免，而在战争开始后也能够加以遏止。随着1939年3月德国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和4月初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罗斯福在布立特的建议下行动起来了。4月14日，他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提出呼吁，要他们保证至少在十年内不向欧洲和近东的三十一个国家进攻。<sup>④</sup>这两个独裁者复信时言词轻蔑。墨索里尼4月20日说，他将

---

① 巴克内尔1938年10月12日致赫尔的信，《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86—92页。

② 1938年11月18日韦尔斯—林赛会谈备忘录，《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02—403页。威尔逊希望返任，让他的妻子留在柏林，直到1939年3月底。但是，国务院参考了梅塞史密斯的意见后，没有让这位大使返任。他于1939年8月31日辞职，没有任命继任者。梅塞史密斯1939年2月15日致赫尔的信，国务院国家档案，123W693/601，和威尔逊1939年3月20日致威尔逊夫人的信，123W693/603。

③ 瓦尔曼1938年11月22日备忘录，《德外交文编》，D编，第4卷，第644—648页；另见赫尔1938年11月23日备忘录，《1938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2卷，第405页。

④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620页；罗斯福1939年4月14日致希特勒的电报，《1939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130—133页。

不为“乐天派的大喊大叫和救世主般的电文”所动。<sup>①</sup>希特勒4月28日晚间在国会中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言来回敬罗斯福的设想和建议,引得听众大喊大叫,狂笑不已,希特勒对此特别感到得意。这位总理说,他对罗斯福所列举的受到德国威胁的各国政府进行的意见调查表明,没有一个国家认为需要罗斯福提出的那种保证;他还津津有味地指出这样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如美国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而这个国家却不从属于“世界上最大的会议”——国际联盟。他用谨慎的口气提出,镇压爱尔兰和巴勒斯坦的是英国的军队,而不是德国的军队。<sup>②</sup>5月,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钢铁盟约”。

到了夏末,事情很明显,波兰不大可能对德国的要求屈服。罗斯福于8月24日同时向希特勒和波兰总统伊格纳西·莫斯切斯基呼吁,不要采取敌对行动,要通过直接谈判、仲裁或调停来解决分歧。次日,莫斯切斯基同意直接谈判或调停, 274 希特勒却一言不发。罗斯福把莫斯切斯基的答复转达希特勒,并且要求他在这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sup>③</sup>这位总理8月31日通过外交途径答复说,他已为和平解决德波争端“尽了一切努力”。<sup>④</sup>第二天,德国军队便开进了波兰。

继短暂而具有决定性的波兰战役之后,罗斯福于1940年

---

① 1939年4月21日《纽约时报》。

② 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讲集》,第2卷,第1605—1657页。

③ 罗斯福1939年8月24日致希特勒和莫斯切斯基的函电,1939年8月25日莫斯切斯基致罗斯福和罗斯福致希特勒的函电,《1939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360—362页,第368—369页。

④ 里宾特洛甫1939年8月31日致德国大使馆的函电,《德外交文编》,D编,第7卷,第473页,和托姆森1939年8月31日致赫尔的函电,《1939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1卷,第396页。另见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662—665页。

2月派遣韦尔斯出使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首都(罗马、柏林、巴黎、伦敦,然后又回到罗马),以便明确是否可以通过谈判获致公正的和平。在韦尔斯即将到达柏林之前,希特勒于2月29日向德国全体官员发布了一项指令说,在即将来临的会谈中,他们要说英法制造了这次战争,拒绝了和平;千万不要流露德国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兴趣,而要说德国“决心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sup>①</sup> 韦尔斯在整个三十年代曾经一直坚持认为与纳粹德国谈判是可能的,现在他在柏林却没有发现什么令人鼓舞的迹象。首先接见他的里宾特洛甫,态度极其傲慢;希特勒比较镇静自如,但也是一样地固执。威兹萨克把希特勒2月29日的指令告知韦尔斯,并且还暗示说,希特勒也许愿意谈判一个和平解决办法,如果是由墨索里尼提出建议。3月16日韦尔斯回到罗马后,就按照这个主意谨慎从事,于是,墨索里尼便要他推迟一天起程。同时,他和齐亚诺于3月18日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勃伦纳会晤。但是,谋求事态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希望落了空。美国人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希特勒决心采取他的春季攻势,他没有把他的计划告诉墨索里尼;而墨索里尼在会晤后,也许比以往更加深信德国将会取得胜利,因此也就更加决心要参加分赃了。<sup>②</sup>

275 德国于4月9日进攻丹麦、挪威,于5月10日进攻比利

---

① 1940年2月29日关于同萨姆纳·韦尔斯先生会谈的指示,《德外交文编》,D编,第8卷,第817—819页。

② 关于韦尔斯叙述他出使的情况,见《决定的时刻》,第73—147页。另见兰格和格利森合著:《向孤立挑战》,第361—375页,和伊丽莎白·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关系的研究》,修订本(伦敦,1966),第229—246页。

时、荷兰和卢森堡。6月22日，法国投降，希特勒总算报了仇。美国以其奇怪的方式因循拖延，因为它还将再拖延一年半。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罗斯福说，他可以要求美国人民在行动上保持中立，如果说不是在思想上保持中立的话。<sup>①</sup>然而，从此以后直到1941年12月，美国的行动并不是中立的。1939年11月，美国政府终于以“现购自运”的规定取代武器禁运时，它并不打算中立；1940年夏，它向英国运送战争物资并以五十艘驱逐舰作为交换，租借一些军事基地时，它也不打算中立。1941年的租借法（众议院1776号）、格陵兰的防务安排、美军调往冰岛、罗斯福8月会晤丘吉尔，以及最后为英国船只护航和秋天给海军下达命令：“见到就打”，凡此种种，都是帮助盟国打败德国的偏袒行为；而且，如果其他国家真正能够获得物资来完成这一任务，也许美国就要置身于战争之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起源于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或者1933年希特勒担任总理，还是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一旦战争爆发，都是无关紧要的了。英国、自由法国和1941年6月以后的苏联打的是一场总体战，这是一场欧洲的总体战，也同样是美国的总体战，尽管美国人承认这一事实只不过是缓慢而勉强罢了，而且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解除他们所承担的国际义务。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却为他们解除了这种义务。次日，美国对日宣战；三天后，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当天下午3点零5分，罗斯福签署了美国对德国和意大利

---

<sup>①</sup> 1939年9月3日炉边谈话全文，见《罗书话汇编》，第8卷，第460—463页。

利的宣战书。

人们也许永远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通过某种办法，在这条线的某个地方，本来是能够避免丘吉尔所说的这场“不必要的”战争的。许多人争辩说，至少有三、四次关键的时刻，英法本来可以制止德国，诱使希特勒“摊牌”，也许能促使纳粹政权垮台。这种推测必然考虑了以下种种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人醒悟的灾难后果；人们一直担心重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错误；大萧条的影响；人们希望和平地解决种种困难并且相信这是能够做到的；在战争恐怖面前人们普遍表现出的理所当然的厌恶情绪；以及相信德国至少有一些不满是真实的，有一些要求也是正当的。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着欧洲人，同样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绥靖政策——张伯伦传记的作者所下的定义是，它既不是愚蠢的希望，也不是可耻的希望，而是一种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在尽一切努力务使正当的不满得以和平地消除之前，决不接受战争——具有特殊的魅力和挑战性，这是很容易为人理解的。<sup>①</sup>但是，美国的外交家们和他们的英法两国的同事一样，无疑地犯了超越情有可原的绥靖限度的错误，从而使他们不能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如果象戴维斯那样，认为希特勒是那些提出合法的（如果说得过分的话）要求的激进派中的一个相对温和派；甚至象梅塞史密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中持有的那种想法，认为希特勒政权如果不遵循传统的经济或外交路线的话，就不能维持下去——在1933年有这些想法也许是很自然的。但是，美

<sup>①</sup> 麦克劳德：《尼维尔·张伯伦》，第209页。



国的政策制订者和分析家们,尤其是美国总统却犯了错误,他们几乎是随便地把他们的国家可以在集体安全体系中进行合作的时机抛弃了;而且,对德国要求军备平等却比对法国的安全要求寄予更多的同情,这也是做错了。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后者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的意义,在1933年秋天还不能完全看得清楚。但是,美国的外交家们本来可以敦促英法两国采取更为谨慎的政策(如果说不是更为坚定的政策),而不应该立即退缩,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说不卷入欧洲的政治问题,并且几乎是一心希望德国的行动会产生一种“使人清醒的”作用,让法国人不要那么执拗。

美国的外交家们不同意德国单方面决定重整军备。但是,他们对在1935年限制凡尔赛和约的做法是明智的或能收效的,也表示怀疑。他们希望既不反对德国的行动,也不鼓励斯特雷扎会议的与会各国——他们怀疑与会各国所以开会,不过是想“发泄情绪”而已,就象宾厄姆所说的那样——采取认真的行动。然而,几个月以后都对英德海军协定表示同意,这是错误的。这样就是对德国的重整军备和英国主张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政策表示宽恕了。而修改和约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从政治上来说,是一个很坏的主张。而在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期间,没有采取敢作敢为的立场,这就更是错上加错。总统和国务院在外交上作了种种努力,并且实行了他们的道义上的禁运;但是,他们过分相信英法的压力,而且不愿在石油禁运上,冒一次政治斗争的风险。石油禁运如果成功,很可能迫使其他国家跟着做,也许有可能中止墨索里尼军队的进攻。如前所述,埃里希·科尔特声称,意埃冲突的结果决定

了欧洲战争与和平问题，这是言过其实的说法。但是，意大利的侵略没有受到制止，这首先就大大地为德国重占莱茵兰，随后又为德国进军奥地利，以及如哈塞尔 1935 年所说的，为“静态的”国家和“动态的”国家之间的对抗提供了舞台。

在西班牙内战和随后的德意进攻期间，美国表现了难以置信的政治盲目性。英法两国没有发挥他们的适当作用。但是，美国走得甚至比它的中立法法律要求还要远。如果有美国和英法的援助，再考虑到至少在 1936 年 11 月以前希特勒援助佛朗哥的立场还不是那么坚定，西班牙共和派本来是完全可以胜利的。可是相反，德国却从西班牙内战中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好处：法西斯主义战胜了民主制度，法国的周围出现了第三个敌对的邻国，罗马—柏林—东京联盟的基础更牢固了。美国只不过使自己在欧洲和亚洲日益容易受到战争的威胁。

278 美国在 1937 年和 1938 年初，曾极力想弥补失去的时间和机会，同英国达成了一项可能对德国实行绥靖或加以遏制的联合政策。美国人和英国人在经济和裁军等重要方面，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 1933 年在向德国出售飞机的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采取一个联合政策。1934 年，英国人同德国达成了一个双边清偿债务的协议，却不考虑这种协议对德国的其他债权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到了 1937 年春天，张伯伦上台了；在此以前的几年中间，他对美国在寻求和平中所作贡献的态度，一直是嘲弄的。他对罗斯福 1937 年的第一个建议的反应也是冷淡的。但是，国务院对张伯伦要求美国在贸易和中立政策方面作某些修改并在远

东助一臂之力所作的一本正经的反应，也好不了多少。意味深长的是，当日本于1937年7月发动对华战争时，英美两国都感到他们的重大利益受到了威胁，但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个问题。罗斯福要对侵略者实行“隔离”，但又害怕制裁，并且担心美国的政策让人看起来好象是“英国风筝的尾巴”。赫尔戳穿了韦尔斯的“停战纪念日”的阴谋。张伯伦反对对日本实行制裁；法国不愿采取任何行动，除非得到保证，在印度支那得到军事援助；而可能作为欧洲事态发展的一个有益榜样的布鲁塞尔会议垮台了。

张伯伦接着对罗斯福1938年1月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大泼冷水，尽管这个建议一直要到艾登辞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建议却加速了他的辞职——和德国吞并奥地利时才正式被葬送。如果罗斯福得以利用他那只有一线希望的机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那么，他又能取得什么结果呢，这也是一个问题。1938年2、3月间，韦尔斯—林赛的会晤表明，美国在承认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而这种承认正是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核心。甚至连韦尔斯也承认，一旦各国坐到会议桌旁，在国际道德准则这种崇高的事业上取得协议，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是向德国让步（有证据表明他打算这样做），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让步会比英法现在准备要作出的让步更能遏制德国的侵略。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慕尼黑会议，美国外交家们的表现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具有洞察力和远见。他们没有看到，其中利害关系并不只是涉及对一个国家的生活承担义务。它涉及的是整个法国（如果说不是欧洲）的安全体系，是为德

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别国打开了东欧的大门，更不用说迫使苏联改变其对外政策了。A·J·P·泰勒说得好：美国人不管当时有什么苦衷，他们只是在后来才谴责英法的所作所为，而这些作为，如果美国人处在英法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sup>①</sup>

有一些美国人很快就看出了纳粹德国对美国和对世界的威胁：尤其是多德，还有鲍尔斯和摩根索。梅塞史密斯在一年的时间里也许成了美国最敏锐的外交分析家；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戴维斯成了集体安全坚定的倡议者。其他的人看问题都没有这么明快。诚然，赫尔对于一切形式的德国暴行和国际侵略表示深恶痛绝，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他的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用道义相劝告是不足以反对德国的新秩序的。他对他的那个时代所出现的危机和混乱所作的反应过于谨慎了。罗斯福有才干，很精明，眼光远；但是，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国内问题上，在转向对外政策方面时为时已晚，而且缺乏胆量和闯劲。他先前往往谈论以封锁、抵制和经济制裁对德国施加压力，但是，没有理由相信他的这些图谋是认真的。如果是认真的，那么，他对第三帝国和国际问题未免显得太天真了。再者，正如他在1938年9月中旬对菲利普斯所说的，他认为美国无能为力，只有等待欧洲自行爆炸，然后由美国去“收拾欧洲文明的碎片，帮助他们挽救残局——这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前景。”<sup>②</sup>可悲的是，这却是一种普遍的想法。更有甚者，那些肩负制订和执行国家对外政策重任的人物，却在某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191页。

② 罗斯福1938年9月15日致菲利普斯的函电，《罗斯福文献集》，《总统秘书档案》，意大利：威廉·菲利普斯。

种惊人的程度上，把梅塞史密斯的这一指责当作了耳旁风，即：他们负有责任，要以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式去对公众进行宣传并引导他们。

我们不可能准确地知道，究竟以什么方式采取更为大胆的政策，才能促使希特勒修正他对美国的并非如实的估计或者改变他的对外政策。实际上，他无视德国外交官们比较现实的(如果说有时也未免是夸大的)估计；而且，美国在1933—1938年的行为，又往往容易使他更加相信他那毫无根据的结论。其他方面的研究也表明，即便是美国在1939—1941年间奉行一种比较好战的政策，希特勒基本上仍然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领会美国的均势的含义。但是，很清楚，不管希特勒在1933—1938年根据他所看到的机会制订的更大的计划是什么，他常常害怕外国的反应，并且随时准备改变当前的政策。美国采取比较大胆的政策，可能不仅鼓励了其他国家更加大胆地去进行抵抗，而且也可能以一种对民主国家极为有利的方式改变关键时刻的政治局势，而德国和欧洲的政策正是根据这种政治形势而制订的。

强调这些失败，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罗斯福到赫尔和韦尔斯，一直到国务院和国会以及各阶层的人士，除极少数例外，都一直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即欧洲的问题是欧洲的，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重洋相隔，相去有三千英里之遥。一般来说，美国对于欧洲出现麻烦事的关怀，范围总是有限得很。他们愿意通过裁军谈判或互惠贸易计划，提供他们力所能及的援助。当出现大危机时，正如张伯伦说他的同胞时那样，美国人把这些危机看作是属于一个遥远的国家、他们

所不了解的人民之间的事情。实际上,当战争在欧洲开始时,美国人却天真地声称,他们已置身于局外。

# 索引

- Adam Opel (亚当·奥佩尔), 102
- Adler, Cyrus (赛勒斯·艾德勒), 60, 61
- Aeroplane* (飞机), 241
- Airplanes (飞机), 72—73, 278
- American Business (美国商业) 与德国, 4, 5, 7 注脚, 66—67, 102—103, 147, 152; 美国商业与意埃战争, 127—128; 另见 *Aski marks* (阿斯基马克); *Countervailing duties* (反倾销税)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 (美国劳工联合会), 82
-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60; 美国犹太人大会, 60
- Anglo-French talks (英法会谈), 247—248
- 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 (英德海军协定), 117—122, 132, 173, 277;
- Anglo-Italian Agreement (英意协定), 233
- Anschluss* (德奥合并), 88, 215, 229, 232, 236, 248; 德国与德奥合并, 226—229; 英国与德奥合并, 227—229; *United States and* 美国与德奥合并, 234, 236, 238—239. 另见 *Austria* (奥地利)
- Anti-Comintern Pact (反共产国际公约), 170, 179, 186, 187, 195, 198; 根源与意义, 163—165; 布鲁塞尔会议, 198
- Appeasement (绥靖), 216, 277; 赫尔与绥靖, 115, 268; 绥靖的定义, 123, 276; 与休·威尔逊, 215; 张伯伦与绥靖, 220, 222, 225; 罗斯福与绥靖, 221, 233; 哈利法克斯与绥靖, 228—229, 230, 233; 希特勒谈绥靖, 259
- Argentina (阿根廷), 168—169, 170
- Arms embargo (武器禁运) (1933), 36. 另见 *Italian-Ethiopian War* (意埃战争);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 Aschmann, Gottfried (哥特弗里德·阿施曼), 139
- Aski marks* (阿斯基马克), 147, 149, 151. 另见 *Countervailing duties* (反倾销税); *Germany* (德国)
-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New Germany (German-American Bund) (新德意志朋友协会) (德美联盟), 85
- Atherton, Ray (雷·阿瑟顿), 33, 113, 142, 144
- Attolico, Bernardo (伯纳尔·阿托利科), 138, 270
- Auslandsorganisation* (国外组织), 154
- Austria* (奥地利), 92, 214, 277; 与陶尔斐斯被暗杀, 98; 希特勒与奥地利, 118, 186, 227, 229,

- 238; 墨索里尼与奥地利, 129, 176, 228; 与德国合并, 226—227; 229; 美国与奥地利, 226—227; 英国与奥地利, 227—229; 伊克斯与奥地利, 244
- Avon, Earl of (阿冯伯爵), 见 Eden, Anthony (安东尼·艾登)
- Baker, Newton D. (牛顿·贝克), 55
- Bankhead, William B. (威廉·班克黑德), 217
- Barnes, Harry E. (哈里·巴恩斯): 所著书, 3,
- Baturin, M. (巴图林): 所写文章, 306
- Beck, Josef (约瑟夫·贝克), 113
- Beck, Ludwig (路德维希·贝克), 254—255,
- Bell, Golden W. (戈尔登·贝尔), 150
- Beneš, Eduard (爱德华·贝奈斯): 论血腥清洗, 97; 谈德国重整军备和国联, 113, 130—131; 达拉第谈贝奈斯政府, 248; 休·威尔逊的访问, 251; (肯尼迪谈贝奈斯), 252; 希特勒谈贝奈斯, 259, 263; 拒绝德国要求, 262; 罗斯福的呼吁, 1938年9月26日, 263
- Berchtesgaden (贝希特斯加登), 226, 259—260
- Berle, Adolf A. (阿道夫·伯尔), 256, 262, 264, 266
- Berlin, Treaty of (柏林条约, 1921年), 4, 51
- Bernard, John (约翰·伯纳德), 157
- Berhardt, Johannes (约翰内斯·伯恩哈特), 154
- Bewley, Kenneth (肯尼思·比尤利), 178
- Bingham, Robert W. (罗伯特·宾厄姆), 54, 158, 195, 205, 233; 谈德国, 97, 114; 谈英国的政策, 116, 120, 178, 179, 181, 277
- Bismarck, 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46
- Blomberg, Werner von (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 112, 154, 176, 186, 224; 与裁军谈判, 31, 46, 48, 51; 与德国占领莱因兰, 137, 139, 145
- Blood Purge (血腥清洗), 83, 97, 104
- Blum, Leon (莱翁·勃鲁姆), 154, 155
- B'nai B'rith (布奈·布里思), 60
- Boal, Pierre De L. (皮埃尔·德·博尔), 12
- Boetticher,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波提彻尔), 15, 253—254
- Bonnet, Georges (乔治·庞纳), 258; 和英法会谈, 247—248; 与布立特会谈, 249, 251, 265; 谈捷克斯洛伐克, 259
- Borak, William E. (威廉·博拉), 109, 234
- Bowers, Claude (克劳德·鲍尔斯), 54, 159, 272, 279
- Boycott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美国犹太人大会议抵制委员会), 62
- Boycotts (抵制), 59, 61—63. 另见 Jewish people (犹太人)
- Brauchitsch, Walther von (瓦尔特·冯·勃劳希契), 224, 255
- Brazil (巴西), 101
- Brinkmann, Rudolf (鲁道夫·布林克曼), 151



- Brodsky, Louis (路易斯·布罗德斯基), 83—84
- Brüning, Heinrich (海因里希·勃鲁宁), 9—10, 11
- Brussels Conference (布鲁塞尔会议), 182, 199, 212, 232, 235, 252; 布鲁塞尔谈判, 194—197
- Bucknell, Howard, Jr. (小霍华德·巴克内尔), 272
- Buenos Aires Conference (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 150, 167, 169, 172
- Bulkley, Robert (罗伯特·巴尔克利), 204
- Bullitt, William C. (威廉·布立特), 31, 146, 267; 谈美国调停, 175—176; 和德捷危机, 245, 249—250, 251, 256, 258—262, 265, 266; 关于苏联, 245, 251; 关于布立特的书目, 308
- Bullock, Alan (阿兰·布洛克), 123, 268 脚注; 所著书, 306—307
- Bülow, Bernhard von (伯恩哈德·冯·比洛), 72, 81, 86, 87; 和裁军, 46, 51; 和债务, 67, 78—79; 多德谈比洛, 204
- Bund, German-American (德美联盟), 见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New Germany (新德意志朋友协会)
- Burns, James M. (詹姆斯·伯恩斯): 所著书, 306
- Burns, Richard D. (理查德·伯恩斯): 所写论文, 307
- Büro Ribbentrop (里宾特洛甫办公室), 163
- Butler, Nicholas M. (尼古拉斯·巴特勒), 84
- Butler, Rohan D. (罗汉·巴特勒): 所著书, 284—285
- Cadogan, Alexander (亚历山大·贾德干), 21—22, 219
- Caffery, Jefferson (杰斐逊·卡弗里), 70, 71
- Carr, Wilbur J. (威尔伯·卡尔), 87, 246—247, 272
- Chamberlain, Joseph P. (约瑟夫·张伯伦), 87
- Chamberlain, Neville (尼维尔·张伯伦), 189, 196, 206, 212, 218 脚注, 230 脚注, 251, 269, 280; 与罗斯福的“出人意料的”答复, 40—41; 与美国政策(1933), 52; 与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 128; 拒绝摩根索·罗斯福建议(1937), 178—182; 与远东, 189, 195, 197, 213; 与希特勒—哈利法克斯的会谈, 218 脚注; 罗斯福—威尔逊建议(1938), 219—224, 229—231, 278; 与德奥合并, 228, 237; 美国对张伯伦的看法, 232, 234; 与德捷危机(1938), 237—238, 247—248, 249, 263, 264, 265, 266, 267, 270—271; 与伊克斯, 244 脚注; 与肯尼迪会谈, 257; 拒绝美国的援助, 258—259; 访希特勒, 259—260, 262; 答复罗斯福的呼吁, 263; 寻求美国的保证, 269; 对美国的态度, 278
- Chase, Harry W. (哈里·蔡斯), 82
- Chautemps, Camille (卡米尔·肖当), 189
- Chequers (契克斯), 10
-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195, 199, 200
- Chile (智利), 101
- China (中国): 与德国, 163, 198, 201; 与日本, 164, 165, 200; 罗斯福与中国, 196; 希特勒与中国, 199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107, 155, 229, 257, 275  
Ciano, Galeazzo (加莱阿佐·齐亚诺), 161, 163, 270, 271; 与德国, 162, 186, 224, 226 脚注, 228; 与武器限制会议 (1937), 184, 185; 与中日战争, 195, 196 脚注, 198, 212  
Cohen, Alfred M. (艾尔弗雷德·科恩), 60, 61  
Colby, Bainbridge (班布里奇·科尔比), 82  
Collective Security (集体安全), 34, 35, 267  
Concordat (German-Vatican) (德国—梵蒂冈契约) (1934年), 64  
“Condor Legion” (“秃鹰军团”), 160  
Coolidge, Calvin (卡尔文·柯立芝), 5, 215  
Corbin, Charles (夏尔·科尔班), 154  
Cotton barter proposal (棉花易货建议), 152, 另见 Countervailing duties (反倾销税)  
Coughlin, Charles E. (查尔斯·库格林), 109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外交关系委员会), 223  
Countervailing duties (反倾销税), 146—153  
Cox, James M. (詹姆斯·考克斯), 55  
Craig, Malin C. (马林·克雷格), 243  
Cudahy, John (约翰·卡达希), 113, 175  
Cummings, Homer (霍默·卡明斯), 150, 242  
Curtius, Julius (朱利亚斯·居尔蒂

亚斯), 10  
Customs Bureau (海关局), 148. 另见 Countervailing duties (反倾销税)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97, 113, 257, 263, 264; 威尔逊·休谈捷克斯洛伐克, 245; 卡尔和美国对捷克的政策, 246—247, 278—279; 英法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会谈, 247—249; 与 1938 年 5 月危机, 249—250; 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 250, 255, 263—264; 贝克反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 254—255; 张伯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 257, 265, 266, 267; 庞纳谈捷克斯洛伐克, 259; 布立特谈捷克斯洛伐克, 260—261; 英法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 260; 罗斯福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 261, 262, 266, 269; 与慕尼黑会议, 268, 272; 卡尔谈捷克斯洛伐克, 272; 德国灭亡捷克斯洛伐克, 273  
Daladier, Edouard (爱德华·达拉第), 21, 30, 267, 269; 与裁军, 24—25, 42; 与德捷危机 (1938 年), 245, 247; 与罗斯福的和平呼吁, 263, 266  
Davies, Joseph E. (约瑟夫·戴维斯), 205, 214 脚注, 276  
Davis, Norman H. (诺曼·戴维斯), 30, 36, 105, 135, 279; 与裁军谈判, 21—22, 24—25, 26, 28, 31, 34, 35, 43—44, 46—47, 52—53; 与希特勒会谈, 25; 对德国的估价, 34, 49, 58—59, 114, 175; 19 和平的努力 (1937 年), 177, 181, 188, 196; 在布鲁塞尔会议上, 197; 与威尔斯计划 (1938), 218; 与捷克危机, 262—263

Dawes, Charles G. (查尔斯·道威斯), 6  
Dawes Plan (道威斯计划), 6—7, 8;  
按道威斯计划的贷款, 78, 79  
Debts Clearing Office (债务清偿局), 79, 80  
Debts Default Act (债务拖欠法),  
11, 254  
Delbos, Yvon (伊冯·德尔波斯),  
189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 12  
Dickstein, Samuel (塞缪尔·迪克斯坦), 80  
Dieckhoff, Hans (汉斯·狄克霍夫), 81, 86, 87, 89, 161, 224, 243;  
谈美国外交政策, 129, 189—190,  
201—202, 235—237, 270; W. 多德  
谈狄克霍夫, 171, 235; 谈 W·多  
德, 206, 209; 与韦尔斯和赫尔会  
谈, 224, 234; M·多德谈狄克霍  
夫, 235; 谈肯尼迪的建议, 252—  
253  
Dirksen, Herbert von (赫伯特·冯  
·狄克森), 93, 253; 与中日战争,  
198 脚注, 199, 201 脚注; 与肯尼  
迪, 251—252  
Disarmament (裁军), 见 World Dis-  
armament Conference (世界裁  
军会议)  
Divine, Robert A. (罗伯特·迪万),  
36 脚注  
Division of Western European  
Affairs (西欧事务司), 70, 120—  
121. 另见 State Department (国  
务院)  
Dodd, Martha (玛萨·多德), 30  
脚注, 68, 206 脚注, 235  
Dodd, William E. (威廉·多德),  
64, 149, 161, 168, 174, 176, 224,  
279; 与希特勒的会晤, 53, 75, 83;

任命与背景, 55—57; 与罗斯福的  
会见, 67—68; 与驱逐莫勒, 69—  
70; 与纽伦堡集会, 70—71, 208,  
211 脚注; 美国贸易与在德投资, 71  
—72, 74, 77, 78; 与德国官员的关  
系(1933年) 74—75; 谈血腥清洗,  
104; 谈希特勒的目标, 104, 107,  
132, 166—167, 172, 173; 世界法  
庭的失败, 109; 谈德国重整军备,  
111; 谈英德海军协定, 132, 173;  
谈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 132;  
想离开德国, 133; 与罗斯福的年度  
讲话(1936), 134; 与德国占领莱茵  
兰, 136—137, 139—140, 144, 173;  
与牛赖特会见, 137; 谈里宾特洛甫  
和反共产国际公约, 165; 谈德国人  
对希特勒政策的忠诚, 166—167; 谈  
狄克霍夫, 171, 235; 寻求与德国的  
和平(1936年), 171—172; 对德国外  
交政策的估计(1936年), 172—173;  
在德国的外交生涯, 203—204; 导致  
召回的事件, 203—210; 对他召回  
的反映和评价, 210—212  
Dodd, William E. Jr. (小威廉·多  
德), 68  
Dollfuss, Engelbert (恩格尔伯特·  
陶尔斐斯), 98  
Dominian, Leon (莱昂·多米尼  
安), 57—58  
Dresel, Ellis Loring (埃利斯·洛林  
·德莱塞尔), 4 脚注  
Duff Cooper, Alfred (阿尔弗雷德  
·达夫·古珀), 229  
Dulles, John F. (约翰·杜勒斯),  
67  
Dunn, James C. (詹姆斯·邓恩),  
183—184  
Du Pont de Nemours E. I. (德内  
穆尔·杜邦), 103

- Early, Stephen (斯蒂芬·厄尔利), 83, 243
- Ebert,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艾伯特), 7
- Eckener, Hugo (雨果·埃克纳), 242, 243
- Eden, Anthony (安东尼·艾登), 212, 218, 227, 234; 与裁军谈判, 28, 42, 44; 访问德国, 117; 与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 124—125;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42; 与西班牙内战, 154, 155, 158; 与摩根索—罗斯福建议 (1937年), 178—179, 181, 182, 196; 回忆宾厄姆关于制裁的质询, 195; 与布鲁塞尔会议及美国的合作, 196—197; 与罗斯福—威尔逊建议 (1938), 221—223, 224, 232; 辞职, 225; 谈张伯伦和罗斯福—韦尔斯建议, 229—230; 哈利法克斯谈艾登, 230 脚注; 美国对艾登辞职的反应, 232—233
- Engelbrecht, Helmuth (赫尔默思·恩格尔布雷希特), 131
- Ertegün, Münir (米尼尔·埃特京), 144
-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124, 130. 另见 Italian-Ethiopian war (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
- Evian Conference (埃维昂会议), 88, 91
-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ommercial Policy (贸易政策执委会), 149
- Export-Import Bank (进出口银行), 99, 100
- Far East (远东), 179, 180, 188, 200, 213; 关于远东的文献目录, 303—304. 另见 Brussels Conference (布鲁塞尔会议); Sino-Japanese war (中日战争)
- Faust, Albert B. (艾伯特·福斯特), 3
- Fay, Sidney B. (西德尼·费伊), 3
- Feis, Herbert (赫伯特·菲斯), 67, 94, 179—180, 183, 197
- Finland (芬兰), 11
- Flandin, Pierre-Etienne (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 140, 142
- Flynn, Edward J. (爱德华·弗林), 55 脚注
- Foreign Policy Office of the Nazi party (纳粹党外交政策局), 163
- France (法国), 6, 38, 111, 145, 245; 与裁军谈判, 20, 23, 28, 33, 42, 49; 与德国的重整军备, 113; 对英德海军协定的反应, 122; 与意埃战争, 124, 127; 与苏联签订的条约, 130, 136, 138, 237; 与美国的中立, 135; 与莱茵兰危机, 139, 140, 146; 与西班牙内战, 154, 161, 162, 214; 与布鲁塞尔会议, 195; 与捷克危机, 247—249, 250, 258, 259, 260; 对罗斯福在金斯敦讲话的反应, 256—257
- France,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153, 154, 157, 160, 161, 214
- Francois-Poncet, André (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 76; 与美国的中立, 134—135;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36, 138—139; 与纽伦堡集会, 207; 与多德相比, 210; 与希特勒的会见, 270
- Franco-Soviet Defensive Pact (法苏防御条约), 130, 136, 138, 237
- Frank, Hans (汉斯·弗朗克), 162
- Freytag, Reinhold (莱因霍尔德·弗雷塔格), 63
- Fritsch, Werner von (瓦尔纳·

冯·弗立契), 137, 173, 224  
Funk, Walter (沃尔特·芬克), 88, 89, 224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公司), 102—103

Geneva Disarmament Conference (日内瓦裁军会议), 见 World Disarmament Conference (世界裁军会议)

George V, King (国王乔治五世), 38

Géraud, André(pseud Pertinax) (安德烈·热罗) (笔名佩蒂纳克斯), 33; 所写文章, 122脚注

German-American Bund (德美联盟), 参看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New Germany (新德意志朋友协会)

German-Americans (美籍德国人), 3, 85

German-American Treaty of Friendship, Amity, and Commerce (1923) (德美友好、和睦、通商条约) (1923), 65

German-Austrian Customs Union (德奥海关联盟), 10

German-Austrian "Gentlemen's Agreement" (1936) (德奥“君子协定”) (1936), 162

Germany (德国):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美国的关系, 2—4, 5—6, 7, 8—9; 与道威斯计划, 6—7; 与赔款, 6, 10—11; 与杨格计划, 8; 与国联, 8, 20, 47, 276; 1930, 1932, 1933年三次选举, 9, 11, 12, 13; 与世界裁军会议, 20, 21, 23—24, 25, 27, 28, 29, 30—31, 32—33, 34, 43, 44—49, 50—52; 与波兰, 29, 84, 273—274; 与世界经济会议, 37, 41—42; 迫害犹太人与难民问题, 59—60, 61, 80, 86—93;

外贸政策, 63, 64, 65—66, 71—72, 94, 95—97, 98—99, 100, 101, 102—103; 外债政策, 66, 73—74, 77—79; 宣传活动与美国, 80—81, 84—86; 对希特勒的模拟审判, 82—83; 在德国的血腥清洗, 83, 97, 104; 与布罗德斯基, 84; 与拉瓜迪亚, 84; 德国的重整军备, 110, 111—113; 与斯特雷扎会议, 115, 117; 与英国进行海军谈判, 117—118, 119—120, 121—122, 124; 与意埃战争, 125, 128—129, 277; 对罗斯福讲话的反应 (1936), 135—136; 德国占领莱茵兰, 136—139; 与反倾销税的争论, 146—149, 151—153; 与西班牙内战, 153—154, 156, 157, 160, 277; 与意大利, 161—162, 176, 186, 187, 202, 212; 远东政策与反共产国际公约, 163—164; 拉丁美洲政策, 170; 与布鲁塞尔会议, 194—195; 调停中日战争, 198—201; 承认满洲国, 201; 对美宣战, 203, 275; 与多德的被召回, 209; 休·威尔逊, 谈德国, 215—216; 清洗 (1938), 224; 与奥地利合并, 226—229; 罗斯福—威尔逊计划 (1938), 231—232; 与氦气争论, 240, 241—242; 与捷克危机, (1938), 245, 250, 254, 257, 270; 与肯尼迪计划访德, 251—252; 对罗斯福金斯敦讲话的反应, 256; 灭亡捷克斯洛伐克, 273; 罗斯福呼吁和平 (1940), 273; 韦尔斯使命 (1940), 274; 1940年攻势, 275

Gibson, Hugh (休·吉布森), 20—21, 24, 25—26

Gilbert, Prentis (普伦蒂斯·吉尔伯特), 142—143, 207, 208, 224

Girdler Corporation of Louisville (路易斯维尔格德勒公司), 239

Glass, Carter (卡特·格拉斯), 204

- Glass-Steagall banking act (格拉斯—斯蒂高尔银行投资法案), 36脚注
- Gleason, S. Everett (埃弗雷特·格利森), 223, 230—231, 231
- Godesberg (戈德斯堡), 262, 269
- Gobbels, Joseph (约瑟夫·戈培尔), 74, 89, 224
- Göring, Hermann (赫尔曼·戈林), 48, 111, 112, 154, 176, 227, 242
- Gold Discount Bank (黄金贴现银行), 66
- Gordon, George, A. (乔治·戈登), 9, 31, 33, 60, 61, 65
- Grandi, Dino (狄诺·格兰第), 226脚注
- Great Britain (英国): 与占领鲁尔, 6; 与赔款, 10; 与世界裁军会议, 20, 21, 22—23, 25, 26, 27, 28, 30—31, 33, 35, 42, 43, 44, 46, 49; 与世界经济会议, 26, 38, 39, 40—41; 战争债务, 38; 与纽伦堡集会, 71, 206, 211脚注; 向德国出售飞机, 72—73, 278; 与德国债务, 79, 80, 278; 与洛迦诺公约, 107, 110; 与德国的重整军备, 107, 111, 113; 关于重整军备的白皮书, 111; 与斯特雷扎会议, 116—117; 与德国进行海军谈判, 117—118, 119—120, 122, 123, 124, 130; 寻求美国同意, 120; 与意埃战争, 127, 128, 129, 214; 与法苏防御条约, 138,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38, 140, 142, 144; 与西班牙内战, 154—155, 161—162, 214; 与反共产国际公约, 165; 与摩根索—罗斯福建议(1937), 178—179, 181—182, 213; 限制军备会议, 185; 与布鲁塞尔会议和中日战争, 194, 195—197, 212, 213; 承认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 214, 233, 234; 与罗斯福—威尔逊建议(1938), 218—220, 221—224, 225, 228—230, 231, 232, 278; 与里宾特洛甫, 224—225; 与德奥合并, 227—229; 与捷克危机(1938), 245, 246, 247—249, 250, 256—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266, 269, 270, 279; 对罗斯福在金斯敦讲话的反应, 256—257; 在捷克危机时期的美国, 261, 263, 269
- Green, William (威廉·格林), 60
- Grew, Joseph C. (约瑟夫·格鲁), 54
- Grynszpan, Herschel (赫尔彻尔·格林兹本), 89
- Guernica (格尔尼卡), 160
- Hackworth, Green H. (格林·哈克沃思), 242
- Haight, John M. Jr. (小约翰·黑特), 226—267, 268脚注
- Haile Selassie, Emperor (海尔·塞拉西皇帝), 125, 130. 另见 Italian-Ethiopian war (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
- Hailsham, Douglas (道格拉斯·黑尔什姆), 30
- Halder, Franz (弗朗兹·哈尔德), 255
- Halifax, Edward F. L. (爱德华·哈利法克斯), 244脚注, 246; 与希特勒会谈, 218; 与德奥合并, 227, 228—229; 与罗斯福—韦尔斯计划, 230; 与英意协定, 233; 与英法会谈, 247—249; 对罗斯福金斯敦讲话的反应, 256—257; 对罗斯福建议的答复, 261
- Hanfstaengl, Ernst (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 14, 87
- Hansen, Alvin (阿尔文·汉森), 98—99
- Hanighen, Frank C. (弗兰克·汉

尼根),131  
Hassell, Ulrich von (乌里希·冯·哈塞尔), 45, 125, 224; 谈意埃战争, 128—129, 129—130, 277;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37—138, 139; 给菲利普斯的建议, 174  
Havana, Declaration of (哈瓦那宣言), 170  
Hearst, William R. (威廉·赫斯特): 19, 109  
Helium (氦气问题), 239—244, 252  
Helium Act (氦气法), 239, 240  
Hendaye (汉达伊), 160  
Henderson, Arthur (阿瑟·汉德逊), 26, 34, 42—43, 46, 48, 49  
Henderson, Nevile (尼维尔·汉德逊), 225, 245; 任命的目的, 206; 与纽伦堡集会, 207, 212; 与多德, 210, 211脚注  
Henlein, Konrad (康拉德·汉莱因), 247, 248, 249, 259  
Henry, Jules (朱尔斯·亨利), 121  
另见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Herriot, Edouard (爱德华·埃里奥), 27  
Hindenburg (兴登堡号飞船), 240  
Hindenburg, Paul von (保罗·冯·兴登堡), 9, 13, 94; 与舒尔曼, 5; 在美国对兴登堡的看法, 7; 与1932年大选, 11—12; 与德国退出国联和世界裁军会议, 47, 48, 51  
Hirota, Koki (广田弘毅), 199—200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57, 68, 98, 127, 171, 172, 173, 178, 218, 225, 236, 243, 244, 247, 255, 260, 261, 265, 266, 267, 275, 276; 任命路德大使, 2; 1930, 1932年, 两次选举, 9, 11—12; 就任总理, 13; 对美国的看法, 13—17, 201, 237, 253, 279

—280; 会见戴维斯, 25; 拒绝访美邀请, 28; 谈牛赖特, 30; 与世界裁军会议谈判, 31, 32—33, 43, 44—49, 50—51; 会见多德, 53, 75, 83; 米勒谈希特勒, 58; 戴维斯谈希特勒, 59, 276; 戈登谈希特勒, 60; 与纽伦堡集会, 70, 207, 212; 对希特勒的模拟审判, 82, 83, 拉瓜迪亚谈希特勒, 84; 会见舒尔曼和胡佛, 84, 85; 与弗里茨·库恩, 85; 迫害犹太人, 87, 89, 90, 91; 与血腥清洗, 97, 104; 与陶尔斐斯的被暗杀, 98; 与重整军备, 107, 110—112; 与萨尔公民投票, 110; 与英国进行海军谈判, 117—118, 119, 120, 121—122, 123; 和平讲演, (1935年5月), 118, 136; 与意埃战争, 128; 与法苏条约, 136;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36, 137—140, 143, 145; 史密斯谈希特勒, 143; 与西班牙内战, 154, 160, 161, 162, 277; 与意大利, 162, 176, 182, 186, 202, 274; 与日本, 163, 164, 195, 199, 201; 在国会的讲话 (1937年1月), 176, 177; 会见兰斯伯里, 183; 与内阁会议 (1937年11月5日), 186, 194; 对罗斯福防疫隔离讲话的反应, 190; 与韦尔斯停战纪念日的建议, 194; 与布鲁塞尔会议, 194—195; 与中日战争, 198—199; 承认满洲国, 201; 与清洗 (1938年), 224; 会见许士尼格, 226; 与德奥合并, 227, 229; 与罗斯福—韦尔斯计划, 231—232; 与汉莱因, 247; 与捷克斯洛伐克, 250, 253, 255, 256, 257, 258, 259, 264; 肯尼迪建议希特勒访美, 252; 与军事建议 (1938年), 253—255; 与罗斯福在金斯敦的讲话, 256; 斥责贝奈斯, 259, 263—264; 与贝希特斯加登会议, 259, 260; 与戈德斯堡会谈, 262; 答复罗斯福9月26

日的呼吁,263;与慕尼黑会议,268;  
罗斯福给张伯伦的电报,269;与  
罗斯福9月27日的呼吁,270;梅塞史密  
斯谈希特勒,272;召回狄克霍夫,  
273;与罗斯福的呼吁(1939),273—  
274;与韦尔斯使命,274

Hoare, Samuel (塞缪尔·霍尔): 与  
意埃战争),127,129,130;与罗斯福  
—威尔逊计划,223脚注,230

Hoare-Laval plan (霍尔·赖伐尔计  
划),129,130

Hoesch, Leopold von (利奥波德·  
冯·霍施),1,21

Hoover, Herbert (赫伯特·胡佛),  
10,12—13,19,20,35,66

Hoover, Moratorium (胡佛延缓偿  
付期),9—10,66

Hopkins, Harry (哈里·霍普金斯),  
126

Hossback,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  
霍斯巴赫),111—112,186

Houghton, Alanson B. (阿兰森·  
霍顿),4,8

House, Edward M. (爱德华·豪  
斯),54,57,106,115,205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35

House Special Committee on Un-  
American Activities (豪斯非美活  
动特别委员会),81

Howard, Graeme K. (格雷姆·霍  
华德),103

Howe, Louis (路易斯·豪),31

Hugen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  
休根堡),13,11

Hughes, Charles E. (查尔斯·休  
斯),5,6,7

Hull, Cordell (科德尔·赫尔),31,  
54,116,148,172,175,184,187,  
205,230,236,242,247,265,280;任

命与背景,19;与罗斯福,19;与戴维  
斯,21;与世界裁军会议谈判,22,  
24,27,31,34,46;与武器禁运  
(1933年),35—37;与世界经济会  
议,37—38,39,40;与多德,55,56,  
204,208—210;与犹太人的抗议,  
59,60,61;与德国债务延期偿付,  
66;与德国贸易歧视,71;与向德国  
出售飞机,73;与迪克斯坦决议,81;  
对希特勒的模拟审判,82—83;谈  
休·约翰逊,83;与德国难民,88,  
89;贸易观点,93;美国与德国的贸  
易,94,96—97,99,101—102;罗斯  
福对赫尔贸易观点的态度,100—  
101;与德国的重整军备,105,112,  
114,115;与国际法庭,108—109;  
与意埃战争,126,127,128,131,  
221;谈中立法,141;德国占领莱茵  
兰,142,146;与反倾销税争论,149,  
150;与西班牙内战,155,156,157脚  
注,159—160;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会  
议,168;给张伯伦的答复(1937),  
180;与中日战争,188,200;与罗斯  
福防疫隔离讲话,188,189;与韦尔  
斯,191;与韦尔斯停战纪念日计划,  
192,193—194,229;与布鲁塞尔会  
议,196,197;纽伦堡集会,207—  
209;“帕奈号”炮舰事件,212;与罗  
斯福—韦尔斯计划(1938),217,  
218,220;与奥地利危机,226,234,  
238;与英意协定,233—234;与氦气  
争论,240—241,242,243;与捷克危  
机(1938年5月),250,251;与捷克危  
机(1938年9月),258,260,262,264,  
266,269;与慕尼黑会议的解决,  
268—269;估价政策,279

Ickes, Harold L. (哈罗德·伊克  
斯),84,109—110,112,260;与氦气  
争论,240—241,242,243—244;与



德奥合并,241; 肯尼迪的道歉, 252  
Inner Mongolia (内蒙古),199  
Inter-American Consultative Committee (美国国内顾问委员会), 168,169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Political Refugees (关于政治难民的国际委员会),89,90—92  
International Nonintervention Committee (国际不干涉委员会), 155.另见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Isolationism (孤立主义),301  
Italian-Ethiopian war (意埃战争), 160,277; 战前谈判,124—126; 德国与意埃战争,125,128—129,130; 英国与意埃战争,126—127,129; 美国与意埃战争,125—126, 127—128, 130; 埃里希·科尔特谈意埃战争, 131  
Italy (意大利): 与世界裁军会议谈判,20,49—50; and 陶尔斐斯的被暗杀,98; 与德国的重整军备, 115; 与英德海军协定,122; 与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24—125,126, 127—130; 美国与意大利的贸易, 127—128;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137—138, 143; 与西班牙内战,153,155, 156, 160,161—162; 与美国, 182—183, 184—186,187,275; 同意反共产国际公约,186; 与布鲁塞尔会议,195; 与钢铁盟约,202,273; 与三国公约, 202; 作为英美谈判的一个因素 (1938), 220—223; 与德国的清洗 (1938),224; 与德奥合并,228; 与两次捷克危机,249,270—271; 罗斯福呼吁召开慕尼黑会议,271; 入侵阿尔巴尼亚,273; 与韦尔斯使命,274;

Jackson, Robert H. (罗伯特·杰

克逊),243  
Japan (日本),166,180,182; 希特勒羡慕日本,163; 与反共产国际公约, 163—165; 对华战争, 188, 194, 195,196, 197; 与德国调解中日战争,198—201; 与三国协定,202; 对美战争,203; 与“帕奈号”事件,212  
Jewish people (犹太民族),希特勒论犹太民族,12—13,15; 德国迫害犹太人, 59—60,61,63,64,80,89; 美国公众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反应, 60,61,80,81,82—84; 与美国抵制德货, 61—63; 罗斯福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态度,68; 美国和国际上讨论收容来自德国的犹太人,86—89, 90—93; 沙赫特与犹太人,90; 南美和犹太人,93; 波兰与犹太人, 93; 休·威尔逊谈犹太人问题,215; 肯尼迪谈犹太人问题,252  
Johnson, Herschel (赫谢尔·约翰逊),257  
Johnson, Hiram (海勒姆·约翰逊), 11,35—36,52,109  
Johnson, Hugh (休·约翰逊), 83  
Joint Boycott Council (联合抵制委员会),62  
Jouvenel, Bertrand de (贝特朗·德·儒弗内尔),138  
Justo, Augustin (奥古斯丁·贾斯托),168  
Kellogg-Briand Pact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22,23,51  
Kennedy, Joseph P., (约瑟夫·肯尼迪), 233, 249, 254, 260, 267, 269; 谈德国政策, 238, 245—246; 罗斯福谈约瑟夫·肯尼迪, 246; 力主访德,251—253; 狄克霍夫谈约瑟夫·肯尼迪, 253; 与哈利法克斯会谈, 257; 与张伯伦会谈, 257—

- 258, 265—266
- Keynes, 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40
- Kiep, Otto (奥托·基普), 8
- King, Mackenzie (麦肯齐·金), 268
- Kleist, Ewald von (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 257
- Kliefoth, Alfred W. (艾尔弗雷德·克利福思), 2脚注, 113
- Knox, Frank (弗兰克·诺克斯), 69, 184
- Konversionskasse für Auslandsschulden (外债兑换储蓄所), 66
- Kordt, Erich (埃里希·科尔特): 谈希特勒对美国政策的看法, 16—17, 190, 201; 谈意埃战争, 131, 277; 谈希特勒占领莱茵兰, 145; 谈希特勒和日本, 163
- Kordt, theodor (西奥多·科尔特), 248—249, 254, 259
- Koster, Roland (罗兰·科斯特), 1
- Krock, Arthur (阿瑟·克罗克), 159, 205
- Krogmann, Carl (卡尔·克罗格曼), 42
- Kuhn, Fritz (弗里茨·库恩), 85
- Laboulaye, André Lefevre de (安德烈·勒费弗尔·德拉布莱), 114, 135, 144
- Ladybird (“瓢虫号”战舰), 212. 另见 Sino-Japanese War (中日战争)
- La Guardia, Fiorello H. (菲奥雷洛·拉瓜迪亚), 82, 84
- Langenheim, Adolf (阿道夫·朗根海姆), 154
- Langer, Wolliam L. (威廉·兰格), 223, 230—231
- Lansbury, George (乔治·兰斯伯里), 183
- Lausanne Conference (洛桑会议), 11
- Laval, Pierre (皮埃尔·赖伐尔), 124, 129, 135
- League of Nations (国联), 51, 56, 86; 与德国 8, 18, 115, 140, 142, 201; 罗斯福谈国联 18; 贝奈斯谈国联, 113, 130—131; 与意埃战争, 127; 与中日战争, 163, 194
- Leahy, William D. (威廉·莱希), 243
- Léger, Alexis Saint-Léger (亚历克西·圣-莱热·莱热) 33, 146, 154, 155
- Lehman, Herbert H. (赫伯特·莱曼), 88
- Leitner, Rudolf (鲁道夫·莱特纳), 45, 174
- Lend-lease (租借法案), 275
- Ligne, Eugene de (欧仁·德利涅), 112—113
- Lima, Declaration of (利马宣言), 169
- Lindsay, Ronald (罗纳德·林赛), 73, 128, 180, 197, 212, 222; 与英国对美国的态度的态度, 106; 对美国的看法, 178—179, 258; 与罗斯福—韦尔斯计划 (1938), 218—219, 224, 225; 同韦尔斯会谈, 221, 223; 与美国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 233; 会见罗斯福, 261
- Livinov, Maxim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 97, 122
- Locarno treaties (洛迦诺公约), 7—8, 107;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36, 137, 138, 139, 141
- Lodge, Henry Cabot, Jr.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 240
-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1936)

- (伦敦海军会议) (1936), 135
- Long, Breckinridge (布雷肯里奇·朗), 43, 133, 183; 被任命为大使, 54; 谈萨尔公民投票, 108; 谈欧洲形势, 112; 谈德国重整军备和美国, 117; 谈斯特雷扎会议, 117; 谈德国占领莱茵兰, 143—144
- Long, Huey P. (休伊·朗), 109
- Lothian (Philip Kerr), Lord (洛西恩[菲利普·克尔], 勋爵), 142
- Ludlow, Louis (路易斯·勒德洛), 217
- Luther, Hans (汉斯·路德): 受任大使, 1—2; 与裁军谈判, 29, 43; 与参议员鲁宾逊的讲话, 64; 与对希特勒的模拟审判, 83; 与贸易谈判, 94, 96—97; 谈美国对德国重整军备的反应, 114—115; 谈美国对英德海军协定的看法, 123—124; 谈美国的政策和莱茵兰危机, 145; 谈罗斯福在肖托夸的讲话, 174; 谈多德的和平试探, 174; 与美国对希特勒 1937 年 1 月讲话的反应, 176 脚注; 被召回, 255
- McConnell, Francis J. (弗朗西斯·麦康内尔), 61
- McCormack, Daniel W. (丹尼尔·麦科马克), 87—88
- McDonald, James G. (詹姆斯·麦克唐纳), 86, 87
- MacDonald, Ramsay (拉姆齐·麦克唐纳): 与世界裁军会议谈判, 21, 22—23; 访问罗斯福, 26; 参加世界经济会议, 38, 40
- MacDonald plan (麦克唐纳计划), 28, 35; 麦克唐纳计划条款, 25—27, 32, 34; 美国的态度, 25—27, 32, 34; 德国的态度, 29, 31, 32—33, 43; 法国的态度, 42. 另见 World Disarmament Conference (世界裁军会议)
- McNeary, Edward (爱德华·麦克尼里), 82
- McReynolds, Samuel D. (塞缪尔·麦克雷诺兹), 35, 157
- Maltzan, Ago (阿戈·马尔赞), 7
- Manchukuo (满洲国), 162; 胡佛—史汀生方案, 163; 希特勒对其政策, 163, 201; 德国与其贸易, 198; 在中日谈判中的地位, 199, 200; 德国对它的承认, 201
- Manchuria (满洲), 见 Manchukuo (满洲国)
- Manning, William T. (威廉·曼宁), 60
- Marriner, Theodore J. (西奥多·马里纳), 25, 33, 49, 113, 125
- Masaryk, Jan (简·马萨里克), 247
- May crisis (1938) (1938 年 5 月危机), 249—250, 305. 另见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 Mayer, Ferdinand L. (费迪南德·迈耶), 25—26, 139, 207
- Mein Kampf* («我的奋斗»), 14, 15, 58, 107, 173
- Messersmith, George S. (乔治·梅塞史密斯), 89—90, 252, 276, 279; 谈德国的贸易政策, 64—65, 72; 与美国同德国的贸易, 94—95, 103; 谈沙赫特, 95; 谈血腥清洗, 97—98; 谈德国外交政策, 166, 238; 谈史密斯, 143 脚注; 与韦尔斯停战纪念日计划, 192; 与纽伦堡集会, 207—208; 谈英国政策, 213, 269; 谈多德, 210—211; 谈德国吞并奥地利, 234; 与氦气争论, 242; 与召回休·威尔逊, 273 脚注; 谈慕尼黑会议, 272
- Mexico (墨西哥), 154

- Miklas, Wilhelm (威廉·米克拉斯), 227
- Miller, Douglas (道格拉斯·米勒), 58, 95—96
- Millis, Walter (沃尔特·米利斯), 131
- Moffat, Jay Pierrepont (杰伊·皮尔庞特·莫法特): 谈罗斯福和约翰逊修正案, 36 脚注; 谈德国的裁军谈判, 46; 谈戴维斯, 52; 谈多德, 56 脚注, 208; 与纽伦堡集会, 70, 71, 207, 208; 谈罗斯福 1933 年 12 月的讲话, 75; 与迪克斯坦决议, 81; 谈罗斯福的抵制建议, 105—106; 与国际法庭的失败, 110; 与德国的重整军备, 113, 115; 与英德海军协定, 121; 谈休·威尔逊, 24; 谈 1938 年奥地利危机, 226—227; 与张伯伦, 232—233, 269; 与 1938 年 9 月的捷克危机, 262, 269
- Moley, Raymond (雷蒙德·莫利), 31, 82; 与赫尔, 19, 39; 与世界经济会议, 39—40
- Monroe Doctrine (门罗主义), 171
- Moore, John Bassett (约翰·巴西特·穆尔), 34 脚注
- Moore, R. Walton (R. 沃尔顿·穆尔), 136, 172, 191, 204; 谈泰丁斯决议, 81—82; 与多德, 205, 210
- Morgenthau, Henry, Jr. (小亨利·摩根索), 239, 246, 279; 谈国务院, 147; 与反倾销税辩论, 149—151, 152; 与英美合作 178, 179; 谈戴维斯与赫尔, 178; 与氦气辩论, 243
- Moscicki, Ignacy (伊格纳西·莫斯科斯基), 273, 274
- Mowrer, Edgar Ansel (埃德加·安塞尔·莫勒), 69—70
- Munich Conference (慕尼黑会议); 299, 252, 267, 269; 休·威尔逊谈慕尼黑会议, 215; 被人议论, 268; 美国对它的反应, 272; 谈及慕尼黑会议的文献目录, 305—306. 另见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 Murphy, Frank (弗兰克·墨菲), 152—153
- Murray, Wallace (华莱士·默里), 129
- Mushakoji, Kintomo (武者小路公共), 164
- Mussolini, Benito (本尼托·墨索里尼), 128, 176, 182, 187, 214, 225, 237, 265; 与裁军谈判, 43, 45, 49—50; 会见布雷肯里奇·朗, 108; 与意埃战争, 125, 127, 129—130, 131, 183; 谈斯特雷扎会议, 129—130, 138;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38; 与西班牙 153; 谈轴心国问题, 162; 与希特勒, 176, 186; 致函罗斯福, 183; 与西姆斯会谈, 184; 拒绝军备会议的建议, 185; 与反共产国际公约, 195; 阻止齐亚诺—艾登会晤, 196 脚注; 与奥地利危机, 226, 227; 与慕尼黑会议, 270—271, 273; 与韦尔斯使命, 274
- Nadolny, Rudolf (鲁道夫·纳多尔尼): 与世界裁军会议谈判, 20, 27—28, 31, 46, 47, 52; 与希特勒, 31, 33 脚注; 与戴维斯, 46, 52; 与兴登堡, 52
- National Cash Register Company (全国现金收纳机公司), 64
- National Munitions Control Board (全国军需品管制委员会), 239, 241, 243. 另见 Helium (氦气)
- National Recovery Act (国家复兴法), 36 脚注
-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

- ers' party (NSDAP)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另见 Nazi party (纳粹党)
- Navy Department (海军部), 240
- Nazi party (纳粹党), 10, 173, 211; 与 1930, 1932, 1933 年的大选, 9, 12, 13; 萨克特谈纳粹党, 11; 米勒谈纳粹党, 58; 袭击犹太人, 59, 62—63; 与商业, 65; 与纽伦堡集会, 69, 207, 211, 255; 在美国的宣传, 85; 奥地利的纳粹党, 98, 226
- 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纳粹德国与苏联互不侵犯条约), 202
- Neurath, Konstantin von (康斯坦丁·冯·牛赖特), 1, 163, 201; 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12; 与戴维斯, 24 脚注; 身世, 30; 与世界裁军会议的谈判, 46, 47, 48, 51; 与世界经济会议, 41—42; 与犹太人问题, 61; 与多德, 74, 83, 204, 206; 与贸易谈判, 94; 与西蒙, 110, 111; 与意埃战争, 128;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37, 139; 同布立特会谈, 146; 与西班牙内战, 161; 与德意协定, 162; 会见墨索里尼, 176; 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的内阁会议上, 186; 与反共产国际公约, 224; 被解职, 224; 英国对牛赖特的看法, 225
- Neutrality (中立) 与美国的政策: 1933 年的建议, 34—36; 意埃战争期间的中立, 126—128; 罗斯福谈中立问题, 132, 133, 134, 155—156; 赫尔谈中立问题, 141; 与西班牙内战, 155—159; 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 169; 与巴拿马会议, 170; 英国关于中立的建议, 179; 1939 年以后的中立, 275; 德国政策: 在意埃战争期间, 128—129;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 155; 在中日战争期间, 198
- Neutrality Act (中立法案): 1935 年 8 月, 126, 127; 1936 年 2 月, 130, 135, 141, 155, 158; 1936 年 1 月, 157; 1937 年 5 月, 180; 1939 年 9 月, 275
- New Burroughs Adding Machine Company (新巴勒斯计算机公司), 64
- “New Plan”, (“新计划”), 98
- Nine Power Treaty (九国公约), 194, 199, 218. 另见 Brussels Conference (布鲁塞尔会议)
- Nock, Albert Jay (艾伯特·杰伊·诺克), 3
- Nonrecognition (不承认), 163. 另见 Manchukuo (满洲国)
- Non-Sectarian Anti-Nazi League (非宗派反纳粹联盟), 61—62
- NSDAP, 见 Nazi party (纳粹党)
- Nuremberg (纽伦堡), 45; 纽伦堡集会, 70, 71, 206, 207, 211—212, 255
- Nuremberg Laws (纽伦堡法), 84
- Nye, Gerald P. (杰拉尔德·奈): 与军火调查, 131; 与西班牙内战期间的禁运, 157, 158—159; 攻击多德, 204
- Nye Committee (奈委员会), 见 Nye, Gerald P. (杰拉尔德·奈)
- O'Brien, John P. (约翰·奥布赖恩), 60
- Oil (石油), 102, 127—128. 另见 Italian-Ethiopian war (意埃战争)
- Oliphant, Herman (赫尔曼·奥利芬特), 148
- Oshima, Hiroshi (大岛浩), 163
- Owen, Robert (罗伯特·欧文), 3

Pact of Steel (钢铁同盟), 202, 273  
Panama, Declaration of (巴拿马宣言), 170  
Panay (“帕奈号”), 212. 另见 Sino-Japanese war (中日战争)  
Papen, Franz von (弗朗兹·冯·巴本), 30, 47, 51, 224  
Paris Peace Conference(巴黎和会), 3, 6. 另见 Versailles, Treaty of (凡尔赛条约)  
Paul-Boncour, Joseph (约瑟夫·保罗-邦戈), 30—31, 42  
Pearl Harbor (珍珠港), 203  
Peek, George N. (乔治·皮克), 99—102;  
Pell, Robert (罗伯特·佩尔), 93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常设国际法庭), 见 World Court (国际法庭)  
Perth (Eric Drummond), Lord (珀思 [埃里克·德拉蒙德], 勋爵), 270, 271  
Peterson, Edward N. (爱德华·彼得森), 80  
Philip of Hesse, Prince (黑森的菲利普亲王), 227  
Phillips, William (威廉·菲利普斯), 129, 174, 191, 265, 279; 谈戴维斯, 21; 与裁军谈判, 31; 与抵制运动, 61; 评 J·T·鲁宾逊的讲话, 64; 与纽伦堡集会, 70—71; 谈罗斯福 1933 年 12 月的讲话, 75; 谈德国偿还债务问题, 77; 与迪克斯坦决议, 81; 与梅塞史密斯, 96; 与皮克的建议, 101; 与罗斯福的抵制建议, 105, 106; 与德国重整军备, 114;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44; 与齐亚诺, 184, 185, 224; 与意埃战争, 187, 197 脚注; 谈贝希特斯

加登会唔, 206; 与罗斯福向墨索里尼的呼吁, 271  
Phipps, Eric (埃里克·菲普斯), 49, 70, 80, 251  
Pilsudski, Joseph (约瑟夫·毕苏斯基), 29  
Pititman, Key (基·皮特曼), 36, 157, 159, 204  
Poland (波兰), 29, 113, 273—274  
Popular Front (in Spain) (西班牙人民阵线), 153, 154  
Prittwtz und Gaffron, Friedrich W. von (弗里德里希·冯·普里特维茨·翁德·加弗伦); 辞职, 1; 对外政策建议, 8; 与希特勒, 14; 谈罗斯福与麦克唐纳计划, 23—24; 与世界经济会议, 37; 谈抗议集会, 60  
Quai d'Orsay (法国外交部), 见 France (法国)  
Quarantine address (隔离讲话), 见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罗斯福)  
Raeder, Erich (埃里希·雷德尔), 119  
Rath, Ernst vom (恩斯特·冯·腊特), 89  
Raumer, Hermann von (赫尔曼·冯·劳梅尔), 164  
Rauschning, Hermann (赫尔曼·劳施宁), 14, 50  
Rearmament (重整军备), 46, 176; 德国的措施, 107, 110, 111—113; 美国对德国重整军备的态度, 114—115 另见 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 (英德海军协定)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互惠贸易协议法案), 37, 94, 96,

100, 103, 239  
Refugees (难民) 见 Germany (德国); Jewish people (犹太人); United States (美国)  
Reichsbank (德国国家银行), 2, 66, 78, 151  
Reichstag fire (国会纵火案), 13  
Reichswehr (德国军队), 44. 另见 Rearmament (重整军备); World Disarmament Conference (世界裁军会议)  
Remak, Joachim (乔基姆·雷马克), 243—244  
Remington Typewriter Company (雷明顿打字机公司), 64  
Reparation Commission (赔款委员会), 6  
Reparations (赔款), 5, 9—10, 11. 另见 Dawes Plan (道威斯计划); Young Plan (杨格计划)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 12  
Rhineland (莱茵兰), 164, 248, 277; 法军撤离莱茵兰, 8, 10; 德国占领莱茵兰, 130, 136—139  
Ribbentrop, Joachim von (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251; 与犹太人移民, 91; 与重整军备, 112; 与英德海军协定, 122; 与德国的远东政策, 163, 198—199, 201; 与反共产国际协定, 164, 165, 186, 187; 同意大利结盟, 202—203; 任外长, 224; 外国对他的看法, 224—225; 与德国吞并奥地利, 228; 对英国的态度, 231; 建议在美国掀起宣传运动, 237; 与韦尔斯使命, 274  
Rios, Fernando de los (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 156  
Robinson, Arthur R. (阿瑟·鲁宾逊), 85—86

Robinson, Joseph T. (约瑟夫·鲁宾逊), 64, 109, 204  
Roehm, Ernst (恩斯特·罗姆), 97  
Roosevelt, Eleanor (埃莉诺·罗斯福), 190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罗斯福), 149, 208, 222, 235, 237, 238, 240, 251, 252, 253, 277, 280; 第一次就职讲话, 18; 身世和观点, 18—19; 谈任用赫尔, 19; 任命戴维斯, 21; 同普里特维茨会晤, 24, 26, 27; 与麦克唐纳计划, 24, 26, 27; 谈沙赫特, 28; 1933年5月关于裁军建议的讲话, 31—33; 与戴维斯关于磋商的讲话, 34; 与约翰逊修正案, 36; 关于稳定币值的联合声明, 37; 与世界经济会议, 38—41; 谈德国, 43; 与德国撤出裁军会议, 49, 52; 与任命多德, 55; 会见多德, 57, 67—68; 与德国延期偿付债务, 66; 与德国籍犹太人问题, 68; 与德国的贸易, 68; 与德国的贸易歧视, 74; 对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的讲话, 75; 1934年1月的年度讲话, 77; 与迪克斯坦决议, 82; 与关于德国的公开声明, 84, 86; 与难民问题, 88; (对德国1938年计划的反应, 89—90, 272—273; 谈赫尔及互惠贸易法案, 100—101; 与皮克易货贸易计划, 100—101; 提议抵制德国, 104—106; 与国际法庭, 108—110; 与1935年美国国内的情况, 112, 113; 与德国的重整军备, 114; 与斯特雷扎会议, 115—116; 1935年向墨索里尼呼吁, 126; 与意埃战争, 126—127, 131; 与霍尔—赖伐尔计划, 129; 与1935年的中立法案, 132, 133; 1936年1月的年度讲话, 134, 135; 1936年谈法国, 141;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42, 145, 146; 与

反倾销税辩论, 150, 152; 1936年8月的肖托夸讲话, 155—156; 与西班牙内战, 156, 157, 159; 1936年大选, 156; (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 167, 168; 与 1936年多德寻求和平, 171, 174; 路德谈罗斯福, 174; 与 1937年和平会议的谣言, 175—176; 1937年与张伯伦的书信往来, 178, 180—182; and Mussolini 与墨索里尼, 182, 212; 与墨索里尼建议召开会议, 1937, 183, 184, 185—186, 187; 1937年10月的隔离讲话, 188—190, 212; 与韦尔斯, 190—191; 与停战纪念日计划, 191, 192—193; 与布鲁塞尔会议, 196; 与中日战争, 196, 200; 希特勒谈罗斯福, 203; 支持多德, 204; 谈多德, 205; 与召回多德, 209—210, 211; 与任命休·威尔逊, 214脚注, 215; 1938年1月的年度讲话, 216—217; 反对勒德洛修正案, 217; 与韦尔斯召开会议的提议及同张伯伦的书信往来, 217—218, 221—225, 232; 哈利法克斯谈罗斯福, 230脚注; 谈英意协议, 233—234; 与对奥地利的贸易, 239; 与氦气辩论, 239, 241—243; 谈肯尼迪, 246; 布立特向罗斯福建议召开会议, 249—250; 1938年8月金斯敦讲话, 256; 肯尼迪谈罗斯福, 257; 谈美国的政策, 1938年8月, 258; 谈张伯伦去贝希特斯加登求见, 260; 向林赛建议, 261; 1938年9月26日的呼吁和希特勒的回答, 262—263; 1938年9月27日的呼吁, 264, 266—267; 与慕尼黑会议的决定, 268; 给张伯伦的电报, 269; 对慕尼黑会议的责任, 270—271; 1938年9月27日向墨索里尼呼吁, 271; 1939年4月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电报, 273; 与德波危机, 273—274; 与韦

尔斯使命, 274; 与 1939年以后的中立, 275; 会见丘吉尔, 275; 对政策的估计, 276, 277, 278, 279, 280

Roper, Daniel C. (丹尼尔·罗珀), 54, 55, 57

Rosen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74

Rosenman, Samuel I. (塞缪尔·罗森曼), 82

Rosso, Augusto (奥古斯托·罗索), 185

Rothfels, Hans (汉斯·罗特费尔斯), 259脚注

Ruble, George (乔治·鲁布利), 88—89, 90—91, 93

Ruhr (鲁尔): 法国与比利时占领鲁尔, 6

S. A. 见 *Sturmabteilung* (冲锋队)  
Saar plebiscite (萨尔公民投票), 107—108, 110

Saavedra Lamas, Carlos (卡洛斯·萨维德拉·拉马斯), 168—169

Sackett, Frederic M. (弗雷德里克·萨克特), 10, 11—12, 59, 60

Sandburg, Carl (卡尔·桑德伯格), 68

Sayre, Francis (弗朗西斯·塞尔), 94

Schacht, Hjalmar (希尔马·沙赫特), 任德国国家银行总裁, 2; 在美国, 28—29, 37, 66; 与债务解决, 67, 73, 78; 关于犹太难民的计划, 90—91; 被解除国家银行行长的职务, 91; 与“新计划”, 98; 与多德, 171, 204

Schleicher, Kurt von (库特·冯·施莱彻尔), 12, 97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小阿



瑟M·施莱辛格), 102  
Schmidt, Guido (吉多·施密特),  
226  
Schmidt, Paul (保罗·施密特), 145  
Schurman, Jacob Gould (雅各布·  
古尔德·舒尔曼), 4—5, 7, 84, 85  
脚注  
Schuschnigg, Kurt von (库特·冯  
·许士尼格), 226, 227, 228  
Schutzstaffel (S.S) (党卫队) (黑衫  
党), 23, 27  
Schwendemann, Karl (卡尔·施文  
德曼), 153  
Seabury, Samuel (塞缪尔·西伯  
里), 82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  
战), 276  
Seldes, George (乔治·塞尔德斯),  
131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35, 36, 108  
Seyss-Inquart, Arthur (阿图尔·赛  
斯-英夸特), 226, 227  
Shire, William L. (威廉·夏伊勒),  
139, 259  
Shotwell, James T. (詹姆斯·肖特  
韦尔), 205  
Simms, William Philip (威廉·菲  
利普·西姆斯), 184, 185  
Simon, Hugo (雨果·西蒙), 33  
Simon, John (约翰·西蒙): 与世界  
裁军会议, 21, 22, 44, 46, 49; 德  
国之行, 110, 117; 宾厄姆谈西蒙,  
116  
Sino-Japanese war (中日战争), 194,  
196; 中日战争期间美国的政策,  
188, 199, 200—201, 278; 德国的调  
停, 198—201  
Smith, Alfred E. (艾尔弗雷德·史

密斯), 82  
Smith, Truman (杜鲁门·史密斯),  
143  
Smoot-Hawley Tariff (斯穆特-霍  
利关税法), 147, 148, 150, 151,  
153  
Soviet Union (苏联): 布雷肯里奇·  
朗谈苏联, 117; 与英德海军协定,  
122; 与法国签订的条约, 130, 136,  
138, 237; 与西班牙内战, 154,  
161; 布立特谈苏联, 245, 251; 肯  
尼迪谈苏联, 252 的书目, 164  
Spanish civil war: outbreak of (西  
班牙内战): 爆发, 153; 德国对它  
的政策, 153—154; 155, 160—161;  
意大利对它的政策, 153, 160,  
161—162; 英法对它的政策, 154—  
155, 161; 苏联对它的政策, 154,  
161; 美国对它的政策, 155—160;  
对西班牙内战的评价, 162, 277  
S.S 见 Schutzstaffel (黑衫队)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新泽  
西美孚石油公司), 103  
State Department (美国国务院): 与  
德莱塞尔使命, 3—4; 与犹太人问  
题, 24, 60, 83; 与德国的贸易歧  
视, 65, 67; 与纽伦堡集会, 70, 71,  
207—208; 与迪克斯坦决议, 81;  
与泰丁斯决议, 81; 与对希特勒的  
模拟审判, 82—83; 与关于德国的  
声明, 86; 与沙赫特的移民计划,  
90; 与德国进行贸易条约的谈判,  
93—94, 97, 98—99; 与皮克易货贸  
易的建议, 99—102; 与对德的贸  
易政策, 102—103; 与国际法庭,  
109; 与英德海军协定, 120—121;  
与意埃战争, 126—127, 131; 与德  
国占领莱茵兰, 141—142, 146; 与  
反倾销税辩论, 148, 151—152; 与  
西班牙内战, 156—157; 与德国在

- 拉美的进展, 167; 推荐多德, 172; 与 1937 年英美和平解决计划, 176, 177, 179—181; 反对召开国际会议, 1937, 183—184; 与墨索里尼 1937 年关于召开限制军备的会议, 184—185; 与中日战争, 188, 200; 与召回多德, 204, 206—209, 211—212; 与德国吞并奥地利, 234, 236; 与氦气辩论, 240, 241, 243; 与德捷危机, 246—247, 261, 264—265, 266; 另见 Hull (赫尔); Cordell (科德尔); United States (美国)
- Stimson, Henry L. (亨利·史汀生), 12, 35, 109, 158; (与不承认主义, 19
- Strasser, Gregor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 97
- Straus, Jesse (杰西·斯特劳斯), 54; 与德国重整军备, 113, 114;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40; 谈法国, 141
- Stresa Conferene (斯特雷扎会议), 228, 该会的共同决议, 115; 罗斯福谈斯特雷扎会议, 115—115; 宾厄姆和休·威尔逊谈英国对斯特雷扎会议的态度, 116—117; 布雷肯里奇·朗谈斯特雷扎会议, 117; 与英德海军协定, 122; 墨索里尼谈斯特雷扎会议, 130, 138; 美国外交家与斯特雷扎会议, 277
- Stresemann, Gustav (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 5, 9, 272
- Sturmabteilung* (S. A.)(冲锋队), 23, 27, 89, 236
- Sudeten Germans (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 248; 其要求, 247; 中断谈判, 1938 年 5 月, 9 月, 249, 259; and 与英法建议, 260; 布立特谈苏台德的日耳曼人, 260—261; 希特勒谈苏台德的日耳曼人, 263—264
- Sudetenland (苏台德), 256, 260, 269. 另见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 Suvich, Fulvio (富尔维沃·苏维奇), 97
- Taylor, A. J. P. (泰勒), 186 脚注, 279
- Tenenbaum, Joseph (约瑟夫·坦南鲍姆), 62
- Templewood, Viscount (坦普尔伍德子爵), 见 Hoare, Samuel (塞缪尔·霍尔)
- Thomas, Norman (诺曼·托马斯), 158
- Thomsen, Hans (汉斯·托姆森), 209, 253—254
- Trautmann, Oskar (奥斯卡·陶德曼), 198, 199, 201
- Treasury Department (财政部), 102, 148, 150—151, 152, 另见 Countervailing duties (反倾销税)
- Trefousse, H.L. (特里富斯): 所写 Tripartite Agreement (三国公约), 202—203
- Turner, John Kenneth (约翰·肯尼思·特纳), 3
- Tydings, Millard E. (米勒德·泰丁斯), 81
- Union Carbide and Carbon (联合碳化物和碳素公司), 62
- United States (美国): 同魏玛德国的关系, 2, 3—6, 7, 8—9, 11—12; 与法国占领鲁尔, 6; 与赔款, 6—7, 10—11; 希特勒对美国的看法, 13—17, 201, 237, 253, 279—280; 与世界裁军会议谈判, 20—21, 22, 24—28, 29, 31—32, 33—35, 42, 43, 44, 45, 46, 49, 52—53; and

World 与世界经济会议谈判, 37—40, 41; 1933 年外交界对德国的看法, 57—59; 与德国迫害犹太人, 59—63, 68, 80—84; 与德国的贸易歧视, 64—65, 71—72; 与德国债务政策, 66, 67—68, 73—74, 77—80; 与纽伦堡集会, 70—71, 206—209; 与向德国出售飞机, 72—73, 278; 与德国在美国的宣传, 84—86; 与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问题, 86—93; 同德国的贸易条约谈判, 93—99; 与皮克易货贸易计划, 99—102; 同德国的贸易, 102—103, 152—153; 与国际法庭, 108—110; 与德国重整军备, 111, 112—115; 与斯特雷扎会议, 115—117; 与英德海军协定, 120—121, 122—123; 与意埃战争, 125—126, 127—128, 130; 与承认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 130, 220—221, 222—223; 与德国占领莱茵兰, 140—144, 146; 与反倾销税辩论, 146—153; 与西班牙内战, 155—160; 与拉美的关系, 167—171; 同英国的谈判, 1937, 178—182; 与墨索里尼关于召开限制军备的会议的建议, 182—188; 与中日战争, 188, 199, 200—201; 与布鲁塞尔会议, 195, 196—197; 与向英国建议召开国际会议, 1938, 217—225, 228—232; 与英意协议, 233—234; 与德国吞并奥地利, 234, 238—239; 与向德国出售氦气, 235—244; 与德捷危机, 245—246, 251, 258, 260—272; 与 1939—1941 年欧洲发生的事件, 273—275;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275—280

Untemyer, Samuel (塞缪尔·安特迈尔), 62

Vansittart, Robert 罗伯特·范西塔特, 22 脚注, 257

Versailles, Treaty of (凡尔赛和约), 6, 30, 58, 173, 216; 关于凡尔赛和约的辩论, 3; 德国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 10, 12, 20; 希特勒谈凡尔赛和约, 25, 32, 47, 118, 140, 145; 与麦克唐纳计划 44; 比洛谈凡尔赛和约, 51; 美国与凡尔赛和约, 73, 118, 277; 罗斯福与凡尔赛和约, 105; 与德国重整军备, 112; 布雷肯里奇·朗谈凡尔赛和约, 114; 戴维斯谈凡尔赛和约, 114, 263; 与英德海军协定, 119; 史密斯谈凡尔赛和约, 143; 布立特谈凡尔赛和约, 259—260

Wagner, Robert F. (罗伯特·瓦格纳), 60

Wakamatsu, Tadaichi (若松惟一), 164

Wal-Wal (瓦尔-瓦尔), 124, 另见 Italian-Ethiopian War (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

War debts (战争债务), 11, 38

War Department (陆军部), 240, 242

Watson Electrical Instrument Company (华生电器有限公司), 64—65

“Week of the Broken Glass” (“砸玻璃窗的一周”), 89. 另见 Germany (德国); Jewish people (犹太人)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5, 9

Weizsacker, Ernst von (恩斯特·冯·威兹萨克): 与世界裁军会议, 51—52; 与犹太人难民, 88; 与西班牙内战, 160—161; 与德国远东政

- 策, 166 脚注, 与意大利的联盟, 202; 反对召开国际会议, 1938年, 231; 与狄克霍夫和美国, 236, 237; 与捷克斯洛伐克, 249; 与休·威尔逊, 251; 与肯尼迪, 253; 给张伯伦的警告, 259; 与威尔逊使命, 274
- Welles, Sumner (萨姆纳·韦尔斯), 188, 236, 263, 265, 266, 267, 280; 与沙赫特的犹太人移民计划, 90; 与反倾销税, 152; 与西班牙内战, 157 脚注, 159; 谈赫尔和萨维德拉·拉马斯, 169 脚注; 谈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 169 脚注; 起草罗斯福致张伯伦的信, 180; 与墨索里尼开会的建议, 184—185; 与罗斯福, 190; 其阅历, 190-191; 与赫尔, 191; 与1937年的停战纪念日计划, 191—194, 203, 278; 与中日战争, 197, 199; 与纽伦堡集会, 207; 与多德, 209; 1938年1月提议同英国发起世界和平大会, 217—218; 谈张伯伦拒绝建议, 220; 与承认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 221, 223; 同林赛会晤, 225; 谈赫尔和张伯伦, 229; 艾登谈韦尔斯, 230; and Bri- 与英国的绥靖政策, 233, 278; 与英意协议, 233; 与狄克霍夫晤谈, 234; 建议在海牙召开会议, 264; 谈慕尼黑会议, 269; 1940年出访欧洲, 274
- Wheeler-Bennett, John W. (约翰·W·惠勒-贝内特), 259 脚注, 268
- White, John C. (约翰·怀特): 其回忆录, 86
- Wiedemann, Fritz (弗里兹·魏德曼), 270
- Wiedfeldt, Otto (奥托·维特费尔特), 5—6
- Wiley, John C. (约翰·威利), 226, 238
- Willkie, Wendell (温德尔·威尔基), 86
- Wilson, Horace (霍勒斯·威尔逊), 219, 222, 264, 265
- Wilson, Hugh R. (休·R·威尔逊), 209, 269; 谈戴维斯, 21; 与裁军谈判, 25—26; 与难民问题, 88; 与斯特雷扎会议, 116—117; 与意埃战争, 126; 谈希特勒, 177; 谈纽伦堡代表大会, 208; 其阅历, 职务和观点, 214—216; 谈艾登, 233; 谈德国吞并奥地利, 234; 与氦气辩论, 241, 242, 243; 与德捷危机, 245, 250, 251, 265; 同里宾特洛甫会谈, 251; 被召回, 272—273
-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3, 56, 193
- Woodring, Harry (哈里·伍德林), 242
- World Court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国际法庭[常设国际法庭]), 108—110
- World Disarmament Conference (世界裁军会议), 73; 谈判, 20—29, 31—34, 42—46; 德国决定退出世界裁军会议, 46—49; 对德国决定退出世界裁军会议的评价, 50—52; 美国对世界裁军会议的失败所起的作用, 52—53; 米勒谈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的决定, 58
-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世界经济会议), 24, 26, 27, 37; (会议期间进行的谈判), 38—42
- Wright, J. Butler (巴特勒·赖特), 113
- Young, Owen D. (欧文·杨格), 6, 8, 55
- Young Plan (杨格计划), 8, 10;

根据杨格计划提出的借款, 66, 78,  
79

Zeeland, Paul van (保罗·冯·齐  
兰), 183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AyNDI4Mjk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242829.zip",
  "filesize": 24634506,
  "md5": "262296420b5f9e912c0ddc39c2e4debd",
  "header_md5": "970e473411a39fcb8d3919223be50ee8",
  "sha1": "a20842a07d3205bb2855e17571e08487a63b218d",
  "sha256": "f7bfebc211b34ea04e658319d99135bc13681426581c990d5fbbcf699f50598d",
  "crc32": 1298043074,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4905904,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381,
  "pdg_main_pages_max": 381,
  "total_pages": 389,
  "total_pixels": 128091579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